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1

下文摘自哈迪·贝诺托的演说，说明在拉科斯星的达艾斯巴拉特考古发掘成果：

今天上午，我很荣幸可以向各位宣布，我们发现了一处令人惊异的仓库遗址，内部有库藏，包括大量刻印于利读联晶纸上的文献原稿。更重要的是，我将自豪地提出理由说明我们的发现均属真实，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批文献正是雷托二世，即神帝的日记原始文件。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件名为《失窃的日记》的历史珍品。数百年来，这几卷众所周知的古文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让我们得以了解祖先。正如诸位所知，《失窃的日记》是由宇航公会所破译，而当初所用的金钥也在解译新出土的文献派上用场。公会金钥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已不存在争议，此外，单凭金钥就能解译这批文献。

其次，新出土的文献由真正古代制造的伊克斯思录机所印制。《失窃的日记》已经确实证明了雷托二世正是采用该设备记录自己对历史的观察。

再次，我们认为与出土珍品同样拥有非凡预示意义的，是仓库本身。这批日记的贮藏室无疑是由伊克斯人所建，技术原始，却巧夺天工，必定会提供我们进一步新线索，了解所谓「离散时代」的那段历史。不出所料，这座仓库是隐形的，埋藏的位置之深，远甚于神话和「口述史」留下的暗示。仓库释放辐射，同时也吸收辐射，以仿真周遭环境的自然特征。这种机械拟态本身不足为奇，但令我们工程师惊讶的是，用上的竟然是最初阶、纯然原始的机械技术。

我看到有几位来宾跟我们当时一样兴奋。我们相信这是史上第一个伊克斯球体，这种无现空间后来催生出一系列类似的设备。如果这不是第一个，我们认为也必定是首批之一，具体呈现出和第一个球体相同的原理。

为满足各位显而易见的好奇心，过一会儿我们将带大家去仓库遗址

简短参观。只有一个要求，请大家在现场保持安静，因为我们的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员还没有完成解谜工作。

解谜工作和我要说的第四点有关，很可能是这批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怀着难以表达的激动心情向各位宣布遗址中的另一项发现——有一段真实口述录音，标记为雷托二世以其父保罗–穆阿迪布的嗓音所留下的。这些录音都载于古代微泡系统上。贝尼·杰瑟里特档案馆存有经过鉴定的神帝录音资料，所以我们已向女修会送交了一份录音样本，并正式申请比对测试。我们有极大把握，录音会通过鉴定。

现在，请诸位注意一下入场时领取的文献节译本。我想借此机会对分量过重表示歉意，我已经听到有人为此开起了玩笑。我们用的是普通纸，自然是为了节约成本。原始文献以非常微小的字符刻印，要放大很多倍才能看清。事实上，重印一卷利读联晶纸的原稿内容，要消耗四十多卷大家手里的这种普通纸。

投影准备——好。我们把原稿一小部分内容投在了诸位左边的一面银幕上，摘自第一卷第一页。译文投影在右边的几面银幕上。请大家关注译文中内在的证据、堆砌的韵文辞藻，还有文义。我们能从文风辨认出作者始终如一的人格。我们认为作者只能是这样一个人：他能直接体验到祖先的记忆，并致力于将先人的非凡经验流传于世，让常人也能读懂。

现在请看看内容的实际含意。文中提到的情况与某位人士的史实完全相符，我们相信也唯有他才能留下这样的纪录。

接下来还要带给诸位一个惊喜。今天我擅作主张邀请著名诗人里贝斯·弗里布，请他登台为大家朗诵第一页的一小段译文。我们认为，这些文字即使经过转译，在大声朗读时依然会呈现不一样的特质。我们希望将这批文献中已发现的非凡之处分享给大家。

各位先生女士，有请里贝斯·弗里布！

里贝斯·弗里布的朗诵：

我向你郑重宣告，我就是命运之书。

问题为我之敌手，因我的问题会爆炸！无数答案像受惊的鸟群般腾

空而起，遮蔽住我无法回避的记忆组成之天幕。然而没有一个答案够格解惑。

一踏进我的过去构成的恐怖疆域，即见闪闪棱镜。我成了封在盒子里的燧石碎片。盒子旋转，震动。谜团的风暴将我抛来掷去。而当盒子打开，我就会回到当前，仿佛身处荒野的陌生人。

慢慢地（我是说，慢慢地），我想起了我的名字。

但并非认清了我自己！

这个拥有我名字的人，亦即第二个以「雷托」为名的人，发现心里还存有其他声音、其他名字和其他地方。哦，我向你许诺（就像我得到过的许诺），我只单单回应一个名字。假如你呼唤一声「雷托」，我会回应。是苦难让这一切成为现实，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我掌握回忆的丝缕！

这些悉数归我所有。我且来描绘一个主题，比如……那些命丧剑下的人，那淋漓鲜血、声声悲鸣、痛苦扭曲的面孔，每一幅画面都完整无缺。

为人母的喜悦，还有分娩的床榻，我想也属于我。幼儿一抹抹微笑、下一代甜美的细语，小儿首次蹒跚学步，少年初尝胜果与我分享……种种经历纷至沓来，前仆后继，最终，除了千篇一律的重复，我眼中几无他物。

「让一切保持完整。」我警告自己。

谁能否认这些经历的价值，否认以学习的眼光去观察每一个新瞬间的价值？

啊，但那些都是过去。

你不明白吗？

仅仅是过去！

2

> 今晨，在一个已消亡的星球，我在一片牧马平原边缘的圆顶帐篷里呱呱坠地。明天我将诞生在另一个地方，成为另一个人。我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个早晨—啊，这个人生！当我的双眼学会聚焦，我看到阳光洒在被踩乱的青草上，我看到精力旺盛的牧民正忙着生活中那些甜蜜的活动。去哪里了……哦，那股十足活力到哪里去了？
>
> —《失窃的日记》



禁林里，有三人呈一纵列穿过片片月影向北疾奔，首尾相距近半公里，殿后的那人只领先紧追的狄狼不到一百公尺。一声声饥渴的嗥叫和喘息清晰可闻，这些野兽每次见到猎物总是如此。

一号月亮快要升上中天了，照得森林一片明亮。这里是厄拉科斯星的高纬区，但夏季日间的暑热还未散尽，依然暖洋洋的。从「最后之漠」沙厉尔刮来的夜风带着松香味，卷起脚下腐叶层的潮气。由沙厉尔另一头的凯恩斯海时而吹来一阵微风，携着丝丝咸腥味拂过这条逃亡之路。

殿后的人名叫乌洛特，似乎遭到了命运的捉弄，因为「乌洛特」在弗瑞曼语中恰好意为「亲爱的掉队者」。他身材矮小，体质易胖，在针对这次冒险任务的预备训练中，他比别人多了一项节食的任务。为了这次的亡命奔逃，他已经瘦下来不少，可脸蛋还是圆圆的，一对大大的褐色眼睛流露出因长期肥胖而产生的自卑感。

乌洛特显然跑不太远了。他喘息粗重，上气不接下气，还不时脚步蹒跚。但他没有向同伴呼救，他知道他们帮不上忙。每个人都立过相同的誓约，心里明白能借以自卫的只有传统美德和弗瑞曼式忠诚，尽管弗瑞曼人曾有的一切现在都成了文化遗产，沦为示范区弗瑞曼人死记硬背

的教条，但美德与忠诚仍然真切。

正是弗瑞曼式忠诚让乌洛特明知厄运难逃却仍然一声不吭。这是古老才能的完美展示，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奔逃者只能从书本和「口述史」的传说中了解传统美德。

狄狼逼近乌洛特，庞大的灰影几乎达到成人的肩高。它们在饥渴的驱策下一路飞奔哭嚎，脑袋高扬，眼睛直勾勾盯着暴露在月光下的猎物。

乌洛特左脚在树根上绊了一下，险些摔倒。这让他振作起了一点精神。他开始一波冲刺，和紧追的猛兽多拉开了约一个狼身的距离。他奋力摆动两臂，张大嘴直喘粗气。

狄狼没有加速。它们银灰色的身影在森林里浓郁的草木气味中轻快地穿行。它们知道赢定了，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

乌洛特又绊了一下，还好扶住一棵小树才没摔倒。他继续气喘吁吁地逃命，但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发起抖，再也没有冲刺的气力了。

一匹个头高大的母狼蹿到乌洛特左侧，再一个内切，跃过他的去路。尖利的巨齿撕裂了乌洛特的肩膀，他晃了一下，没有摔倒。树林的气味又多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一匹稍小的公狼叼住了乌洛特的右臂，这下他终于惨叫着跌倒在地。群狼猛扑上去，尖叫声戛然而止。

狄狼并未停下来大快朵颐，而是继续追捕。它们用鼻子嗅探地面，嗅探空气中飘移的涡流，搜寻着前面两个逃跑者的热踪迹。

下一个奔逃者叫库泰格，这是一个厄拉科斯星上历史久远又光荣的名字，可上溯至沙丘时代。他有一个祖先在泰布穴地掌管亡者蒸馏器，但那段历史已经湮没了三千多年，许多人不再相信了。库泰格迈着大步奔跑，他身形高瘦，似乎很适合这种步伐，长长的黑发披散在一张鹰脸之后。他和同伴一样身穿黑色密织棉跑步服，凸显出臀部与健硕大腿的肌肉律动以及节奏稳定的深呼吸。只是他的步速明显不如平常水准，显露出方才滑下人造悬崖时弄伤了右膝，那道高墙围护着耸立于沙厉尔的神帝之堡。

库泰格听到乌洛特的尖叫声，之后突然的沉寂令他一阵揪心，接着又响起狄狼追猎时发出的嚎叫。他竭力不去想像又一个战友遭雷托护卫兽残杀的画面，但惨状还是不由自主地映现在脑海里。库泰格心中诅咒

暴君，不过并未浪费一口气息骂出声。他还有救，只要跑到艾达荷河就安全了。库泰格知道自己在战友们眼里一直是个保守派，连希欧娜也这么认为。他从小就精省体力，总保留到能发挥最大效用时，动用体能时则像个守财奴似的精打细算。

库泰格强忍膝伤，加快了速度。他知道那条河不远了。伤口已经从剧痛变成了一团烈火，不断烧灼整条腿甚至半边身躯。他清楚知道自己忍耐的极限。他还估算着希欧娜快到河边了，希欧娜是他们之中跑得最快的一个，那个密封包就背在她身上，包里装着他们从沙厉尔堡垒偷出来的东西。库泰格边跑边把心思集中到那个背包。

保护好背包，希欧娜！用这个毁掉他！

狄狼的饥嚎刺入了库泰格的意识。它们追得太紧，他知道逃不掉了。

但必须让希欧娜逃掉！

他壮起胆子往后瞥一眼，只见其中一匹狼正从侧面包抄过来。这种攻击策略立刻引起他的警觉。就在它飞扑过来时，库泰格也往前一跳，躲到一棵树后，既把自己与狼群隔开，又闪到了高高跃起的那匹狼的腹下，他趁机用双手抓住狼的一条后腿，顺势将狼身如连枷般挥舞起来，打散了狼群的队形。他发现狄狼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重，对情况的转变几乎满意起来。他像跳回旋舞的修士那样挥动那活武器，打中扑来的对手，击碎了两匹狼的头盖骨。但他的防守无法滴水不漏，一匹瘦公狼从背后扑上来，把库泰格撞向一棵树，武器脱手了。

「快跑！」他高喊一声。

狼群慢慢逼近，库泰格张口撕咬瘦公狼的喉咙，拼尽每一分力气，孤注一掷猛噬下去。狼血喷溅在脸上，糊住了眼睛。他不辨方向，往地面一个翻滚，随手又抓起一匹狼。一部分狄狼嚎叫着团团乱转，往外散开，有的甚至攻击起受伤的同类，但大多数狄狼依然紧紧盯着猎物。最终，森森利齿从左右两边扯开了库泰格的咽喉。

希欧娜也听到了乌洛特的惨叫，经过片刻明显的沉寂之后，狄狼追猎的嗥叫声再度响起。她怒火中烧，觉得快要气炸了。乌洛特擅长分析，往往能从局部洞见全貌，所以才被延揽进这次冒险任务。正是乌洛特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枚总不离身的放大镜，细细察看与帝堡平面图一起

发现的那两卷古怪文件。

「我觉得这是密文。」乌洛特说。

拉迪（可怜的拉迪是小队中最先牺牲的）说：「再多我们就背不动了。丢掉吧。」

乌洛特反对道：「无关紧要的东西不会这么保密。」

库泰格支持拉迪。「我们是来拿帝堡平面图的，现在已经到手了。那些东西太重了。」

但希欧娜赞同乌洛特。「我来背。」

争论就此结束。

可怜的乌洛特。

他们都知道他是队里最不能跑的人。乌洛特做什么都慢吞吞，但无可否认，他脑袋灵光。

乌洛特很可靠。

这个可靠的家伙已经不在了。

希欧娜克制住怒火，反倒用这股精神加快步伐。月光下一棵棵树木疾速掠过。她仿佛跑进了时间凝滞的虚空之中，除了自己的动作，除了为这动作而受过训练的身体，世上别无一物。

男人都觉得她跑起来很美。希欧娜心里有数。她把深色的长发紧紧绑起，免得在风里张牙舞爪。她曾骂库泰格笨蛋，因为他不肯绑头发。

库泰格在哪里？

她的头发跟库泰格不一样，是深棕色，绝非他那种乌黑色，虽然有时不太容易区分。

基因遗传偶尔会发生返祖现象，她的相貌就肖似某位逝世许久的先人：线条柔和的鹅蛋脸、丰满的嘴唇、机警的眼睛、小巧的鼻子。身材因长年跑步而偏瘦，但还是对周遭男性散发出强大的性吸引力。

库泰格在哪里？

狼群安静了，这让她高度警戒起来。它们逮到拉迪之前也是这样，赛度斯遇害前同样如此。

她告诉自己这种安静也可能意谓其他状况。库泰格也是个安静的人……而且强壮。那处伤口似乎对他并无大碍。

希欧娜开始感到胸痛，凭借长期跑步训练的经验，她知道快要喘不

过气了。在薄薄的黑色跑步服里面，汗水沿着身体直往下淌。那批珍贵资料高高地驮在背上，背包是密封的，待会渡河时不怕渗水。她想到了包里折叠好的帝堡平面图。

雷托会把他那堆香料藏在哪里呢？

一定在帝堡里的某个地方。一定是。图纸上会有线索。要是能找到贝尼·杰瑟里特、宇航公会以及其他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美蓝极香料，这次任务冒的风险也就值了。

还有那两卷加密文件。库泰格有一点说得对，利读联晶纸很重。但她的兴奋之情不亚于乌洛特。一行行密文中间肯定隐藏着重要信息。

狼群追奔的饥嗥声再一次在后面的林子里响起。

快跑，库泰格！快跑！

现在，透过前方树丛已能看见一片宽阔的长条形空地横在艾达荷河畔。再往前，她还瞥见了水面上泛起的月光。

快跑，库泰格！

她期盼听到库泰格的声音，任何声音。开跑时是十一个人，现在只剩他们俩了。九个人为这次冒险付出了生命：拉迪、爱琳、乌洛特、赛度斯、伊尼内格、欧内茂、胡切、梅玛和欧拉。

希欧娜在心里回想他们的名字，每念一个便默祷，不是对暴君雷托，而是对往昔的众神祈祷，特别是沙胡罗。

我向生息于沙中的神祇沙胡罗祈祷。

转眼来到森林尽头，她踏上了沿河那片草已刈平、月辉遍洒的空地。隔着一道狭长的卵石滩，就是她迫不及待要见的那条河。河滩银亮，水流滑顺如油。

身后树丛中传来一声怒吼，惊得她差点一个踉跄。她听出那是库泰格的呼喊，盖过了狂野的狼嗥。库泰格没有叫她的名字，只喊出两个字，却包含了无数话语一是攸关生死的讯息。

「快跑！」

狼群一阵狂嚎，像是陷入了骚乱，然而库泰格再也没发出声音，于是她能想像库泰格把毕生最后一点力气用在什么地方了。

他拖住这些畜生好让我逃走。

她遵从库泰格的遗言，冲到河边，纵身跃入水中。跑得热烘烘的身

体突遇冰冷的河水，她瞬间动弹不得。她挣扎着浮起，奋力划水、换气。那个珍贵的背包漂在河面，敲在她后脑勺上。

这一段艾达荷河不宽，最多五十公尺。河流没有按雷托的工程师设计的那样走直线，而是自行弯成一道平滑的大弧形，河床沙土坑坑洼洼，盛长的芦苇和青草将根茎分布在滩边，形成一道道斜岸。希欧娜稍感宽心，她知道狄狼受过训练，会在岸边止步。它们的势力范围是预先划定好的，这一头以艾达荷河为界，另一头不超过沙厉尔漠的高墙。不过她还是潜游了最后几公尺，在一处河边陡岸的阴影中浮出水面，这才转头回望。

群狼在对岸排成一列，只有一匹下到河边。它身体前倾，前足几乎踩进了水流中。希欧娜听到了它的哀嚎。

希欧娜知道这匹狼看见了她，毫无疑问。狄狼以目力敏锐出名，为强化这些森林守卫的视力基因，雷托在它们身上混入了锐目猎犬的血统。她担心这一次狄狼会不会打破规矩。它们是依赖视觉的捕食者，一旦河边那匹狼真的下水，其余的可能会跟从。希欧娜屏住呼吸。她感到筋疲力尽，他们已经跑了近三十公里，后半程更是遭到狄狼步步紧逼。

河边的那匹狼又吼了一声，向后一跃归了队。它们似乎接到无声的信号，转身迈开大步，悠悠地返回了森林。

希欧娜很清楚它们会去哪里。人人都知道狄狼有权享用在禁林里捕获的任何猎物，这就是狄狼━沙厉尔护卫兽在禁林中巡逻的目的。

「血债血偿，雷托。」她小声说，嗓音低沉，宛如河水拂过身后的芦苇沙沙作响，「乌洛特、库泰格，还有其他人的命，这些都是要还的。血债血偿。」

她轻轻浮起，顺水漂流，直到双脚触到狭滩的斜坡。疲倦拖着她的身体下沉，她慢慢爬上岸，停下来检查背包里的物品，是干的，密封口没破。她就着月光凝视片刻，又抬起头望向对岸那座森林。

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十位挚友。

她眼里泪光闪烁，不过她有着古弗瑞曼人的生理特征，泪腺不发达。这次渡河奔袭，在狄狼巡守北界时直穿禁林，越过「最后之漠」沙厉尔，翻过帝堡高墙━整个行动就像一场梦……即便是如她预期会有的狼口逃生过程，毕竟那些护卫兽绝对会静候着截住入侵者的去路，也是

如此……这一切恍若梦境。都过去了。

我逃出来了。

她把东西装回密封包，重新系紧在背上。

我突破了你的防线，雷托。

希欧娜想起那两卷加密文件。那些密文的字里行间隐藏着能帮她复仇的信息，对此她很有把握。

我要摧毁你，雷托！

她没说「我们要摧毁你！」，那不是希欧娜的作风。她要单枪匹马地做。

她转身大步跨过沿河除净草木的一长条空地，向果园走去。一面走一面反复起誓，最后还按弗瑞曼人的老规矩喊出了自己的全名：「诅咒你的是希欧娜·伊本·福阿德·阿塞耶法·厄崔迪，雷托。每一滴血都要你偿还！」

3

下文摘自达艾斯巴拉特所发现的古文献（哈迪·贝诺托译）：

我生为雷托·厄崔迪二世，从呱呱坠地至录印这些文字为止已历经三千多个标准年。我父亲是保罗–穆阿迪布。母亲是他的弗瑞曼配偶契妮。外祖母是法萝拉，著名的弗瑞曼草药医生。祖母是杰西卡，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产物，该计划旨在寻觅拥有女修会圣母之能力的男性。外祖父是列特 - 凯恩斯，领导厄拉科斯生态改造的行星生态学家。祖父就是「那位」厄崔迪人，亚特柔斯氏族的后裔，族谱能一路上溯至希腊远祖[1]。

够了，这些家谱！

我祖父像许许多多希腊英雄那样，在试图刺杀死敌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时丢掉了性命。如今这两位都不太舒适地存留在我的祖先记忆里。就算我父亲也不太好过。我做了他不敢做的事，现在他的幽魂不得不与我一同承担后果。

黄金之路要求我这么做。什么是黄金之路？你会问。那是人类的生存之路，不多不少，仅此而已。身为预知者我们责无旁贷，因为我们能洞悉人类未来的陷阱。

为了生存。

你有什么感受，是小喜小悲，抑或即便是大喜大悲，我们都很少放在眼里。我父亲拥有这种能力，而我的能力更强。我们能一次次看穿时间之幕。

厄拉科斯星作为我统治跨星系帝国的大本营，已与旧时的沙丘星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沙漠遍布整个星球，而今只剩下我那片小小的沙厉尔了。再也没有巨型沙虫自由出没，制造美蓝极香料了。香料！沙丘星就是以出产美蓝极而闻名的，是唯一的香料产地。多么神奇的物质！从来没有一个实验室能够合成制造，这是人类发现过最珍贵的旷世珍宝。

没有美蓝极来触发宇航领航员的线性预知力，人们就只能像蜗牛爬

行一样横越秒差距级的空间；没有美蓝极，贝尼·杰瑟里特将无法培养真言师和圣母；没有美蓝极的抗衰老功效，人的寿命也将退回到久远前的长度，顶多一百来年。如今，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分别储存了一批香料，各大氏族的残脉也有少许存货。除此之外，就是我手里人人垂涎的巨量库藏了。他们多想把我洗劫一番啊！可是他们没那个胆量。他们知道，我宁可把香料统统销毁，也不会乖乖交出来。

相反，他们一个个卑躬屈膝地过来求赐美蓝极。该赏的，我少量发送；该罚的，我切断供应。他们对此恨之入骨。

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权力。这是我的礼物。

我倚仗香料缔造了「和平」。人们已经享受了三千多年的「雷托和平」，这是一种强力维持的稳定，在我即位之前，人类对此的认识极短暂。为免世人遗忘，请再次从这些卷册中研读「雷托和平」，从我的日记之中。

这些纪录始于我登基那一年，当时我初尝蜕变之痛，但尚可称作人类，甚至未脱人形。我接受（而我父亲拒绝）的这层沙鳟皮肤既令我力量倍增，又让我具备了抵抗传统攻击和抗衰老的实质能力──这层皮肤包裹着一具仍可辨认的人形躯壳：双腿、双臂、一张镶嵌在沙鳟卷起皮褶里的人脸。

啊，那张脸！至今依然归我所有，是我展示给全宇宙的仅剩的人皮。而我其余部分的肉体一直披覆着那些相互纠缠的微细深沙沙鳟载体，有朝一日它们都能变成巨型沙虫。

它们会变的……终有那么一天。

我常常思索我的最终蜕变，那近似死亡的一瞬。我知道发生的方式，但不清楚具体何时、涉及何人。这是我唯一无法预知的事情。我只知道黄金之路是在继续延伸还是已然终结。在我录印这些文字时，黄金之路仍在延伸，至少对于这一点我还满意。

沙鳟的纤毛钻入我的肉身，将我身体的水分锁入其胞囊壁内，对此我已不再有感觉。我们现在几乎融为一体，它们是我的皮肤，而我是这个整体的动力源……大部分时候如此。

至于此处提及的「整体」，你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庞然大物。我处于所谓准沙虫阶段，体长七公尺左右，直径两公尺多，一道道横棱

几乎布满全身；一端顶着我那张厄崔迪脸，与常人身高相当，稍往下就是双臂和双手（仍颇具人类的形状）。腿和脚呢？哎，萎缩殆尽，变成鳍足了，没错，而且沿身体往下移。我的总体重接近旧制的五公吨。之所以列出这些资料，是因为我知道将来会有历史意义。

我是如何扛着这身重担四处活动的？主要依靠帝舆，由伊克斯人所制。吃惊吗？大家对伊克斯人向来又恨又怕，跟他们一比，连我都算没那么糟，毕竟俗话说宁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而且谁知道伊克斯人会制造或发明出什么东西来呢？谁知道？

我是不知道。并不都知道。

但我颇同情伊克斯人。他们对自己的技术、科学和机器是那么有信心。我同情他们，因为我和伊克斯人都相信双方能理解彼此（不论哪一方面）。他们为我制造了大量设备，并认为我因此心存感激。你们读的这些文字正是由一台名为思录机的伊克斯设备印制的。当我以特定模式思考时，思录机随即启动。我只需保持这种思考模式，文字便能自动印在仅一个分子厚的利读联晶纸上。有时我会用耐久性稍差的载体复制一些内容。希欧娜从我这里偷走的就是其中两卷副本。

难道她不迷人吗，我的希欧娜？当你逐渐了解她对我的重要意义时，你甚至可能怀疑我是否真的会听任她命丧那片森林。这一点毋庸置疑。死亡纯属私事，我很少干涉。对于像希欧娜这样必须经历考验的人，更是从不干涉。无论她什么时候死去，我都会袖手旁观。毕竟，我还能重新培养一名候选人，以我的时间概念来衡量，无非是一眨眼的工夫。

然而，我还是被她迷住了。我观察在森林里穿行的她，我透过伊克斯设备注视她，疑惑自己为何没能预见这次冒险行动。希欧娜不愧是……希欧娜。这就是我没有下令阻止狼群的原因，插手的话就错了。狄狼只是我实现意志的工具，而我的意志就是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掠食者。

——《雷托二世日记》

1

亚特柔斯氏族：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亚特柔斯及其家族，家世显赫，但亚特柔斯与众兄弟为争权而引发多次亲子、兄弟相杀的人伦悲剧。亚特柔斯之子即为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编注

4

以下简短对话据信摘自一份名为「维尔贝克残篇」的手稿。普遍认为作者是希欧娜·厄崔迪。对话双方为希欧娜本人与其父莫尼奥，后者是雷托二世的总管兼首席副手（根据所有史籍记载）。所附日期表明当时希欧娜还是青少年，莫尼奥前往鱼言士学校宿舍探望女儿时的对话。该校位于奥恩节日城，是所在星球（现名拉科斯）的一个主要人口中心。据手稿鉴定档分析，莫尼奥秘密探访，是为了告诫她勿玩火自焚。

希欧娜：你是怎么在他手下活了这么久的，父亲？他会杀身边人，没人不知道。

莫尼奥：不！你错了。他一个人也没杀过。

希欧娜：你没必要替他撒谎。

莫尼奥：我说的是实话。他不杀人。

希欧娜：那你怎么解释那些全天下都知道的死亡事件？

莫尼奥：杀人的是虫子。虫子是神。雷托活在神体之内，但他不杀人。

希欧娜：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莫尼奥：我能认出虫子。我能从他脸上和动作看出来。我知道沙胡罗什么时候快要现形了。

希欧娜：他不是沙胡罗！

莫尼奥：哎，弗瑞曼时代人们就是这样称呼虫子的。

希欧娜：我读过这方面资料。他并不是沙漠之神。

莫尼奥：闭嘴，傻丫头！这些事你又知道什么了。

希欧娜：我知道你是懦夫。

莫尼奥：你知道得太少了。你从来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从他的眼神和手部动作看见过虫子。

希欧娜：虫子快现形的时候你怎么办？

莫尼奥：我会离开。

希欧娜：这还真精明啊。我们可以肯定，他已经杀了九个邓肯·艾达荷。

莫尼奥：我跟你说了，他没杀过任何人！

希欧娜：有差别吗？雷托也好虫子也好，他们现在是一体。

莫尼奥：但他们两个是独立的存在——一个是雷托皇帝，另一个是沙虫神。

希欧娜：你疯了！

莫尼奥：也许吧。但我的确在事奉神。

5

我是史上最孜孜不倦观察人类的人。我的观察结合了内部与外部的感知。过去与现在会无规律地叠映在我心中。而且，随着肉体持续蜕变，我的感知能力变得愈发神奇，仿佛以近距离感知世间万物。我的听觉与视觉无比敏锐，嗅觉也极为敏感，能察觉并分辨浓度仅为百万分之三的费洛蒙。我心中有数，也验证过。在我的感知范围内你几乎无可隐藏。我想，你要是知道我单凭嗅觉就能发现什么，一定会瞠目结舌的。你的费洛蒙告诉我你正在干什么，或打算干什么。还有你的手势和姿态也在泄密！我曾在厄拉奇恩花了半天凝视坐在长凳上的一个老人，他是斯第尔格耐巴的第五代后裔，这层关系连他自己都不知情。我仔细研究他颈项的角度、下巴底下松垂的皮肉、干裂的嘴唇、鼻孔周围的湿气、耳后的毛孔，还有从古式蒸馏服兜帽下钻出的灰发丝。他丝毫没发觉有人在窥视。哈！换作斯第尔格只要一两秒就会警觉。这个老人只是在等人，一直没等到，最终站起身蹒跚离去。久坐之后，他的步履十分僵硬。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见到这具血肉之躯了。他濒临死亡，体内的水分无疑将浪费掉。当然，这已不再重要。

——《失窃的日记》



雷托正等候现任邓肯·艾达荷抵达的这个空间，他认为是全宇宙最有趣的地方。以大部分人类的标准衡量，此处都是一个庞大的空间，四周环绕着精心构建的地下墓窖群，上方则是帝堡。这座大殿犹如轮毂，一间间高三十公尺、宽二十公尺的侧厅像轮辐般扩散开去，雷托的帝舆则安放在大殿中心。大殿是一间直径四百公尺的穹顶圆厅，最高点离地面一百公尺，就在他头顶正上方。

他觉得殿堂的大小能让自己心安。

正午刚过，但大殿里仅有的亮光来自随机飘动的几盏悬浮灯球，光线调为暗橙色。微弱的光线照不进侧厅深处，但雷托凭记忆知道那里每一样东西的准确位置—水、遗骸和骨灰，有祖先的，也有沙丘时代以来厄崔迪先人的，一个不漏都供在那里。另外还存放了几箱美蓝极，预备在情势万分危急时作为掩护，好让人误以为这就是他的全部库藏。

雷托清楚邓肯求见的原因。艾达荷听说忒莱素人正在制造另一个邓肯，也就是再度按神帝要求的规格制造苏亡人。这个邓肯担心自己在服役近六十年后被取代，这种事总让一个个邓肯生出谋反之心。前阵子有一名宇航公会使节谒见雷托，警告他伊克斯人私下交给这个邓肯一把雷射枪。

雷托暗自发笑。凡是遇上可能对自己那一丁点香料配给造成威胁的事情，宇航公会都会大惊小怪。这世上只剩下雷托一人与过去那些曾造出美蓝极的沙虫有关联，一想到这点，他们就吓得瑟瑟发抖。

万一我死在没有水的地方，就不会有香料了—永远不会再有。

宇航公会怕的就是这个。他们的历史学家兼会计师确信雷托坐拥全宇宙最大份的美蓝极库存，因此宇航公会几乎和盟友一样可靠。

雷托一边等，一边按贝尼·杰瑟里特的传统训练方法做手部和指部运动。这双手是他的骄傲。他的手覆有灰色的沙鳟皮膜，大拇指可与修长的四指对握，基本上灵活度与常人无异。而由腿脚退化而成的鳍足却没什么用，与其说他感到羞耻，不如说感到不便。他能以闪电般的速度爬行、翻滚和腾跃，但不小心压到鳍足就会疼痛。

邓肯被什么耽搁了？

雷托想像那男人正透过窗户遥望沙厉尔平缓起伏的天际线，内心还在挣扎。今天热气蒸腾，进入地下墓殿前，雷托看到西南方出现了海市蜃楼。热空气闪烁，映射出沙漠远方颠倒的镜像：一队示范区弗瑞曼人正费力走过一处供游客开眼界的穴地景点。

地下墓殿里很凉爽，一直如此，灯光也总是昏昏暗暗的。辐射状侧厅是一条条往上或往下倾斜的黑暗隧道，坡度平缓，以方便帝舆行驶。有的隧道穿过假墙还要向外延伸许多公里，这是雷托利用伊克斯装备为自己挖掘的补给通道和暗道。

雷托思忖着即将开始的会面，心中不由得冒出一丝紧张。他觉得很

有意思，众所周知，他很享受这种情绪。雷托觉得自己对现任邓肯的好感一直在自然而然地增强，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此人能活着结束会面。有时候他们能做到。这个邓肯几乎不可能发起致命攻击，但也得视偶然的机缘而定，「偶然」确实存在。雷托曾试图向某个前任邓肯解释清楚……就在这间大殿里。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凭我拥有的能力，竟然还提运气和偶然。」雷托当时说。

那个邓肯怒气冲冲。「没有什么偶然，你绝不会留下任何漏洞！我了解你！」

「你想得太天真了！偶然是宇宙的本质。」

「那不是偶然！是恶作剧。你专搞恶作剧！」

「对极了，邓肯！恶作剧会带来最深沉的乐趣。我们正是在跟恶作剧打交道时激发创造力。」

「你根本不再是人了！」哎，那个邓肯已经怒不可遏。

这句痛斥让雷托感到不快，就像眼里进了一粒沙。就算不快已经是他仅存的情绪中最接近愤怒的一种，他也不会放过，他总是不可抑制地紧紧抓住残存的人性自我。

「你的人生已经变得老套无聊了。」雷托回击道。

就在此时，那个邓肯从制服袍子的暗褶里掏出一枚小炸弹。多么令人意外！

雷托酷爱意外，即便是凶险的意外。

这就是我没有预见到的事！他早就对邓肯这么说过了。邓肯因为必须完全自行承担决定，而尴尬地站在那里犹豫起来。

「这个能要你的命。」邓肯说。

「抱歉，邓肯。会让我受点轻伤，仅此而已。」

「但你说你没有预见到！」邓肯尖声叫道。

「邓肯啊邓肯，对我来说百分之百的预见才相当于死亡，死亡有多无聊实在是难以形容。」

最后一刻，邓肯想把炸弹扔到一旁，但火药不稳定，太早引爆。那个邓肯就这么死了。唉，好吧—反正忒莱素人的再生箱里总还备着一个。

飘在雷托头顶上的一个灯球开始闪烁。他兴奋起来。莫尼奥传来信号了！尽忠职守的莫尼奥提醒神帝邓肯已经进入地下墓殿了。

大殿西北方两个侧厅之间的载人直升电梯开门了。现任邓肯迈步向前，从这个距离看，只是个小小的人形，但雷托连再小的细节也能分辨得一清二楚──制服肘部的一道皱褶表明他刚才手托下巴靠在什么地方。没错，下巴上还残留着手压出的痕迹。邓肯的气味来得更快：他的肾上腺素已经飚升。

邓肯愈走愈近，雷托一言不发，细细观察。虽然服役这么多年，他迈步时依然散发年轻朝气，这归功于摄取了微量美蓝极。他身穿老式厄崔迪黑制服，左胸佩有金色鹰徽。这是一个有趣的声明：「本人为『老』厄崔迪氏族的荣耀效力！」他颧骨高耸，五官如岩石般棱角分明，那头黑发依旧像用卡拉库大尾绵羊的长毛做成的帽子。

忒莱素人真擅长制造苏亡人。雷托想。

这个邓肯带着一个深棕色纤维编织的扁公文包。他已用了这个公文包许多年，通常装着为报告提供佐证的材料，今天却因额外的重量而显得鼓胀。

伊克斯雷射枪。

艾达荷前进时一直盯着雷托的脸庞。令他不安的是，这张脸依然具有厄崔迪氏族的特征，脸庞瘦削，彻底湛蓝的香料蓝眼会让神经质的人觉得受到冒犯。这张脸深埋在风帽似的灰色沙鳟皮肤内，艾达荷清楚，在本能的作用下，这顶皮兜帽能瞬间往前翻护住脸部──快如眨眼的「眨脸」。粉红色的脸孔嵌在灰色轮廓里，这张脸很难让人不感到猥亵，在旁人眼里，那是被异类捕获的已迷失的些许人性。

艾达荷在距离帝舆仅六步远处停下，他不想隐瞒自己在愤怒中所作的决定，甚至不去想雷托是否已得知雷射枪一事。这个帝国偏离厄崔迪人的传统道德观太远了，已经变成了毫无人性的毁灭力量，在前进的道路上碾压无辜受害者。这一切必须结束！

「我想跟您谈谈希欧娜还有其他事。」艾达荷说。他把公文包放在方便抽出雷射枪的地方。

「说吧。」雷托的话音里充满厌倦。

「只有希欧娜一个人逃走了，不过她还有一帮叛党同伙。」

「你竟然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知道您在罔顾危险姑息叛党！但我不知道她偷走的那包是什么东西。」

「哦，那个啊。她偷了帝堡的完整平面图。」

此刻皇家卫队指挥官的身份在艾达荷心中占了上风，这个维安漏洞令他震惊异常。

「您就让她带着东西跑了？」

「不，是你。」

这句指责逼得艾达荷退缩了些。渐渐地，最近才下决定的谋刺意念又抬头了。

「她拿到的就这些吗？」艾达荷问。

「我有两卷日记副本和平面图放在一起，都被偷走了。」

艾达荷观察着雷托不动声色的面孔。「日记里写了什么？有时您说是日志，有时又说是历史。」

「两者都没错。你还可以称它为教科书。」

「日记丢了您会担心吗？」

雷托摆出一个微笑，艾达荷当作否定的回答。艾达荷把手伸进那个扁公文包，一丝紧张瞬间袭过雷托全身。武器还是报告？雷托清楚，虽然自己的要害部位都具备强大的耐热能力，但仍有一部分肉体会受到雷射枪的伤害，尤其是脸部。

艾达荷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报告，他还没开始念，雷托就已看出了端倪。艾达荷正在寻求答案，而不是提供情报。他想为自己选择的行动找到正当的理由。

「我们发现羯地主星存在崇拜厄莉娅的异教。」艾达荷说。

艾达荷汇报详情的过程中雷托一直保持沉默。真无聊。雷托任由思绪飘荡。这些年来，对于膜拜他已故姑母的人民，雷托只视为偶尔出现的消遣，但邓肯们总认为其中暗藏威胁。

艾达荷念完了。不可否认，他手下的密探行事周密。周密得令人厌烦。

「无非是伊西斯[2]崇拜死灰复燃而已。」雷托说，「我的男女祭司会做些事来压制这个异教和信徒。」

艾达荷摇摇头，似乎在回答内心的一个声音。

「贝尼·杰瑟里特对这个异教知情。」他说。

说到这里，雷托才开始有了兴趣。

「我接管了女修会的育种计划，她们从来没有原谅我。」他说。

「这跟育种没关系。」

雷托忍住了笑意。这群邓肯一向对育种的话题很敏感，尽管他们自己有时也会充当种男。

「这样啊。」雷托说，「嗯，贝尼·杰瑟里特的人都颇疯癫，但疯狂造成的混乱是酝酿意外的温床，而意外可能很有价值。」

「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

「你认为女修会是异教的幕后操纵者吗？」雷托问。

「我认为是。」

「说来听听。」

「她们曾经有个圣殿，叫『晶刃匕圣殿』。」

「是吗？」

「她们的祭司长称作『杰西卡之光守护者』。这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很妙！」雷托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兴致了。

「妙在哪里？」

「她们把我的祖母和姑母合并成一个女神了。」

艾达荷慢慢摇着头，表示不明白。

雷托让自己稍停一停，比一眨眼的工夫还要短。他心里的祖母不是很赞成羯地主星的异教，他不得不先把她的记忆和本体阻挡到旁。

「你觉得这个异教有什么企图？」雷托问。

「很明显。这是在宗教上另立山头，图谋损害您的权威。」

「想得太简单了。你要怎么形容贝尼·杰瑟里特都行，但她们可不是傻瓜。」

艾达荷等着听解释。

「她们想要更多香料！」雷托说，「更多圣母。」

「所以她们骚扰您，让您花钱消灾。」

「我对你很失望，邓肯。」

艾达荷抬头盯着雷托没吭声。雷托做了个叹气的动作，对于他现在的身体，叹气已不属于自然行为，而是一个复杂的动作。通常邓肯们都会更聪明，雷托认为这一位是因为心怀鬼胎才不够机灵。

「她们选择羯地主星当作根据地，」雷托问，「这说明什么？」

「那里曾经是哈克南氏族的大本营，不过都是古时候的事了。」

「你妹妹死在那里，死在哈克南氏族手里。你把哈克南氏族跟羯地主星联想在一起是对的。刚才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不重要。」

雷托抿紧嘴唇。提到妹妹让这个邓肯心烦意乱。他理智上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一系列再生肉体的最新一代，是在忒莱素再生箱里由原型细胞培育出来的产物。但这个邓肯无法摆脱随着生命复苏的记忆，他知道是厄崔迪氏族把自己从哈克南氏族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

不管我变成什么，终究还是厄崔迪家的人。雷托想。

「您想说什么？」艾达荷问。

雷托认为此时有必要提高嗓门。他大声喝道：「哈克南氏族曾经囤积过香料！」

艾达荷后退一步。

雷托放低声音，继续说：「羯地主星上藏着一批美蓝极。女修会想打着宗教活动的幌子来挖这批存货。」

艾达荷一阵尴尬。答案一说出口，便觉显而易见。

而我却视而不见。他想。

雷托那声喝叱又把他唤回了皇家卫队指挥官的身份。艾达荷了解帝国极度简化的经济规则：不允许放贷图利，只可现金交易。唯一一种货币以雷托神帝的「风帽脸」为肖像。货币发行完全以香料为本位，而香料尽管价格高昂，却仍在不断升值。一个手提包的香料，价值抵得上一颗星球。

「控制货币和法庭，其余的留给贱民。」雷托想。这是老雅各·布鲁姆说的，雷托能听见这个老头在他心里幸灾乐祸地咯咯笑。「这个世界变化不大，雅各。」

艾达荷深吸一口气。「应该立即通知信仰局。」

雷托没有作声。

艾达荷认为这是示意自己继续，便接着念报告，但雷托仅投入了一小部分注意力，就像启用了一套录制艾达荷言行的监控电路，只有偶尔信号增强了，才会引发一句内心的评论：

现在他想谈忒莱素人了。

这个话题对你很危险，邓肯。

不过这也使雷托获得新的思考方向。

狡猾的忒莱素人一直在利用原型细胞为我制造邓肯。他们的行为触犯宗教禁忌，这一点我们双方都清楚。我不允许人工干预人类遗传。但忒莱素人知道我在卫队指挥官这一职位上是多么器重邓肯。我认为他们猜不到这件事还具有娱乐价值。在原先是山的地方，现在流着以艾达荷命名的河，一想到这个我也觉得好笑。那座山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开山采石，建造围住沙厉尔的高墙。

当然，忒莱素人也清楚，有时我会把邓肯用于自己的育种计划。邓肯们会带来外部血统的优势……而且远不止于此。每一把火都必须有对应的防火闸。

我原本想安排这一位跟希欧娜配种，现在看来要泡汤了。

哈！他说希望我「镇压」忒莱素人。为什么他不直接发问呢？「您打算把我替换掉吗？」

我都忍不住要告诉他了。

艾达荷再一次把手伸进那个扁公文包。思路活跃的雷托一刻也没有放松监视。

是雷射枪还是其他报告？是其他报告。

这个邓肯一直很小心警觉。他不但要确认我对他的图谋一无所知，还要搜集更多不值得效忠于我的「证据」。他举棋不定很久了，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明白告诉他太多次，我不会运用预知力去预测自己何时脱离这具古老躯壳。但他半信半疑，他一向是个怀疑论者。

广大深邃的大殿吸走他的声音。要不是我嗅觉敏锐，他因恐惧而散发的化学物质就要被这里的湿气掩盖住了。我对他的声音听而不闻。这个邓肯变得多么烦人。他在复述历史，希欧娜的反叛史，等等一定会针对她最近这次的刺激冒险警告我。

「这次谋反不寻常。」他说。

这句话把我拉了回来！傻瓜。所有谋反都是寻常的，也都无聊至极，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造反的动力不外乎肾上腺素成瘾再加上个人的权力欲膨胀。所有造反的人都称得上是不愿承认身份的贵族。正因如此，我才能轻松让他们改弦易辙。

为什么邓肯们从来不肯听我这套？眼前这个邓肯也和我争论过。这是我们最早的冲突之一，就发生在这座地下墓殿里。

「对激进分子永远不要放弃主动权，这是执政之术。」他当时这样说。

陈腔滥调。每一代都会冒出激进分子，但你不能采取预防手段，在他眼里这就成了「放弃主动权」。他希望对激进分子采取粉碎、镇压、控制和预防措施。警察思维与军人思维几无分别，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告诉他：「只有当你试图镇压激进分子时，他们才会变得可怕。你必须充分表明你会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东西。」

「他们太危险了。他们太危险！」他觉得话多说几遍就能成真理。

我以自己的方式一步步慢慢引导他，而他甚至也做出了倾听的样子。

「这是他们的弱点，邓肯。激进分子总爱把问题两极化——非白即黑，非善即恶，非我即他。他们用这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势必走上一条混乱之路。用你的话来说，执政之术，应该是对乱局的掌控。」

「没有人对付得了所有的意外。」

「意外？谁跟你说意外了？混乱不是意外，反而内含可以预测的特质。首先，混乱会消灭秩序而增强极端的力量。」

「这不正是激进分子要达到的目的吗？他们不就是想捣乱，趁机取得主控权吗？」

「他们自以为这样。事实上，他们在培养新的极端分子和激进分子，他们不过是在走老路。」

「要是有激进分子也看透了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然后反过来对付您，怎么办？」

「那种人就不叫激进分子了，而是争夺领导权的对手。」

「那您该怎么办？」

「招降或者消灭。从最简单基本的程度来看，这就是领导权斗争的起源。」

「好吧，那么救世主呢？」

「例如我父亲吗？」

邓肯不喜欢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某种非常特殊的角度来说，我就是我父亲。他知道我能以我父亲的嗓音和人格说话，那些记忆都是准确无误的，未经窜改，也无法忽视。

他不情愿地答道：「嗯……如果您这么想的话。」

「邓肯，我就是每一个救世主的集合体，所以我很清楚。从来没有真正无私的反叛者，都是伪君子而已——他们有的意识到自己是伪君子，有的没有意识到，本质都一样。」

这句话在我的祖先记忆里引起一阵哗然。其中有些人坚守信念，认为他们握有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钥匙，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好吧，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我很像。即使我对他们直言，若抱着这种想法，失败已近在眼前，但我还是会同情他们。

然而我不得不把他们都封锁掉。把心思放在他们身上一点意义也没有。他们现在只是一些尖酸的谏客……就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邓肯，手里拿着雷射枪……

伟大的冥神啊！我恍神被他抓了个正着。他手持雷射枪，直指我的脸。

「你，邓肯？连你也背叛我了吗？」

连你也有份吗，布鲁图？[3]

雷托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他感觉身体在抽搐。沙虫的肉体有自己的意志。

艾达荷挖苦道：「告诉我，雷托，我得偿还多少笔忠诚债？」

雷托听出了弦外之音：「我被复制多少次了？」邓肯们总是想知道答案。每个邓肯都要提这个问题，但任何回答他们都不满意。他们不相信。

雷托用他最伤感的穆阿迪布嗓音问道：「能得到我的赏识，你不感到自豪吗，邓肯？难道你从没想过，我这么多世纪以来总是想要你随侍在侧，到底看重你哪一点吗？」

「你把我当成超级傻瓜了！」

「邓肯！」

穆阿迪布光火的声音总能镇住艾达荷。尽管艾达荷知道雷托运用起魅音来比史上任何一个贝尼·杰瑟里特都厉害，但不出所料，他依然会听命于这个声音。雷射枪在他手中颤抖起来。

这就够了。雷托一个飞滚，从帝舆上腾身而起。艾达荷从没看过他以这个动作离开帝舆，连想都没想过。对于雷托而言，只需满足两个条件就能办到：一是虫体察觉到重大威胁，二是放松对虫体的控制。接下来就会出现这种不由自主的动作，速度之快往往令雷托自己都大吃一惊。

他最担心的是雷射枪。雷射枪会造成严重的擦伤，不过很少有人了解准沙虫躯体的抗热能力。

雷托翻滚着撞倒艾达荷，雷射枪开火，但打偏了。由腿脚退化成的某只无用的鳍足骤然向意识射来一阵不舒服的感觉。在那一秒，雷托只感觉得到疼痛。但虫体仍能自由活动，在本能驱使之下，狂乱地一阵扑腾。雷托听到骨胳碎裂的声音。艾达荷的手抽搐了一下，把雷射枪远远甩在地上。

雷托从艾达荷身上滚下来，准备再发起一轮攻击，然而已经没有必要了。受伤的鳍足还在传递疼痛信号，他感觉到鳍尖被烧掉了。沙鳟皮肤封住了伤口，痛觉也已舒缓成不舒服的发胀。

艾达荷微微一动。他已身负致命伤，这点几无疑问。他的胸膛明显被压扁了，连呼吸都要忍受莫大的痛苦，但他还是睁眼朝上瞪着雷托。

寿命有限的凡人是多么执着啊！雷托想。

「希欧娜。」艾达荷喘着气说。

雷托眼见这条生命离他而去。

有意思，雷托想，这个邓肯有没有可能跟希欧娜……不！这个邓肯一向对希欧娜的愚蠢嗤之以鼻。

雷托爬上帝舆。好险哪。他可以肯定，这个邓肯瞄准的是脑子。雷托一直清楚自己的手足容易受伤，但他没让任何人知道，那曾称作脑子的东西已经不再和他的脸相连，甚至大小形态也都与人类不同，变成了分布于整个躯体的网状节点。他没告诉任何人，仅仅在日记中吐露。

2

伊西斯：古埃及信仰中最广受崇拜的女性神祇。—编注

3

Et tu, Brute? 普遍认为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与独裁者凯撒最广为人知的遗言。当凯撒遭逢元老院成员暗杀，眼见养子布鲁图也参与阴谋而出此感叹。—编注

6

> 哦，我见过的那些地貌！那些人！弗瑞曼人的辗转迁徙，还有其他的一切。甚至能经由神话回溯到大地女神特拉。哦，一个个从观星与阴谋中看见的经验教训，一次次迁徙与溃逃，一个个跑得腿疼肺疼的夜晚，在宇宙微尘上，我们守护着自己转瞬即逝的占有物。我告诉你，我们是一个奇迹，对此我的记忆确知无疑。
>
> ——《失窃的日记》



在小墙桌旁工作的那名女子体型太庞大，她身下的那把椅子又过于窄小。外头是早晨过了一半的白昼，然而在奥恩城地下深处的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灯球高悬在角落。灯光已调成暖黄色，但未能驱散这房间的灰色调。四周墙面和天花板铺设着一块块规格统一的暗灰色矩形金属嵌板。

除此之外，房里的家具只剩一件，是一张窄小的简易床，薄薄的床板上盖着一条不起眼的灰毛毯。显然，这里的家具都不是为此人而设计的。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连身睡袍，上半身弓在桌板上，宽阔的肩膀把睡袍撑得紧绷。灯球照着她的金色短发和右脸，凸显出方方的下巴。她用粗大的手指仔细敲着桌面上一个薄键盘，下巴随着口中默念语句而上下移动。出于敬畏，她操作起机器来一脸恭顺，敬畏与极度的兴奋不由自主地交织，即使她早就对机器驾轻就熟，情绪也未因此稍减。

墙面上有个矩形空洞，是桌板翻平后出现的，内藏一面荧幕。随着她打字输入，荧幕上显示出相应的文字。

「希欧娜继续从事活动，想以暴力袭击您的圣体。」她写道，「希欧娜还是死抱着她公然宣称的企图不放。她今天告诉我，要将窃得的书册副本交给几个对您无忠诚可言的组织，包括贝尼·杰瑟里特、宇航公会

和伊克斯人。她说书册记录着您的密文，有了这意外赠礼，她正向其他势力求助以解译您的圣言。

「陛下，我不知道这些书册隐藏着什么大秘密；然而，倘使其中含有任何威胁到您圣体的内容，恳请您解除我对希欧娜所发之效忠誓言。我不明白您为何令我立下此誓，但我不敢稍有违抗。

「您永远的忠仆，奈拉。」

奈拉往后一靠，回顾已写下的词句，椅子一阵吱嘎乱响。厚实的隔音材料让房间几乎陷入一片死寂，只有奈拉轻微的呼吸声和远处的机械振动声，后者与其说是透过空气，不如说是透过地板传过来的。

奈拉盯着荧幕上的文字。这份密报将只由神帝过目，不仅要求毫无保留的真实，还必须奉上深切的坦白，这让她筋疲力竭。现在，她点点头，敲了一个按键将文字加密，准备传输。她低头默默祈祷，随后收桌入墙。她知道如此操作之后密报就发送出去了。神帝亲自在她头部植入了一个实体装置，令她发誓保密，并告诫说将来某一天可能会透过这个颅内装置跟她说话。他还没这样做过。她怀疑装置是伊克斯人制造的，看样子有点像。但这件事是神帝亲自做的，她愿意不去理会那究竟是不是电脑、是不是触犯大公约的禁令。

「不得造出具人类思维的机器！」

奈拉打了个冷颤。她站起来，把椅子搬到通常所在的床边位置。薄薄的蓝袍子紧紧撑在她那沉重而强壮的身躯上。从她谨慎的动作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长期训练以保持体魄强健的人。她在床边转身，仔细察看桌板收起的地方。那块矩形灰色嵌板与其他嵌板毫无二致。墙缝里没有一丝线头或毛发，不存在任何可能泄密的蛛丝马迹。

奈拉深吸一口气提振精神，走出这房间唯一一扇门，进入一条灰色走廊。相隔颇远的白色灯球洒下昏暗的光线。机械振动声更响了。她向左拐，几分钟后在一间稍大的房间和希欧娜会合。房内中央有张桌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从帝堡盗来的东西。在两盏银色灯球下，希欧娜坐在桌前，身旁站着一个名叫托普利的助手。

奈拉不得不佩服希欧娜；至于托普利，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只配得到毫不掩饰的嫌弃。他是个神经质的胖子，鼓凸的绿眼睛，狮子鼻，薄嘴唇，下巴上有个凹坑，说起话来高八度。

「看这里，奈拉！瞧瞧希欧娜发现了什么，就夹在这两本册子的书页里。」

奈拉关上这间房仅有的一扇门，并上了锁。

「你话太多了，托普利。」奈拉说，「真是个大嘴巴。你怎么知道走廊里只有我一个人？」

托普利脸色发白，面露愠色。

「恐怕她说得有理，」希欧娜说，「不然我怎么会想把这个发现告诉奈拉？」

「你什么事都信得过她！」

希欧娜转向奈拉。「知道我为什么信任你吗，奈拉？」她语气平直，不带感情。

一阵恐惧袭上心头，奈拉强自镇定下来。希欧娜发现她的秘密了吗？

我辜负陛下了吗？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希欧娜问。

「你有不信任我的理由吗？」奈拉反问。

「这个理由不充分。」希欧娜说，「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不论是人还是机器。」

「但你的确信任我，为什么呢？」

「因为你向来言行一致，这是个了不起的特质。比方说，你不喜欢托普利，就从不掩饰。」

奈拉瞥了瞥托普利，托普利干咳了一声。

「我不信任他。」奈拉说。

这句话冲口而出，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不喜欢托普利的真正原因：他会为了一己私利背叛任何人。

他发现我了吗？

托普利依然板着脸，说：「我不想待在这里任由你侮辱。」他正想离开，希欧娜举手一拦，他又迟疑了。

「我们说弗瑞曼人的旧语言，而且立誓忠于彼此，但把我们拴在一起的并不是这些。」希欧娜说，「凡事取决于行动，我只看重这个。明白吗，你们俩？」

托普利不假思索地点头，奈拉却直摇头。

希欧娜对她笑了笑。「你不是每次都认同我的决定，对吗，奈拉？」

「是的。」她硬挤出这个回答。

「你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反对意见，却又一味服从我，为什么？」

「我发的誓内容就是如此。」

「但我说过这不够。」

奈拉知道自己在出汗，也知道出汗会暴露她的秘密，但她动弹不得。我该怎么办？我对神帝发誓要服从希欧娜，但我不能这么说。

「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希欧娜说，「这是命令。」

奈拉屏住呼吸。这是她最怕碰上的难题，毫无回旋余地。她心中默祷，接着低声说道：「我对神起誓要服从你。」

希欧娜拍手大笑。

「我就知道！」

托普利窃笑。

「闭嘴，托普利。」希欧娜说，「我在教你一课。你什么都不信，连自己都不信。」

「可是我……」

「我说闭嘴！奈拉有信仰。我有信仰。就是这个把我们拴在一起的，信仰。」

托普利大吃一惊。「信仰？你信仰……」

「不是信神帝，你这个傻瓜！我们相信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跟虫子暴君算总帐，我们就是这股更强大的力量。」

奈拉颤抖着吸了一口气。

「没关系，奈拉。」希欧娜说，「我不管支撑你的是什么，只要你有信仰就行。」

奈拉勉强微笑，继而由衷地露齿而笑。陛下的智慧让她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励。我就算说真话，也只会对我的神有好处！

「让你看看我在册子里发现了什么。」希欧娜说。她指了指摆在桌面上的一些普通纸张。「夹在书页里的。」

奈拉绕过桌子，低下头看。

「先是这个。」希欧娜捏起一样奈拉没留意的东西。那是一缕细细的……貌似是……

「一朵花？」奈拉问。

「就夹在两页纸之间。纸上写了这些。」

希欧娜俯下身去念道：「一缕珈尼玛的发丝和她带给我的一朵琉璃苣花朵。」

希欧娜抬头望着奈拉说道：「看来咱们的神帝还挺多愁善感。这个弱点我倒是没想到。」

「珈尼玛？」奈拉问。

「他妹妹！别忘了『口述史』。」

「哦……哦，对，〈珈尼玛祷文〉。」

「好，听这个。」希欧娜拿起另一张纸开始朗读。

「沙滩苍白如亡者脸靥，
碧浪上云朵倒影涟涟。
我站在黑暗潮湿的边界。
冰冷的水沫洗净脚趾。
我闻到漂流木的轻烟。」

希欧娜又抬眼看奈拉。「这些文字归在『听闻珈尼死讯而作』的标题下。你怎么看？」

「他……他爱他的妹妹。」

「是的！他有爱一个人的能力。哦，没错！可让我们逮着了。」

7

有时我会沉迷探险，那种唯我独享的探险。我以记忆为轴线，向内沿途跋涉。如同学童记述假日旅行，我也会选定一个主题作为目标。就定为……有智慧的女性吧！我回游到祖先的海洋中，我是深海里一条有翼巨鱼，张开意识的大口肆意捕捞！有时……有时我会捕获史书曾记载的人物，重新体验此人的人生之时，我还要讥笑传记中一定少不了的学院式浮夸辞藻。这真是专属于我的愉悦！

——《失窃的日记》



莫尼奥带着沉重而又无奈的心情进入地下墓殿。眼前的责任无法逃避。神帝需要一小段时间来哀悼又失去一个邓肯……但生活还得继续……继续……继续……

伊克斯人制作的直升电梯很可靠，悄无声息地向下滑行。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神帝对着他的总管大声喊道：「莫尼奥！有时候我觉得你是伊克斯人制造出来的！」

莫尼奥感觉直升电梯已停，梯门打开，他的目光穿过地下墓殿，看到帝舆上那个模糊的巨大身形。莫尼奥看不出雷托是否注意到他来了，便叹了口气，向这个回音阵阵的阴暗空间走去，开始了这段漫长的步行。帝舆附近躺着一具尸体。这种感觉不需用上「既视感」一词加以描绘，就只是熟悉的场景而已。

莫尼奥刚上任的时候，雷托曾说：「你不喜欢这个地方，莫尼奥。我看得出来。」

「是的，陛下。」

莫尼奥略略回溯一下记忆，听见了自己在不成熟的岁月里发出的声音。接着是神帝的声音：

「陵墓让你不自在，莫尼奥。而我认为这里是无穷的力量之源。」

莫尼奥想起自己当时急着要脱离这个话题。「是的，陛下。」

雷托却不想就此结束：「我只有几个祖先供奉在这里。穆阿迪布的水在这里；珈尼和哈克·阿拉达当然也在这里，不过他们不是我的祖先。不，如果说我的祖先真有陵墓，那就是我。这里主要安置邓肯们和我的育种计划的产物，有朝一日也是你的归宿。」

莫尼奥发现回忆让自己放慢了脚步。他叹口气，稍稍加快速度。雷托有时会很不耐烦，但现在仍未显露任何迹象。不过即使雷托没有任何动静，莫尼奥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雷托闭眼躺着，用其他感官测量莫尼奥在地下墓殿的行走距离，关于希欧娜的思考占据了他整个脑袋。

希欧娜一心跟我作对，他想。不须奈拉的密报证实，我都清楚明白。希欧娜是很有活力的女人，她散发的旺盛生命力让我充满愉快的幻想。只要一想到这股蓬勃的生命力，我就心醉神迷。这是我活下去的动力，也让我的一切作为有了正当理由……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蠢邓肯横尸在我面前。

雷托凭听觉判断，莫尼奥离帝舆还有一大半路要走。他的脚步愈来愈慢，随后又加快了步伐。

雷托思考着。莫尼奥生下这个女儿，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希欧娜朝气蓬勃，不可多得。她是新生一代，而我却集陈旧腐朽之大成，是十恶不赦之徒、流离失所之辈的收容所。一切已湮灭的过往化作历史碎片，被截留之后就成了我。从未有人想像过，乌合之众能聚凑成如此庞大的规模。

雷托向内在的那些生命炫耀他的过往，让那些人好好看看地下墓殿发生的事。

这些细节全都归我所有！

可是希欧娜……希欧娜就像一块干净的石板，也许能写上伟大的历史。

我无微不至地守护这块光洁的石板。我还在清洗它、做准备。

邓肯喊她的名字有什么用意？

莫尼奥离帝舆愈来愈近，有点犹豫，但心中无比警觉。雷托当然醒着吧。

莫尼奥在尸体不远处止住脚步，雷托睁眼朝下望去，发现总管是个很有趣的观察对象。莫尼奥穿着一件厄崔迪白制服，没戴标示身份的徽记，这是一个暗示：人人对他的脸庞几乎和对雷托的一样熟悉，这就足以作为他的徽记了。莫尼奥耐心等待，他五官扁平，表情没有变化，浓密的沙色头发仔细梳成中分，灰眼睛深处流露出一股率直的神情，显露出他对自己的强大力量心中有数。这种眼神只在谒见神帝时会收敛起来，有时甚至完全不会显露。他一看也不看地板上那具死尸。

雷托依然默不作声，莫尼奥清了清嗓子，说：「我很难过，陛下。」

真机灵！雷托想。他知道我对这群邓肯的死真心感到惋惜。莫尼奥看过他们的档案，也见证过太多次他们的死亡。他知道只有十九个邓肯死于一般定义的自然死因。

「他带了一把伊克斯雷射枪。」雷托说。

莫尼奥的目光直接转向左侧地板上的那把枪，表示他刚才已经看见了。他把视线转回雷托，从头至尾打量这具庞大的躯体。

「您受伤了吗，陛下？」

「不碍事。」

「但他伤到您了。」

「那些鳍足对我没用，两百年内就会完全消失。」

「我会亲自处理邓肯的尸体，陛下。」莫尼奥说，「有没有……」

「我身上有一小块被他烧成了灰，就让灰烬随风吹散吧，这个地方最适合安放灰烬。」

「遵命，陛下。」

「处理尸体前，先解除雷射枪的功能，好好收着，我要让伊克斯大使看看。至于那个警告我们的宇航公会代表，赏他个人十克香料。哦——还要提醒我们驻羯地主星的女祭司，那里藏有一批美蓝极库存，可能是以前哈克南氏族非法囤积的。」

「如果找到这批货，您打算怎么处理，陛下？」

「拨出一点给忒莱素人当作提供新苏亡人的酬劳，其余收入地下墓殿的库房。」

「陛下。」莫尼奥点头领命，动作的幅度小于鞠躬。他与雷托眼神

对上。

雷托微微一笑。他想：我们俩都知道，不开诚布公谈谈我们最关心的那件事，莫尼奥就不会离开。

「我看过关于希欧娜的报告了。」莫尼奥说。

雷托的笑意更浓了。这种时候莫尼奥真是令人愉快。他的话意味深长，包含许多无须言明的内容。他的言行在在都以双方心照不宣的方式明白表示：毫无疑问一切尽在他的监视之下。现在，他自然要关心一下女儿，但他希望澄清他对神帝的关切始终摆在第一位。莫尼奥自己的成长之路有过相似的经历，因此他很清楚希欧娜目前实际上命悬一线。

「她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吗，莫尼奥？」雷托问道，「她的血统和养育条件不是由我控制的吗？」

「她是我的独生女，唯一的孩子，陛下。」

「在某些方面她让我想起哈克·阿拉达。」雷托说，「她身上好像没多少珈尼的影子，这一点说不通。也许她返祖返到女修会的育种计划里去了。」

「您为什么这么说，陛下？」

雷托陷入沉思。有必要让莫尼奥知道他女儿的特殊情况吗？希欧娜有时会从预象中消失。黄金之路还在，但希欧娜不见了。然而……她并没有预知力。她是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倘若她能幸存下来……雷托决定不拿多余的信息去影响莫尼奥的办事效率。

「别忘了你自己的过去。」雷托说。

「的确如此，陛下！她很有潜力，比我那时要多得多，但这也使她成了危险分子。」

「她不会听你的。」雷托说。

「是的，但我在叛党里头安插了一个卧底。」

就是托普利。雷托想。

无须动用预知力就能知道莫尼奥一定会安插卧底。自从希欧娜的母亲去世，雷托对莫尼奥的行事方式摸得愈来愈准了。奈拉已对托普利产生怀疑。现在，莫尼奥坦白承认自己的忧虑及所采取的行动，希望换取女儿平安。

多遗憾哪，他和那个女人只生了这么一个孩子。

「想一想，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是怎么对待你的。」雷托说，「你和我一样清楚黄金之路需要什么。」

「但我那时候既年轻又愚蠢，陛下。」

「年轻而鲁莽，但绝不愚蠢。」

听到这句赞美，莫尼奥干巴巴地笑了一下，他愈来愈相信自己已经猜到雷托的真实意图了。可是，危机重重！

雷托的话进一步让他的想法更坚定：「你知道我多么喜欢意外。」

雷托想，没错，莫尼奥知道。希欧娜带给我意外，同时也在提醒我什么是最可怕的—就是可能会毁掉黄金之路的重复与无聊。看看吧，无聊是如何让我险些被邓肯所害！透过希欧娜这个对比，我看到了自己心底的恐惧。莫尼奥对我的担心不无道理。

「我的卧底会继续监视她新加入的同伙，陛下。」莫尼奥说，「我不喜欢这帮人。」

「她的同伙？很久以前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同伙。」

「叛党吗，陛下？您吗？」莫尼奥真心感到意外了。

「你看不出我曾经是叛党的盟友吗？」

「可是陛下……」

「过去我们走错路的次数也许超出你的想像！」

「好的，陛下。」莫尼奥尴尬之余还是感到好奇。他知道邓肯死后神帝有时会变得唠叨。「您一定目睹过很多叛乱，陛下。」

雷托不由得陷入了回忆。

「啊，莫尼奥，」他咕哝道，「我在祖先的迷宫里转来转去，脑子里有数不清的地方、数不清的事情我再也不想见到第二次。」

「我能想像您的内心之旅，陛下。」

「不，你想像不了。我见过的人和星球实在太多，即使在想像中也失去了意义。哦，我走过的那些地形。想想那些异星的道路，从太空望去蜿蜒得像花体字一样印在了我心里。还有那些饱受侵蚀的峡谷、峭壁、星系，都让我深刻地体认到自己不过是一粒微尘。」

「不，陛下。您绝对不是。」

「我比微尘还不如！那些人，他们那些毫无用处的社会，一遍遍在我眼前闪过，他们的胡言乱语让我厌烦透顶，你听见了吗？」

「我不想惹陛下生气。」莫尼奥温顺地说。

「你没惹我生气。有时你会让我不快，顶多就这样。你无法想像我都看到了什么……哈里发、马吉德、拉卡、王公、霸夏、国王、皇帝、首脑、总统……我全都见过。还有那些封建领主，一个不漏。他们全都是小法老。」

「请原谅我自以为是，陛下。」

「该死的罗马人！」雷托喊道。

他在跟心里的祖先说话：「该死的罗马人！」

他们的笑声把他赶出了内心的角斗场。

「我不明白，陛下。」莫尼奥大胆问道。

「是的，你不明白。罗马人传播法老病，就像种地的农民播撒下一季粮食的种子—凯萨、神圣罗马皇帝、沙皇、英白拉多、卡斯里……帕拉多……都是该死的法老们！」

「对这些称号我所知不多，陛下。」

「我也许是这一大串的最后一个，莫尼奥。为此祈祷吧。」

「谨遵圣命。」

雷托低头注视。「我们是神话终结者，你和我，莫尼奥。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我站在奥林匹斯神的高度向你断言，政府是一个大众神话。如果神话死了，政府也就死了。」

「您教导过我这件事，陛下。」

「我的朋友，制造出我们眼前这个梦的，是人肉机器，也就是军队。」

莫尼奥清了清喉咙。

雷托从这个小动作看出总管不耐烦了。

莫尼奥了解军队。他明白把军队当作主要统治工具无异于痴人说梦。

雷托一直没开口。莫尼奥走了几步，从地下墓殿冰冷的地板上捡起雷射枪，动手关闭功能。

雷托望着他，心想，这小小的一幕不正蕴含着军队神话的精华吗？军队会促进科技发展，因为在短视近利的人眼里，机器的力量太显而易见了。

那把雷射枪不过是个机器，一切机器终将过时或遭到淘汰。然而军队依然把这类东西奉若神明──既出于痴迷也源于恐惧。看看大家有多怕伊克斯人吧！军队深知自己如同稚嫩生疏的魔法师学徒，能释放科技，却再也不能把魔法塞回瓶子里。

我教给他们另一种魔法。

雷托对心里的人群说：

「看见没有？莫尼奥让那件致命器械失效了。这里切断连接，那里压碎个小囊。」

雷托吸了吸鼻子。他闻到防锈油里酯类成分的气味，比莫尼奥的汗味更浓烈。

雷托继续对内心说：「但精灵并没有死。科技孕育出无政府状态。这类工具会被随意散布，从而诱发暴力。制造和使用野蛮毁灭性武器的能力，无可避免地会落入人数愈来愈少的群体手里，直到最后群体变成了个体。」

莫尼奥走回雷托下方，右手轻松地握着那把已失灵的雷射枪。「帕雷拉星和丹星上有场议论，在吵该不该针对这类东西再打一场圣战。」

莫尼奥举起雷射枪微微一笑，表明他知道这类空洞梦想所隐含的悖论。

雷托闭上眼睛。心里的人群本想争论一番，但全被他封锁挡开了。他想：圣战制造军队。巴特勒圣战的目标是消除宇宙中模仿人类思维的机器。巴特勒信徒在所到之处留下军队，但伊克斯人仍在制造可疑的设备……为此我真感谢他们。什么叫清理门户？动机就是破坏，任何工具都可以用。

「这种事曾发生过。」他咕哝道。

「陛下？」

雷托睁开眼。「我要去塔楼，」他说，「得花点时间哀悼我的邓肯。」

「新邓肯已经往这里出发了。」莫尼奥说。

这是我记载的编年史，至少横跨四千年，在此提请第一位接触到此文书之人注意。你虽然是我伊克斯仓库所藏之启示录的首位读者，但勿以此为荣。你将发现其中饱含痛苦。我从来不愿窥探四千年之后的事，少数几次瞥视实属必要，只是为了确认黄金之路是否仍继续延伸。因此，我不确定这些日记记载之事对你所处的时代有何意义。我只知道这些日记已遭湮没，其中所记载之事件也无疑长期被已窜改的历史所掩盖。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预见未来的能力会让人变得无聊。甚至连被人奉若神明，也会变得极度无聊，我就曾有如此经历。我想过不只一次，与神圣并存的无聊是足以催生自由意志的绝佳理由。

—达艾斯巴拉特仓库铭文



我是邓肯·艾达荷。

他想搞清楚的事几乎只有这一件。他不喜欢忒莱素人的解释，也就是他们的说辞。不过忒莱素人总是让人害怕。既信不过，又害怕。

他们用一艘宇航公会小型航舰将他载到这颗星球。日冕发出的绿色微光沿地平线划出一条黄昏线，航舰降落时进入阴影区。这座星舰降落场跟他记忆中的那些一点也不像。这一座更大，四周环绕着古怪的建筑。

「你们确定这是沙丘星？」他问。

「厄拉科斯星。」陪同他的忒莱素人纠正道。

他们驾驶密封地行车将他火速送往一栋建筑物。他们称这座城市为「奥恩」，「恩」字听上去带着奇怪的鼻音转调。忒莱素人把他留在一间长宽高均约三公尺的房间里，看不见灯球，但充满温暖的黄光。

我是苏亡人。他对自己说。

这件事让他震惊，但又不得不信。明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却发现还活着，就是铁证。忒莱素人从他的尸体提取细胞，在某个再生箱里培养出未完全体。在未完全体成长为躯体的初期阶段，他感觉这东西像是自己血肉做成的不明生物。

他低头看看，自己穿着一身刺激皮肤的深棕色粗布衣裤，脚蹬一双凉鞋。除了一具身体，这些就是他们给予的一切了，忒莱素人之吝啬可见一斑。

房里没有家具。他们让他从唯一一扇门进房，门内侧没装把手。他抬头望望天花板，又转头看看墙壁和门。尽管这个地方空无一物，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正受监视。

「帝国卫队的女兵会接待你的。」说完他们对彼此诡异一笑就离开了。

帝国卫队的女兵？

陪同他来的忒莱素人热爱展示自己的变形能力到了变态的程度。他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他们那极富可塑性的肉体会变出什么新花样来。

可恶的幻脸人！

他们了解关于他的一切，当然知道他对变形者有多么反感。

他能相信幻脸人什么事？几乎没有。他们说过值得相信的话吗？

我的名字。我知道我的名字。

他有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身份意识输入进他脑中。苏亡人本身理当无法恢复原身的意识，是忒莱素人帮他完成了这一步，他只能相信，因为他了解这套运作流程。

他知道，忒莱素会先制出一具完全成形的成年苏亡人，只有肉体而没有姓名和记忆—这是一张擦净原有内容的羊皮纸，他们想写什么几乎就能写上什么。

「你是苏亡人。」他们说。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唯一的名字。他们把他当成可任意调教的婴孩，在训练中要他去杀一个人，此人酷似他侍奉并爱戴的保罗—穆阿迪布，艾达荷现在怀疑那也是一具苏亡人。倘若果真如此，他们是怎么得到原型细胞的呢？

艾达荷细胞里的某些东西非常抗拒杀死厄崔迪家的人。他发现自己一手握刀站着，面前被绑住的假保罗正瞪着他，眼神里愤怒与恐惧交

织。

记忆一下子涌入了他的意识。他想起苏亡人这回事，也想起邓肯·艾达荷。

我是邓肯·艾达荷，厄崔迪氏族的剑术大师。

他站在这间充斥黄光的房间里，紧紧抓住这个记忆。

在沙丘星沙漠地下的穴地里，我为了保护保罗和他母亲而死。我已经回到了这颗星球，但沙丘星已不复存在。而今只有厄拉科斯星。

他读过忒莱素人提供的简史，但不相信。三千五百多年？谁会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他的肉体还能存在？只是……忒莱素人就能办到。他又不得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以前有许多个你曾存在。」他的教官曾说。

「有几个？」

「雷托皇帝会提供信息给你。」

雷托皇帝？

忒莱素人的历史书上说这位雷托皇帝是雷托二世，亦即艾达荷忠心耿耿侍奉过的那位雷托公爵的孙子。然而这位二世（如史书所言）已经变成了某样东西……这种蜕变过于离奇，艾达荷不指望自己能够理解。

一个人类怎么会慢慢变成沙虫？任何能思考的生物又怎么可能活上三千多年？即便把香料的抗衰老功效放大到极限，也不可能维持这么长的寿命。

雷托二世，神帝？

忒莱素人的历史不可信！

艾达荷想起有一个奇怪的孩子——实际上该说是双胞胎：雷托和珈尼玛，保罗的孩子，契妮的孩子，这对子女让她难产而死。据忒莱素人的历史记载，珈尼玛的寿命相对正常，而神帝雷托却一直一直一直活下去……

「他是个暴君。」艾达荷的教官是这么说的，「他命令我们用再生箱制造你，好为他效命。我们不知道你的前任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人就在这了。

艾达荷再次环视空空荡荡的四壁和天花板。

有微弱的说话声侵入他的意识，他朝门口望去。声音闷闷的，不过

有至少一人听起来是女性。

帝国卫队的女兵？

房门朝内打开，铰链没发出一丝声音，两名女子入内。他首先注意到其中一人戴着面罩，那是形状不定的锡巴斯兜帽，因吸光而呈纯黑色。他知道，这个女人能透过兜帽清晰地看见自己，但她的相貌绝不会暴露丝毫，即使借助最精密的透视仪器也无济于事。这个兜帽说明伊克斯人或他们的后继者还在帝国活动。两名女子都穿着深蓝色的连身军服，左胸佩戴缀有红穗带的厄崔迪鹰徽。

两人关上门，面朝艾达荷。艾达荷观察着她俩。

蒙面女子的身材强壮结实，举手投足间带有狂热尚武之人表面上那副小心谨慎的模样。另一名女子优雅而苗条，一对杏眼，脸部线条分明、骨架凸出。艾达荷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却又想不起来。两人腰间别着刀鞘，鞘内插有针型刀，从她俩的动作观察，应该都是擅用这种武器的高手。

苗条的那人先开口了。

「我叫露莉。请允许我第一个称呼您指挥官。我的同袍不能透露名字，这是雷托皇帝的命令。您可以叫她『朋友』。」

「指挥官？」他问。

「这是陛下的旨意，由您领导皇家卫队。」露莉说。

「这样吗？我们去找他谈谈。」

「哦，不！」露莉明显吓了一跳，「在适当的时候陛下会召见您的。现在陛下希望您在我们的安排下能感到舒适和愉快。」

「我必须服从吗？」

露莉没答话，只是不解地摇了摇头。

「我是奴隶吗？」

露莉松了口气，露出笑容。「绝对不是。只是陛下目前要务缠身，要挤出时间来才能接见您。陛下派我们来是因为他关心他的邓肯·艾达荷。您在肮脏的忒莱素人手里度过很长时间了。」

肮脏的忒莱素人。艾达荷思索了一下。

至少这一点没有变。

不过露莉的解释提到了一个不寻常的指称，倒是令他颇为关切。

「他的邓肯·艾达荷？」

「难道您不是一位厄崔迪勇士吗？」露莉反问。

她击中了他的要害。艾达荷点点头，偏头看向神秘的蒙面女子。

「你为什么蒙面？」

「我侍奉雷托皇帝之事必须保密。」她说。是悦耳的女低音，但艾达荷怀疑这嗓音也被锡巴斯兜帽改变过了。

「那你来这里干嘛？」

「陛下派我来查看肮脏的忒莱素人是否对您动过手脚。」

艾达荷突然觉得喉咙发干，费劲地咽了咽唾沫。在宇航公会航舰上他数次觉得疑虑：假如忒莱素人能训练苏亡人去谋杀挚友，那他们还会在这具再生肉体的脑子里植入什么东西呢？

「看来您也曾想过。」蒙面女子说。

「你是晶算师吗？」艾达荷问。

「哦，不！」露莉插进来，「陛下不允许训练晶算师。」

艾达荷瞥了露莉一眼，又转向蒙面女子。不允许有晶算师。忒莱素人的历史没提到这个有趣的事实。雷托为什么禁止晶算师？将人脑训练成超级电脑显然是有用武之地的。忒莱素人向他断言大公约依然有效，电脑仍是违禁品。当然，她俩应该知道厄崔迪氏族自己也曾雇用晶算师。

「您怎么想？」蒙面女问道，「肮脏的忒莱素人对您的脑子动过手脚吗？」

「我想……没有。」

「但您也不太肯定？」

「是的。」

「别担心，艾达荷指挥官。」她说，「我们有办法确认，万一有问题，也有办法解决。肮脏的忒莱素人只试过一次，他们也为那次犯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那我就放心了。雷托皇帝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露莉朗声说道：「陛下让我们明确转告您，他一如既往地敬爱您，正如厄崔迪氏族一直敬爱您那样。」显然，这句话让她自己充满了敬畏。

艾达荷稍感放松。作为一名厄崔迪氏族培养的优秀老兵，他在这次会面中很快掌握了若干情况。这两人都受过严格训练，已经达到盲从的程度。如果锡巴斯兜帽足以掩盖蒙面女子的个人特征，那说明体格与她相仿的人比比皆是。这一切暗示着雷托身边危机四伏，依然缺不了密探这种见不得光的老行业以及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武器装备。

露莉瞧瞧她的同袍。「你觉得如何，『朋友』？」

「可以把他带到帝堡去。」蒙面女子说，「这里不好，忒莱素人来过。」

「最好洗个热水澡，再换身衣服。」艾达荷说。

露莉还盯着「朋友」。「你确定？」

「陛下的英明不容置疑。」蒙面女答道。

艾达荷不喜欢「朋友」的语气透出来的狂热，不过她也流露出厄崔迪人特有的刚直，这又让艾达荷感到心安。对外人和敌人他们或许会显得愤世嫉俗又残酷，但对自己人他们既公正又忠诚。最重要的是，厄崔迪人忠于自己。

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艾达荷想。可是前任的那个我发生了什么？他可以肯定面前两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但雷托会。

「我们可以走了吗？」他问，「得赶紧洗掉肮脏的忒莱素人留在我身上的臭味。」

露莉朝他露齿一笑。

「来，我会亲自服侍您洗浴。」

9

敌人让你强大。

盟友使你衰弱。

我这样说是为了帮助你理解，为何明知帝国内正集结起一股以摧毁我为唯一目标的强大力量，而我却一味姑息。读了这些文字你也许能充分知道这段历史，但我怀疑你是否理解其中真谛。

——《失窃的日记》



希欧娜觉得，作为义军例会开场白的「展示」仪式长得没完没了。她坐在前排四下张望，偏不瞧托普利一眼。托普利离她只有几步远，正在主持仪式。这个房间位于奥恩城的工程地道内，他们第一次使用，不过跟以前的会议室差别不大，完全可以视为标准模型。

义军会议室——B级。她默想。

这个房间名义上的正式用途是储藏室，固定式灯球除了单调而耀眼的白光，无法调成其他颜色。空间长约三十步，宽度略小。要到这里，必须先穿过一连串相似房间构成的迷宫；其中有一间堆放着折叠硬椅，以方便住小宿舍的工程人员取用。现在，希欧娜四周有十九个战友就坐在这些椅子上，还有几把空椅子是为迟来者预留的。

会议时间定在夜班与早班交接前后，在这时段，与会人员出入工程地道不太会引人注意。大部分义军成员假扮成能源工人，身穿灰色的抛弃式薄衣裤。希欧娜等少数几人穿着设备巡检员的绿色制服。

房间里，托普利单调的声音始终没有间断。主持仪式时他从不拔高音调。事实上，希欧娜不得不承认他相当精于此道，尤其擅长欢迎新成员。不过自从奈拉坦承她不信任此人，希欧娜看托普利的眼光就变了。奈拉会说出一针见血的率直言词，揭穿别人的假面具。在那次冲突之后，希欧娜对托普利也有了进一步了解。

希欧娜最终还是扭头望向他。银色的冷光未能掩盖托普利苍白的肤色。他在仪式中展示一把仿制晶刃匕，是向示范区弗瑞曼人私下购买的违禁品。一见托普利手里的匕首，希欧娜就回想起那次交易。点子是托普利出的，她当时认为这主意不错。两人在黄昏时分出了奥恩城，托普利带她来到约定的交易地点，是市郊的一间破房子。他们一直等到晚上，因为示范区弗瑞曼人只能趁着夜色掩护外出活动。若无神帝的特许，弗瑞曼人不可以擅离穴地区。

就在她打算放弃的时候，那个弗瑞曼人从暗夜里闪了进来，有个同伴留在后面守门。陋室里一面潮湿的墙壁底下搁着粗糙的长凳，托普利和希欧娜就坐在上面。斑驳剥落的泥墙上钉着一根棍子，上面插着昏黄的火把，是屋里唯一的光源。

弗瑞曼人张口第一句话就让希欧娜心生疑虑。

「你们带钱了吗？」

他进门时托普利和希欧娜都站起身。托普利似乎不介意这个问题，他拍了拍长袍底下的钱袋，钱币叮当作响。

「就在这里。」

这个弗瑞曼人身形削瘦，四肢僵硬，佝偻着背，披着仿制的老式弗瑞曼长袍，里面是一件闪闪发亮的衣服，可能是他们自制的蒸馏服。长袍兜帽戴在头上，藏起了面孔。火把投下的阴影在他脸上不停舞动。

他看看托普利，又瞧瞧希欧娜，从长袍底下取出一件用布裹着的物品。

「按原样仿造，只不过是塑胶的，」他说，「连冷掉的油脂都切不动。」

他从裹布里将匕首抽出举起。

希欧娜只在博物馆里见过晶刃匕，另一次是在家庭档案室收藏的古代珍稀录像中看过影像，现在她发现自己意外受这件仿制品吸引，觉得受到原始力量影响，把这个举着塑胶刀、穷酸不堪的示范区弗瑞曼人想像成昔日真正的弗瑞曼人，他手握之物也蓦地变成一把刀刃银亮的晶刃匕，在昏黄的阴影中微微闪光。

「我保证用来仿造的原始模型是货真价实的晶刃匕。」弗瑞曼人说。他把声音压低，缺乏抑扬顿挫的语调中带着威胁的意味。

希欧娜听出来了，一串柔和的元音中流露出他的恶意，她立刻警惕起来。

「如果你告密，我们会把你像虱子一样揪出来。」她说。

托普利惊愕地瞥了她一眼。

弗瑞曼人似乎整个人皱缩了起来。手里的匕首颤抖，但他的短手指仍向内蜷曲握紧刀把，好像扼在谁的喉咙上。

「小姐，告密吗？哦，不。我们只是觉得这件仿制品要价太低了。虽说做工差点，可是不管是做或卖，我们都要冒极大的风险。」

希欧娜瞪着他，想起「口述史」里一句弗瑞曼老话：「一旦你有了生意人的心，买卖就会占据你的全部生活。」

「你要多少？」她问。

他报了个数字，比原先开的价翻了一倍。

托普利倒吸一口气。

希欧娜看看托普利。「你有那么多钱吗？」

「差一些，但我们谈好是……」

「把你带来的都给他，全部。」希欧娜说。

「全部？」

「我不是说了吗？钱袋里每个铜板都给他。」她转向示范区弗瑞曼人：「你收下。」这不是个问句，老人听得很明白。他用布裹好匕首，递给她。

托普利嘟嘟囔囔，交出了钱袋。

希欧娜对示范区弗瑞曼人正色说：「我们知道你的名字。你叫泰沙，在托诺村当加伦的副手。你有一颗做生意的头脑，这让我震惊，看看弗瑞曼人都成什么样了。」

「小姐，我们都要生活。」他抗议。

「你连活着都算不上。」她说，「滚吧！」

泰沙把钱袋贴在胸前，转身匆匆离去。

看着托普利在例会仪式上挥动这把仿制晶刃匕，希欧娜又因那晚的场景心里翻腾。她想，我们并不比泰沙强，仿制品还不如没有。仪式即将结束时，托普利兴奋地将那把可笑的匕首举在头顶挥舞。

希欧娜不再看他，转头注视坐在左侧另一头的奈拉。奈拉这边看

看，那边瞧瞧，她特别注意后排那些新招募的骨干分子。奈拉并不轻信他人。润滑油的气味随着一阵轻微的气流飘来，希欧娜皱了皱鼻子。奥恩城地下深处总是飘散危险的机械味！她闻了一下。还有这房间！她不喜欢这个集会地点，这里适合设陷阱，卫兵可以先封锁外侧走廊，再派全副武装人员进来搜查。他们的义举随随便便就能在这里画上句号。让希欧娜倍感不安的是，这个房间是托普利选定的。

这是乌洛特犯下的极少数错误之一。她想。正是可怜的乌洛特生前批准托普利加入义军。

「托普利是市政服务部门的小职员。」当时乌洛特解释：「要找地方开会或存放武器，他有很多管道。」

托普利的仪式已接近尾声。他把匕首收进华丽的盒子，放在脚边的地板。

「我以我的面孔起誓。」他说着将一边侧脸转向在座者，随后再换另一边，「这就是我的面孔，无论在哪里你们都能认出我，清楚知道我是你们中的一分子。」

愚蠢的仪式。希欧娜心想。

但她不敢打破成规。这时托普利从口袋里掏出黑薄纱面罩戴上，希欧娜照做。在座的人全都依此行事，房里一阵忙碌。大部分人事先接过通知，知道托普利请来一位特别来宾。希欧娜将面罩的系绳在颈后绑紧。她迫不及待要会会此人。

托普利走向唯一一扇房门。所有人都起身折叠椅子，集中靠在对门的墙边，房里响起一片劈啪声。托普利见希欧娜打了个手势，便敲了三下门，停顿两拍，再敲四下。

房门打开，一个穿着深棕色官员背心制服的高个男人闪了进来。他没戴面罩，所有人都能看清他的面孔，一张神色倨傲的瘦脸，小嘴，瘦尖鼻，一对深棕色眼睛深嵌在浓眉下方。在场大多数人都认得这张脸。

「朋友们，」托普利说，「这位是艾约·科巴特，伊克斯大使。」

「前大使。」科巴特纠正道，嗓音粗哑且非常克制。他找了个地方背墙而立，朝着一屋子蒙面人说：「今天神帝已下令将我逐出厄拉科斯。」

「为什么？」

希欧娜不顾礼节脱口就问。

科巴特猛一转头，旋即将目光聚焦在她戴了面罩的脸上。「有人企图行刺神帝。神帝追查凶器，查到了我头上。」

希欧娜的战友在她与前大使之间让出一块空地，说明她在人群中颇有威信。

「那他为什么没有杀你？」她问。

「我认为他想表明我这个人不值一杀。另外，他还要利用我向伊克斯传递讯息。」

「什么讯息？」希欧娜穿过面前的空地，停在距科巴特一两步外。科巴特打量她的身体，她能感觉到他本能的男性欲望。

「你是莫尼奥的女儿。」他说。

无声的紧张气氛在整个房间弥漫开来。为什么他要挑明自己认出了她？这里他还认出了谁？科巴特看上去不傻。为什么要这样做？

「奥恩城里没人不熟悉你的体型、嗓音和举止。」他说，「你戴面罩很可笑。」

她从头上扯下面罩，笑说：「我同意。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她听到奈拉跨前几步贴近自己左侧，奈拉挑选的两名助手也跟了上来。

希欧娜看出科巴特突然意识到，倘若没有给出令她满意的回答，他将性命难保。他的声音并未失去自制，只是放缓了语速，而且更加字斟句酌。

「神帝对我说，他知道伊克斯和宇航公会之间有一纸协议。我们正在研制一种机械放大器……用来增强宇航公会的领航能力。目前这种能力只能靠香料维持。」

「在这房间里我们叫他虫子。」希欧娜说，「你们那种伊克斯机器能干什么？」

「你知道公会领航员需要香料才能『看见』安全航线吗？」

「你们要用机器来取代领航员？」

「可能可以。」

「关于这机器，你要带给自己人什么讯息？」

「我要告诉他们，专案可以继续，但必须每天向他递交进度报

告。」

她摇摇头。「他不需要这种报告！这是一条愚蠢的讯息。」

科巴特吞了吞口水，不再掩饰紧张。

「宇航公会和女修会对我们的研究很感兴趣。」他说，「他们都有份。」

希欧娜点了点头。「而且他们的门票钱是向伊克斯人提供香料。」

科巴特怒视着她。「这个专案耗资巨大，我们需要香料来做领航员比较试验。」

「这是谎言和欺诈。」她说，「你们的设备永远不会成功，这一点虫子很清楚。」

「你怎么敢怀疑我们……」

「住口！我刚说的话才是真正的讯息。虫子要让你们伊克斯人继续欺骗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他觉得开心。」

「机器能成功！」科巴特坚持。

她只笑了笑。「是谁要杀虫子？」

「邓肯·艾达荷。」

奈拉倒抽一口凉气。其他人有的皱眉，有的屏息，纷纷露出吃惊的神色。

「艾达荷死了？」希欧娜问。

「我猜是的，但神……嗯，虫子拒绝证实。」

「你猜测的根据是？」

「忒莱素人又送了一个艾达荷苏亡人过来。」

「我明白了。」

希欧娜转身朝奈拉做了个手势，奈拉便走到房间一侧取了个扁平的包裹回来交给希欧娜，包裹外包着一层市集店主用的粉色包装纸。

「这就是让我们保守秘密的价码，」希欧娜说着将包裹递向科巴特，「也是我允许托普利今晚带你过来的原因。」

科巴特接过包裹，但仍盯着她的脸。

「保守秘密？」他问。

「我们承诺不会向宇航公会和女修会揭发你们的欺诈行为。」

「我们没有欺诈……」

「别傻了！」

科巴特干咽了一下。她的意图很明确：不论是真是假，只要义军四处散布这种说法，到时候自然会有人信。用托普利的话来说，这是「常理」。

希欧娜瞥了一眼科巴特身后的托普利。没有人是出于「常理」而加入义军的。托普利没意识到他的「常理」也许会出卖他吗？她把目光转回科巴特。

「包裹里是什么？」他问。

希欧娜从他话音里听出，他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

「是我打算送到伊克斯的东西，由你帮我带过去。这是我们从虫子堡垒里得来的两卷书册的副本。」

科巴特低头看着手里的包裹，显然很想甩掉这东西。私会叛党使他陷入了意料之外的险境。他愠怒地瞪了托普利一眼，似乎在说：「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

「这……」他看向希欧娜，清了清嗓子，「这些……书里写了什么？」

「也许得由你们的人来回答。我们猜测是虫子的语录，但读不懂密文。」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

「这是你们伊克斯人的拿手好戏。」

「要是我们破译不了呢？」

她耸耸肩。「我们不会怪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将这些书册用在其他目的，或者在成功破译之后没有如实汇报……」

「谁能肯定我们……」

「我们不会把希望全赌在你们身上，其他组织也会拿到副本。相信女修会和宇航公会都会毫不犹豫地着手破译。」

科巴特将包裹往腋下一夹。

「你凭什么认为神……虫子对你的计划……甚至这个会议都不知情？」

「我认为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他都知情，或许他还知道是谁拿了这些书。我父亲相信他拥有真正的预知力。」

「你父亲相信『口述史』！」

「这里人人都相信。在重大问题上『口述史』与『正史』并不冲突。」

「那虫子为什么没有对你采取行动？」

她指了指科巴特腋下的包裹。「也许答案就藏在这里。」

「你们也好，这些密文也好，也许都对他不构成真正的危险！」科巴特没有掩饰自己的怒气。他不喜欢被逼著作决定。

「可能吧。说说你为什么提到『口述史』。」

科巴特又一次听出了她语气中的威胁。

「『口述史』说虫子不具备人类的情感。」

「不是这个原因。」她说，「再给你一次机会。」

奈拉朝科巴特逼近两步。

「来……来这里之前，有人叫我重温一遍『口述史』，说你的人……」他耸了耸肩。

「说我们吟诵它？」

「是的。」

「谁告诉你的？」

科巴特咽了口唾沫，怯生生地扭头望了一眼托普利，再转向希欧娜。

「托普利？」希欧娜问。

「我认为这能帮助他了解我们。」托普利说。

「而且你把首领的名字也透露给他了。」希欧娜说。

「这个他早就知道了！」托普利的声音又升到了高八度。

「他叫你重温『口述史』的哪些特定内容？」希欧娜问。

「嗯……厄崔迪家系。」

「所以你自认为了解大伙加入义军的原因了。」

「他怎样对待厄崔迪家系中的每一个人，『口述史』都说得明明白白！」科巴特说。

「他先放给我们一小段绳子，再把我们吊上去？」希欧娜问。她听上去似乎不为所动。

「他对你父亲就是这样。」科巴特说。

「现在他又让我玩反叛游戏？」

「我只是个信使。」科巴特说，「你杀了我的话，谁帮你传信？」

「还有帮虫子传信。」希欧娜说。

科巴特没答腔。

「我认为你不理解『口述史』。」希欧娜说，「我还认为你不太了解虫子，也不懂他的讯息。」

科巴特气得满面通红。「你凭哪一点不会走其他所有厄崔迪氏族成员的老路，去当唯命是从的……」科巴特突然止住话头，意识到怒火已经让他口不择言了。

「虫子核心圈子的新成员，」希欧娜说，「就像那些邓肯·艾达荷？」

她转过身看向奈拉。那两名助手──阿努克和陶，一下子警觉起来，但奈拉依然不动声色。

希欧娜对奈拉点了一下头。

阿努克和陶依照计划上前几步堵住房门。奈拉绕到托普利身边站定。

「这……这是在干嘛？」托普利问。

「我们希望前大使能坦诚相告一切重要事项。」希欧娜说，「我们要听完整的讯息。」

托普利颤抖起来。科巴特额头沁出冷汗。他瞥了瞥托普利，重又望向希欧娜。那一瞥犹如拉开一层面纱，让希欧娜窥清了两人的真实关系。

她莞尔一笑。这只不过证实了她已经掌握的情况。

科巴特现在一动不动。

「你可以开始了。」希欧娜说。

「我……开始什么……」

「虫子要你带一条私密讯息给你主子。我想听听。」

「他……他想加长帝舆。」

「说明他预计自己的身体还会变长。其他呢？」

「我们要向他供应大量利读联晶纸。」

「做什么用？」

「他对自己的要求从不解释。」

「他好像禁止别人使用这东西。」她说。

科巴特愤愤地说：「他从来不禁止自己使用任何东西！」

「你们为他制作过违禁的玩意儿吗？」

「我不知道。」

他在撒谎，她想，但决定不去追究。在虫子的铠甲上又找到一条裂缝，这已经够了。

「你的继任者是谁？」希欧娜问。

「他们正要派马尔基的侄女来。」科巴特说，「你可能还记得他……」

「我们记得马尔基。」她说，「为什么让他侄女当新任大使？」

「我不知道。但这个任命是在神……虫子开除我之前就定下来的。」

「她叫什么？」

「赫薇·诺里。」

「我们会培养赫薇·诺里的。」希欧娜说，「而你不值得培养。这位赫薇·诺里也许有些与众不同。你什么时候回伊克斯？」

「过完节就走，坐宇航公会第一班船。」

「你跟你主子怎么说？」

「说什么？」

「我的讯息！」

「他们会照你说的去做。」

「我知道。科巴特前大使，你可以走了。」

科巴特匆忙离去，差点撞上守门的助手。托普利想跟上，但被奈拉抓住手臂而动弹不得。托普利畏畏缩缩地瞥了奈拉强壮的身躯一眼，又看了看希欧娜。希欧娜等科巴特离开，门关上之后，才开口说话。

「虫子的讯息不单单是传给伊克斯人的，也是给我们的。」她说，「这是虫子向我们下的战帖，而且定好了战斗规则。」

托普利试图从奈拉手中挣脱。「你干嘛……」

「托普利！」希欧娜说，「我这里也有条口信要你带一下。叫我父亲去报告虫子，就说我们接战了。」

奈拉松开他的手臂。托普利揉着她刚才紧握之处。「你肯定不会以为……」

「趁你还走得了，快走。永远不准回来。」希欧娜说。

「你不会是怀疑……」

「我叫你滚！你太没大脑，托普利。我大部分日子是在鱼言士学校度过的，我学过怎么辨认没大脑的人。」

「科巴特马上就要离开了。这并不妨碍……」

「他不但认识我，还知道我从帝堡偷了什么！可他没料到我会让他带包裹回伊克斯。我从你的行为看得出来，虫子希望我把那些书册送到伊克斯去！」

托普利一步步从希欧娜跟前退往门口。阿努克和陶让出路来，打开门。希欧娜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别狡辩是虫子把我和包裹的事透露给科巴特的！虫子不会发没脑子的讯息。把我的话传给他！」

有人说我没有良知，他们是多么虚伪，甚至连自己都不敢坦然面对。我代表自古以来绝无仅有的良知。正如美酒会留下木桶的芳香，我也保有首代先祖的本质，那就是良知的种子。我的神圣即来源于此。我是神，因为唯有我才真正了解自己的遗传！

——《失窃的日记》



伊克斯星诸审问官于大王宫召见雷托皇帝宫廷大使候选人，双方的质询与答辩纪录如下：

审问官：你表示要向我们陈述雷托皇帝的行为动机。请讲。

赫薇·诺里：诸位的正式分析报告并不能解答我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

审问官：什么问题？

赫薇·诺里：我自问，是什么因素驱使雷托皇帝接受这骇人听闻的蜕变和沙虫身躯，并听任人性丧失？诸位仅仅提到他是为了权力和长生。

审问官：这些理由还不够吗？

赫薇·诺里：诸位也可扪心自问，是否有人愿意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回报而付出那样的代价？

审问官：那么以你无可估量的智慧，请告诉我们为什么雷托皇帝甘愿蜕变为虫。

赫薇·诺里：他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在场各位应该没有人怀疑吧？

审问官：这就对了！这能力还不足以当作蜕变的回报吗？

赫薇·诺里：但他早就拥有预知力了，正如过去他父亲那样。不！我认为他之所以孤注一掷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只有如此牺牲才能避免我们的未来发生某些事情。

审问官：只有他才能从人类未来中预见的那件特别的事又是什么？

赫薇·诺里：我不知道，但我建议展开调查。

审问官：你把暴君美化成无私的公仆了！

赫薇·诺里：无私不就是他们厄崔迪氏族的明显特质吗？

审问官：官方历史希望我们这样相信。

赫薇·诺里：「口述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审问官：你认为虫子暴君还有哪些优良特质？

赫薇·诺里：朋友，你说「优良」特质吗？

审问官：那就特质，可以了吧？

赫薇·诺里：我叔叔马尔基常说雷托皇帝对自己选拔的共事者非常宽容。

审问官：而其他共事者都无缘无故被他处决了。

赫薇·诺里：我认为并非无缘无故，我叔叔马尔基有推论出一部分罪名。

审问官：举个例子来听听。

赫薇·诺里：以蠢笨的手段威胁他的人身安全。

审问官：「蠢笨」的手段是吧！

赫薇·诺里：而且他不能容忍自以为是。想一想那些遭到处决的历史学家和他们被销毁的著作。

审问官：他想掩盖真相！

赫薇·诺里：他对我叔叔马尔基说，他们窜改历史。请注意！谁能比他更了解历史？我们都知道他总在心里跟谁交谈。

审问官：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所有的祖先都活在他心里？

赫薇·诺里：我不想参与无意义的争论。我只想说，根据我叔叔马尔基的判断以及他提出的相关理由，我相信这一点。

审问官：我们读过你叔叔的报告，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马尔基是在偏袒虫子。

赫薇·诺里：我叔叔认为他是全帝国手腕最高明的外交家，也是一个演说大师，而且在你知道的任何领域都是专家。

审问官：你叔叔没有提过虫子的残暴吗？

赫薇·诺里：我叔叔认为他极有教养。

审问官：我问他是否残暴。

赫薇·诺里：他确实有残暴的一面。

审问官：你叔叔怕他。

赫薇·诺里：雷托皇帝身上绝无丝毫天真之气。只有在他扮天真时，我叔叔才会怕他。这才是我叔叔说的内容。

审问官：他是这样说没错。

赫薇·诺里：不止这些！马尔基还说：「人类的天赋和多样性给雷托皇帝带来惊喜。他是我最投合的伙伴。」

审问官：以你无与伦比的智慧，你怎么诠释你叔叔的话？

赫薇·诺里：请别挖苦我！

审问官：你多心了，我们是想获得启发。

赫薇·诺里：马尔基的这些话，加上他在信里跟我谈到的其他许多事情，都表明雷托皇帝一直在寻觅新鲜、独创的事物，同时他对这类事物潜藏的破坏力又很戒慎。这是我叔叔的观点。

审问官：对于你和你叔叔的观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赫薇·诺里：没有了。很抱歉浪费了诸位的时间。

审问官：你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现在批准由你担任已知宇宙之神帝即雷托皇帝的宫廷大使。

11

你要记住，我只需向内心索求，就能掌握有史以来任何一门知识。在面对战争心理问题时，我便从中汲取力量。倘若你从未听过受伤者与濒死者的悲号，那么你还不了解战争。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悲号，乃至于在耳畔挥之不去。我自己就曾在战斗结束后大声呼喊。每一个时代我都被攻击到遍体鳞伤—来自拳头、棍棒和石块，来自镶贝壳的木棒和青铜剑，来自钉头锤和加农炮，来自箭矢和雷射枪，来自原子尘无声的窒息，来自让舌头发黑、肺部积水的生化攻击，来自瞬间喷涌的烈焰和悄然夺命的慢性毒药……还有更多伤势我不愿一一道来！以上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切肤之痛。有人竟敢质疑我的所作所为，我要对他们说：这些记忆使我别无选择。我并非懦夫，我曾经也是人。

—《失窃的日记》



在卫星气象控制系统忙于对付越洋海风的温暖季节，沙厉尔边缘地带常在入夜时分迎来降雨。莫尼奥在帝堡周边例行巡视，被一场阵雨淋了个正着，他躲入帝堡之前夜幕已降临。南门有个鱼言士守卫帮他脱下打湿的斗篷，她身形健壮，四方大脸，符合雷托遴选卫兵的喜好。

「那些该死的气象控制系统可得改进改进了。」她说着递上湿漉漉的斗篷。

莫尼奥向她略一点头，登上通往自己寓所的楼梯。鱼言士卫兵全都知道神帝怕潮，但谁也不及莫尼奥区分得这么仔细。

厌恶水的是虫子，莫尼奥想，沙胡罗渴望回到沙丘星。

进入地下墓殿前，莫尼奥在寓所里把身体擦干，又换了套干燥的衣裤，没必要招惹虫子。他马上要跟雷托进行一场不能受干扰的谈话，详细讨论即将来临的奥恩节日城之旅。

直升电梯下行时，莫尼奥倚着一面墙闭上眼睛。疲惫如潮水般席卷而来，他知道自己已经连续多天睡眠不足，而且紧张的日子暂时还看不到尽头。他羡慕雷托不用睡觉，神帝一个月里似乎只需静养数小时就够了。

地下墓殿的气味和直升电梯停止时的震动把莫尼奥从打盹中唤醒。他睁开眼，望向大殿正中帝舆上的神帝。莫尼奥定一定神，踏上这趟熟悉的长距离步行，走向那个令人生畏的存在。不出所料，雷托看起来很警觉，起码这是个好兆头。

雷托听到直升电梯下来的声音，还眼见莫尼奥惊醒过来。他看起来很疲乏，这一点可以理解。奥恩之行迫在眉睫，杂七杂八的事务又让他应接不暇，包括招待异星宾客、筹备鱼言士仪式、接待新任大使、指挥帝国卫队换岗、安排官员们的退休和任命，还要设法让邓肯·艾达荷的新苏亡人融入帝国机器的运行。与日俱增的琐务压在莫尼奥身上，毕竟岁月不饶人哪。

雷托思忖，让我算算，我们从奥恩城返回后的那个星期，莫尼奥将年满一百一十八岁。

若服用香料，他的寿命可以延长数倍，但他不肯。雷托很清楚个中缘由，莫尼奥已经迈入人类渴望长眠的诡异人生阶段了。他之所以还在世间逗留，只是为了亲眼见到希欧娜进入皇家机构就职，当上帝国鱼言士协会的下一任会长。

我的女神们。马尔基过去经常这样称呼鱼言士。

莫尼奥还知道雷托有意安排希欧娜与某个邓肯育种。是时候了。

莫尼奥停在距帝舆两步远处，抬头望向雷托。他眼里有些神色让雷托想起地球时代的异教祭司，在熟悉的神龛前做一番讨巧的祈祷，他们往往也会流露出这副神情。

「陛下，您已经观察新来的邓肯很长时间了。」莫尼奥说，「忒莱素人对他的细胞或脑子动过手脚吗？」

「他是干净的。」

莫尼奥呼出一口长气，连身子都摇晃了一下，但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你反对用他当种男？」雷托问。

「一想到他既是我的祖先，又要生育我的孙辈，就觉得别扭。」

「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利用古代的生命形态与我育种计划的现有产物杂交出新一代混血儿。上一次类似的混血育种已经是希欧娜二十一代之前的事了。」

「我看不出其中的道理。在您的卫队里，那群邓肯总是行动最迟缓、警觉性最差的人。」

「我的目的不是按分离律培育优良后代，莫尼奥。你觉得我不清楚那些支配了育种计划的法则会如何影响演进图谱吗？」

「我看过您的血缘系谱，陛下。」

「那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追踪和剔除隐性基因。我只重视关键的显性基因。」

「陛下，还有基因突变吧？」莫尼奥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狡黠，引得雷托定睛细看他。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莫尼奥。」

雷托眼看着莫尼奥缩回他那具谨言慎行的保护壳里。

他对我的情绪真是敏感到了极点，雷托想。我确信他具备我的一部分能力，只不过是无意识地发挥作用。他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他甚至可能已察觉我们在希欧娜身上取得的进展。

雷托试探道：「很明显，你还不清楚我想借由育种计划实现什么目标。」

莫尼奥精神为之一振。「陛下，您发现我想探究育种计划背后的规则了。」

「长远来看，任何法则都是暂时的，莫尼奥。受规则束缚的创造力并不存在。」

「但是陛下，您亲口提到育种计划有法则可循。」

「我刚才是怎么说的，莫尼奥？想为创造活动寻找规则，就像企图分离意识与肉体。」

「但某些东西的确在逐渐进化，陛下。我从自己身上察觉到了！」

他从自己身上察觉了！亲爱的莫尼奥。他快悟出来了。

「你为什么总在寻找完全属于延伸解读的答案呢，莫尼奥？」

「我听您提过『转变式演化』，陛下。血缘系谱上有这么一个标

签。但跟意外有什么……」

「莫尼奥！每一次意外都会改变规则。」

「陛下，您没有考虑过改良人种吗？」

雷托低头瞪着他，心想：如果我现在说出那个关键字，他能懂吗？也许……

「我是掠食者，莫尼奥。」

「掠……」莫尼奥一顿，摇了摇头。他想他知道这个词的含意，但词汇本身让他震惊。神帝是在开玩笑吗？

「陛下，您说掠食者吗？」

「掠食者能改良种群。」

「怎么会呢，陛下？您并不恨我们。」

「你让我失望，莫尼奥。掠食者不恨猎物。」

「掠食者杀戮猎物，陛下。」

「我也杀戮，但我不恨。猎物能充饥解渴，猎物是好东西。」

莫尼奥抬眼观察雷托埋在灰色皮兜帽里的面孔。

难道我没注意到虫子现形了？莫尼奥暗想。

莫尼奥战战兢兢地寻找蛛丝马迹。那具庞大的身躯没有颤动，目光没有失焦，多余的鳍足也没有扭动。

「您渴望的目标是什么，陛下？」莫尼奥壮胆问道。

「我渴望人类能够作出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决策。你知道这种能力的关键是什么吗，莫尼奥？」

「您说过很多次，陛下，就是改变心智的能力。」

「改变，没错。那你知道我说的『长期』是什么意思吗？」

「对于您，必然是以千年来计量的，陛下。」

「莫尼奥，相对于无限，就算我那几千年也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

「但您的视角一定跟我不一样，陛下。」

「从无限的角度而言，任何有限度的长期都是短期。」

「陛下，那世上就根本不存在规则了吗？」莫尼奥的话音里隐约带着点歇斯底里。

雷托用微笑来缓解他的紧张。「也许有一条规则。为了短期而下的

决策总是不适合长期使用。」

莫尼奥沮丧地摇了摇头。「可是，陛下，您的视角是……」

「任何寿命有限的观察者，总有时间用尽的一天。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就算是我，也无非是在延长有限的界域而已。」

莫尼奥的视线突然从雷托脸上移开，转向远处的陵墓廊道。有一天我也将长眠于此。黄金之路会延伸下去，但我的生命已经终结。当然，这并不重要。只有雷托感知的黄金之路持续不断地延伸下去，那才是至关重要的。他看向雷托，但没有直视那对全蓝色眼睛。这庞大的躯体里真的潜伏着掠食者吗？

「你不明白掠食者的作用。」雷托说。

这句话让莫尼奥大吃一惊，感觉自己仿佛被读了心。他抬眼与雷托对视。

「理智告诉你，即便是我也终有一死。」雷托说，「但你并不相信。」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永远见不到的事情？」

莫尼奥从未感到如此孤独和恐惧。神帝在干什么？我是下来讨论出行细节的……再打探他对希欧娜有何打算。他在耍我吗？

「我们谈谈希欧娜吧。」雷托说。

又是读心术！

「陛下，您什么时候要考验她？」这个问题一直停留在莫尼奥舌尖上，现在终于问出口，他又害怕起来。

「快了。」

「请原谅我，陛下，但您一定能理解我有多担心独生女的安危。」

「别人都挺过了考验，莫尼奥，包括你。」

莫尼奥深吸一口气，回想自己如何在外力引导下感知到黄金之路。

「家母帮我打过底子，但希欧娜没有母亲。」

「她有鱼言士。她还有你。」

「难免会有意外，陛下。」

莫尼奥两眼含泪。

雷托别过头不看他，心想：他在忠君和爱女之间进退两难。这种护犊之情多让人心酸哪。难道他看不出全人类就是我唯一的孩子吗？

雷托将注意力转回莫尼奥处，说：「你的观察是对的，即使在我的宇宙里也会发生意外。你从这点没有领悟出什么吗？」

「陛下，就这一次，您能否……」

「莫尼奥！你肯定不希望我把权力授予一个无能的领导吧。」

莫尼奥退后一步。「是的，陛下，当然不希望。」

「那就相信希欧娜的力量。」

莫尼奥挺起肩膀。「我会尽责而为。」

「必须唤起希欧娜身为厄崔迪氏族一员的责任感了。」

「该当如此，陛下。」

「莫尼奥，这不就是我们的义务吗？」

「无可否认，陛下。您什么时候要把她引介给新邓肯？」

「通过考验之后。」

莫尼奥低头看着地下墓殿冷冰冰的地板。

雷托想，他三番五次盯着地板，能看到什么？是帝舆千年来留下的辙印吗？啊，不—他凝望的是地下深处，他即将于此安息的那个财富与秘密王国。

莫尼奥再次抬眼望向雷托的面孔。「希望她喜欢与邓肯相伴，陛下。」

「放心吧。忒莱素人交给我的邓肯没有丝毫走样。」

「那我就放心了，陛下。」

「他的基因对女性很有吸引力，这一点你肯定注意到了。」

「我确实有观察到这点，陛下。」

「他那温柔而敏锐的眼神、棱角分明的五官和黑山羊毛般的头发，能彻底融化女人的心。」

「是的，正如陛下所说。」

「你知道他现在跟鱼言士在一起吗？」

「有人向我汇报过，陛下。」

雷托笑了笑。自然有人向莫尼奥汇报。「不久之后她们就会带他来首次谒见神帝。」

「我亲自检查过召见厅了，陛下。一切都已备妥。」

「有时候我觉得你想让我变得没用，莫尼奥。留点小事给我做

吧。」

莫尼奥竭力抑制逐渐袭来的恐惧感，他躬身后退。「是的，陛下，但有些事我责无旁贷。」

他转身匆匆离去。直到直升电梯升起，莫尼奥才意识到自己在雷托允他退下之前便已离开。

他一定知道我有多累。他会原谅我的。

你内心所思，你的神无不知晓。今天，你的灵魂足为自己的清算人。我不需要见证人。你没有聆听你的灵魂，反去听从你的愤恨与暴怒。

——雷托皇帝致言一忏悔者，「口述史」

  

以下为雷托皇帝治下第三五○八年的帝国状况评估报告，摘自「维尔贝克删节本」。原始文件藏于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的圣殿档案馆。经对照显示，所删内容不减损该报告本质上的准确性。

以本圣团及其永存之女修会的名义，兹声明本报告经认定为真实可信，且具备载入「圣殿编年史」的价值。

绮诺伊和陶索蔻两位女修已从厄拉科斯星安全返回，她们的报告解开了一宗年代久远的悬案，即雷托皇帝治下第二一一六年于帝堡失踪的九名历史学家确实遭到处决。报告称，九人均于致昏之后，在本身发表的书籍所燃火堆中焚身而亡。此情状与当时帝国上下的传言完全相符。据判断，该说法出自雷托皇帝本人。

绮诺伊和陶索蔻带回的一份手写见证笔录记载了以下情节：当时有其他史学家向雷托皇帝求问九人下落，雷托皇帝答道：

「他们因虚言妄语而自取灭亡。但无心之过不会引我震怒，你等不必畏惧。我并不爱制造烈士。烈士常在人类事务上散播戏剧性事件，而戏剧性正是我的一个掠食目标。唯有堆砌谎言、且以此为傲者该惊惧颤栗。退下，此事不得再提。」

这份手写笔录的内在证据显示记录人是二一一六年任雷托皇帝总管的艾考尼克。

请注意雷托皇帝使用了「掠食」一词。有鉴于圣母赛娅克萨的相关

观点，认为神帝在自然意义上视自身为掠食者，此一现象尤其值得深思。

在雷托皇帝偶一为之的出行中，绮诺伊女修应邀与鱼言士一同随行。其间她奉召与帝舆并行，在小跑中与雷托皇帝有一场对话。交谈内容汇报如下：

雷托皇帝说：「走在这条皇家大道上，我有时会感觉自己好像正在城墙上抵御入侵者。」

绮诺伊女修说：「这里不会有人袭击您，陛下。」

雷托皇帝说：「你们贝尼·杰瑟里特就从四面八方围攻我。甚至现在，你还在想办法收买我的鱼言士。」

绮诺伊女修表示自己本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神帝只是煞住帝舆，目光越过她，看了看自己的扈从。她说扈从们立即止步，原地待命，恭敬地与神帝保持一段距离，她们训练有素，对神帝绝对服从。

雷托皇帝说：「我手下有一批人会向我提供各方面的情报。不要否认我的指控。」

绮诺伊女修说：「我不否认。」

雷托皇帝看着她说：「别担心你的性命。我还期望你把我的话传到圣殿去。」

绮诺伊女修称，她能看出雷托皇帝已掌握自己的所有情况，包括她肩负什么使命、她接受过专门的口述记录训练，以及其他的一切。「他就像圣母。」她说，「在他面前我什么都瞒不住。」

接下来雷托皇帝命令她：「朝我的节日城望过去，告诉我你见到了什么。」

绮诺伊女修望向奥恩城，说道：「我看见了远处的城市，在晨曦中显得很美。右侧是您的森林，郁郁葱葱，我能花上一整天去描述。城市的左侧和四周是您仆役的房子和花园。一些人家看起来很富有，还有一些看似很贫穷。」

雷托皇帝说：「我们已经把这片景观弄乱了！树木凌乱不堪，还有房子、花园……这样的景观不可能出现让你欣喜若狂的未知事物。」

因先前雷托皇帝曾保证她性命无忧，绮诺伊女修大胆问道：「陛下果真希望看到未知事物吗？」

雷托皇帝说：「身处这样的景观之中不会有外在的精神自由。你看不出来吗？这里没有与人共享的开放空间。一切都是封闭的——房门、门闩、门锁！」

绮诺伊女修问：「人类不再需要任何隐私和保护了吗？」

雷托皇帝说：「回去告诉其他女修，我要重现外在的景观。像这样的景观只能使人转向内心去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精神自由，但大部分人类并不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

绮诺伊女修说：「我会如实复述陛下所言。」

雷托皇帝说：「务必如此。再通知你的贝尼·杰瑟里特姊妹，她们应该最清楚为获取特殊禀赋而进行育种的危险性，还有寻求特定遗传目标的危险性。」

绮诺伊女修认为，这明显是指雷托皇帝之父保罗·厄崔迪。请别忘记，我们的育种计划提早一代培育出了魁萨茨·哈德拉克。保罗·厄崔迪在成为弗瑞曼人领袖穆阿迪布的过程中，摆脱了我们的控制，毋庸置疑，这是集圣母之力及其他能力于一身的男性。人类依然在为这些能力付出惨重代价。如雷托皇帝所言：

「你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我，一张无法捉摸的鬼牌。而我得到了希欧娜。」

雷托皇帝拒绝解释他为何提到莫尼奥总管之女希欧娜。此事目前已在调查中。

圣殿关切之其他事宜，我方调查人员提供相关信息如下：

鱼言士

雷托皇帝的女子军团已选出参加厄拉科斯十年庆的代表。每支星球驻军将各派三名代表。（名单详见附表。）按惯例，入选者中无成年男性，甚至鱼言士军官的配偶亦无资格参与。本报告期内鱼言士配偶名单几无变化。我们增补了若干新人，凡有宗谱信息者均已列出。请注意仅有两人标上了星号，是邓肯·艾达荷苏亡人的后裔。关于我们猜测雷托皇帝在育种计划中使用苏亡人的事，尚无新情况可补充。

本期间我们努力促成鱼言士与贝尼·杰瑟里特结盟，但均未成功。雷托皇帝继续扩大某些驻军的规模。他仍在强化鱼言士的非军事性任务，同时弱化军事性任务。此举结果符合预期，即增强了当地民众对鱼言士

驻军的敬慕与感恩之心。（规模已扩大的驻军详见附表。编者按：与我方有关的仅限贝尼·杰瑟里特、伊克斯人和忒莱素人的母星驻军。驻宇航公会监察人员数量未增加。）

祭司

除附录所列少数自然死亡与人事异动之外，无重大变化。受命主持宗教仪式的鱼言士军官及鱼言士的配偶依然少之又少，其权力也遭削弱，因为厄拉科斯星要求他们在采取任何重要行动之前均须请示。圣母赛娅克萨等人认为，鱼言士的宗教职能正在逐渐向外移交。

育种计划

雷托皇帝仅提及希欧娜但未予解释，还提及我们在他父亲身上所遭遇的失败。除此之外，对于雷托皇帝的育种计划，我方的长期监视活动尚无其他重要发现。有证据表明雷托皇帝的计划存在一定的随机性，他言语中对遗传目标所表明的态度亦可视作进一步的证明，但我们不能肯定他是否对绮诺伊女修吐露真言。需提请诸位注意，他曾屡屡说谎或无预警大幅更改计划。

雷托皇帝仍然禁止我们参与他的育种计划。他安插在本地鱼言士驻军中的监察人员依然严密监视着我方安排的生育活动，凡未经其认可的均遭「剔除」。在本报告期内，我们在这项极严厉的监管措施下维持现有圣母人数。我方的抗议没有得到答复，绮诺伊女修直截了当地向雷托皇帝发问，他的回答是：

「你们要知足感恩。」

我们在这句话里确切地读出了警告之意，因此已向雷托皇帝递交了一封措辞得体的致谢函。

财务状况

圣殿仍然维持必要的清偿能力，但保存措施不可松懈。事实上，为预防清偿能力减弱，下一报告期将实施若干新措施，其中包括削减仪式上的美蓝极用量，及提高我方常规服务的收费。接下来四个报告期，我们拟将大氏族女性成员的学费提高一倍。诸位现在当就涨价计划准备相应的辩解理由以应对质疑。

我方曾申请增加美蓝极配额，雷托皇帝已拒绝且未给出理由。

我方与钜贸联会的关系依然基础牢固。钜贸联会已在上一报告期启

动「星宝石」专案并为此组建了区域同业联盟，我方为此专案贡献咨询和谈判能力，且已获得可观回报。该专案持续创造的利润应能弥补我方在羯地主星的投资损失且有盈余。该笔投资已作为坏帐冲销。

大氏族

三十一个前大氏族在本报告期内均蒙受了经济灾难。其中仅六家设法守住了小氏族地位。（详见附表。）过去千年来已显露的总体趋势仍在延续，即昔日的大氏族正在逐渐式微。需注意，免于灭顶之灾的六个氏族均为钜贸联会的巨额投资者，其中五家对「星宝石」专案涉入颇深；另外一家则持有多样化投资组合，包括巨额投资卡拉丹的古董鲸皮业务。

（本期内我方以减少鲸皮存货为代价，将庞迪米储备增加了近一倍。此决策的依据将在下一期回顾。）

家庭生活

如我方调查人员在过去两千年里的观察，家庭生活的同质化现象依然呈现有增无减的态势。例外者应如诸位所料，包括：宇航公会、鱼言士、皇家官员、忒莱素变形幻脸人（他们几经努力却仍无生育能力），当然，还有我们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个星球，民众的家庭状况都日渐趋同，这种现象不应视为巧合。据我们观察，雷托皇帝的庞大规划已初露端倪。诚然，如今条件最差的家庭也能丰衣足食，但日常生活氛围已变得愈来愈死气沉沉。

另需提请诸位注意，约八代人之前，我们曾向圣殿汇报过雷托皇帝的一句陈述：

「我是帝国内仅存的奇观。」

圣母赛娅克萨针对这种趋势提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我们许多人亦逐渐接受。圣母赛娅克萨依据「水力专制」这一概念来阐释雷托皇帝的动机。正如诸位所知，民众生活只有普遍完全依赖某种物质或条件，且这种物质或条件又被相对少数的中央集权势力所控制，才有所谓「水力专制」生存的土壤。「水力专制」的概念起源于引流灌溉技术的应用：该技术可促进区域人口增长，当人群的生活所需到了完全倚靠此水源供给的程度，「水力专制」便应运而生。只要切断水源，即可导致民众大批

死亡。

这现象频频出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限于水资源和耕地作物，还涉及石油、煤炭等通过管线或其他配送系统控制的碳氢燃料。曾有一段时期，如迷宫般广为分布的电线是输送电力的唯一管道，因此连这种能源也沦为「水力专制」的工具。

圣母赛娅克萨提出，雷托皇帝正在打造一个空前依赖美蓝极的帝国。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把衰老称为一种疾病，而美蓝极就是对症良药，尽管只能缓解病情而无法根治。圣母赛娅克萨还提出，雷托皇帝甚至会散播一种唯有美蓝极才能抑制的新病症。这种猜测虽看似牵强，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更有悖常理之事也曾发生过，我们不应忽视梅毒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运输体系和宇航公会

厄拉科斯星过去独有的三态运输体系（步行靠悬浮货板载运重物，航空运输靠扑翼机，星际运输靠宇航公会运输舰）开始在愈来愈多的帝国星球盛行。伊克斯星是一个主要的例外。

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部分原因是各星渐退化为一成不变的静态生活型态，还有部分原因是，源自厄拉科斯星的运输体系自然会成为各星竞相效仿的样板。伊克斯式事物所招致的普遍反感亦协助趋势形成，影响力不可低估。另外，鱼言士为了减轻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量，也在积极推广这套运输体系。

这一趋势对宇航公会的影响，在于领航员完全依赖美蓝极。有鉴于此，我们正密切关注宇航公会与伊克斯人的合作，他们在研发能替代领航员预知力的机械。若失去美蓝极，又没有其他预测巨型运输舰航线的方法，每一次超光速航行都可能变成一场灾难。尽管我们对此合作并不十分乐观，但成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在条件允许时我们会提交相关报告。

神帝

除体长略有增加外，关于雷托皇帝的身体特征，我们几乎未注意到其他变化。雷托皇帝厌水的传闻尚未得到证实，但在沙丘时代，水确实曾用作拦阻沙虫的屏障，弗瑞曼人也曾用「致命之水」杀死小沙虫来制造狂欢时服用的香料萃取物，这两点在我们的档案里均有据可查。

大量证据显示雷托皇帝加强了对伊克斯星的监视，很可能是因为宇航公会与伊克斯人的合作专案若成功必将削弱他对帝国的统治。

他与伊克斯星仍保持业务往来，主要是订购帝舆的更换配件。

忒莱素人向雷托皇帝交付了邓肯·艾达荷的新苏亡人，故可确认前任苏亡人已经死亡，但死因尚不可知。请注意，以前确有迹象表明雷托皇帝曾亲手杀死若干苏亡人。

有愈来愈多证据显示雷托皇帝在使用电脑。倘若他的确违反自己颁布的禁律以及巴特勒圣战禁令，那么我们就能凭借已掌握的证据向他施压，甚至可能迫使他接受我方酝酿已久的某些合作项目。夺回育种计划的自主权依然是我方极度关切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展开调查，但应牢记以下警告：

正如先前每一份报告所述，我们必须论及雷托皇帝的预知力。毫无疑问，远胜任何祖先的预知力仍是他实施政治控制的主要依靠。

我们不会与这股力量对抗！

我们相信，他能极早便预知我方实行的每一项重要行动。因此，我方应采取如下行为准则：我们绝不有意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宏大计划中，凡是我们可辨认看出的部分，也绝不有意破坏。我们采用一如既往的措辞：

「只要我们对您有威胁，还请通知，我们会停止。」

以及：

「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宏大计划，我们或能效力。」

本期内他未就这两个问题给予新的答复。

伊克斯人

除了宇航公会与伊克斯人的合作专案之外，几乎没有重要事项需要报告。伊克斯人将向雷托皇帝宫廷派驻名叫赫薇·诺里的新任大使，她是马尔基的侄女，而咸认马尔基曾是神帝的好友。继任大使为何敲定赫薇·诺里原因不明，但有少量证据显示生育此人有特殊用意，也许正是为了培养伊克斯人的宫廷代表。我们有根据相信马尔基也是体现官方意志的基因设计产物。

我们将继续展开调查。

示范区弗瑞曼人

这批由荣耀一时的勇士退化而来的遗民，会继续充当我们打探厄拉科斯星的可靠情报来源。这也是我们下一报告期的一项主要预算支出，因为他们愈来愈常要求报酬，而我们不敢反对。

有趣的是，尽管他们的生活与祖先几无相似之处，但他们施行的弗瑞曼宗教仪式及模仿古弗瑞曼人行为方式的能力，均无可挑剔。我们将此归功于鱼言士对弗瑞曼训练的影响。

忒莱素人

我们不指望邓肯·艾达荷的新苏亡人会带来任何意外。忒莱素人曾尝试窜改原型的细胞特性和心智，至今仍在承受雷托皇帝的严厉惩罚。

忒莱素人日前派遣特使再度劝诱我方携手合作，冠冕堂皇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不需要男性的纯女性社会。基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尤其是我们认为忒莱素人的一切都不值得信任，故按惯例婉拒了这项提议。我方参加十年庆的使节团会向雷托皇帝详细汇报此事。

圣母赛娅克萨、伊托芭、玛穆卢特、艾克奈柯丝克、阿克莉 谨上

13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你在我日记中读到的那种激烈斗争，有时在当事人看来却是无影无形的。当事人能目睹多少，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隐密心灵的梦境。我一向对梦境如何形成有浓厚的兴趣，不亚于我热中研究行为的形成。这份日记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与人类自我观点的心理挣扎—在这场棋逢对手的角力中，脚下的潜意识之井还会涌出源自我们最黑暗历史的动机，我们不但要被迫接受由此酿成的现实，更须与之抗争。这只九头怪物总是攻击你的盲点。因此，我祈祷，当你步我后尘走过黄金之路时，不再仅是随着无声音乐起舞的稚童。

—《失窃的日记》



奈拉迈着稳定而沉重的脚步沿螺旋梯而上，目标是帝堡南塔顶层的神帝觐见厅。每次绕到塔楼的西南面，眼前都横着从窄窗射来的数道充满微尘的金色光柱。她知道旋梯盘绕的竖井里装有一部伊克斯直升电梯，尺寸足以将主人庞大的身躯载至顶楼，容纳她相对较小的身形自然不在话下，但她对于自己必须爬楼梯并无怨言。

敞开的窄窗送来阵阵微风，她闻到飞沙挟带的那股燧石燃烧味。斜射的阳光照亮了嵌在内墙石材中的红色矿物颗粒，如红宝石般熠熠生辉。她不时透过窄窗瞥一眼沙丘，却不曾停下来欣赏四周的景致。

「你具备勇士的坚忍，奈拉。」主人曾对她说。

一想起这句话，奈拉顿时心生暖意。

塔楼内，雷托的目光正跟随奈拉绕着直升电梯井攀登长长的旋梯。一种伊克斯装置将她的活动影像缩小到四分之一，投射在雷托正前方的三维成像区。

她的动作真是一板一眼哪。他想。

他清楚，这种一板一眼来自她那颗激情充溢而又思维简单的头脑。

她身穿鱼言士蓝军服，外披罩袍，胸口未佩鹰徽。雷托命令她私下觐见时路程中须戴兜帽，一过塔底岗哨，她就掀开了锡巴斯兜帽。她结实强壮的身躯与卫队里许多同袍相仿，但她的容貌和雷托记忆中任何人都不像——四方脸上，一张大嘴乍看似乎宽及耳根，其实是嘴角的深纹带来的错觉。她有一对浅绿色眼睛和一头旧象牙色短发。前额让脸型更显方正，几乎没有弧度，一对淡眉毫不起眼，因为下面那对虎目实在抢锋头。鼻梁笔直而低平，在快要触及薄唇之处戛然而止。

奈拉说话时，大嘴一开一合，活像某种史前动物。鲜有外人知晓她的力量，但在鱼言士军团内却堪称传奇。雷托曾见她单手托起一个重达一百公斤的男人。莫尼奥知道雷托会在鱼言士中选拔密探，但当初他没有经手奈拉调来厄拉科斯星的异动令。

雷托转头不再看那步履沉重的上楼影像。他的视线穿过身边的大窗，眺望南面的沙漠。远处岩石的颜色在他意识里舞动起来，呈棕色、金黄色、深琥珀色。遥远的崖壁上挂着一缕粉红，俨然白鹭的羽翅。白鹭已经绝种，只存留在雷托的记忆中，但他能运用灵眼观望这一长条浅粉色岩石，仿佛一只复生的白鹭一掠而过。

他清楚，即使是奈拉，楼梯爬到现在也该累了。她终于停下来歇息，正好比四分之三塔高标记高出两个台阶，每次都在那里，无一例外。这种一板一眼的脾性，正是雷托把她从遥远的赛普雷克星驻地内调回来的原因之一。

一只沙丘鹰滑过雷托身边的窗户，距离塔壁仅几个翼长。它紧紧盯着帝堡底部的阴影。雷托知道那里时有小动物出没，他的目光越过沙丘鹰的飞行轨迹，隐约能望见地平线上横亘着一列云朵。

对于他内心的古代弗瑞曼人而言，这真是难以置信：厄拉科斯星上竟然有云、有雨，甚至有开阔的水面。

雷托提醒在自己心里发声的人：将沙丘星改造成绿色厄拉科斯星的活动，自我统治之初就一直在义无反顾地推行，如今只有这最后一片沙漠幸存了——我的沙厉尔。

很少有人认知到地理对历史的影响，雷托想。人们往往更关注历史对地理的影响。

是谁拥有这条河流？这道苍翠的山谷？这座半岛？这颗星球？

没人拥有。

奈拉继续登塔，两眼紧盯着上方阶梯。雷托的思绪又转回她身上。

在很多方面，她都是我迄今为止最得力的助手。我是她的神，她无条件崇拜我。即使我开玩笑攻击她的信念，她也只当是考验。她知道自己能通过任何考验。

雷托派奈拉潜入叛党，命令她要服从希欧娜所有事，她毫无异议。即使她偶尔心生动摇，甚至忍不住溢于言表，她仍能靠自己的思想恢复信念……严格来说，之前都是如此；然而最新的讯息表明，奈拉现在需要「圣尊」的帮助才能重拾内心的力量。

雷托回忆起与奈拉的第一场谈话，她因急欲取悦神帝而激动颤抖。

「就算希欧娜派你来杀我，你也必须服从。绝不可让她知道你效忠于我。」

「没人杀得了您，陛下。」

「但你必须服从希欧娜。」

「定当如此，陛下。这是您的命令。」

「任何事都必须服从她。」

「遵命，陛下。」

又一次考验。奈拉对我的考验毫无异议，她把考验只当成跳蚤叮咬。只要是她的陛下的命令，奈拉必然服从。我不能让任何事改变这种关系。

在古代，她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夏道特，雷托想。这就是他赐给奈拉晶刃匕的原因之一，这是一把泰布穴地存留下来的真货，曾经属于斯第尔格的某个妻子。奈拉的晶刃匕总是插在长袍遮住的刀鞘中，更像是护身符而非武器。他采用原始仪式赐刀给奈拉，这仪式唤醒了自己本以为永远埋葬了的情感，让他颇感意外。

「此乃沙胡罗之齿。」

他伸出覆盖着银色皮肤的双手，把刀递过去。

「接下这把刀，你将成为过去和未来的一部分。倘若玷污这把刀，过去将拒绝给你未来。」

奈拉接过刀，又接下刀鞘。

「取指血。」雷托命令。

奈拉依令而行。

「收刀入鞘。拔刀必见血。」

奈拉再次照做。

雷托盯着奈拉上楼的三维影像，沉浸在古老仪式的回忆里，心中顿生感伤。若非严格遵照弗瑞曼人的老规矩使用，晶刃匕会变得愈来愈脆弱、无用。到奈拉生命终结时这把刀尚可维持外形不变，但寿命绝不会比奈拉长多少。

我已经抛弃了一部分过去。

真悲哀啊，昔日的夏道特变成了如今的鱼言士。而一把真正的晶刃匕也沦为主人提升仆人忠诚度的工具。他知道有人认为鱼言士实际上是女祭司——这是雷托对贝尼·杰瑟里特的回应。

「他创造了另一种宗教。」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说。

胡说！我并没有创造宗教。我就是宗教！

奈拉走进塔顶圣堂，在距雷托的帝舆三步远处站定，恭顺而得体地垂下目光。

雷托仍深陷在回忆里，他说：「看着我，女人！」

她抬起头。

「我创造了一种神圣放荡！」他说，「这种以我自身为基础而创立的宗教让我觉得恶心！」

「是，陛下。」

奈拉柔软的脸颊上镀了一层金光，她的绿眼睛凝视着他，没有疑问，没有理解，任一方都不需回应。

假使我派她去摘星星，她也会照办，并全力以赴。她认为我又在考验她。我真的相信她总有一天会惹我发火。

「这该死的宗教应当和我一起终结！」雷托喊道，「我为什么要让宗教这种危险有害的东西影响我的人民？宗教的腐坏是自内而外的——帝国如此，个人如此！全都一样。」

「是，陛下。」

「宗教创造像你这样的激进分子和狂热分子！」

「谢陛下。」

雷托的佯怒没有持续多久，转眼就沉入了他的记忆深处。奈拉的信念裹着坚硬的外壳，怎么砸也留不下一个凹点。

「托普利透过莫尼奥向我报告过了。」雷托说，「谈谈这个托普利。」

「托普利是条虫子。」

「你跟叛党不就是这么叫我的吗？」

「我一切听命于陛下。」

一针见血！

「这么说托普利不值得培养？」雷托问。

「希欧娜对他的评价很中肯，他太没脑了。他向口风不紧的人泄密，掀了自己的底牌。科巴特一开口，希欧娜就确知托普利是卧底了。」

雷托想，人人都这么说，连莫尼奥都不例外，托普利不是一个合格的卧底。

这种异口同声让雷托感到好笑。他略施小计搅混的水在自己眼里却清澈无比，而演员们依然在按脚本演出。

「希欧娜没怀疑你吗？」雷托问。

「我有脑子。」

「知道我为什么召见你吗？」

「为了考验我的信念。」

啊，奈拉，关于考验，你真是无知啊。

「我需要你对希欧娜的评价。我要从你的表情和动作看出评价，从你的声音里听见评价。」雷托说，「她准备好了吗？」

「鱼言士需要这么一个人，陛下。为什么您要冒失去她的风险？」

「勉强她，绝对会让她失去我最珍视的那部分。」雷托说，「归顺我时，她的优点必须丝毫不减。」

奈拉垂下目光。「遵命，陛下。」

雷托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奈拉一律抛出这个标准回答。

「她承受得了考验吗，奈拉？」

「就陛下所说的考验……」奈拉抬眼望向雷托，耸耸肩说，「我不

知道，陛下。当然，她很厉害。她是唯一逃出狼口的人。但她满脑子都是仇恨。」

「一点都不奇怪。告诉我，奈拉，她会怎么处理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

「关于那些他们说记载了『您的圣言』的书册，托普利没有向您汇报过吗？」

真奇怪，她只凭语调就能表达出引号的效果，雷托想。他简略地说：

「不，他有说。伊克斯人拿了一份副本，不久宇航公会和女修会也都会卖力研究起来。」

「陛下，那些书册是什么？」

「是我对臣民说的话，我希望人们阅读。我想知道希欧娜对她偷的帝堡图纸说过什么。」

「陛下，她说您帝堡的地窖里囤积大批美蓝极，那些图纸能提供线索。」

「图纸里没有线索。她会挖地道吗？」

「她正在寻找合适的伊克斯工具。」

「伊克斯人不会给她的。」

「陛下，真的有那批香料吗？」

「是的。」

「关于您怎么保卫香料，有一种说法，如果有人企图窃取您的美蓝极，整个厄拉科斯星都会遭到毁灭。陛下，这是真的吗？」

「是的。而且帝国也会土崩瓦解，无人能够幸免──宇航公会、女修会、伊克斯人、忒莱素人，甚至鱼言士，都不例外。」

她颤栗了，说道：「我绝不让希欧娜夺取您的香料。」

「奈拉！我命令过你，任何事都要服从希欧娜。你效忠我的方式却是这样吗？」

「陛下？」她怯于雷托的怒气，呆呆站立，信念几近崩塌的程度超过雷托过往曾见。这是他制造的危机，他知道必会怎样化解。慢慢地，奈拉放松了。他能看见她的思想成型，仿佛在他面前排出了几个发光的字。

终极考验！

「你要回到希欧娜身边，誓死保卫她。」雷托说，「这是我安排给你，而你也接下的任务。为什么选中你、为什么让你佩带一把斯第尔格家族的刀，这就是原因。」

她把右手伸向藏在长袍底下的晶刃匕。

真是百试百灵啊，雷托想，一件武器能将人圈入缺省的行为模式之中。

他饶有兴致地盯着奈拉僵直的身躯。她的两眼除了崇拜之外空无一物。

这是用花言巧语创建的话术专制主义……我真厌恶这东西！

「退下！」他喝道。

奈拉转身迅速离开了「圣尊」。

这样做值得吗？雷托不禁疑惑起来。

不过奈拉带来了他需要知道的情况，她重新树立起信念，而且清晰地向雷托揭示了某种事实，某种他无法在希欧娜淡去的影像中看清的事实。奈拉的直觉是可信的。

希欧娜已经达到我期望的临爆点了。

所有邓肯总想不通我为什么选择女人当战斗部队，其实我的鱼言士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支临时军队。虽然她们也有残暴的一面，但女性的战斗思维与男性有巨大区别。自创世伊始，她们的行为模式就被缺省为更倾向于保护生命。历史证明她们是黄金之路最理想的守护者。我还在鱼言士的训练中用设计强化了这一点——有一段时间，她们会暂离普通日常，我替她们安排别有深意的集体生活，给她们留下绵延一生的愉快回忆。每个人都在姊妹们的陪伴下迈入成年，并准备迎接意义更为深远的事件。在这种陪伴中分享的东西，总能让人为投身伟大志业做好准备。怀旧的迷雾会渐渐遮蔽集体生活的真实经历，以一段虚幻的记忆取代。这就是用现今窜改历史的方法。同时代的人并不全都处在同一条时间长河之中。过去永远在变，但几乎无人觉察。

——《失窃的日记》



雷托向鱼言士传过话之后，在夜间进入地下墓殿。他觉得与新邓肯·艾达荷的首次会面最好安排在昏暗的房间里，让这个苏亡人在目睹准沙虫躯体之前，先听一听雷托的自我介绍。距圆形中央大殿稍远处有一间黑岩里凿出来的小偏厅，符合这次会面的需求。这房间天花板很低，但大小足以容纳雷托和他的帝舆。照明来自雷托控制的隐藏式灯球。房间只设一道门，分为大小两扇，大的供帝舆出入，小的让人行走。

雷托驾着帝舆进入这间偏厅，随后关上大门，只开小门。他定了定神，准备受一番折磨。

无聊是个愈来愈严重的问题。忒莱素人的苏亡人样板已经成了千篇一律的无聊之物。有一次，雷托曾警告忒莱素人不要再送邓肯来了，但他们清楚在这件事上可以违背雷托的旨意。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抗旨！

忒莱素人如果发现一件重要的事能在其他方面保护自己，就会充分利用这件事。

有个邓肯在，能让我心里的保罗·厄崔迪高兴。

莫尼奥新任总管的时候，雷托曾在帝堡里向他交代：

「忒莱素人交来的每一个邓肯，都必须先完成细致的准备工作，才能带到我这里来。我的美女们要抚慰他，还要回答他的某些问题，此事由你负责。」

「陛下，她们可以回答哪些问题？」

「她们知道。」

经过这么多年，莫尼奥早就对整个流程一清二楚了。

雷托听到阴暗的房间外响起莫尼奥的声音，接着是鱼言士护卫的声音，还有新苏亡人的脚步声，犹豫迟疑，很好分辨。

「就进这道门。」莫尼奥说，「里面很暗，你进去后我们会关上门。一进门就站住，等陛下发言。」

「为什么这里面很暗？」邓肯的话音咄咄逼人，又流露出满腹狐疑。

「他会解释的。」

艾达荷被推进房间，门在他身后关死。

雷托知道苏亡人看见了什么——除了重重深影就是一片漆黑，连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都搞不清楚。像以往那样，雷托调出了保罗—穆阿迪布的嗓音。

「很高兴又见面了，邓肯。」

「我看不见你！」

艾达荷是战士，是战士就有攻击性。雷托松了一口气，这个苏亡人的确完整地复制了原型。忒莱素人用来唤醒苏亡人生前记忆的道德剧总会在他头脑里留下某些不确定因素。有些邓肯相信自己确曾危及保罗—穆阿迪布本人的性命，眼前的这位就带着这种幻觉。

「我听到了保罗的声音，但我看不见他。」艾达荷说，毫不掩饰声音流露出的受挫情绪。

为什么一位厄崔迪家的人要玩这种愚蠢的把戏？保罗肯定在很久以

前就死了，而这个是雷托，他只不过是拥有复苏的保罗的记忆……还有其他许多人的记忆！—如果忒莱素人的说法可信的话。

「有人已经对你说过，你只是一长串复制人中最新的一个。」雷托说。

「我没有那些记忆。」

雷托看得很清楚，这个邓肯虽然摆出了战士惯用的那套虚张声势的架势，却已难掩歇斯底里。忒莱素人该死的再生复原技术又留下了常见的意识紊乱后遗症。这个邓肯徘徊在震惊的边缘抵达这里，强烈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错乱了。雷托知道，现在要用最巧妙的抚慰手法才能让这个可怜的家伙镇定下来，而这个过程会让双方的情绪都疲惫不堪。

「很多事都变了，邓肯。」雷托说，「不过有一样没变。我仍然是厄崔迪家的人。」

「他们说你的身体……」

「是的，也变了。」

「该死的忒莱素人！他们想让我杀死一个……嗯，很像你的人。我忽然想起了我是谁，那个是……那个人有可能是穆阿迪布的苏亡人吗？」

「那只是幻脸人的模仿而已，我可以保证。」

「他的长相还有说话的腔调是那么像……你确定吗？」

「只是个演员，错不了。他活下来了吗？」

「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唤醒了我的记忆。他们还向我解释了这整个该死的状态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邓肯。我讨厌这件事，但为了能让你陪伴在我左右，我只能允许他们这么做。」

那些可能会牺牲的人总是能幸存下来，雷托想。起码能从我见过的这些邓肯手里捡回一条命。过去也曾有过失误，有的邓肯杀了假保罗而遭报废。不过至少妥善保存着的原型细胞还多得是。

「你的身体怎么了？」艾达荷问。

现在穆阿迪布可以退下了。雷托恢复了平时的声音。「我接受了一层沙鳟皮肤，此后就一直在蜕变。」

「为什么？」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解释。」

「忒莱素人说你看起来像条沙虫。」

「我的鱼言士是怎么说的？」

「她们说你是神。为什么你叫她们鱼言士？」

「来自古老的幻想。最早的女祭司在梦中跟鱼交谈，她们借由这种途径学到了宝贵的事物。」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那些女人……也是她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人。」

雷托听见艾达荷喉中干咽的声音，接着听他说道：「我懂为什么房间要这么暗了。你在给我时间适应。」

「你总是反应很快，邓肯。」

除了你反应慢的时候。

「你已经蜕变多久了？」

「三千五百多年。」

「那么忒莱素人说的都是实话了。」

「他们不太敢再说谎了。」

「这段时间够长。」

「非常长。」

「忒莱素人已经……复制我许多次了吗？」

「许多次。」

接下来该问我多少次了，邓肯。

「我被复制过多少次了？」

「我会让你自己去查档案。」

这就开始了。雷托想。

这场问答似乎总能让全体邓肯满意，但所有问题万变不离其宗：

「我被复制过多少次了？」

这群邓肯的肉体没有区别，但同源的苏亡人不能互通记忆。

「我记得我是怎么死的。」艾达荷说，「眼前一片哈克南战士的刀光剑影，大队人马来抓你和杰西卡。」

雷托暂时再度使用穆阿迪布的声音：「当时我在场，邓肯。」

「我是替代品，对吗？」艾达荷问。

「是的。」雷托说。

「前一个……我……我是说，他怎么死的？」

「凡人终有一死，邓肯。档案里都有记载。」

雷托一边耐心地等这个邓肯开口，一边猜想那些粉饰过的历史能瞒他多久。

「你到底长什么样子？」艾达荷问，「忒莱素人说的沙虫身体长什么样？」

「总有一天这身体会变成沙虫之类的东西，现在已经蜕变得很明显了。」

「什么叫沙虫之类的东西？」

「这身体会有更多的神经节，还会有意识。」

「能不能开灯？我想看看你。」

雷托发出指令打开泛光灯，房里一下子亮起来。黑墙和灯光经过刻意安排，能把光线集中打在雷托身上，让每个细节都暴露无遗。

艾达荷从头至尾打量这个布满壳面的银灰色躯体，看到了初始状态下的沙虫棱节和弯弯曲曲的身子……曾是腿脚的肢体变成了两个小凸起，长短还略有差别。他把目光移回到尚有模样的手掌和手臂，最后抬眼注视那张肤色粉红、状如戴了兜帽的脸庞。这张脸滑稽地凸出在身体一端，相对于整个庞然大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好了，邓肯，」雷托说，「我有警告过你。」

艾达荷默默地指了指准沙虫躯体。

雷托代他提了那个问题：「为什么？」

艾达荷点点头。

「我仍然是厄崔迪家的人，邓肯，而且我以这个名字代表的一切荣誉向你保证，我不得不这样做。」

「怎么可能……」

「你迟早会明白。」

艾达荷只摇了摇头。

「真相很难一下子接受。」雷托说，「你需要先了解其他情况。相信厄崔迪家的人的话。」

千百年来的经验告诉雷托，只要唤起艾达荷心底对厄崔迪这块招牌

的忠诚，就能把他即将冲口而出的一大堆私人问题给堵住。这一招再次奏效了。

「所以我将继续为厄崔迪氏族效力。」艾达荷说，「听起来很熟悉，是吗？」

「在很多方面是这样，老朋友。」

「你也许可以叫我老朋友，但我没办法这么叫你。我该怎么效力？」

「我的鱼言士没说过吗？」

「她们说我将指挥你的精英卫队，卫兵都是从鱼言士中选拔出来的。我不明白。一支女子军队？」

「我需要一位可靠的伙伴来指挥卫队。你不同意？」

「为什么用女人？」

「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行为模式，而女性具备极其宝贵的特质，正可堪当这一重任。」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认为她们不能胜任？」

「有些看上去是很强悍，但……」

「还有一些，啊，对你很温柔？」

艾达荷脸红了。

雷托觉得这是一种迷人的反应。这群邓肯是当今极少数还会脸红的人，这种反应不难理解，是源自邓肯的早期训练和个人荣誉感的产物——十足的骑士风度。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相信女人能保护你。」艾达荷说。红晕从两颊渐渐褪去，他瞪着雷托。

「但我一直信赖她们，就像信赖你一样——托付生命的信赖。」

「说到保护，你的敌人是谁？」

「莫尼奥和我的鱼言士会告诉你最新情况。」

艾达荷左右脚换了重心，在心跳一拍之内，身体一晃。他环视小房间，但并未聚拢目光。随后，看来突然下定了决心，他蓦地转向雷托。

「我该怎么称呼你？」

雷托一直在等待这个表示顺服的信号。「『陛下』可以吗？」

「是……陛下。」艾达荷直视着雷托那一对标准的弗瑞曼蓝眼，「鱼言士说的是真话吗──你的……记忆包含……」

「我们都在这里，邓肯。」雷托用他祖父的嗓音说。

「连女人们也在，邓肯。」这是他祖母杰西卡的声音。

「你熟悉他们。」雷托说，「他们也熟悉你。」

艾达荷颤抖着慢慢吸了一口气。「我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

「这也是我自己最一开始的反应。」雷托说。

艾达荷爆发出一阵大笑，连身子都颤动起来。雷托觉得一句小小的自嘲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但他没说出口。

过了一会儿，艾达荷说：「鱼言士的任务是让我心情愉快，是吧？」

「她们做到了吗？」

艾达荷细看雷托的脸庞，认出了厄崔迪家的人特有的面相。

「你们厄崔迪家的人一向能看透我。」艾达荷说。

「这样说就对了。」雷托说，「你已经意识到我不单单是一个厄崔迪家的人，而是全体厄崔迪家的人。」

「保罗也说过这话。」

「的确如此！」从语气和腔调足以听出说话的正是穆阿迪布。

艾达荷大喘一口气，把目光转向房门。

「你剥夺了我们的一部分东西。」他说，「我能感觉出来。那些女人……莫尼奥……」

我们对上你，雷托想，邓肯总是站在人类的一边。

艾达荷把视线转回雷托脸上。「作为交换，你给了我们什么？」

「涵盖整个帝国的『雷托和平』！」

「我能看出来人人都幸福美满！因此你需要一支私人卫队。」

雷托微微一笑。「我的和平其实是强力维持的稳定。人类反对稳定由来已久。」

「所以你给了我们鱼言士。」

「还有一套你不可能看错的等级制度。」

「一支女子军队。」艾达荷嗫嚅道。

「这是引诱男性的终极力量。」雷托说，「对于好斗的男性来说，

性永远是一种压制手段。」

「这就是她们的任务？」

「她们能抑制和疏导过度的欲望，从而减少让人痛苦的暴力。」

「你让她们相信你是神。我觉得不能接受。」

「神圣是一种诅咒，对我，对你，都一样可憎！」

艾达荷皱了皱眉。他没料到会是这个回答。

「你在玩什么游戏，陛下？」

「一个非常古老的游戏，但规则是新的。」

「你定的新规则！」

「你宁可我把一切倒退回钜贸联会、兰兹拉德和大氏族统治的时代吗？」

「忒莱素人说已经没有兰兹拉德了。你不允许任何真正的自治存在。」

「那好，我可以把位子让给贝尼·杰瑟里特。或者让给伊克斯人或忒莱素人？还是你想让我再找一个哈克南男爵来凌驾于整个帝国之上？只要你开口，邓肯，我就退位！」

一个个问题代表的意义如雪崩般压了下来，艾达荷再一次摇起了头。

「极权假如落在错误的手中，」雷托说，「就会变得危险而反复无常。」

「你的手就是正确的吗？」

「我不能确定，但我可以告诉你，邓肯，我对历史上的那些掌权之手一清二楚。我了解他们。」

艾达荷转过身，背对雷托。

雷托想，这个极度属于人的姿势真令人着迷，既拒不接受，又承认自己的脆弱。

雷托对着艾达荷的后背开口。

「你的反对很有道理，受我统治的民众并不充分知情，也并非完全心甘情愿。」

艾达荷向雷托半转过身，抬头望向他状如戴了兜帽的脸庞，稍稍伸长脖子，盯住那对全蓝色眼睛。

他在观察我，雷托想，却只能揣摩我的脸。

厄崔迪家的人都要学习如何读懂脸部和身体的微妙信号，艾达荷就是个中高手。不过可以看得出，他现在渐渐意识到这超出他的能力范围。

艾达荷清了清嗓子。「你会要我去做的最坏的事是什么？」

真是标准的邓肯！雷托想。这个邓肯很典型。艾达荷会向厄崔迪家的人效忠，向维护他誓言的人效忠，但他也暗示不会越过自己的道德底线。

「你要做的就是尽一切必要手段保护我，以及我的秘密。」

「什么秘密？」

「关于我的弱点。」

「也就是说你并不是神？」

「极端来说，不是。」

「你的鱼言士提到叛党。」

「是有叛党。」

「为什么？」

「他们太年轻，我没能让他们相信我这条路更光明。你很难说服年轻人任何事。他们个个天生万事通。」

「以前我从来没听过厄崔迪家的人会这样讥笑年轻一代。」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太老了──老上加老。每过去一代，我的任务就会变得更艰钜。」

「你的任务是什么？」

「跟着我久了你慢慢会明白的。」

「如果我辜负了你会怎样？你的女人会干掉我吗？」

「我尽量不让鱼言士背负罪恶感。」

「但你会让我背负吧？」

「假如你接受的话。」

「万一我发现你还不如哈克南氏族的人，我就会与你为敌。」

真是标准的邓肯，他们衡量一切邪恶的标准就是哈克南氏族。关于邪恶，他们真是无知啊。

雷托说：「男爵鲸吞了一个又一个星球，邓肯。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呢？」

「吞下整个帝国。」

「我正在孕育我的帝国。我将为它的诞生而死。」

「要是我真能相信你说的……」

「你答应担任卫队指挥官吗？」

「为什么选我？」

「你是最优秀的。」

「这是桩危险差事，我想像得出。我的那些前任就是死于这份危险差事吗？」

「有些是。」

「真希望我有他们的记忆！」

「有了这些记忆，你就不是真正的你了。」

「但我还是想了解他们。」

「你会的。」

「这么说厄崔迪氏族仍然需要一把快刀？」

「我们有些任务只有邓肯·艾达荷能胜任。」

「你说……我们……」艾达荷咽了咽唾沫，一瞥房门，再转回来盯着雷托的面孔。

雷托用穆阿迪布的语气说话，但用的是自己的嗓音。

「我们最后一次并肩攀向泰布穴地的时候，我忠于你，你也忠于我。这一点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

「这是你父亲。」

「这是我！」从雷托庞大的身躯厉声喝出保罗—穆阿迪布的声音，总是会让苏亡人颤栗。

艾达荷低声说道：「你们所有人……都在一个……身体……」他没把话讲完。

雷托没有作声。现在是关键时刻。

片刻，艾达荷咧嘴露出那副人人皆知的满不在乎的笑容。「那么我要对最了解我的雷托一世和保罗说话。请好好任用我，因为我衷心爱戴你们。」

雷托闭上眼睛。这种话总是让他伤感。他知道爱正是自己最致命的

弱点。

莫尼奥一直在房外听动静，这下便来救场了。他进门问道：「陛下，要我把邓肯·艾达荷领到他的卫队那里去吗？」

「好。」雷托只能挤出这一个字。

莫尼奥握住艾达荷的手臂带他退下。

好一个莫尼奥，雷托想，干得好。他是那么了解我，但我不指望他能真正懂我。

15

我了解我祖先的邪恶，因为我就是他们。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我知道，你们这些读者极少有人会如此评价自己的祖先。你们从来没想过，每一个祖先都是幸存者，而若要幸存，有时非得作出残酷的决定不可。这种行为，就是不顾虑他人的残忍，文明人会努力抑制。然而为了抑制，你们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你们能接受自身的灭绝吗？

——《失窃的日记》



在艾达荷就任鱼言士指挥官的第一天清晨，他一面穿戴，一面努力摆脱噩梦的纠缠。那梦境让他惊醒了两次，每次他都走上阳台凝望星空，而噩梦依然在脑海里喧嚣不止。

女人……身披黑甲，赤手空拳的女人……像盲目的暴徒般粗声喊叫，向他冲过来……还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她们蜂拥而至，一个个张开嘴露出可怕的尖牙！

他在这瞬间惊醒。

晨曦几乎无法帮助他驱散噩梦的余悸。

他们在北塔为他安排了一个住处。阳台俯瞰一大片沙丘，尽头是一面悬崖，崖底下隐约有个泥糊矮房组成的村落。

艾达荷一边扣着上衣，一边了望这片景观。

为什么雷托只用女兵？

几名长相标致的鱼言士提议要陪新指挥官共度良宵，遭到艾达荷拒绝。

拿女色当工具不像是厄崔迪氏族的作为！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滚金边的黑色军服，左胸佩有红色鹰徽。至少这套装扮很熟悉。但没有军阶标志。

「她们认得你的脸。」莫尼奥是这么说的。

这个莫尼奥，真是个古怪的小个子。

这个想法让艾达荷一愣。印象中莫尼奥个子其实不小。非常有自制力，没错，但并不比我矮。不过莫尼奥似乎把自己隔离了起来……很镇定。

艾达荷环视房间，松松软软的靠垫、一堆器具收纳隐藏在磨亮的棕色木墙板内，舒适得堪称奢侈。浴室铺着华丽的浅蓝色瓷砖，设有盆浴和淋浴设施，至少可容纳六人同时洗浴。整个寓所都在诱人放纵，在这些房间里，你会放任感官沉溺于享乐的回忆之中。

「真聪明。」艾达荷自言自语。

一记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接着是一道女人的声音：「指挥官？莫尼奥来了。」

艾达荷向外瞥了一眼，远处的悬崖呈现出长年曝晒的颜色。

「指挥官？」声音拔高了一点。

「请进。」艾达荷大声应道。

莫尼奥走进来，关上门。他一身衣裤都是粉笔般的白色，让人不得不盯着他的脸看。莫尼奥扫视了一下屋里。

「这就是她们为你安排的地方。这群该死的女人！我猜她们是想献殷勤，但应当更明白事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艾达荷问。话还没说完，他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我不是莫尼奥见过的第一个邓肯·艾达荷。

莫尼奥只是笑了笑，耸耸肩。

「恕我无礼，指挥官。那么你想住在这里吗？」

「我喜欢这里的风景。」

「但不喜欢这些家具。」莫尼奥没有使用疑问语气。

「可以换掉。」艾达荷说。

「我会办妥的。」

「我猜你是来向我说明职责的。」

「我尽量说清楚。我知道一开始每样事情在你眼里都显得那么古怪。现在的文明跟你熟悉的那个有巨大差别。」

「我能看出来。我的……前任是怎么死的？」

莫尼奥耸了耸肩。这似乎是他的标准姿势，不过并无谦卑之意。

「他作了个决定，但没来得及避开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莫尼奥说。

「具体一点。」

莫尼奥叹了口气。这群邓肯总是这样，太爱追根究柢。

「他死于叛乱。你想知道细节吗？」

「对我有用吗？」

「没用。」

「今天我想拿到这场叛乱的完整简报，不过请先回答我，为什么雷托的军队里没有男人？」

「他有你。」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关于军队，他自有一套奇怪理论。我跟他讨论过许多次。在听我解释前你不想先用早餐吗？」

「不能边吃边谈吗？」

莫尼奥转向门口，只喊了一个字：「上！」

接下来的情景让艾达荷看呆了。一队年轻的鱼言士应声鱼贯而入，两个人从活动墙板后面搬出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摆在阳台上，其他人布置好两套餐具，另有人端来早餐，包括新鲜水果、热面包卷、微微散发香料和咖啡因味的滚烫饮料。她们做起事来不声不响，干脆俐落，显然都对这套流程习以为常了。像进来时那样，她们又一言不发地离开。

这奇妙的表演开始还不到一分钟，艾达荷就已经和莫尼奥面对面坐在餐桌两头。

「每天早上都这样？」艾达荷问。

「只要你吩咐。」

艾达荷尝了口饮料：美蓝极咖啡。他认出了水果，是一种名叫「帕拉丹」的卡拉丹嫩瓜。

我最喜欢吃的。

「你们真了解我。」艾达荷说。

莫尼奥笑了笑。「我们有经验。现在，来聊聊你的问题吧。」

「还有雷托的奇怪理论。」

「好的。他说纯男性军队对于平民太过危险，而平民是支撑军力的基础。」

「这是疯话！没有军队，就不会有……」

「我知道你的理由。但他说，史前聚落由已过生育年龄的男性行使一种筛选机制，而男性军队就是这种机制的残留物。他还说，有个吊诡的事实始终一再重复：总是年长男子将年轻男子送上战场。」

「筛选机制，是什么意思？」

「这东西决定哪些人必须守住危险的前线，保护中间的育龄男女和幼者。决定了那些人会最早遭遇掠食者。」

「那对……平民……会有什么危险？」

艾达荷咬了一口，发现嫩瓜熟得恰到好处。

「陛下说，当外敌不存在的时候，纯男性军队总会把矛头转向自己的人民。永远如此。」

「为了争夺女人？」

「也许是。不过他显然不相信原因只有这么单纯。」

「我不觉得这是个奇怪的理论。」

「还没完。」

「还有？」

「嗯，是的。他说纯男性军队会滋生强烈的同性恋活动。」

艾达荷瞪着对面的莫尼奥。「我从来没……」

「当然没有。他指的是升华、精力转移，还有其他那些东西。」

「其他还有什么？」听到男性自我形象遭到贬低，艾达荷不由得气恼。

「青春期态度；纯粹男孩子聚在一起；纯恶意的玩笑；哥们儿义气……诸如此类的东西。」

艾达荷冷冷说道：「你怎么看？」

「我想起来—」莫尼奥看向一旁的风景，「他说过的一些事确实让我信服。他是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士兵。他提出要为我演示实例—他心中冻结着无数著名军事人物的青春期。我拒绝了。我仔细读过历史，能

认出这些特征。」

莫尼奥转回视线，紧盯艾达荷的眼睛。

「好好想想吧，指挥官。」

艾达荷素以坦诚面对自己为豪，这些话刺痛了他。军队中保留着青年期和青春期崇拜？听起来像真的。他自己的经历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莫尼奥点头道：「受制于所谓纯心理因素的同性恋者，不管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往往会沉湎于导致痛苦的行为——可能是受虐，也可能是施虐。陛下说这可以追溯到史前聚落的考验行为。」

「你相信他吗？」

「是的。」

艾达荷咬了一口瓜，却已经尝不出甜味。他咽了下去，放下汤匙。

「我需要好好思考。」艾达荷说。

「这就对了。」

「你没吃东西。」艾达荷说。

「我天没亮就起床，已经吃过了。」莫尼奥指了指自己的盘子，「这些女人老是诱惑我。」

「她们得手过吗？」

「偶尔。」

「你说得对，我认为他这套理论确实奇怪。还有其他说法吗？」

「哦，他还说，摆脱了青春期同性恋心理的束缚之后，男性军队从本质上说无异于强奸犯。强奸往往伴随着凶残，那可不是为了生存。」

艾达荷沉下脸来。

莫尼奥的嘴角掠过一丝干笑。「陛下说，在你那个时代，全靠厄崔迪氏族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才阻止了某些最糟糕的暴行发生。」

艾达荷颤抖着发出一声长叹。

莫尼奥往后一靠，想起神帝曾经说过：「无论我们多么渴求真相，自我觉醒的那一刻总是不愉快的。我们对真言师没有好感。」

「那些该死的厄崔迪家的人！」艾达荷说。

「我就是厄崔迪家的人。」莫尼奥说。

「什么？」艾达荷惊问。

「他的育种计划，」莫尼奥答，「忒莱素人一定提过。我是他妹妹和哈克·阿拉达的直系后裔。」

艾达荷朝他倾过身去。「那么请告诉我，厄崔迪家的人，为什么女兵比男兵更好？」

「女人更容易成熟。」

艾达荷不解地摇头。

「在生理上，女性自有一种从青春期强制进入成熟期的方式。」莫尼奥说，「如陛下所言，『怀胎十月会让你改头换面』。」

艾达荷靠回椅背。「他懂什么？」

莫尼奥只是盯着他看，直到艾达荷想起雷托心怀芸芸众生—有男人，也有女人。这让他陷入了沉思。莫尼奥见状，回想起神帝曾评论道：「听了你的话，他那副表情跟你的预期一模一样。」

两人持续相对无语，于是莫尼奥清清嗓子，开口说：「大家都知道，陛下深不可测的记忆也曾让我哑口无言。」

「他对我们说的是实话吗？」艾达荷问。

「我相信他。」

「但他做了那么多……我是说，比如这个育种计划，已经持续多久了？」

「从最一开始，也就是他从贝尼·杰瑟里特手里夺过育种计划的那天起，直到现在。」

「他想干什么？」

「我也想知道。」

「但你是……」

「一个厄崔迪家的人，也是他的大总管，没错。」

「你还没有说服我为什么女子军队更好。」

「女性会让种族延续。」

终于，艾达荷的沮丧和怒气有了发泄目标。「我来这里第一晚和她们干的就是这档子事吗？育种？」

「有可能。鱼言士不采取避孕措施。」

「他真该死！我不是牲口，让他从一个畜栏赶到另一个畜栏，就像……就像……」

「像种马？」

「对！」

「但陛下拒绝走忒莱素人的老路，他禁止基因手术和人工授精。」

「这跟忒莱素人有什么……」

「他们是活生生的例子，连我都能看出来。他们的幻脸人不能生育，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群聚有机体。」

「其他那些……我……有当种男的吗？」

「有一些。你有后代。」

「谁？」

「我是其中一个。」

艾达荷直视莫尼奥的眼睛，这混乱的关系突然让他晕头转向。艾达荷觉得无法理解。莫尼奥明显老得多……但我是……究竟谁的年纪更大？究竟谁是祖先谁是后人？

「有时候我自己也想不通。」莫尼奥说，「希望这句话能让你心里舒服些，陛下向我保证过你绝不是我的后代，在任何正常意义上都不是。不过你倒是可以成为我几个后代的父亲。」

艾达荷使劲摇头。

「有时我觉得只有神帝本人才能理解这些事。」莫尼奥说。

「这又提起另一个议题了！」艾达荷说，「自封为神。」

「陛下说他创造了一种神圣放荡。」

艾达荷没料到会是这个回答。我本来预期会听到什么？替雷托皇帝辩解？

「神圣放荡。」莫尼奥又说一遍。这几个字从他舌尖吐出，带着一种奇怪的幸灾乐祸的涵义。

艾达荷审视着莫尼奥。他恨他的神帝！不……他怕神帝。但怕什么就恨什么不是人之常情吗？

「你为什么相信他？」艾达荷问。

「你是在问我有没有和所有人信仰同样的宗教吗？」

「不是！他有信仰吗？」

「我认为有。」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他说他希望不要再制造幻脸人了。他三令五申，他治下的人们只要完成配对，就必须以传统方式生育。」

「这跟我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问我他相信什么。我认为他相信偶然性。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神。」

「那是迷信！」

「想想帝国的形势吧，迷信需要很大的勇气。」

艾达荷瞪着莫尼奥。「你们这些该死的厄崔迪家的人。」他咕哝道，「你们什么都敢做！」

莫尼奥留意到艾达荷憎恶的语气里还掺杂着佩服。

这群邓肯一开始都是这样。

你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就是祖先记忆。我的祖先记忆会亮闪闪地清楚显现；而你的却只能以直觉或宿命之名在暗中起作用。这些记忆对你我都会产生杠杆效应，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你觉得自己能不受影响？我就是伽利略，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但地球的确在运行。」这种运行产生的力量强大，过去从来没有凡夫俗子胆敢抵挡。如今我就是要挺身抵抗。

——《失窃的日记》



「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有一次她盯着我看，记得吗？当时希欧娜以为我没在注意，她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漠鹰在猎物巢穴的上空盘旋。这是你自己说的。」

雷托说着，在帝舆上将身体侧转九十度，把他状如戴了兜帽的脸庞凑近正在帝舆旁快步疾行的莫尼奥。

天色微明，高耸的人造山脉将沙厉尔帝堡与节日城连接起来，一条沙漠中的大道沿着山嵴的方向铺设，沙间延伸的道路如雷射光般笔直，直到眼前这处，路弯出一道大弧线，沉入阶梯状峡谷，然后跨过艾达荷河。河流在远处喧嚣奔腾，空气中湿雾迷蒙，不过雷托并未阖上位在帝舆前方的气泡形密封舱罩。他身上属于沙虫的部分一接触湿气就说不出地难受，但属于人类的鼻孔爱闻雾中那一缕沙漠生物的甜香。他下令全队停止前进。

「陛下，为什么停下来？」莫尼奥问。

雷托没有回答。只听帝舆发出一阵吱嘎声，他拱起庞大的身躯，抬高脑袋，目光越过禁林，眺望右方远处银光粼粼的凯恩斯海。他转向左侧，那里还有大盾壁的残余岩壁，在晨光中只显现一道弯曲的矮影。此处的人造山嵴抬高到近两千公尺，将沙厉尔圈围在内，限制了空气中的

水分。从雷托所处的高度远眺，能看到一个缺口，那里就是他兴建奥恩节日城的地方。

「一时兴起。」雷托答。

「我们不是该过了桥再休息吗？」莫尼奥问。

「我不是在休息。」

雷托凝视前方，前面有一连串「之」字弯，从这里看过去只是一些扭曲的阴影；经过一座恍若横亘在仙境中的大桥，这条大道就跨过了艾达荷河，接着爬上一段缓坡，再下坡直接通往奥恩城。现在整个城市只露出一片闪闪发光的尖顶。

「这个邓肯看上去听话了。」雷托说，「你跟他长谈过了吗？」

「严格遵照您的吩咐，陛下。」

「好。才过了四天。」雷托说，「他们通常都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他已经开始忙着指挥您的卫队了，陛下。昨夜他们又巡逻到很晚才归营。」

「邓肯都不喜欢在空旷的地方行走。凡是有可能用来攻击我们的东西，他们都会顾虑重重。」

「我知道，陛下。」

雷托转过头来直视莫尼奥。总管身穿白制服，外披一件绿斗篷。他站在敞开的气泡形舱罩旁边，正是他出于职责参与此类出行时该站的位子。

「你很尽职，莫尼奥。」雷托说。

「谢陛下。」

后面的卫兵和百官都与帝舆保持着一段划清尊卑界线的距离，大部分人甚至刻意避嫌，以免让人误会自己偷听了雷托与莫尼奥的对话。但艾达荷并未如此，他拨出一部分鱼言士卫兵分列在皇家大道两侧。现在他站在那里直盯着帝舆。艾达荷身着镶白边的黑制服，是鱼言士所赠的礼物，莫尼奥提到过。

「她们非常喜欢这个邓肯。他很能胜任自己的职责。」

「莫尼奥，他的职责是什么？」

「欸，保护您的人身安全啊，陛下。」

卫队女兵一律身穿紧身绿军服，左胸佩有红色厄崔迪鹰徽。

「她们紧盯着他。」雷托说。

「是的。他在教她们手势信号。他说这是厄崔迪的传统。」

「确实没错。奇怪，前一个邓肯怎么没这样做？」

「陛下，如果您不知道……」

「我开玩笑的，莫尼奥。前一个邓肯在事情无法挽回之前都没有危机感。这一个接受我们的解释了吗？」

「他告诉我接受了，陛下。在为您效力这方面，他有个好开始。」

「为什么他只佩了一把腰刀？」

「女人们说服他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卫兵才能带雷射枪。」

「你小心得过头了，莫尼奥。告诉她们，现在还远远没到担心这个邓肯的时候。」

「遵命，陛下。」

雷托明显感觉新任卫队指挥官并不喜欢官员在场，他站在离他们一段距离之外。艾达荷得知他们大部分是行政官员。为了这次出游，他们都打扮得光鲜无比，准备好好出一出锋头，同时也在神帝面前亮亮相。雷托知道这些人在艾达荷眼里有多愚蠢，但他记得以前有过远比这次更愚蠢的盛装出行，今天算是收敛的了。

「你把他介绍给希欧娜了吗？」雷托问。

一听到希欧娜，莫尼奥立刻愁眉紧锁。

「冷静点。」雷托说，「她偷看我那时候就很讨我喜欢了。」

「我感觉她很危险，陛下。有时我觉得她能看透我心底的想法。」

「这个聪明孩子明白老爸的心意。」

「我不开玩笑，陛下。」

「是的，我看得出来。你注意到邓肯愈来愈不耐烦了吗？」

「他们巡视过这条路，一直到离桥不远的地方。」莫尼奥说。

「有什么发现吗？」

「和我发现的一样，新出现了一群示范区弗瑞曼人。」

「又是请愿？」

「请别动怒，陛下。」

雷托再次往前眺望。他不得不暴露在野外，还要为了稳定鱼言士的

军心而进行这次漫长而庄严的出行、举行各种必要的仪式，这一切都让他头疼。现在，还要再受一次请愿的折磨！

艾达荷跨前几步，在莫尼奥正后方站住。

艾达荷的动作带着几分威胁的含意。应该不会这么快吧。雷托想。

「陛下，为什么停在这里？」艾达荷问。

「我通常要在这里停一停。」雷托答。

的确如此。他转头望向仙境桥的对岸。大道蜿蜒向下出了峡谷高地，进入禁林，再穿过河边几片农田。雷托常常停在这里观看日出。今晨，虽然阳光依旧照在熟悉的景物上，但有些东西……在搅动陈年记忆。

在禁林的另一头，皇家农园的农田向外铺展开去。太阳在起伏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金光遍洒于麦浪之上。麦田让雷托想起沙漠，想起曾经横亘这片土地的广袤沙丘。

沙丘还会再次横亘此地。

麦田不尽然是他记忆里沙漠的那种明亮硅黄色。雷托回头远望四面环崖的沙厉尔，那里是封存了过往的圣域，但颜色明显不同。他再次眺望节日城，照例感觉到一阵痛楚——每经历一次痛楚，就表明他无数颗心又向那彻头彻尾的异类转化了一点点。

今早是什么东西让我想起自己丢失的人性？雷托自问。

宫廷队伍人人都在遥望熟悉的麦田和森林，但雷托知道，只有自己依然将这片郁郁葱葱的景观当成「拜赫尔比勒麻」——无水之海。

「邓肯，」雷托说，「看到城市前面那块地方了吗？那就是塔奈兹鲁夫特。」

「恐怖之地？」艾达荷扫了眼奥恩城，旋即将目光投向雷托，显然吃了一惊。

「『拜赫尔比勒麻』，」雷托说，「已经在植被下面埋藏了三千多年。如今活在厄拉科斯星上的人，只有我们两个亲眼见过这片沙漠的原貌。」

艾达荷向奥恩城望去。「大盾壁在哪里？」他问。

「『穆阿迪布豁口』在那里，就是我们建起这座城市的地方。」

「那一排小山丘，就是大盾壁？发生什么事了？」

「搬到你脚下了。」

艾达荷抬头瞧瞧雷托，低头看看大道，又环视四周。

「陛下，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了吗？」莫尼奥问。

莫尼奥心里有个钟滴答滴答不停在走，他是驱赶大家完成任务的挥鞭人。雷托想。还有接见贵宾等重要事宜，他感到时间紧迫。而且，他不喜欢神帝与这群邓肯谈论旧时代。

雷托忽然意识到这次停留的时间远比以往更长。百官和卫兵刚在晨风中跑了一阵，现在都感到寒意袭身。毕竟有些人穿的华服主要是为了装点门面而非防风御寒。

话说回来，或许门面也是一种自保。雷托想。

「以前这里都是沙丘。」艾达荷说。

「绵延数千公里。」雷托补充道。

莫尼奥思绪翻腾。他熟悉神帝这种深陷沉思的状态，但今天还带着一丝伤感，可能是受了前任邓肯之死的刺激。雷托一伤感，有时会无意中说出重要的信息。神帝的情绪或念头由不得谁说三道四，但有可能会遭人利用。

必须警告希欧娜。这个傻丫头能听我话就好了！莫尼奥想。

她的叛逆精神远比当年的莫尼奥强烈，强烈太多。雷托驯服了莫尼奥，让他得知黄金之路及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他正是为了背负责任而在育种制度下出生。然而在莫尼奥身上奏效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希欧娜。莫尼奥对自己所受的训练原本深信不疑，现在却因为观察到这差异而产生新的认识。

「我没有看到明显的路标。」艾达荷说。

「就在那里，」雷托指出方向，「在森林的边界。那条路通往裂岩。」

莫尼奥对他俩的谈话听而不闻。对神帝的极度崇信最终让我顺服于他。雷托永远不停让人觉得意外和惊奇，他的行为不可捉摸。莫尼奥瞥了一眼神帝的侧影。他变成了什么？

莫尼奥早期的一项任务是研究帝堡的秘密档案，包括雷托的蜕变历史。然而即使读了雷托本人的言谈纪录，他与沙鳟的共生关系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如果这些档案是真实可信的，那么沙鳟皮肤几乎能让他长生

不老、免受一切暴力伤害。这庞大身躯带横棱的核心甚至还能吸收雷射枪的射击能量！

先是沙鳟，再变成沙虫—正是生产美蓝极的一个完整循环。这个循环就在神帝体内潜伏着……静静等待完成的那一天。

「前进吧。」雷托说。

莫尼奥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些对话。他从胡思乱想中收回思绪，只见邓肯·艾达荷正在微笑。

「过去我们称这叫『捡羊毛』。」雷托说。

「我很抱歉，陛下。」莫尼奥说，「我刚才……」

「你刚才在『捡羊毛』，不过没关系。」

他的心情好点了，莫尼奥想，看来我得谢谢邓肯。

雷托在帝舆上调整好位置，使气泡形舱罩保持半开，只留出能让脑袋自由活动的空间。雷托驱动帝舆前行，车轮嘎吱嘎吱压过路面上的小石子。

艾达荷靠近莫尼奥，与他并肩小跑。

「帝舆底下有悬浮球，但他还是用轮子，为什么？」艾达荷问。

「陛下喜欢轮子，不爱用反重力装置。」

「这东西要怎么动？他怎么操控？」

「你问过他吗？」

「还没机会。」

「这辆帝舆是伊克斯人制造的。」

「这是什么意思？」

「据说陛下是靠特定的意念来驱动和操控这辆车的。」

「你不确定？」

「他不喜欢别人问他这类问题。」

即使对他的心腹来说，神帝也是一个谜。莫尼奥想。

「莫尼奥！」神帝呼唤。

「你最好回到卫兵那边去。」莫尼奥示意艾达荷退后。

「我宁愿在前面领头。」艾达荷说。

「陛下不喜欢这样！请退回去。」

莫尼奥匆忙上前凑近雷托的脸庞，同时留意到艾达荷已经后撤，穿

过百官，归入了卫队的尾端。

雷托俯视着莫尼奥说：「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莫尼奥。」

「谢陛下。」

「你知道邓肯为什么想在前面领头吗？」

「当然，陛下。他理应在此护卫。」

「而且这个邓肯有危机感。」

「我不明白，陛下。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的确不明白，莫尼奥。」

17

女性对于分享的理解源自家庭成员间的分享，含照顾幼者、采集和准备食物、分享爱与悲喜。悼亡仪式起源于女性。宗教原本是女性专属，但发展到社会权力过于庞大后，就会从女性手中被强行夺走。最先研究医药和行医的也是女性。两性之间从未出现过明确的平衡，因为权力总是依附在特定的社会角色上，正如同依附于知识之上。

——《失窃的日记》



在圣母特希厄斯·爱琳·安蒂克眼里，这个上午不啻为一场灾难。不到三小时前，她与随行的真言师马库斯·克蕾儿·卢怀塞尔率领使节团，从宇航公会的固定轨道式巨型运输舰转乘第一班小型航舰，飞抵厄拉科斯星。降落后，她们被安排在节日城使馆区最靠边的馆舍内。这里的房间既小又不太干净。

「再往外一点我们就住进贫民窟了。」卢怀塞尔说。

接下来，她们又被禁止使用通信设施。不管怎么按开关或拨动掌上型控制器，所有荧幕依然是一片空白。

安蒂克向护送她们的鱼言士队长抗议。这名队长目光阴沉，眉毛低挂，一身肌肉壮实得像做惯粗活的人。

「我要向你的指挥官投诉！」

「节日期间不允许投诉。」女战士粗声粗气地说。

安蒂克怒视着队长。谁都知道，她那皱纹密布的老脸只要一露出这副表情，其他圣母见了也要惧怕三分。

女战士只是笑笑说：「我还要传个话。你们觐见神帝的排序调到最末尾了。」

贝尼·杰瑟里特使团的大部分成员都已听说这件事，连级别最低的随

侍见习生都知道个中含意。到那时所有香料配额都已分定，甚至一点也不剩了（愿诸神保佑！）。

「我们本来是排在第三的。」安蒂克说，她的声音在当时的情形下显得格外温和。

「这是神帝的谕令！」

安蒂克听得懂鱼言士的语气：再抗议可就要动粗了。

整个上午都是灾难，现在还要受鱼言士的气！

在她们这片寒酸的住宿区，靠近中央有一间非常狭小、几无家具的屋子，安蒂克就坐在这里靠墙的一条矮凳上。旁边摆着简陋低矮的小床，顶多是分配给侍祭的规格！脏兮兮的墙上绿漆已泛白，屋里只有一盏年久失修的灯球，除了黄色无法调成其他颜色。种种迹象表明这里一直用作储藏室。屋内有一股霉味，黑色塑胶地板上到处都是凹坑和刮痕。

安蒂克抚平膝上黑色长袍的布料，弯身靠近低头跪在面前的见习信使。这名信使长着一头金发和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脸和脖子上挂着恐惧与兴奋的汗水。她身上的棕黄色袍子已落满灰尘，下摆沾着街上的泥土。

「你确定吗？百分之百确定吗？」安蒂克柔声安抚这个可怜的姑娘。她了解自己带回的讯息有多重要，因而一直瑟瑟发抖。

「是的，圣母。」她依然低垂着目光。

「再说一遍。」安蒂克下令，心想：我在拖时间，其实我听得很清楚。

信使抬起目光，直视安蒂克那对全蓝眼睛，这是见习生和侍祭的规定动作。

「我按照吩咐前往伊克斯大使馆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表达您的问候。然后问他们需不需要我传话回来。」

「好了，好了，孩子！我知道。说重点。」

信使大喘一口气。「接待我的人自称奥思瓦·耶克，是代理大使，前大使的助理。」

「你确定他不是幻脸人吗？」

「毫无迹象，圣母。」

「好吧。我们认识这个耶克。你继续说。」

「耶克说他们正在等待新任……」

「赫薇·诺里，新任大使，没错。她今天抵达。」

信使伸出舌头润润嘴唇。

安蒂克在脑子里记下一条备忘，要安排这可怜姑娘回去接受更基础的培训。尽管这个消息确实事关重大，信使还是应当具备更强的自制力。

「接着他让我稍等。」信使说，「他离开房间，马上带了个忒莱素人回来，是个幻脸人，我确定。有明显迹象……」

「我确定你是对的，孩子。」安蒂克说，「现在说一下……」这时卢怀塞尔进门，打断了安蒂克的话。

「我听说伊克斯人和忒莱素人传话来，这是怎么回事？」卢怀塞尔问。

「这孩子正在复述。」安蒂克答。

「为什么不叫我？」安蒂克抬眼看了看这位随行真言师，心想卢怀塞尔可以算这一行的顶尖高手了，但还是对级别地位太敏感。不过卢怀塞尔还年轻，她长着一张杰西卡风格的性感鹅蛋脸，这种基因也容易有任性的脾气。

安蒂克轻声说：「你的侍祭说你正在冥想。」

卢怀塞尔点点头，坐到小床上，对信使说：「继续。」

「幻脸人说他有些话要带给圣母们。他说的是『圣母们』。」信使说。

「他知道这次来了两个。」安蒂克说。

「人人都知道。」卢怀塞尔说。

安蒂克重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信使身上。「孩子，你现在能进入记忆入定状态吗？把幻脸人的话一字不差地背一遍。」

信使点点头，臀部坐到脚跟上，两手紧扣放上大腿。她深呼吸三次，闭上眼睛，肩膀松垂下来。她开始复述，声音拉高成尖尖的鼻音。

「转告圣母们，今夜之前帝国将无神帝。今日他抵达奥恩前，我们将发动袭击，万无一失。」

信使颤抖着深吸一口气，睁开眼，仰视安蒂克。

「那个伊克斯人，耶克，叫我赶快回去报信。随后他以那种特殊的方式触碰我左手手背，这让我更相信他不是……」

「耶克站在我们这边。」安蒂克说，「把他的手语信息告诉卢怀塞尔。」

信使看着卢怀塞尔说：「我方已被幻脸人入侵，无法行动。」

卢怀塞尔吃了一惊，正要从床上起身，安蒂克说：「我已经在门口布置了必要的守卫措施。」她看着信使，「你可以退下了，孩子。你的任务完成了。」

「是，圣母。」体态轻盈的信使不失优雅地站起身，但她的动作显然表明她已听出安蒂克的弦外之音。完成不等于胜任。

信使离开后，卢怀塞尔说：「她应该找个借口观察一下使馆，看看有多少伊克斯人被换掉了。」

「我倒不这么想，」安蒂克说，「这方面她表现挺好。可惜的是，她没能从耶克那里打听到更详细的情报。恐怕我们已经失去他了。」

「忒莱素人传话给我们的目的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卢怀塞尔说。

「他们的确企图行刺。」安蒂克说。

「当然，蠢货会这么干。但我说的是他们传话过来的原因。」

安蒂克点头：「他们觉得我们现在除了入伙别无选择。」

「而且假如我们试图警告雷托皇帝，忒莱素人会知道我方是谁去通风报信、对方的联络人又是谁。」

「万一忒莱素人得手了呢？」安蒂克问。

「不可能。」

「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具体计划，只知道大致时间。」

「要是那个姑娘，那个希欧娜也有份呢？」卢怀塞尔问。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你听过宇航公会的完整报告吗？」

「只看过摘要。这样够判断吗？」

「够了。她参一脚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这类话尽量别说。」卢怀塞尔说，「我们不希望有人怀疑你是晶算师。」

安蒂克干巴巴地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

「你觉得宇航公会关于希欧娜的分析正确吗？」卢怀塞尔问。

「我掌握的信息还不够。如果他们判断得对，那她就是个非同小可的角色。」

「就像雷托皇帝的父亲一样非同小可？」

「公会领航员能躲开雷托皇帝父亲的神谕之眼。」

「但躲不开雷托皇帝。」

「我仔细读过宇航公会的完整报告。与其说她在隐藏自己和自己涉及的行动，不如说，嗯……」

「她在淡出，」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她从他们的视野淡出了。」

「只有她办得到。」安蒂克说。

「她也能从雷托皇帝的视野淡出吗？」

「他们不清楚。」

「我们敢不敢联系她？」

「我们敢不联系她吗？」安蒂克反问。

「讨论这些也许都没意义，假如忒莱素人……安蒂克，我们至少该试试警告他。」

「我们没有通信设备，鱼言士卫兵又把守着门。我们的人只许进，不许出。」

「是不是该找个卫兵谈谈？」

「我也想过。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说，当时担心她们是幻脸人变的。」

「居然派卫兵守门。」卢怀塞尔咕哝道，「你觉得他有可能已经知情了吗？」

「任何事都有可能。」

「关于雷托皇帝，这是大家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卢怀塞尔说。

安蒂克轻叹一口气，从凳子上站起身。「真怀念过去的日子，香料永远要多少有多少。」

「永远正是另一种幻觉。」卢怀塞尔说，「希望我们已经好好吸取教训了，不管忒莱素人今天有什么结果。」

「不管结果如何，他们一定干得很拙劣。」安蒂克嘟囔，「神啊！再也找不到好刺客了。」

「只有艾达荷苏亡人。」卢怀塞尔说。

「你说什么？」安蒂克盯着她的同伴。

「只有……」

「就是这样！」

「苏亡人动作太慢。」卢怀塞尔说。

「可脑子不慢。」

「你在想什么？」

「忒莱素人有没有可能……不，就连他们也不会那么……」

「一个扮成艾达荷的幻脸人？」卢怀塞尔低声问。

安蒂克默默点了点头。

「忘掉这个念头吧。」卢怀塞尔说，「他们不会蠢到这个地步。」

「对于忒莱素人，下这样的定论很危险。」安蒂克说，「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叫一个鱼言士卫兵进来！」

无止境的战争使任何时代的社会状况都大同小异。人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抵御外敌的警觉性。你看到了独裁者的绝对统治。任何新事物都成了危机四伏的前线地带：新行星、待开发的新经济区、新思想、新设备、新来者—凡带「新」字的一律可疑。封建制度实已根深柢固，只不过有时改用政治局或类似机构的幌子出现。世袭就是一条延续权力的路径，有权有势的氏族总是大权独揽，神权君主之类的统治者手握财富分配权，而且他们清楚必须掌控继承制度，否则权力就会渐渐烟消云散。现在，你理解「雷托和平」了吗？

—《失窃的日记》



「有没有通知贝尼·杰瑟里特接见时间变更了？」雷托问。

队伍已进入第一道浅谷，接着就是一连串通往艾达荷河大桥的「之」字弯。上午尚未过去四分之一，太阳已让几个朝臣脱掉了斗篷。艾达荷与一小队鱼言士走在队伍左侧，制服上已有尘土和汗水的痕迹。随着皇家队伍疾行慢跑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莫尼奥绊了一下，马上又稳住了身子。「已经通知了，陛下。」调整时间表是麻烦事，但莫尼奥已从过往的经验知道，节日期间常有临时变更计划的情况。他一直备有应急方案。

「她们还在申请设立常驻厄拉科斯的大使馆吗？」雷托问。

「是的，陛下。我还是回那句老话。」

「一个『不』字就够了。」雷托说，「她们已经不需要人提醒，我有多厌恶她们那股自以为是的宗教作风。」

「是，陛下。」莫尼奥与雷托保持着御前随行所规定的最远距离。今早雷托属于虫子的部分表现得很活跃—那些身体信号莫尼奥看得清清楚楚。这无疑是空气中的水分造成的，水分似乎总会把虫子激出来。

「宗教总是导致话术的专制主义。」雷托说，「贝尼·杰瑟里特之前，最精于此道的是耶稣会。」

「陛下，耶稣会？」

「你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读到过吧？」

「我不确定，陛下。是哪个年代的事？」

「没关系。研究一下贝尼·杰瑟里特就足以了解话术的专制主义了。但想当然耳，她们并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拿这套骗自己。」

圣母的日子要不好过了，神帝打算训诫她们一番，而她们对此深恶痛绝。可能会有大麻烦。莫尼奥心想。

「她们有什么反应？」雷托问。

「我听说她们很失望，但没有穷追不舍。」

莫尼奥又想：我最好提醒她们坏消息还没完。而且她们不能与伊克斯和忒莱素的代表团接触。

莫尼奥摇了摇头。这样会逼她们搞出一些卑鄙的阴谋来。最好警告一下邓肯。

「它会滋生自证预言，还会把种种丑行正当化。」雷托说。

「陛下，您是指……话术的专制主义？」

「正是！这玩意儿用自以为道德高尚的高墙维护邪恶，将所有对邪恶的批判都阻挡在外。」

莫尼奥始终小心翼翼地观察雷托的身体，注意到他在下意识地扭手，庞大的体节也时有抽搐。假如虫子在这里现形，我该怎么办？莫尼奥脑门上冒出了冷汗。

「它故意扭曲概念来抹黑反对者，以此成长茁壮。」雷托说。

「这样吗，陛下？」

「耶稣会管这叫『巩固权力基础』。这就是伪善的直接根源，而矛盾的言行总是会让伪善泄漏行踪。他们的言行永远不一致。」

「这方面我一定要认真研究，陛下。」

「最后，它只能依靠罪恶来统治，因为伪善会导致猎巫之类的宗教迫害，它需要代罪羔羊。」

「真可怕，陛下。」

队伍拐过一道弯，山岩间有个缺口，恰好露出远处的大桥。

「莫尼奥，你有仔细听我讲吗？」

「有的，陛下。很仔细在听。」

「我在解释宗教用来巩固权力基础的手段。」

「我听出来了，陛下。」

「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

「谈起宗教权力总让我感到不安，陛下。」

「因为你和鱼言士正是以我的名义行使这种权力吗？」

「确实如此，陛下。」

「权力基础是非常危险的东西，会吸引彻头彻尾的疯子，他们把攫取权力当成终极目标。你明白吗？」

「明白，陛下。所以您极少批准政府职位的申请。」

「说得好，莫尼奥！」

「谢陛下。」

「每一种宗教，阴影里都潜伏着一个托尔克马达[4]。」雷托说，「你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而我知道，因为就是我叫人把他从所有纪录里都删去了。」

「为什么，陛下？」

「他太丑恶。谁反对他，他就把谁活生生绑上火刑柱。」

莫尼奥压低声音：「陛下，就像那些惹您生气的历史学家吗？」

「你在质疑我的行为吗，莫尼奥？」

「不，陛下！」

「好。那些历史学家死得很平静，没有一个人感觉到火焰。而托尔克马达酷爱以受火刑者的惨叫声来取悦他的神。」

「真恐怖，陛下。」

队伍又拐过一个能看见桥的弯道。距离似乎并未缩短。

莫尼奥再次观察神帝。虫子部分虽未显露更多，但已经够明显的了。莫尼奥能感觉到，那不可预测、杀人毫无预兆的「圣尊」散发一股威胁。

莫尼奥不寒而栗。

这番奇怪的……说教意谓什么？莫尼奥清楚，鲜少有人能听到神帝讲这些大道理。这既是特权又是负担，也是「雷托和平」的一个代价。

一代又一代人在「雷托和平」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地向前迈进，只有帝堡里的核心圈子才知道和平中偶尔出现的那些动荡——每当发生这类事件，就需要动用鱼言士去应付预期中的暴力。

预期中！

莫尼奥向默然不语的雷托投去一瞥。神帝闭着眼，一副冥思的神情。这又是一个虫子现身的迹象，很危险的迹象。莫尼奥不觉颤抖起来。

雷托能预测他自己那股疯狂的暴力吗？他对暴力的预测能力，正是让帝国上下在敬畏与恐惧中颤栗的主因。雷托知道应该将卫兵调动到哪个地方，去镇压一场短命的叛乱。在叛乱实际发生前他就知道了。

光只是想一想这件事也会让莫尼奥口干舌燥。曾经有好几次，莫尼奥相信神帝能读透任何人的思考。哦，雷托还雇用密探。不时有个全身遮盖得密密实实的身影畅通无阻地通过鱼言士岗哨，登上雷托的高塔顶阁或进入地下墓殿。肯定是密探，但莫尼奥怀疑他们的作用仅仅是为雷托已经掌握的情况提供确证。

仿佛为了加深莫尼奥的恐惧，雷托开口了：「别对我的行事方式百般苦思，莫尼奥。让领悟水到渠成。」

「我会努力的，陛下。」

「不，不要努力。另外，你有没有宣布香料配额不变的消息？」

「还没有，陛下。」

「延迟宣布。我改变主意了。你知道，一定还会有人行贿。」

莫尼奥叹了口气。他收到的贿赂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而雷托对这一局面似乎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引蛇出洞。」他曾经说，「看看他们能给到什么数字。你要让他们以为你最终是能被买通的。」

这时队伍又拐过一个能见到大桥的弯道，雷托问：「柯瑞诺氏族向你行贿过吗？」

「是的，陛下。」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传言，说柯瑞诺氏族总有一天会重掌大权？」

「我听说过，陛下。」

「处死那个柯瑞诺氏族的人。交给邓肯去办，正好考验他一下。」

「这么快吗，陛下？」

「从古至今，人们只知道美蓝极能延长寿命，让他们体会到香料也会缩短寿命。」

「如您所愿，陛下。」

莫尼奥心里清楚这句回答代表的含意。每当他心底有反对意见却又不能表达出来，就一律这样答复。他也知道神帝不但理解意思，还会暗自发笑，这让莫尼奥感到恼火。

「别对我不耐烦，莫尼奥。」雷托说。

莫尼奥抑制住心里的怨气。怨气会带来危险，叛乱分子个个满腹怨气。那些邓肯在丢了小命前也都是怨气愈来愈重。

「时间在您眼里的意义跟我眼里的不同，陛下。」莫尼奥说，「希望我能理解这种意义。」

「你能，但你不会去理解。」

莫尼奥听出了话里的指责意味，便缄口不语，改思考美蓝极的问题。雷托皇帝不常谈论香料，就算提起也常是为了确定或扣减配额，分发赏赐，或派鱼言士接管某处新发现的库藏。莫尼奥清楚，最大一批香料库存藏在一个只有神帝知道的地方。在他刚进入宫廷工作时，有一次他被蒙上头套，由神帝亲自领到那个神秘的所在，莫尼奥感觉一路上通过的弯曲通道位处地底。

我摘下头套后，我们的确身在地下。

此地让莫尼奥充满敬畏。这是一间从岩石里凿出来的庞大库房，处处堆放着一大箱一大箱的美蓝极，古色古香的灯球有金属制的阿拉伯式蔓叶装饰。香料在昏暗的银辉下发着蓝光，传来一股苦苦的肉桂味，不会有错。附近有水滴落下，他们的话语在岩壁间回荡。

「有一天这些全都会消失。」当时雷托皇帝这么说。

莫尼奥吃了一惊，问道：「到时候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会怎么做？」

「跟现在差不多，不过会更不择手段。」

环视着这间庞大库房里的巨量美蓝极存货，莫尼奥不禁联想起帝国的现状—血腥暗杀，公然劫掠，间谍横行，尔虞我诈。神帝封锁了最坏

的消息，但走漏出去的那些已经够糟糕了。

「诱惑。」莫尼奥轻声说。

「诱惑，的确如此。」

「未来不会有美蓝极了吗，永远都没有了吗，陛下？」

「某一天，我会重返沙漠，到那时我就是香料之源。」

「陛下，您吗？」

「而且我会制造同样绝妙的东西—更多的沙鳟，一种多产的混种生物。」

听到神帝语出惊人，莫尼奥颤抖地瞪着他笼罩在阴影的朦胧身影。

雷托皇帝说：「沙鳟会相互纠缠形成巨大的气泡状活体，将这座星球上的水分封存在地下深处，就像沙丘时代那样。」

「陛下，您是说全部水分吗？」

「大部分。在三百年内，沙虫将再度统治这座星球。我向你保证，这会是一种新型沙虫。」

「陛下，它会是什么样子？」

「它会有动物的意识，而且更聪明。人们须冒更大风险寻找香料，保存香料也更危险。」

莫尼奥抬头看向穴顶石壁，想像力穿过山岩返抵地面。

「陛下，一切又会变成沙漠吗？」

「河道将填满沙子，庄稼将被沙子掩埋而窒息，树木将被流动的大沙丘淹没。死亡之沙将不断蔓延，直到……直到不毛之地传出微弱的信号。」

「什么信号，陛下？」

「新的生命循环的信号，代表创造者降临，沙胡罗降临。」

「那是您吗，陛下？」

「是的！沙丘星的巨型沙虫将从地底深处再次现身。大地将重新变成香料和沙虫的世界。」

「可陛下，人类会怎么样呢？所有的人类。」

「很多人会死。大地上的食用植物和茂盛植被都会枯死。没有了营养，供肉的牲畜也都会死去。」

「陛下，人人都要挨饿了吧？」

「营养不良和旧时的疾病将在大地上肆虐，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幸存下来……最强壮、最残酷的人。」

「非得如此吗，陛下？」

「其他可能的未来还更糟。」

「能告诉我其他可能的未来吗，陛下？」

「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现在莫尼奥在晨光中紧随神帝向奥恩城行进，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看清了那些更邪恶的可能未来。

莫尼奥知道，自己头脑里的常识性知识对于帝国大部分顺民而言并不那么显明，那些知识隐藏在「口述史」里，也在某个疯癫先知述说的神话与野史之中。这些先知偶尔会在某个星球上冒出来，维持一段难以长久的教主身份。

我知道鱼言士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

他还了解那些恶人，他们会坐在桌旁一面大啖珍馐，一面观赏人类同胞饱受折磨。

直到鱼言士赶来血洗一番。

「我喜欢你女儿当年盯着我看的样子。她一点也不知道我注意到了。」雷托说。

「陛下，我很担心她！她是我的血亲，我的……」

「她也是我的血亲，莫尼奥。难道我不是厄崔迪家的人吗。你最好多担心自己。」

莫尼奥惶恐地扫视神帝全身。虫子的迹象太明显了。莫尼奥又瞥了瞥后面的队伍和前方的道路。他们正走下陡坡，如「之」字弯曲的道路切入将沙厉尔围合起来的人造悬崖，举目都是森森峭壁。

「希欧娜没有冒犯我，莫尼奥。」

「但她……」

「莫尼奥！你看，这里藏着生命中的一大秘密。感受意外，让新事物出现，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陛下，我……」

「新事物！这不就是个光芒四射、不可思议的词吗？」

「如您所言，陛下。」

雷托不得不提醒自己：莫尼奥是我所造之物。我一手创造了他。

「莫尼奥，你的孩子几乎值得我付出任何代价。你反对她的同伙，但她也许会爱上其中一个。」

莫尼奥不由向后瞥了一眼卫队里的邓肯·艾达荷。艾达荷瞪圆双眼紧盯前方，似乎要赶在队伍到达每一处弯道之前先把状况看个清楚。他不喜欢这个高崖遍布而易遭伏击的地方。艾达荷前一夜已派侦察兵来探路，莫尼奥知道现在仍有侦察兵潜伏在高处，但在上桥之前还要经过不少峡谷，没有足够人手全面布防。

「我们还有弗瑞曼人帮忙。」莫尼奥此前想宽宽他的心。

「弗瑞曼人？」艾达荷不喜欢有关示范区弗瑞曼人的种种传言。

「一旦有人闯入这一带，他们起码能报个信。」莫尼奥说。

「你见过他们，然后要求他们这么做了吗？」

「当然。」

莫尼奥没敢跟艾达荷提希欧娜的事。以后时间多得是，但刚才神帝说了一件令他烦心的事。计划有变吗？

莫尼奥将注意力转回神帝，低声说：「陛下，爱上同伙？但您说这个邓肯……」

「我是说爱上，不是育种！」

莫尼奥打了个冷颤，他回想起自己也是被人安排配种，好一场忍痛割爱的……

不！最好别受回忆影响！

后来……他们也有了感情，甚至真爱，只是一开始……

「你又在『捡羊毛』了，莫尼奥。」

「请恕罪，陛下，可当您说到爱……」

「你觉得我脑子里不会有柔情？」

「不是这样，陛下，但……」

「那你是以为我没有爱情和生育的记忆吗？」帝舆突然转向莫尼奥，逼得他往旁一躲。莫尼奥看到雷托皇帝一脸怒容，顿感心惊胆战。

「陛下，我请求您的……」

「这具身体也许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柔情，但我拥有一切记忆！」

莫尼奥发现神帝身上的虫子迹象愈发明显，已经无法视而不见了。

我已命悬一线。我们都是。

莫尼奥对周遭种种声响愈来愈警觉，帝舆的吱嘎声、队伍里的咳嗽声和低语声、路上的脚步声。神帝呼出的气息有一股肉桂味。岩壁间的空气仍带着清晨的寒意，四处弥漫着来自河流的湿气。

是空气中的水分把虫子引出来了吗？

「听我说，莫尼奥，当成这关系到你的性命。」

「是，陛下。」莫尼奥低声答道，同时清楚他的生死的确取决于自己的注意力，不仅包括听到什么，还包括看到什么。

「一部分的我向来潜伏在黑暗中，不会思考。」雷托说，「但这部分会采取反应，行动起来不靠认知和逻辑。」

莫尼奥点了点头。他死盯着神帝的脸。那对眼睛是不是已经开始失焦了？

「而我被迫站到一边旁观，什么都做不了。」雷托说，「那一部分反应起来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但这不是我的选择。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陛下。」莫尼奥轻声应答。

「那种事发生时是没有选择的！你不得不接受，只能接受。你永远无法明白或了解它。你怎么看？」

「我害怕未知，陛下。」

「但我不怕。告诉我为什么！」

莫尼奥早就预期会有眼前这种危机，现在真的发生，他简直快要欣然接受了。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取决于接下来的回答。他盯着神帝，思绪飞转。

「因为您拥有全部记忆，陛下。」

「然后？」

看来这不是完整的答案。莫尼奥搜索枯肠：「您能看见我们已知道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原本都处于一未知的状态！对您而言，意外……意外想必只是等着您去了解的新事物？」莫尼奥意识到，这句话本该是笃定的肯定句，一出口却变成了带有自我保护意味的疑问句。但神帝只是微笑。

「你很睿智，我要赏赐你，莫尼奥。你想要什么？」

莫尼奥松了一口气，但其他恐惧又涌上心头。「我能把希欧娜带回

帝堡吗？」

「这样一来我就要提前考验她了。」

「必须把她跟同伙分开，陛下。」

「好吧。」

「陛下仁慈。」

「我是自私的。」

神帝偏过头去，陷入沉默。

莫尼奥打量着眼前这具分节的躯体，发现虫子的迹象已消退了几分。他总算躲过一劫。接着他想起那些请愿的弗瑞曼人，又担心起来。

这是个错误。他们只会再次刺激神帝。我为什么要准许他们请愿？

弗瑞曼人会在前方的河岸上列队等候，他们手里挥舞着愚蠢的请愿书。

莫尼奥不声不响地赶着路，每迈一步担忧便增加一分。

4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十五世纪天主教道明会的僧侣，西班牙宗教裁判员所的第一任大法官，透过宗教审判将数千名异教徒处以火刑。—编注

19

风沙吹来这里，风沙吹往那里。

一个富翁等在那里，我等在这里。

—沙胡罗之声，「口述史」



绮诺伊女修去世后，在其遗留文件中发现以下纪录：

遵照贝尼·杰瑟里特信条及神帝之令，我未在报告中揭露以下内容，而是隐藏起来，留待我死后才让人有机会觅得。雷托皇帝嘱我：「将我要传的讯息回禀你的上级，但我的口述之言应暂时保密。如有违令，勿怪我降罪于女修会。」

在我出发前，圣母赛娅克萨曾警告我：「无论如何不可惹他对女修会动怒。」

在前述那次短程出行中，我陪跑在雷托皇帝身边，想探听他与圣母的相似之处。我问道：

「陛下，我知道圣母如何获得祖先和其他人的记忆。那么您呢？」

「这是由我们基因遗传史的设计决定的，外加香料的作用。我和我的孪生妹妹珈尼玛在母体内已被唤醒，还没出生，祖先记忆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陛下……女修会把这个叫作妖煞。」

「很恰当。」雷托皇帝说，「我们有不计其数的祖先。谁知道日后哪股力量会成为万众之首—是善良还是邪恶的力量？」

「陛下，您是如何驯服这股力量的？」

「我没有驯服它，」雷托皇帝说，「但我和珈尼长期运用法老模式而得救。你知道这种模式吗，绮诺伊女修？」

「女修会成员都要学好历史的，陛下。」

「不错，但你思考这事的观点和我不同。」雷托皇帝说，「我说的是，政府会生一种病，希腊人先患上，后来传给了罗马人，罗马人又把这病大范围传播开来，从此就没有根除过。」

「陛下在给我猜谜语吗？」

「不是谜语。我恨这件事，但它救了我们。我和珈尼与奉行法老模式的祖先结成了强大的内部联盟，他们帮助我俩在体内长期休眠的暴民间创立了一种混合的本体。」

「我觉得这件事令人不安，陛下。」

「这很自然。」

「陛下，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您以前从没这样向女修会成员解答过，据我所知没有。」

「因为你善于倾听，绮诺伊女修，也因为你会服从我，而且我们再也不会见面。」

雷托皇帝说了这些怪话之后，又问我：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女修会口中的疯狂暴政？」

他的态度鼓励我壮胆说道：「陛下，对于您执行的残酷处决，我们已有耳闻并深感担忧。」

当时雷托皇帝做了奇怪的举动。他在前行中闭上眼睛，说道：

「我知道你受过训练，能一字不差地记住亲耳所闻的任何话语。现在我要对你述说，绮诺伊女修，把你当成我的一页日记。牢记这些话，我不要它们佚失。」

我谨向女修会保证，下文即为雷托皇帝当时所言之内容，逐字照录：

「我确知，等到我不再身为出现在你们周遭的有意识生物，而仅仅是沙漠里的一个可怖造物，那时许多人回想起我，会把我视为暴君。

「很有道理。我确实残暴。

「一个暴君——不完全是人类，也没有疯，只是一个暴君。但即使是一般的暴君，动机与情感也比肤浅的历史学家贴上的标签更为复杂；而我在他们眼里会是一个伟大的暴君。因此，我把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当作遗产留存下来，以免遭到历史过度扭曲。历史总是会放大一部分特征，同时又对另一部分特征视而不见。

「人们会努力理解我，用他们的语言描绘我。他们将追寻真相，然而真相是用语言表述的，总免不了带上语言的模糊性。

「你们不会理解我。你们愈努力，我反而离得愈远，直到我消失在不朽的神话里—最终变成永生神！

「就是这样，你懂吧。我不是领袖，连向导都不是。我是神。记住，我与领袖和向导不同。除了创世，神对万事万物无须承担责任。神接受任何事，因而也不接受任何事。神必须让人可辨认，却又无名无姓。神不需要精神世界。我的诸多灵魂居于我的内心，招之即来。这些灵魂直接或间接教给我的东西，我都与你们分享，纯为自娱自乐。这些灵魂就是我的真相之源。

「要警惕真正的真相，仁慈的女修。让人梦寐以求的真相也会带来危险。神话和令人安心的谎言远比真相更容易找到，也更容易令人信服。倘若你觅得一个真相，即便是暂时的真相，你也可能被迫经历痛苦的转变。把你发现的真相隐藏在语言中，让语言固有的模糊性来保护你。语言远较无言而刺人的神谕更易为人接受。你们可以用语言齐声唱出：

「『为何没有人警告我？』

「『可我的确警告过你，我以前例示警，而非言语。』

「无可避免，说出口的话语总比需要的多。你现在就在凭惊人的记忆力记录。有朝一日我的日记会昭示于天下—届时又要增添更多的语言。我警告你们，阅读这些文字有其风险。语言的表象之下掩盖着可怖事件的无言变动。最好充耳不闻！你们无须去听，即便听了，也无须记住。遗忘多么让人安心，又是多么危险！

「语言，比如我的语言，长久以来被人视为蕴含神秘的力量。统治健忘者是有秘诀的。暴君们一直依赖神话和谎言来操纵大众，满足一己之利，而神话和谎言的本质就是我的真相。

「你明白吗？我全都告诉你了，甚至包括有史以来最大的秘密，包括我用来建构人生的秘密。我用语言揭示给你：

「唯一不朽的过去无言地存在于你心中。」

随后神帝陷入沉默。我大着胆子问道：「陛下令我记录的话到此为止了吗？」

「就这些了。」神帝说，他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而沮丧，像在交代遗言。我想起他方才说再也不会跟我见面，我感到恐惧，但幸亏恩师教导有方，恐惧并未从我的话音里流露出来。

「陛下，」我问，「您提到的那些日记，是写给谁看的？」

「写给千年后的子子孙孙，我想像中的遥远读者。绮诺伊女修，我把他们当成对家族充满好奇的远亲，他们一心要挖掘只有我能复述的情节，希望让自己的人生与历史发生联系。他们希望获得意义，也就是真相！」

「可是您警告我们远离真相，陛下。」我说。

「的确如此！一切历史不过是任由我摆弄的工具。哦，我积累了全部过去，我拥有每一件事实—这些事实为我所有并可随心所欲地使用，而且，事实无须歪曲照样可以窜改。我现在在对你说什么？日志也好，日记也好，都是什么？不过是语言而已。」

雷托皇帝再度陷入沉默。我掂量着他话里的预兆，也思考圣母赛娅克萨的警告以及神帝先前所言。他说过我是他的信使，所以我认为自己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可以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人更大胆。因此我问道：

「陛下，您说再也不会跟我见面了，这是不是意谓您将不久于人世？」

我发誓记录属实：当时雷托皇帝放声大笑！接着他说：

「不，仁慈的女修，将要离世的是你。你活不到成为圣母的那一天。不要为此悲伤，因为你今天出现在此地，把我要传递的讯息带回女修会，并存留了我的秘语，你的荣耀将远远超过圣母身份。你会成为我的神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远亲向你祈祷，要你替他们说情！」

雷托皇帝又笑了，不过这一次没有那么大声，而后变为亲切的微笑。我接下的命令是必须精确描述所有情形，但我现在难以办到；那些可怕的话从雷托皇帝口中说出之时，我反而觉得与他创建起了深厚情谊，仿佛某种有形之物跃入两人之间，以一种语言无力形容的方式紧紧联系我们。直到亲身体验过，我才理解他所说的「无言的真相」。这种事确实发生了，然而我无法用言语表达。

档案管理员附注：

由于时过境迁，发掘出的这份私密纪录现在只能作为历史的注脚，价值在于这是最早提及神帝秘密日记的文献之一。如欲深入研究，可按以下副标题关键字检索相关档案：绮诺伊、圣女修昆蒂尼厄斯·维奥莉特：绮诺伊的报告，及美蓝极排斥反应（医疗方面）。

（注脚：女修昆蒂尼厄斯·维奥莉特·绮诺伊于加入女修会后第五十三年去世，死因为在尝试晋升圣母的过程中出现美蓝极排斥反应。）

我们的祖先阿淑尔·那西尔·阿普利以无比残暴而臭名昭著，他弑父篡位，打开了利剑下的统治。他征服的疆域覆盖乌尔米耶湖地区，由此挺进科马基尼与哈布尔。阿普利之子接受舒特人、提尔人、西顿人和杰巴尔人的朝贡，连令人闻风丧胆的「暗利之子」耶户亦俯首称臣。由阿普利发起的征战先让米底亚遭兵火之灾，后又席卷以色列、大马士革、以东、亚珥拔、巴比伦和乌姆利亚斯。现在还有人记得这些人名和地名吗？我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线索，猜猜这一切发生在哪座星球。

——《失窃的日记》



这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不动，从山里硬生生开凿出来的皇家大道一路往下，通往艾达荷河大桥前面的那块平地。大道在此右转，离开了这座由土石堆成，一眼看不见边际的人造巨山。莫尼奥走在帝舆旁边，看着铺砌路面越过窄窄的嵴顶，直达近一公里远的网状塑钢大桥。

右侧深谷中依然流淌着艾达荷河。河流先是朝内向他偏转过来，接着笔直往前，经过一级级小瀑布奔向禁林的远端，岩壁在那里已变得低矮，接近地平线。奥恩城郊区果园和菜园坐落，产物均供应本城所需。

莫尼奥边赶路边眺望向远方延伸的河流，崖顶已沐浴在阳光中，而河水仍为阴影笼罩，只有一道道瀑布微微闪着银光。

正前方，阳光慷慨地洒在通往大桥的道路上；蚀沟左右两侧的黑影有如两支射出的利箭，指明前进的方向。冉冉升起的太阳照得路面发烫，连上方的空气都抖颤起来，预示这将是难熬的一天。

我们能赶在最热的时刻之前安全进城。莫尼奥想。

他的耐心总是在这里消磨殆尽。他一面小跑一面观察前方是否有请愿的示范区弗瑞曼人。他知道，这些人就在一条冲积沟里等候，队伍上

桥前一定会冒出来。这是他跟弗瑞曼人事先谈好的条件，现在没办法阻止他们了，而神帝身上依然显现出虫子的迹象。

雷托最早听出弗瑞曼人的动静，而其他人谁都没看见，也没听见。

「听！」他喊。

莫尼奥立刻绷紧了神经。

雷托在帝舆上翻滚身体，将前端拱出气泡形舱罩，注视着前方。

莫尼奥很清楚是怎么回事。神帝的感官比随行众人敏锐得多，他已经察觉前方有骚动了。弗瑞曼人正在往大道上爬。莫尼奥顿了一步，落到了护卫距离的最远端。现在他也听见了。

有碎石滚落的声音。

在皇家队伍前方顶多一百公尺处，几个弗瑞曼人已经现身，大道两侧的冲积沟都有人上来。

邓肯·艾达荷向前冲了一段又放慢速度，与莫尼奥并肩小跑。

「那些就是弗瑞曼人？」艾达荷问。

「是的。」莫尼奥答话时注意力并未离开神帝，他的庞大身躯已经放低。

示范区弗瑞曼人在大道上集结，他们脱下外袍，露出红紫两色的内袍。莫尼奥倒抽一口气。这些弗瑞曼人彩袍里面还穿着某种黑衣，盛装打扮成朝圣者模样。全体弗瑞曼人朝着皇家队伍载歌载舞走来，前排几个人挥舞着纸卷。

「请愿，陛下，」领头的人喊道，「请听听我们的请愿！」

「邓肯！」雷托叫道，「赶走他们！」

话音刚落，鱼言士穿过百官急冲上来。艾达荷挥手让她们往前，自己也迎头跑向正在靠近的弗瑞曼人群。卫兵排成了一个方阵，艾达荷顶在最前。

雷托「砰」的一声关上帝舆的气泡形舱罩，开始加速前进，发出咆哮：「闪开！闪开！」

眼见卫队直冲过来，帝舆也在雷托的吼声中不断加速，弗瑞曼人似乎打算在路中央让出一条通道。莫尼奥不得不快跑以跟上帝舆，并留意了一下身后众大臣的跑步声。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弗瑞曼人做出了计划外的举动。

吟唱的人群同时脱掉了朝圣袍，露出跟艾达荷身上一模一样的黑色制服。

他们在干什么？莫尼奥一时摸不着头绪。

就在他满腹疑惑的当下，那一张张不断逼近的面孔以幻脸人特有的方式融化了，转瞬间每一张脸都变成了邓肯·艾达荷的相貌。

「幻脸人！」有人尖叫。

之前那乱糟糟的场面、杂乱的脚步声以及鱼言士排出阵型时的喝令，也分散了雷托的注意力。他催动帝舆加速，缩短自己与卫队之间的距离，同时鸣响了帝舆刺耳的警笛声。一阵白噪音响彻云霄，连某些受过专门训练的鱼言士都辨不清东南西北了。

请愿者就是在这时脱下朝圣袍开始变成邓肯·艾达荷的。雷托听见有人尖叫一声：「幻脸人！」他认出那是皇家会计部的一名官员，某个鱼言士的配偶。

雷托的第一反应是开心。

卫兵和幻脸人已经短兵相接，请愿者的吟唱变成了呼喊。雷托听出那是忒莱素人在下达战斗指令。一队鱼言士将穿黑衣的真邓肯重重围在中心，执行雷托三令五申的指示—保护好苏亡人指挥官。

问题是她们怎么从幻脸人中分辨他呢？

雷托几乎煞停了帝舆。他看到左侧的鱼言士正挥舞着击昏棍。一把把短刀反射着阳光，随后传来雷射枪的嗡嗡声，雷托的祖母曾把这枪声称作「全宇宙最恐怖的声音」。领头者口中不断爆出粗哑的呼喊声。

雷托听到第一声雷射枪响就立刻作出了反应。他右转帝舆离开路面，并将驱动力从车轮切换为悬浮器。他仿佛驾着一辆攻城撞车，掉头直接捣入一群试图从侧翼进攻的幻脸人，接着一个急转，撞向另一侧的幻脸人。他感受到肉体与塑钢相碰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还看到四溅的鲜血。他从大路驶下冲积沟，狭沟棕色的锯齿状边缘从眼前飞速划过。他向上一跃飞过河谷，降落在皇家大道旁一处居高临下、岩石环绕的了望点，这才掉转车头，此处已远远超出了掌上型雷射枪的射程。

真意外啊！

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庞大的身躯都抽搐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兴奋之情才慢慢平复。

从此处俯瞰，大桥和战斗区域一览无遗。尸体横七竖八躺倒在路面上和两侧狭沟里。他辨认出其中有大臣的华服、鱼言士的军服和幻脸人染血的黑色伪装衣。幸存的大臣在后方挤作一团，鱼言士则在倒地的人之间飞快穿梭，俐落地在每个刺客身上补上一刀，确保不留活口。

雷托扫视战场寻找穿黑衣的真邓肯。站着的人里没有穿这身制服的，一个也没有！雷托克制住心头涌起的失望，不过很快就在大臣中看到一群鱼言士卫兵……里头还有个赤裸的人。

赤裸！

正是邓肯！赤裸！可不！没穿制服的邓肯·艾达荷一定不是幻脸人。

他再次笑得颤抖。双方都受到意外的冲击。刺客见到这一幕会多么震惊，这个对策显然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雷托驱动帝舆缓缓驶上大道，在桥上落下车轮。过桥时，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他回忆起无数座桥，回忆起自己曾无数次过桥进行战后视察。雷托抵达桥对面时，艾达荷从卫兵中脱身而出，跨过绕开地上横陈的尸体朝他跑来。雷托煞住车，盯着眼前的裸男。邓肯犹如古希腊送信的勇士，带着最终战报向统帅一路飞奔而来。这历史的缩影慑住了雷托的记忆。

艾达荷在帝舆旁一个滑步停住。雷托打开气泡形舱罩。

「该死的幻脸人，全部都是！」艾达荷气喘吁吁地说。

雷托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兴致，问道：「脱衣服是谁的主意？」

「我的！但她们不让我去战斗！」

莫尼奥带着一队卫兵跑过来。一名鱼言士扔了一件卫兵的蓝斗篷给艾达荷，喊道：「我们正在死人身上找一件完好的制服。」

「我把自己的撕坏了。」艾达荷解释。

「有幻脸人逃走吗？」莫尼奥问。

「一个都没跑掉。」艾达荷说，「我承认你的女人很能打，但她们为什么不让我加入……」

「因为她们接到了保护你的命令。」雷托说，「她们总是保护最有价值的……」

「为了把我拉出战场，她们死了四个人！」艾达荷说。

「我们总共损失了三十多人，陛下。」莫尼奥说，「伤亡还在统

计。」

「有多少幻脸人？」雷托问。

「好像正好是五十个，陛下。」莫尼奥说。他说话声音很轻，满脸沮丧。

雷托咯咯笑起来。

「您笑什么？」艾达荷问，「我们有三十多人……」

「忒莱素人太笨了。」雷托说，「你没发现吗？五百年前他们的效率和危险性都还远远超过今天。想想看，他们竟敢搞出这么愚蠢的伪装！而且没料到你反击得那么聪明！」

「他们有雷射枪。」艾达荷说。

雷托扭转庞大的前节部位，指向帝舆舱罩的顶部，靠近中央处烧出了一个星形孔洞。

「他们还打中了下面几个地方。」雷托说，「幸好没打坏悬浮器和轮子。」

艾达荷盯着这个洞，发现雷托的身体应该处在雷射的路径上。

「没有打到您吗？」他问。

「嗯，打到了。」雷托说。

「您受伤了？」

「雷射枪伤不了我。」雷托谎称，「以后有时间我会演示给你们看看。」

「可是我会受伤，」艾达荷说，「您的卫兵也会受伤。我们都得配一条屏蔽场腰带。」

「帝国已经全面禁用了屏蔽场。」雷托说，「私藏屏蔽场是死罪。」

「关于屏蔽场……」莫尼奥大着胆子插话。

艾达荷以为莫尼奥想问屏蔽场是什么，便说：「屏蔽场带产生一个力场，能挡住任何以危险速度进入的物体。但有个大缺点：当雷射光束穿过这个力场，就相当于引爆了一颗超大核弹，攻守双方会同归于尽。」

莫尼奥仍旧盯着艾达荷，艾达荷点了点头。

「我明白为什么要禁用了。」艾达荷说，「我猜，反核武的大公约

依然有效而且还在发挥作用吧？」

「在我们收缴各大氏族持有的全部核武器，并移送到安全处所之后，这份协定的作用更大了。」雷托说，「但现在没时间讨论这些问题。」

「还有一件事可以讨论。」艾达荷说，「在这种开阔地方行走太危险了，我们应该……」

「这是传统，我们要把路走完。」雷托说。

莫尼奥凑近艾达荷耳边说：「你让陛下心烦了。」

「可是……」

「难道你没想过行走中的人群控制起来要容易得多吗？」莫尼奥反问。

艾达荷猛地扭头直视莫尼奥的眼睛，突然醒悟过来。

雷托趁着这个机会下令：「莫尼奥，确保这里看不出遭遇过伏击，一滴血、一片碎布都不可以留下——一丝痕迹都不能有。」

「是，陛下。」

有人围拢过来，艾达荷闻声回头，只见所有幸存者，甚至包括缠着急救绷带的伤患，都上前听令了。

「所有人，」雷托对帝舆四周的人群说，「对这件事都不许议论一个字。让忒莱素人去担惊受怕吧。」他望向艾达荷。

「邓肯，这个区域只允许示范区弗瑞曼人自由活动，那些幻脸人是怎么溜进来的？」

艾达荷下意识瞥了莫尼奥一眼。

「陛下，责任在我。」莫尼奥说，「是我安排弗瑞曼人在这里请愿的。我还向邓肯·艾达荷保证他们没有问题。」

「我想起来你提过这次请愿。」雷托说。

「我以为这能为您带来乐趣，陛下。」

「请愿不能为我带来乐趣，反而让我心烦。在我的计划中，有些人唯一的职责就是保留古老传统，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些人请愿。」

「陛下，只是您抱怨过太多次这类出行无聊透顶……」

「但我不是来帮别人减轻无聊的！」

「陛下？」

「示范区弗瑞曼人对传统一无所知。他们只善于做表面文章，所以自然会感到无聊，他们的请愿不外乎要搞点新花样——这就是让我心烦的地方。我不会允许他们改变。那么，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请愿的？」

「是弗瑞曼人自己提出来的。」莫尼奥说，「有个代表团……」他咽下了后半句话，紧皱起眉头。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你认识吗？」

「当然，陛下。否则我……」

「他们都死了。」艾达荷说。

莫尼奥不解地盯着他。

「你认识的那些人都遇害了，来的都是假扮的幻脸人。」艾达荷说。

「是我的疏忽。」雷托说，「我早该教会大家怎么看穿幻脸人了。既然他们胆子已经大得开始干蠢事，我们就要补上这一课。」

「他们怎么会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艾达荷问。

「也许是想转移焦点，不让我们注意别的事。」莫尼奥说。

雷托朝莫尼奥笑了笑。尽管刚刚经历过危险，总管的脑子还是满管用的。由于没能识破幻脸人冒名顶替的诡计，莫尼奥已经让神帝失望了一次。现在，他觉得自己能否继续干下去，也许还得指望当初颇得神帝赏识的那些能力了。

「那么现在我们还有点时间准备一下。」雷托说。

「转移我们的焦点是为了掩盖什么？」艾达荷问。

「他们参与的另一个阴谋。」雷托说，「他们料想会因为这件事而遭到严惩，不过忒莱素人的核心圈子仍将安然无恙，因为有你，邓肯。」

「他们没打算在这里失手。」艾达荷说。

「但他们对出现意外是有心理准备的。」莫尼奥说。

「他们仗着握有邓肯·艾达荷的原型细胞，认定我不会消灭他们。」雷托说，「你明白吗，邓肯？」

「他们押对了吗？」艾达荷问。

「差一点就错了。」雷托说，接着又转向莫尼奥，「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的任何痕迹带进奥恩城。换上新制服，死伤的卫兵补上新人……一

切都恢复原样。」

「也有大臣死了，陛下。」莫尼奥说。

「找人顶上！」

莫尼奥躬身道：「是，陛下。」

「给我的车子再送一顶新舱罩来！」

「遵命。」

雷托把车倒了几步远，掉头朝大桥驶去，又回过头朝艾达荷喊道：「邓肯，走在我旁边。」

一开始，艾达荷每个动作都显得很不情愿，他慢吞吞地离开了莫尼奥等人，接着加快步伐，赶到帝舆敞开的气泡形舱罩旁边，边走边盯着车里的雷托。

「你有什么烦心事，邓肯？」雷托问。

「您真的把我当成了您的邓肯吗？」

「当然，就像你把我当成你的雷托那样。」

「您为什么没有料到这次刺杀？」

「运用我自豪的预知力？」

「对！」

「幻脸人很久没引起我的注意了。」雷托说。

「我想今后情况会有变化？」

「变化不大。」

「为什么？」

「因为莫尼奥说得对，我不能让自己分心。」

「这次刺杀真有可能得手吗？」

「的确有可能。你知道，邓肯，很少有人明白我的死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忒莱素人还在搞什么阴谋？」

「我认为这是个圈套，一个漂亮的圈套。他们向我发出了信号，邓肯。」

「什么信号？」

「我的某些臣民行动起来愈来愈孤注一掷了。」

他们下了桥，登向雷托刚才所在的了望点。艾达荷沉默地走着，仿

佛在酝酿什么。

来到山顶，雷托抬起目光，越过远处的悬崖，眺望着荒芜的沙厉尔。

在大桥对面的遇袭地点，有些扈从还在为失去亲友而悲恸不已。雷托敏锐的听觉能从中分辨出莫尼奥的声音，他正在警告说哀痛要适可而止。帝堡里还有其他亲友，而神帝震怒的模样大家都很清楚。

在抵达奥恩城之前，他们的眼泪会消失，脸上又将重现笑容，雷托想。他们觉得遭到了我的轻视！真有什么要紧吗？这只不过是短命者和短视者脑海里一闪而过的烦恼。

沙漠的景色让他感到欣慰。从这个角度看不见峡谷里的河流，除非完全转过头望向节日城。邓肯在帝舆旁体贴地保持沉默。雷托的目光稍向左偏，瞥见禁林的边缘。蓊郁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想起昔日遍布星球的沙漠，其壮观足以让任何人胆战心惊，连无法无天的沙漠漫游者弗瑞曼人亦不例外；与之相比，如今的沙厉尔只是一小片脆弱的残余。

是那条河，雷托想。我只要转身，就能看见自己做的事情。

当年保罗–穆阿迪布在高耸的大盾壁上炸出一个缺口，为沙虫驭者军团打开一条通道，如今艾达荷河奔腾的人造峡谷正是这道缺口的延伸。在现今河水流经之处，穆阿迪布曾率领弗瑞曼人冲出科里奥利沙暴，留名青史……也留下了这一切。

雷托听到莫尼奥熟悉的脚步声，他正费力地向了望点攀爬，上来后站在艾达荷身旁直喘气。

「我们再过多久出发？」艾达荷问。

莫尼奥挥手示意他安静，向雷托禀报：「陛下，我们收到一条奥恩城来的消息。贝尼·杰瑟里特传了条讯息说忒莱素人要在您上桥前行刺。」

艾达荷哼了一声。「是不是晚了点？」

「错不在她们，」莫尼奥说，「是鱼言士卫队长不相信她们。」

雷托的扈从慢慢聚集到了望点附近。有些人看上去精神恍惚，仍未从震惊中恢复。鱼言士在众人之间快速穿梭，精神奕奕。

「撤掉贝尼·杰瑟里特使馆的卫兵。」雷托说，「给她们送个信，说她们依然被排在最后觐见，但不必为此担心。告诉她们『那在后的将要

在前』。[5]她们能领会其中的暗示。」

「怎么处理忒莱素人？」艾达荷问。

雷托依然看着莫尼奥。「嗯，忒莱素人。我们要给他们一个信号。」

「是什么呢，陛下？」

「等我下令，不可提前，你命人当众鞭笞并驱逐忒莱素大使。」

「陛下！」

「你不同意？」

「假如我们要保守这个秘密——」莫尼奥转头扫了一眼，「您怎么解释这次鞭刑？」

「我们不解释。」

「一点理由都不给？」

「不给。」

「可是，陛下，流言蜚语会……」

「这只是我的自然反应，莫尼奥！让他们感受一下我隐藏起来的那部分自我，这部分会做出什么事，我一无所知，因为没有沟通的管道。」

「这样会引起巨大的恐慌，陛下。」

艾达荷爆发出一阵粗哑的大笑。他站到莫尼奥和帝舆之间。「他对这个大使算是仁慈的！换在过去，有的君王会用小火慢慢烧死这个蠢货。」

莫尼奥从艾达荷的肩膀后探头说：「可是，陛下，这个行动等于向忒莱素人承认您曾遇刺。」

「他们已经知道了，」雷托说，「但不会说出口。」

「因为一个刺客也没回去……」艾达荷说。

「你明白吗，莫尼奥？」雷托问，「当我们毫发无伤地进入奥恩城，忒莱素人就会知道行动彻底失败了。」

莫尼奥环视鱼言士和百官，他们都出神地听着这场对话。很少有人领教过神帝与他首席贴身侍卫之间的这种直白交谈。

「陛下什么时候下令惩罚大使？」莫尼奥问。

「接见时。」

雷托听到扑翼机飞过来了，扑动翼和旋翼闪烁着阳光，定睛细看，其中一架扑翼机悬吊着一顶新的帝舆舱罩。

「把损坏的舱罩送回帝堡修好。」雷托盯着飞近的扑翼机说，「修理工问起来，就说日常维修，是被风沙刮破的。」

莫尼奥叹了口气。「是，一切按陛下吩咐。」

「好了，莫尼奥，打起精神来。」雷托说，「等等走在我身边。」又转向艾达荷交代道：「带几个卫兵先去探路。」

「您觉得还会有刺客吗？」艾达荷问。

「不会有了，但这能让卫兵有点事做。换上新制服。我不想看你穿着忒莱素人的脏衣服。」

艾达荷领命退下。

雷托示意莫尼奥靠近些，再近些。直到莫尼奥低头探进帝舆，离雷托不足一公尺，雷托这才放低声音说：「这件事给你上了特殊的一课，莫尼奥。」

「陛下，我知道我本该怀疑变脸……」

「跟幻脸人无关！和你女儿有关。」

「希欧娜？她怎么会……」

「告诉她，她就像我体内的那股力量，会在我不知情的时候作出反应，只是比较弱小。正因为她，我才记得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爱。」

莫尼奥迷惑不解地盯着雷托。

「把话传给她就行。」雷托说，「你不需要理解，只需要重复我的话。」

「遵命。」莫尼奥说完退了下去。

雷托合上气泡形舱罩，等待扑翼机上的工作人员更换整体舱罩。

莫尼奥转身扫视了一下在了望台上等候的人群。他发现一个之前从未留意的东西，有些还没从慌乱中恢复心神的人将其暴露了出来——部分大臣佩戴了一种精密的助听装置。他们一直在窃听。而且这种装置只可能来自伊克斯星。

我要警告邓肯和卫兵，莫尼奥想。

他隐隐觉得这是腐败的迹象。如果多数大臣和鱼言士要么确知，要么怀疑神帝自己也向伊克斯人购买违禁设备，这种事又怎么杜绝得了

呢？

5

出自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此章以葡萄园主招募工人的故事说明神的恩典对人同样公平，不分先来后到。—编注

21

我开始厌恶水。促使我蜕变的沙鳟皮肤已经和沙虫一样敏感。莫尼奥和很多卫兵都知道水令我反感，只有莫尼奥猜到这种转变的意义如同里程碑。我能从中感受到自身的终结，在莫尼奥看来这将是漫长的过程，但于我而言只要熬一熬很快就能过去。在沙丘时代，水分对沙鳟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我们共生初期的一个问题。我运用意志力抑制欲望，直至达到平衡。如今我必须避开水，因为已经不再有沙鳟，只剩下构成皮肤的半休眠生物。没有沙鳟让这个世界重返沙漠，沙胡罗不可能出现；大地不干涸，沙虫就无法进化。我是它们唯一的希望。

——《失窃的日记》



皇家队伍走下最后一道坡，进入节日城界，此时下午已过半。欢迎人群簇拥在街道两旁，最前排密密地站着维持秩序的鱼言士，个个虎背熊腰，身着厄崔迪绿军服，手里的击昏棍两两交叉。

皇家队伍走近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呼喊。鱼言士卫兵开始吟唱：

「赛艾诺克！赛艾诺克！赛艾诺克！」

民众并不清楚这句唱词代表什么意思，但随着声音在高楼大厦间回荡，一种奇特的效果产生了。人山人海的街道顿时安静下来，只能听见卫兵的吟唱回荡。人们充满敬畏地注视着手持击昏棍分列于皇家通道两边的鱼言士。神帝经过时，鱼言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庞，同时持续吟唱。

艾达荷与鱼言士卫兵跟在帝舆后面，他第一次听到这种吟咏，觉得后颈毛发倒竖。

莫尼奥走在帝舆旁边，目不斜视。他曾经问过雷托唱词的含意。

「我只允许鱼言士举行一种仪式。」雷托答道。当时他们在奥恩城中央广场地下的神帝觐见厅，莫尼奥一整天忙着接待拥入城中参加十年庆的达官贵人，已经疲态尽现了。

「陛下，这句唱词跟仪式有什么关系？」

「这种仪式就叫赛艾诺克—雷托庆典，可以当面表达对我的崇拜。」

「这是种古老仪式吗，陛下？」

「是弗瑞曼人的传统，早在他们还不是弗瑞曼人的时候就有了。但是解开庆典秘密的钥匙已经随着先人逝去而失传了，现在记得这些的只有我。我出于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模样重新创造了这种庆典。」

「那么示范区弗瑞曼人不会举行这种仪式？」

「从不。这是我的仪式，而且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永久独享这项权利，因为我就是这种仪式。」

「这个词很奇怪，陛下。我从来没听说过类似的词。」

「它有多重含意，莫尼奥。如果我告诉你，你能守住秘密吗？」

「谨遵圣命！」

「永远不能把我说的透露给别人，包括鱼言士。」

「我发誓，陛下。」

「很好。赛艾诺克本意是将荣誉献给真诚的说话者，后来用于纪念以真诚之心说出口的东西。」

「可是，陛下，真诚不就是指说话者相信……丝毫不怀疑自己说的话吗？」

「是的，但赛艾诺克还有一层含意是揭示真相之光。你不断地将光投射于所见之物。」

「真相……是一个很含糊的词，陛下。」

「的确如此！赛艾诺克又代表发酵，因为真相—或者你觉得自己了解真相的那份信念，都一样—总是会在全宇宙发酵。」

「一个词包含这么多意思吗？陛下。」

「还没完！赛艾诺克也可以用来召唤祈祷，并且代表审问新丧者的记录天使希哈娅的名字。」

「这个词负担太重了，陛下。」

「我们想让词语承受多少负担，词语就能承受多少负担。只需要约定俗成。」

「陛下，为什么我不能跟鱼言士提起这些？」

「因为这个词是专门为她们保留的。要是知道我把这个词分享给一个男人，她们会心生怨恨。」

莫尼奥护卫着帝舆向节日城里行进，回忆使他不觉将双唇紧抿成一条线。自从领教了赛艾诺克的解释，他已听过许多次鱼言士吟唱此词迎接神帝驾临，甚至还自行给这个怪词加上新意涵。

它意谓神秘和威望。它意谓权力。它授权以神的名义行动。

「赛艾诺克！赛艾诺克！赛艾诺克！」

这个词莫尼奥听着只觉得刺耳。

他们已经深入城内，接近中央广场了。下午的阳光从队伍后面斜射过来，金灿灿地洒在皇家大道上，洒在市民的盛装上，也洒在沿路列队的鱼言士高扬的脸庞上。

艾达荷与卫兵们护在帝舆旁，随着吟唱持续，他开始警惕起来。他向身边的一名鱼言士询问词汇的意思。

「这个词不是给男人用的，」她说，「不过有时候陛下会跟某个邓肯分享赛艾诺克。」

某个邓肯！他先前向雷托打听过有关其他邓肯的情况，而雷托神神秘秘岔开话题的那副样子让他很不是滋味。

「您很快就会明白的。」

艾达荷暂时不去注意吟唱声，而是怀着观光客的好奇心环顾四周。身为卫队指挥官，艾达荷的一项准备工作就是了解奥恩城的历史。当他得知从该城附近流过的河名叫艾达荷河，他发现自己和雷托一样感到滑稽可笑。

当时他们在帝堡内一间通风良好、洒满晨光的开阔大厅里，鱼言士档案管理员已在几张宽大的桌子上铺好沙厉尔和奥恩城的图纸。雷托将帝舆驶上一道斜坡，以便由上而下看清图纸。在一张散乱着图纸的桌子对面，艾达荷正站着研究节日城的平面图。

「这种城市设计不太常见。」艾达荷沉吟。

「主要功能只有一个──创造适合神帝公开亮相的条件。」

艾达荷抬头望向帝舆上那具分节的躯体，把目光聚焦在那张状如戴了兜帽的脸庞上。他怀疑自己到底能否习惯这个怪异的形象。

「可那每隔十年才有一次。」艾达荷说。

「你指『普享大典』，没错。」

「在两次大典之间的时间，会封闭城市吗？」

「里面有使馆、贸易商办事处、鱼言士学校、维修保养部门、博物馆和图书馆。」

「他们占了多少地方？」艾达荷用指关节轻叩图纸，「顶多十分之一？」

「比那还要少。」

艾达荷的目光在图纸上游移，神情若有所思。

「这样设计还有其他原因吗，陛下？」

「主因就是满足我本人公开亮相的需求。」

「那里一定有办事员、公务员，还有普通工人。他们住在哪里？」

「大部分住在郊区。」

艾达荷指着图纸问：「这一排排的公寓？」

「注意阳台，邓肯。」

「都环绕着广场。」他低头细看图纸，「广场足足有两公里宽！」

「注意阳台是呈阶梯状，一直延伸到这圈尖塔。塔里住的是精英人士。」

「这样当您进入广场，他们都能俯瞰您？」

「你不喜欢？」

「连个能量防护盾都没有！」

「我成了一个多么诱人的目标！」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关于奥恩城的设计，流传着一个让人百听不厌的故事，是我创造和传播的：曾经有一个民族，他们的君王必须一年一度在漆黑的夜里穿过人群，不带武器，不穿盔甲。这位神秘的君王行走时还要身穿发光的衣服，而在夜色掩护下的臣民只穿黑衣，也从不搜查他们是否持有武器。」

「这跟奥恩城……跟您有什么关系？」

「嗯，显然，假如这位君王能活着走完全程，证明他是个好君王。」

「您不搜查武器？」

「不公开搜查。」

「您觉得民众把您当成故事里的君王。」这不是一个问句。

「很多人是这样。」

艾达荷盯着雷托深埋在灰色「皮兜帽」里的脸孔。那对蓝上加蓝的眼睛不带感情地回看着他。

美蓝极眼，艾达荷想。但雷托说他已不再服用香料。身体分泌的香料已经能满足他的瘾头。

「你不喜欢我的神圣放荡、我强力维持的稳定。」雷托说。

「我不喜欢您扮演神！」

「但是神统治一个帝国，就像指挥家引导交响乐团演奏。我的表演只有一个局限，那就是我只能待在厄拉科斯星。我必须在这里指挥交响乐团。」

艾达荷摇摇头，又去看城市平面图。「尖塔后面的这些楼房是干什么用的？」

「供客人用的低一等的馆舍。」

「他们看不见广场。」

「能看见。房间里有伊克斯设备可以投映我的影像。」

「而内圈能直接看到您本人。您怎么走进广场？」

「我亮相时中间会升起一座舞台。」

「他们会欢呼吗？」艾达荷直视雷托的眼睛。

「允许欢呼。」

「你们厄崔迪家的人总是自以为能名垂青史。」

「你用这种方式理解欢呼真是太聪明了。」

艾达荷再看城市地图。「这里有鱼言士学校？」

「在你左手下面，没错。希欧娜就是被送到这所学院受教育，那一年她十岁。」

「希欧娜……我必须多了解她。」艾达荷思忖着说。

「我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任何事妨碍你这么做。」

艾达荷随着皇家队伍前行，鱼言士逐渐减弱的吟唱声让他回过神来。前方帝舆已驶入一条长长的下坡道，通往广场地下宫殿。仍沐浴在阳光里的艾达荷举头环顾闪亮的尖顶—这是一种在图纸上无法感受的现实。广场仿佛环绕着一座巨型阶梯看台，阳台上挤满了人，个个都默默俯视这支巡行队伍。

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没有欢呼，艾达荷想。阳台上无声的人群让艾达荷心里充满不祥之感。

他走入下坡隧道，一过入口就看不见广场了。愈往下，鱼言士的吟唱声就愈轻。四周的脚步声不寻常地放大了。

现在好奇心取代了令人觉得压抑的不祥感。艾达荷仔细观察四周，隧道地面平坦，设有人工照明，非常宽，他估计能容纳七十人并排前进。这里没有欢迎人群，只有一列间距颇远的鱼言士岗哨，她们没有吟唱，只是心满意足地盯着自己的神一驶而过。

艾达荷还记得广场地下这个庞大建筑体的平面图—这是一座隐密的城中城，只有神帝、大臣和鱼言士才能在里面独自行动。然而从图纸上看不见那些粗大的立柱，也感受不到这里警卫森严的开阔空间以及被众人脚步声和帝舆吱嘎声打破的怪异宁静。

艾达荷突然看了看路边的鱼言士岗哨，这才发现她们的嘴唇一直蠕动着默念一个词。他认出了那个词：

「赛艾诺克。」

「这么快又到节日日了？」雷托皇帝问。

「已经过去十年了。」总管答。

想一想，以上对话是否暴露了雷托皇帝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口述史」



在节日仪式开始前的一对一接见环节，人们纷纷议论神帝花了超出预定长度的时间面见伊克斯新任大使，一位名叫赫薇·诺里的年轻女子。

上午过半，两名依然洋溢着节日首日那种兴奋的鱼言士为赫薇·诺里领路。广场地下的觐见厅灯火通明，房间约五十公尺长，三十五公尺宽。墙上装饰着弗瑞曼古挂毯，在无价的香料纤维上嵌入宝石与贵金属，构成一幅幅光彩夺目的图案，颜色则以古弗瑞曼人格外偏好的绯红色为主。大厅地板大部分是透明的，用闪亮的水晶拼出充满异域风情的鱼纹。地板下流过一条澄蓝的水带，竟然离雷托很近，当然觐见厅已采取了充分的防潮措施。大厅正对房门的那头设有一座铺有软垫的高台，这就是雷托的王座。

他第一眼见到，就觉得赫薇·诺里酷似她的叔叔马尔基，而她端庄的举止、镇定的步态又与马尔基截然不同。她的皮肤同样也是深色的，但有一张鹅蛋脸，五官端正。她用一对冷静的棕色眼睛与雷托对视。马尔基的头发是灰色的，而她的是亮棕色。

赫薇·诺里走近时，雷托感到她由内而外散发出一股平和之气。她在雷托下方十步远处站定。那种古雅而娴静的气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

随着兴奋感增强，雷托发现这位新任大使暴露了伊克斯人的阴谋。他们一直在精挑细选地培育具备特定功能的人种。很遗憾，赫薇·诺里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魅惑神帝，寻找他铠甲上的裂缝。

尽管如此，在面谈过程中，雷托还是发觉自己打从心底喜欢有她在身边。一套伊克斯棱镜系统将阳光导入大厅里雷托所在的这一头，金灿灿地将赫薇·诺里圈在中间。神帝背后的暗影里站着一小排鱼言士侍卫——一共十二名，都是特意选择的聋哑女子。

赫薇·诺里身着一件朴素的紫色安比尔长袍，唯一的首饰是上刻「IX」（伊克斯）符号的银色项链坠饰，下摆隐隐露出一双与长袍同色的软凉鞋。

「你知道，」雷托问她，「我杀过你的一个先人吗？」

她温柔地笑了笑：「我叔叔马尔基为我安排的早期训练包含了这项信息，陛下。」

她说话时，雷托觉察到贝尼·杰瑟里特也插手过她的教育。她用贝尼·杰瑟里特的方法来控制自身反应并体会对方的弦外之音。不过他看得出来，贝尼·杰瑟里特那一套只是薄薄地覆盖在她身上，从未渗进她纯良的本性。

「有人跟你说过我会谈起这个话题。」他说。

「是的，陛下。我知道那位先人胆大妄为，竟然偷带武器来这里妄图伤害您。」

「就像你的前一任伊克斯大使。这件事你也听说了吗？」

「我到了这里才听说的，陛下。他们都是傻瓜！您为什么要饶恕前任大使？」

「而没有饶恕你的先人？」

「是的，陛下。」

「前任大使科巴特要为我传信，所以更有价值。」

「这么说他们对我讲了实话。」她说，接着又笑了一下，「一个人不能总指望从同事和上级那里听到实话。」

这句回答十分坦白，雷托不禁咯咯笑起来。就在此时，他发现这个年轻女子依然拥有一颗「初生之心」——伴随着出生的震惊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我有生命了！」

「那么你不怪我杀过你先人啰？」他问。

「他要行刺您！我听说您把他压扁了，陛下，就用您自己的身体。」

「没错。」

「接下来您把他的武器掉转过来，对准自己的圣体，来证明这东西奈何您不得……那可是我们伊克斯人所能造出来性能最强的雷射枪。」

「目击者描述得很准确。」雷托说。

他同时想：这件事说明了目击者的可信程度！他清楚，就记录历史的精确度来说，自己只是把枪口对准了体节，而不是手、脸或鳍足。准沙虫躯体具有强大的吸热能力，他体内的「化工厂」能将热能转化为氧气。

「我从来没怀疑过这件事。」她说。

「为什么伊克斯人要重复这种愚蠢的行为？」雷托问。

「他们没有对我说过，陛下。也许只是科巴特的个人行为。」

「我想不是。我觉得你们的人只不过是想让他们选中的刺客去送死。」

「要科巴特死？」

「不是，是要他们选中使用武器的那个人去死。」

「是谁，陛下？还没人告诉过我。」

「那不重要。还记不记得你先人干蠢事那次我说过什么？」

「您严厉警告我们，倘若再有这类以下犯上的暴行，将遭到可怕的惩罚。」她垂下目光，不过雷托还是在她眼里瞥到了一股坚定的决心。她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抑制雷托的愤怒。

「我说得很明白，要是再惹我发怒，你们谁都休想逃得过。」雷托说。

她猛地抬头盯着雷托的脸。「是，陛下。」她现在的态度反映出内心的恐惧。

「一个也别想逃，包括你们新开拓的那块殖民地也成不了救命稻草，那地方就在……」雷托一口气背出了伊克斯人秘密拓建的殖民地的标准星图座标，他们本以为此地已远远超出了帝国的控制范围。

她并没有露出讶异之色。「陛下，我想正是因为我警告过他们这件事瞒不了您，这才让我当了大使。」

雷托更仔细地观察起她来。这里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思忖着。她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知道，伊克斯人以为遥远的距离和高昂的交通成本

能使新殖民地成为法外之地。但赫薇·诺里不这么认为且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她相信，正因这一举动，她才被她的主子任命为大使—伊克斯人的谨慎可见一斑。他们认为自己在朝中安插了一个盟友，而这个人在别人眼里又是雷托的朋友。思路理顺后，他点了点头。在掌权之初他就明确告知伊克斯人，他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机密—他们辖下科技联盟的核心区所在的具体位置。伊克斯人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绝不可能泄漏的秘密，因为他们向宇航公会支付了巨额封口费。雷托之所以能挖出真相，自然归功于他的预知和推理能力—还有记忆里一众伊克斯人的帮助。

当时雷托就警告过伊克斯人，如有谋逆行为将受到惩罚。他们大惊失色，表示自己遭到宇航公会出卖。雷托被这反应逗得哈哈大笑，此举反倒让伊克斯人深感不安。接着，他用冰冷的责难语气告诉伊克斯人，他不需要间谍和告密者，也不屑于去搞政府爱干的那些勾当。

他们不相信他是神吗？

此后一段时间，伊克斯人对他有求必应。雷托并没有狠命压榨他们，提的要求都不过分，通常是具有特定用途的机器或配备某种功能的装置。他只需列明要求，不久伊克斯人就会送来相应的高科技玩意儿。只有一次，他们在某台机器里暗藏凶器。雷托把送货的伊克斯使团杀得一个不剩，连机器都没来得及拆箱。

在雷托回忆往事的时候，赫薇·诺里一直静静等待，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

真美，他想。

他和伊克斯人打交道太久了，她的这种新姿态让他全身舒畅。一般而言，那些激情，那些危机，那一切造就他、鼓舞他的必要因素如今都已消失殆尽。他常常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赫薇·诺里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有用，他感到愉快。雷托甚至猜测，伊克斯人研发用于放大公会领航员线性预知力的机器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也许有一个小小的信号光点夹在一连串重大事件中，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去了。他们真的能造出那种机器吗？那将是多了不起的奇迹啊。他刻意克制，不动用超能力探测此可能性，哪怕是最表层的探测。

我渴望意外！

雷托亲切地朝赫薇笑了笑。「他们是怎么训练你来引诱我的？」他

问。

她眼睛眨都没眨。「他们指导我怎么应对各种特定的紧急情况。」她说，「我都按要求记住了，但并不打算用。」

这正中他们的下怀，雷托想。

「告诉你的顶头上司，」他说，「由你充当一块在我面前摆荡的钓饵，再合适不过了。」

她低头道：「遵命，唯愿陛下满意。」

「你让我很满意。」

他追踪起赫薇过去的线索，放任自己稍稍刺探她不久以后的未来。赫薇显现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未来，其走势可能转往多个方向。她将在偶然的机会下认识希欧娜，除非……雷托脑子里闪过一串问题。现在有一名公会领航员正在充当伊克斯人的顾问，显然此人已经探测到希欧娜在时间结构上所产生的扰动。这名领航员真的相信自己能阻止神帝发现他吗？

刺探持续了数分钟，但赫薇并未感到不安。雷托仔细观察她，她仿佛超越了时间—恬淡平和地存在于时间之外。他从未见过一个凡夫俗子能如此镇定自若地在他面前等候。

「赫薇，你在哪里出生的？」他问。

「就在伊克斯星，陛下。」

「我想知道得更具体些—房子在哪里，地点在哪里，父母、亲戚、朋友都是谁，周围有什么人，在哪里上的学，所有的一切。」

「我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陛下。他们说我还在襁褓中父母就死了。」

「你相信吗？」

「一开始……当然信。后来，我开始幻想，我甚至把马尔基想像成父亲……可是……」她摇摇头。

「你不喜欢你的叔叔马尔基吗？」

「是的，我不喜欢。但我敬佩他。」

「跟我完全一样。」雷托说，「那么你有哪些朋友，受过什么教育？」

「我的老师都是专家，甚至还请了几位贝尼·杰瑟里特来训练我的情

绪控制和观察力。马尔基说这都是为我完成大事所做的准备。」

「你的朋友呢？」

「我想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与我接触的人都只是为了完成特定的教育任务。」

「有没有人谈起过，他们训练你是要完成什么大事？」

「马尔基说我的训练目标是魅惑您，陛下。」

「你多大年纪了，赫薇？」

「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我猜有二十六岁了。我从来没庆祝过生日，我偶然间才知道有生日这回事，有位老师的请假理由是过生日，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位老师。」

雷托发现自己被她的答话迷住了。据雷托观察，她的伊克斯肉体肯定未经忒莱素人染指。她不是忒莱素人再生箱的产物。那整件事为什么遮遮掩掩的？

「马尔基知道你的年龄吗？」

「也许知道。不过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你几岁吗？」

「没有。」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可能觉得我想知道的话自己会问。」

「你想知道吗？」

「想。」

「那你为什么不问？」

「一开始我猜哪个地方或许存着纪录。我找过，但什么也没找到，所以我判断他们不会回答我的问题。」

「关于你自己，你这句话已经提供了够多信息，赫薇，我非常满意。我也不了解你的身世，但我可以就你的出生地做一次有根据的猜测。」

她专注地盯着雷托的脸，毫无做作之态。

「你是在一台机器里出生的，也就是你的长官正在为宇航公会改进的那种机器。」雷托说，「这台机器也是孕育你的地方，甚至马尔基可能就是你的父亲。但那不重要。你知道这种机器吗，赫薇？」

「我不该知道这个，陛下，不过……」

「又有一个老师不小心泄密了？」

「是我叔叔自己。」

雷托爆出一阵大笑。「真调皮啊！」他说，「好一个调皮鬼！」

「陛下？」

「他在报复你的长官。他不愿意从我的宫廷调走，他当时对我说接任的人比白痴还不如。」

赫薇耸耸肩。「我叔叔是个复杂的人。」

「仔细听我说，赫薇。你在厄拉科斯星的某些联络人可能对你有危险。我会尽可能保护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陛下。」她抬起眼严肃地看着雷托。

「现在我要你传递一条讯息给你的长官。我很清楚他们一直在听取一个公会领航员的意见，而且还以危险的方式与忒莱素人展开合作。转达我的话：他们的企图再明显不过了。」

「陛下，我不知道……」

「我清楚他们是怎么利用你的，赫薇。所以，你还可以告诉你的长官，你将成为我宫廷里的终身大使。此后我不欢迎任何伊克斯人。假如你的长官不听我的警告，还想再来跟我斗，我会毁了他们所有人。」

她的双眼涌出泪水，顺着脸颊汩汩流下。雷托庆幸她没有做出双膝跪地之类的失控举动。

「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她说，「真的。我劝他们一定要服从您。」

雷托能看出来这的确是事实。

真是不可思议的尤物啊，这个赫薇·诺里，他想。她仿佛是良善的缩影，显然这是她的伊克斯长官育种和训练的结果，他们精心算计过她的表现会对神帝产生什么影响。

比较了记忆里的无数祖先之后，雷托把她看作一位理想化的女修——富有爱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而且无比真诚。这就是她的本性，是她借以安身立命的倚靠。她毫不费力就可以做到坦率真诚，她也能有所保留，但那是为了防止对别人带来痛苦。从这一点，雷托看得出，贝尼·杰瑟里特能对她施加的最大影响也不过如此。赫薇仍然生性爽直、敏感、和蔼

可亲。雷托几乎察觉不出她有什么心机。她似乎毫不掩饰心理活动，胸怀坦荡，且善于倾听（又一个贝尼·杰瑟里特的特点）。她毫无诱人的媚态，而这正是她深深吸引雷托的地方。

他曾在一个类似的场合对以前某个邓肯说：「有一件关于我的事实，虽然有些人明显表示怀疑，但你必须明白—有时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幻觉，感觉在我这副已经面目全非的躯壳里面，藏着一具机能完备的成年人身体。」

「具备所有机能吗，陛下？」邓肯问。

「所有机能！我身上已经退化的器官依然有感觉。我能感觉到双腿，是那种不会去留意却又实实在在的感受。我能感觉到人类腺体的搏动，其中有些其实已经永久消失了。我甚至还能感觉到生殖器官，虽然理智告诉我它早在几百年前就退化了。」

「但您当然清楚……」

「理智无法抑制感觉。那些退化的器官仍然存在于我自己的记忆里，也存在于我所有祖先的本体上。」

雷托看着站在面前的赫薇，虽然他很清楚自己是没有颅骨的，昔日的脑子已经变为遍布准沙虫躯体的庞大神经节网络，却仍然毫无帮助，一点帮助也没有。过去发疼的地方仍会传来疼痛感，他依然能感觉到颅骨在发胀。

赫薇只是往他眼前一站，就唤醒了他失落的人性。他难以承受这份重担，绝望地悲声说道：

「你的长官为什么要折磨我？」

「陛下？」

「把你派过来！」

「我不会伤害您的，陛下。」

「你的存在就是伤害我！」

「我不知道，」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从来没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

他镇定下来，柔声说道：「退下吧，赫薇。忙自己的事去，但只要我一传你，就必须立即回来！」

她静静地离开了，雷托能看出来她同样在受折磨。毫无疑问，她为

雷托牺牲的人性而深感悲伤。雷托所领悟的她也已经领悟到了：两人本可以成为朋友、情侣、同伴，可以感受两性之间最极致的肉体欢愉。是她的长官有意识让她领悟的。

伊克斯人太残酷了！他想。他们很清楚这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痛苦。

赫薇的离去让雷托不禁回忆起她的叔叔马尔基。马尔基是个残酷的人，但雷托反而很喜欢他的陪伴。马尔基具备他那个种族的所有勤劳美德，也染上了足够多的恶习，这让他显得很有人味。马尔基在雷托的鱼言士里纵情声色。「您的美女们」，他是这么称呼她们的，现在雷托只要一想到鱼言士，脑海中总免不了冒出马尔基给她们贴的标签。

我为什么现在想起马尔基了？不仅仅因为赫薇。我应该问问她，她的主人将她派来时，给了她什么指示。

雷托犹豫着是否把她召回来。

只要我问，她就会和盘托出。

神帝为什么姑息伊克斯人？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历任伊克斯大使的一项使命。伊克斯人知道什么也瞒不住神帝，背着他拓建一块殖民地更是异想天开！他们是在试探他的底线吗？伊克斯人怀疑雷托并非真正需要他们的工业。

我从来不隐瞒对他们的看法。我对马尔基说：

「创新技术的人？不！在我的帝国里，你们是违反科学禁律的罪犯！」

马尔基笑了。

雷托恼火地责备道：「为什么要把实验室和工厂秘密设置在帝国疆域之外？你们瞒不了我。」

「是的，陛下。」马尔基还在笑。

「我知道你们的企图：放一点这样那样的消息到我的帝国里来扰乱人心！引发公众的怀疑和质疑！」

「陛下，您本人就是我们的一大客户！」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很清楚，你这个恶棍！」

「正因为我是恶棍您才喜欢我的。我告诉您我们在那边做了些什么。」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但有些事情人们相信，而有些事情人们是打问号的。我可以消除您的问号。」

「我没有问号！」

这句话又引得马尔基爆出一阵大笑。

我不得不继续姑息他们，雷托想。伊克斯人在未知领域搞的那些创造发明早已为巴特勒圣战所明令禁止。他们以人类思维为蓝本制造机器—正是此物引燃了圣战的毁灭与屠戮。伊克斯人就是在干这个勾当，而雷托只能任由他们进行下去。

我是他们的买家！没有他们提供与思维相通的思录机，我连日记都写不了。没有伊克斯人，我就无法隐藏日记和打印机。

但是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玩火。

别忘了宇航公会也有份。这边比较好处理。公会的人即使与伊克斯人合作，仍是一百个不相信他们。

假如伊克斯人的新机器研制成功，那么宇航公会就丧失了他们在太空航行领域的垅断地位！

在我随时可查阅的芜杂记忆中，逐渐浮出一些模式，仿佛一种我能读懂的新语言。在我看来，促使全社会摆出防御或攻击姿态的警报信号恰似大声喊话。闻及无辜者受到威胁或无助的幼者面临危险，普通民众都会愤而行动。莫名其妙的声音、情景和气味会让你休眠已久的戒备心突然警觉起来，一旦警报拉响，你只会听从自己的母语，因为其他任何形式的声音都是异类。你只穿看得顺眼的衣服，因为陌生的服装都暗含威胁。这是最初级的系统回馈。这种记忆深达你的细胞。

——《失窃的日记》



在觐见厅门口候令的助理鱼言士带来了忒莱素大使杜罗·努内纰。预定的觐见时间还没到，努内纰被点名提前召见。他步伐镇定，带着一副不易察觉的听天由命的神情。

在觐见厅另一头的高台上，雷托沿帝舆伸展开身子静静等待。看着努内纰愈走愈近，雷托的记忆闪现出一幕相似的场景：一部潜望镜如眼镜蛇几无痕迹地从水面浮游而过。这幅画面让雷托的嘴角微微泛起笑意。那就是努内纰——一个神情冷傲的男人，一个出身寒微、靠自己在忒莱素政坛上打拼出一番事业的人。他本人不是幻脸人，他把幻脸人当成私仆；幻脸人就是载着他游泳的水。没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很难看清他身后的水痕。现在，这个卑劣的人在皇家大道行刺事件中留下了痕迹。

虽然时间尚早，此人还是穿齐了全套大使行头——黑色宽松裤和镶金边的黑色凉鞋，华丽的红色外套在颈下敞开，一眼就能看到珠光宝气的忒莱素金纹章后面那毛茸茸的胸膛。

努内纰在规定的十步远处停下，扫了眼环绕在雷托身后的那一队武装鱼言士侍卫。他注视神帝并微微欠身，炯亮的灰眼睛有些忍俊不住。

这时邓肯·艾达荷走了进来，腰部枪套内插着一把雷射枪。他站定在神帝状如兜帽的脸庞旁边。

艾达荷现身后，努内纰不得不仔细打量他，心下很是不悦。

「我觉得变形者特别可恶。」雷托说。

「我不是变形者，陛下。」努内纰答道。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礼，只是带有一丝犹疑。

「但你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也够讨厌了。」雷托说。

努内纰原以为会有一番炮火隆隆的公开声明，没想到雷托说的都不是外交辞令，他在错愕下大胆地提起一点──他相信这是忒莱素人的优势。

「陛下，我们保存邓肯·艾达荷的原始肉身，并为您提供由内而外都不走样的苏亡人，我们始终认为……」

「邓肯！」雷托瞥了眼邓肯，「如果我下令，邓肯，你愿意率领一支远征军扫平忒莱素星吗？」

「我很愿意，陛下。」

「即使丢失你的原型细胞和全部再生箱也在所不惜？」

「那些箱子并没有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陛下，那些细胞也不是我。」

「陛下，我们怎么冒犯您了？」努内纰问。

雷托皱起眉头。难道这个蠢货真的要神帝把幻脸人最近的弑君罪行说出口吗？

「我注意到，」雷托说，「你和你的人说我有『恶心的性癖』，而且在到处造谣。」

努内纰目瞪口呆。这个指控纯粹是无中生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然而努内纰意识到，即便他否认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此话出自神帝的金口。好一个攻其不备。努内纰看着艾达荷，张口道：

「陛下，如果我们……」

「看着我！」雷托命令。

努内纰猛地抬头望向雷托的脸孔。

「我只跟你说一遍，」雷托说，「我没有性癖。任何性癖都没有。」

汗珠从努内纰脸上滚落，他如困兽般极度专注地盯着雷托，最后他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嗓音里已失去外交官的低沉与克制，只剩下动物的颤抖和恐惧。

「陛下，我……一定是有误会……」

「住口，你这个忒莱素鼠辈！」雷托厉声喝道，接着又说：「我是神圣沙虫—沙胡罗的蜕变前的幼体！我是你们的神！」

「原谅我们吧，陛下。」努内纰小声说道。

「原谅你们？」雷托心平气和地讲起了道理，「我当然原谅你们，这就是神的职责。你们的罪行已赦免，但你们的愚蠢要有一个结果。」

「陛下，要是我能……」

「住口！忒莱素人下一个十年的香料配额全部取消，一点也没有。至于你个人，我的鱼言士马上会把你带到广场去。」

两名魁梧的女侍卫上前抓住努内纰的手臂，抬头看着雷托待命。

「带到广场去，」雷托说，「把他衣服剥光，鞭刑示众，五十下。」

努内纰在侍卫手中挣扎着，脸上又惊又怒。

「陛下，我提醒你我是大使……」

「你就是一个普通犯人，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惩罚。」雷托向侍卫点点头，侍卫拖着努内纰往外走。

「我真希望他们杀了你！」努内纰愤怒地喊道，「我真希望……」

「谁？」雷托喝问，「你希望谁杀了我？你不知道谁也杀不了我吗？」

侍卫把努内纰拖出觐见厅，他还在喊：「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抗议声渐渐远去。

艾达荷弯下身子凑近雷托。

「什么事，邓肯？」雷托问。

「陛下，这会让所有来使都感到害怕。」

「是的，我在给他们上一堂关于责任的课程。」

「陛下？」

「参与密谋的人就像军队里的士兵，会丧失个人的责任感。」

「但这会引起麻烦，陛下。我最好增派卫兵。」

「一个也不加！」

「可您会招来……」

「我会招来一些愚蠢的军事行动。」

「这就是我……」

「邓肯，我是导师，记住。有的课我会反复上，以便加深大家的印象。」

「什么课？」

「在军事上轻举妄动，本质上即自取灭亡。」

「陛下，我不……」

「邓肯，想想这个愚蠢的努内纰。他就是这堂课的精华。」

「请原谅我的迟钝，陛下，但我不明白关于军事……」

「他们相信，只要不惜一死，就能对自己选中的敌人施暴。这是侵略者的思维。努内纰认为自己无论怎样对待异类，都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艾达荷看了看大门，刚才侍卫就从那里拖走了努内纰。「他试过，失败了，陛下。」

「但他不愿受历史的束缚，也不想付出代价。」

「在他的人民眼里，他是爱国者。」

「那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邓肯？成就历史的人。」

艾达荷凑得离雷托更近一些，压低声音说：

「您又有什么不同呢，陛下？」

雷托轻声笑起来。「啊，邓肯，我多么欣赏你的洞察力。你已经注意到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你没想过我同样可能失败吗？」

「我有过这种想法。」

「就算是失败者也可以裹上『伟大历史』这块遮羞布，老朋友。」

「您和努内纰在这一点上像不像呢？」

「靠武力传播的宗教都有这种创造了『伟大历史』的幻觉，但很少有人明白它们对人类造成的根本性危害——那种对自身行为无须负责的错误想法。」

「这些话很奇怪，陛下。我该怎么理解里头的意义？」

「我已经讲得很直白。你听不出来吗？」

「我有耳朵，陛下！」

「真的吗？我没看见。」

「在这里，陛下。这里，还有这里！」艾达荷指着自己的耳朵说道。

「但它们听不见。你没带耳朵来这里，也听不见我说的话，所以你没有耳朵。」

「陛下，您在拿我寻开心吗？」

「聆听就是聆听。已经存在的东西不可能再变成自己，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存在就是存在。」

「您这些奇怪的话……」

「只是语言罢了。我一说出来，它们就消失了。没人听见它们，它们也就不再存在。假如它们不再存在，也许可以再让它们存在一次，也许那时就有人听到了。」

「您为什么要开我的玩笑，陛下？」

「没有开你玩笑，只是开口说说话。我不怕得罪你，因为我知道你没有耳朵。」

「我不明白，陛下。」

「这就是启蒙的开始—发现我们不明白的事物。」

没等艾达荷回答，雷托向旁边的侍卫打了个手势。王座后面的墙上装有一块控制晶板，那名侍卫在晶板前方挥了挥手，大厅中央随即显现努内纰受刑的三维场景。

艾达荷走下台阶凑近观看。这是一个略带俯视角度的广场镜头，人声鼎沸，还有人潮源源不断地涌过来，他们都察觉好戏将开场。

努内纰被绑在一个三脚架的两根支脚上，双腿大大地岔开，两臂上举捆在一起，几乎与三脚架的顶点一样高。他的衣服已经从身上扯了下来，破破烂烂扔得到处都是。一个壮硕的蒙面鱼言士站在旁边，手里握着一根临时用伊拉迦绳做的鞭子，鞭子的一头已散成一缕缕细丝。艾达荷觉得这名蒙面女子就是第一天接待他的「朋友」。

接到一名军官的指示后，蒙面鱼言士跨前一步，只见伊拉迦鞭划了一道弧线，猛抽在努内纰的裸背上。

艾达荷脸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围观众人纷纷倒吸一口气。

受鞭笞处立刻肿起来，努内纰却一声不吭。

鞭子再次落下，这次渗血了。

鞭子第三次挥击，在努内纰的背上撕咬出更多血迹。

一股遥远的悲哀蓦地袭上雷托心头。奈拉太有干劲了，雷托想。这样下去努内纰会送命的，那就麻烦了。

「邓肯！」雷托喊。

艾达荷转过头来，方才他正全神贯注盯着投影场景，人群刚好爆发出一阵呼叫──在一记特别狠辣的鞭打之后。

「派个人在二十鞭后喊停。」雷托交代，「宣布神帝宽宏，特准减刑。」

艾达荷向某个侍卫抬了抬手，侍卫点点头跑出大厅。

「过来，邓肯。」雷托说。

他还认为刚才雷托是在拿他开玩笑，闷闷不乐地回到雷托旁边。

「我做的一切，」雷托说，「都是在上课。」

艾达荷强忍着不回头去看努内纰受刑的场面。那是努内纰的呻吟声吗？人群的呼喊刺痛着艾达荷。他抬头直视雷托的眼睛。

「你心里有疑问。」雷托说。

「有许多疑问，陛下。」

「说出来。」

「惩罚那个蠢货是在上什么课？别人问起来，我们该怎么回答？」

「就回答，绝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神帝。」

「这一课是血腥的教训，陛下。」

「在我上过的课中还不是最血腥的。」

艾达荷摇着头，脸上满是失望。「这样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对极了！」

跋涉在祖先的记忆之中，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模式，啊，那些模式。偏执的自由主义者是最令我头疼的，我不信任极端的人。随便抓一个保守派来，你会发现他是个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怀旧者；而随便抓一个自由派来，你会发现那人是深藏不露的贵族。千真万确！自由主义政府总会发展成贵族政权。官僚制度总是违背创始者的真实意愿。「小人物」想组建的是一种能实现平等社会的政府，但一回神就发现自己突然落入了官僚贵族政权的手中。当然，所有官僚制度都遵循此一模式，但连高举公有大旗的政权也不能免俗，那是何等的伪善。好吧，如果说模式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模式总会反复出现。我的压迫政策总体而言并不比其他人的更糟糕，至少，我会给民众上一堂新课。

——《失窃的日记》



觐见日早已入夜，却还没轮到贝尼·杰瑟里特使团面见雷托。为了让圣母宽心，莫尼奥已向她们转达了神帝保证接见的允诺。

莫尼奥回禀神帝：「她们期望得到厚赏。」

「我们会看到结果的，」雷托说，「此事自有分晓。现在说说你进门时邓肯问你什么。」

「他想知道以前您是否动用过鞭刑。」

「你怎么回答？」

「没有动用鞭刑的历史纪录，我本人也从未见过。」

「他怎么说？」

「这不是厄崔迪家族的作风。」

「他认为我疯了吗？」

「他没这么说。」

「你们俩碰见时不只谈了这些。我们这位新邓肯还有什么烦心事？」

「他与伊克斯大使见过面了，陛下。他觉得赫薇·诺里很有魅力。他打听……」

「必须阻止他，莫尼奥！我要你负责阻断邓肯与赫薇的一切联系。」

「遵命。」

「切记！退下吧，安排贝尼·杰瑟里特的女人来会面。我在人造穴地接见她们。」

「陛下，选择在那里接见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一时兴起而已。出去时转告邓肯，他可以带一队卫兵在城里巡逻，以防不测。」

雷托在人造穴地等待贝尼·杰瑟里特使团，回顾刚才那场对话，他暗自发笑。他能想像，当心烦意乱的邓肯·艾达荷率领一队鱼言士巡视节日城时，民众会是什么反应。

犹如一见掠食者逼近就立刻闭嘴的青蛙。

在人造穴地待了一会儿，雷托发现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人造穴地位于奥恩城边缘，是一座带不规则穹顶的自由形态建筑，长近一公里。人造穴地曾是示范区弗瑞曼人的第一个聚居地，现在是他们的学校，走廊及各厅堂均有警觉的鱼言士往来巡逻。

雷托所在的接待厅是一个长约两百公尺的椭圆形房间，巨型灯球浮在蓝绿色隔罩内，高悬于离地约三十公尺处。仿天然石材撑起整个建筑，那种暗沉沉的深浅褐色在灯光的照耀下才稍显柔和。雷托待在大厅一头的低矮平台上，旁边一扇半圆窗比他的身体还要长，他正向外面眺望。这扇窗户距地面有四层楼高，望出去能看见古大盾壁的遗迹，崖边几处洞穴正是当年厄崔迪军队惨遭哈克南人屠戮之地，故得以保存至今。一号月亮的寒光为峭壁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银色，崖边闪着星星点点的火光，而昔日的弗瑞曼人是绝不敢在此点火暴露行迹的。当有人走过篝火前方时，火头仿佛在朝雷托眨眼——那些就是示范区弗瑞曼人，这片神圣地界的合法占领者。

示范区弗瑞曼人！雷托想。

他们目光多么短浅，思维多么狭窄。

但我为什么要反感呢？他们是我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

雷托听到了贝尼·杰瑟里特使团的动静。她们边走边吟唱，那是一种塞满元音的低沉声音。

莫尼奥带着一小队侍卫在前引路。侍卫们在雷托的平台上各就各位，莫尼奥站在地板上，略低于雷托的脸孔。他向雷托投去一瞥，转身面向大厅中央。

十个女人排成两列走进大厅，领头的是两名身着传统黑袍的圣母。

「左边是安蒂克，右边是卢怀塞尔。」莫尼奥说。

听到这两个名字，雷托回想起莫尼奥过去曾以不安和怀疑的态度介绍过她们。莫尼奥不喜欢这些女巫。

「两人都是真言师。」莫尼奥当时说，「安蒂克的年纪比卢怀塞尔大得多，但众所周知卢怀塞尔是贝尼·杰瑟里特最优秀的真言师。您会注意到安蒂克前额有一道疤，我们尚未弄清它的来历。卢怀塞尔有一头红发，以她的盛名而言，她分外年轻。」

看着圣母率随从走近，雷托的记忆迅速翻涌起来。圣母的兜帽向前覆盖住脸庞，跟在后面的侍从和侍祭尊敬地与圣母保持一段距离……总是如此。有些固定模式自古以来从未改变。就像是这些女人走进一个真正的穴地，接待她们的是真正的弗瑞曼人。

有些东西她们的头脑已经意识到了，而身体却还在排斥，他想。

雷托锐利的目光在她们的眼睛里看到了谨慎的恭顺，但她们迈着大步走在长条形大厅里的样子，显然又对自己的宗教力量充满自信。

让雷托暗自好笑的是，贝尼·杰瑟里特所拥有的力量仅限于他允许的范围。对她们网开一面的理由很简单：在他的帝国内，唯有圣母与他最相像—被困在女性祖先及传统仪式中非直系女性本体的记忆中，然而，每一个圣母的生命确实都是某种共同体。

圣母按规矩站定在距雷托的平台十步远处。随从往左右两边散开。

雷托喜欢用他祖母杰西卡的嗓音和本体来接待这类使团。贝尼·杰瑟里特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果然没有猜错。

「欢迎，各位女修。」他说。嗓音平和而低沉，正是杰西卡那种掌控得宜又暗带一丝嘲弄的女声—女修会圣殿存有她的录音档案，时常播

放以供研习。

就在说话的当口，雷托察觉一股杀气。圣母从来不爱听他用这种方式打招呼，但这一次她们的反应隐含不同以往的意味。莫尼奥同样有所察觉。他抬起一根手指，侍卫立刻朝雷托靠近。

安蒂克先开口：「陛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广场上的表演。这场闹剧对您有什么好处？」

这种对话基调正合你我的心意，他想。

雷托换回自己的声音说：「你们暂时还讨我喜欢。要改变这局面吗？」

「陛下，」安蒂克说，「您这样惩罚一位大使，我们感到很震惊。我们不明白这对您有什么好处。」

「没好处。他有犯上之罪。」

卢怀塞尔大声说道：「这只会加深民众的受压迫感。」

「我在想为什么很少有人认为贝尼·杰瑟里特是压迫者？」雷托问。

安蒂克对她的同伴说：「如果神帝有兴趣告诉我们，他会说的。让我们回到这次觐见的正题吧。」

雷托微微一笑。「二位可以往前靠一靠。随从待在原地。」

圣母以她们特有的滑步悄然无声地走入平台三步以内范围，莫尼奥也随之向右迈了两步。

「她们就像没长脚似的！」莫尼奥曾经抱怨过。

回想起这句话的同时，雷托留意到莫尼奥紧紧盯着这两个女人。她们泛着杀气，但莫尼奥不敢阻拦她俩靠近。这是神帝的命令，不得违抗。

雷托将注意力转向待在原地的贝尼·杰瑟里特随从。侍祭们身穿无兜帽的黑袍。雷托发现她们身上存在与违禁仪式有关的蛛丝马迹——一个护身符、一件小饰品、一角彩色手帕（手帕经过精心折叠，可按心意露出更多颜色）。雷托知道，圣母之所以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是考虑到她们不能像以往那样享用香料了。

默许违禁仪式是一种替代品。

过去十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女修会采行了新的节流政策。

老而又老的秘密仪式依然存在，雷托心想。而现在要藏不住了。

那套古老的模式在贝尼·杰瑟里特的记忆里休眠了几千年。

现在要冒头了。我必须警告鱼言士。

他把注意力转回圣母。

「你们有什么要求？」

「成为您这般存在，会有什么感受呢？」卢怀塞尔问。

雷托眨了眨眼。这个唐突的问题让他产生了兴趣。她们已经有超过一代人没敢这么做了。嗯……为什么不呢？

「有时候我的梦会中断，转到一些奇怪的地方。」他说，「如果说我广大的记忆是一张网，二位对此一定了解，那么再想像一下我这张网的广度，还有这些记忆和梦境会把我引向何方。」

「您所说的，我们都理解。」安蒂克说，「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我们之间的相同点多于相异点。」

「我宁愿与那些哀叹香料财富今非昔比的没落大氏族联合！」

安蒂克保持镇定，但卢怀塞尔伸出一根手指指着雷托说：「我们提议的是结为共同体！」

「你的意思是，坚持要制造冲突的人是我？」

安蒂克略显不安。「据说有一种冲突基因是在单细胞中形成的，而且从来不会消亡。」

「有些东西永远不相容。」雷托表示同意。

「那我们女修会是怎么维持共同体的？」卢怀塞尔问。

雷托的语气变硬了。「你很清楚，共同体的秘密在于压制异己。」

「合作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安蒂克说。

「对你们是这样，对我不是。」

安蒂克有意叹了口气。「那么，陛下，您能告诉我们关于您身体上的变化吗？」

「应该要有除了您之外的人掌握并记录这类信息。」卢怀塞尔说。

「以防我身上发生可怕的事？」雷托问。

「陛下！」安蒂克反对道，「我们不……」

「你们用语言剖析我，若可以，你们还会使用更锋利的解剖工具。」雷托说，「我厌恶虚伪。」

「我们持异议，陛下。」安蒂克说。

「当然。我听到了。」

卢怀塞尔向平台悄悄移动了几公厘，引来了莫尼奥犀利的目光。莫尼奥抬头瞟了雷托一眼，暗示想请求采取行动，但雷托并未理会，他对卢怀塞尔的意图很好奇。现在，杀气集中到了这个红发女人身上。

她是什么人？雷托暗忖，难道是幻脸人？

不，毫无此类迹象，不可能。卢怀塞尔摆出一副精心安排的轻松神态，在神帝敏锐的目光下并未暴露丝毫不自然的表情。

「您不想把您身体上的变化告诉我们吗，陛下？」安蒂克问。

分散注意力的伎俩！雷托想。

「我的脑部变得很庞大。」他说，「人类颅骨大部分消融了。我的皮质及连带的神经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生长。」

莫尼奥向雷托投去震惊的一瞥。神帝为什么泄漏如此重要的信息？这两个人会出卖他的。

不过两个圣母显然对这一新信息很感兴趣，无论她们有什么行动计划，内心都出现了犹疑。

「您的脑部有一个中心吗？」卢怀塞尔问。

「我就是中心。」雷托说。

「有具体部位吗？」安蒂克问。她含含糊糊地向雷托做了个手势。卢怀塞尔又向平台滑移了几公厘。

「你们会把我提供的信息标上多少价码呢？」雷托问。

两个女人听了神色丝毫未变，这本身便足以代表事有蹊跷了。雷托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

「你们心里全是买卖。」他说，「连贝尼·杰瑟里特都满脑子生意经。」

「陛下错怪我们了。」安蒂克说。

「没有。生意头脑已经在帝国氾滥了，现下的需求让买卖变得无孔不入，我们个个都成了商人。」

「连您也是吗？陛下？」卢怀塞尔问。

「你在激怒我。」他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不对？」

「陛下？」卢怀塞尔的声音很平静，但控制得过分了。

「专家是不可信赖的。」雷托说，「专家都是排他的大师，死胡同

里的行家。」

「我们希望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安蒂克说。

「比什么更美好？」雷托问。

卢怀塞尔又向雷托移动了一丁点。

「我们希望以您的判断来确立标准，陛下。」安蒂克说。

「但你们要当建筑师。你们会不会砌起更高的墙？永远别忘记，女修，我了解你们。掩人耳目是你们的拿手好戏。」

「生活还得继续啊，陛下。」安蒂克说。

「没错！宇宙也是如此。」

卢怀塞尔不顾莫尼奥的警觉，又前移了一点。

这时雷托闻到了味道，几乎哈哈大笑起来。

香料萃取物！

她们带来了香料萃取物。无疑，她们了解有关沙虫和香料萃取物的传说。就带在卢怀塞尔身上。她认为这是专门对付沙虫的毒药，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贝尼·杰瑟里特的记录与「口述史」相吻合。香料萃取物能让沙虫四分五裂，使其突然解体并（最终）变成沙鳟，由此孕育更多沙虫—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你们应当了解，我身上还有一种变化，」雷托说，「我还不是沙虫，不完全是。现在的我接近一种群聚性生物，感知能力已经变了。」

卢怀塞尔的左手伸进袍子的夹层，动作不易察觉。莫尼奥注意到了，他又瞧瞧雷托请求指示，但雷托只顾回视着卢怀塞尔兜帽下的炯炯目光。

「气味曾经是一种时髦的东西。」雷托说。

卢怀塞尔暂停了手上的动作。

「香水和香精，」他说，「我都记得，连狂热追求无气味的那些小圈子也在我的记忆里。人们用腋下和胯部喷剂来遮盖体味。你们知道吗？你们当然知道！」

安蒂克把目光转向卢怀塞尔。

两个女人都不敢开口。

「人们本能地知道费洛蒙会出卖自己。」雷托说。

女人站着一动不动。她们听到了他的话，在所有臣民中，圣母最善

于领会他的言外之意。

「你们很想挖掘我的记忆宝藏。」雷托语带责备。

「我们的确羡慕您，陛下。」卢怀塞尔承认。

「你们误读了香料萃取物的史料。」雷托说，「就沙鳟的感觉而言，那不过是水而已。」

「这是一次测试，陛下。」安蒂克说，「别无其他。」

「你们要测试我？」

「都怪我们太好奇了，陛下。」安蒂克说。

「我也有好奇心。把你们的香料萃取物放在莫尼奥旁边的平台上，由我来保管。」

卢怀塞尔慢慢把手伸进袍子，摸出一个内放蓝光的小瓶，动作不慌不忙，以示毫无攻击之意，她把瓶子轻轻搁在平台上。没有一丝征兆表明她会发起搏命一击。

「不愧是真言师。」雷托说。

她给了雷托一个似笑非笑、略显尴尬的表情，然后退回安蒂克身旁。

「你们从哪里弄到香料萃取物？」雷托问。

「我们从走私贩手里买的。」安蒂克答。

「将近两千五百年没有走私贩了。」

「勤则不匮。」安蒂克说。

「我明白了。那现在你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耐心了，不是吗？」

「我们一直在观察您的身体进化情况，陛下。」安蒂克说，「我们认为……」她做了个轻微的耸肩姿势，这是一种特许女修会成员使用的姿势，获此授权者为数不多。

雷托抿了抿嘴作回应。「我耸不了肩。」他说。

「您会惩罚我们吗？」卢怀塞尔问。

「因为你们逗我开心？」

卢怀塞尔瞥了眼平台上的小瓶子。

「我承诺要奖赏你们。」雷托说，「我说到做到。」

「我们更愿意在我方的共同体中为您提供保护，陛下。」安蒂克说。

「不要得寸进尺。」他说。

安蒂克点点头。「您跟伊克斯人有生意往来，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会铤而走险来对付您。」

「他们不会比你们更让我担心。」

「您一定听说了伊克斯人在干什么。」卢怀塞尔说。

「莫尼奥不时会把帝国内个人或组织之间通讯的复本带给我。我收到的情报可多了。」

「我们指的是新型妖煞，陛下！」安蒂克说。

「你们认为伊克斯人能造出人工智能来？」他问，「拥有和你们一样的意识？」

「我们害怕的正是这个，陛下。」安蒂克说。

「你们是想让我相信女修会继承了巴特勒圣战的衣钵？」

「我们不信任那些天马行空的技术催生出来的未知事物。」安蒂克说。

卢怀塞尔倾身靠向雷托。「伊克斯人夸口他们的机器能够像您一样穿越时间，陛下。」

「宇航公会还说伊克斯人周围出现了时间混沌。」雷托挖苦道，「难道我们要恐惧一切创造吗？」

安蒂克僵硬地挺直身体。

「坦白说，」雷托说，「我对你们的能力是认可的，你们不认可我的能力吗？」

卢怀塞尔略一点头。「忒莱素人和伊克斯人跟宇航公会结盟，并拉拢我们与他们全面合作。」

「而你们最害怕的是伊克斯人？」

「我们害怕所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安蒂克说。

「你们也无法控制我。」

「如果您不在了，人民需要我们！」安蒂克说。

「终于说实话了！」雷托说，「你们来这里是寻求『神谕』的，要我安抚你们的恐惧。」

安蒂克冷冰冰地控制着嗓音：「伊克斯人会造出机械脑吗？」

「机械脑？当然不可能！」

卢怀塞尔似乎松了一口气，但安蒂克依然文风不动。她对这条「神谕」不满意。

为什么这种蠢事总是千篇一律地重复？雷托自问。他的记忆涌现出无数个相似的场景—岩洞、心醉神迷的男女祭司、隔着宗教迷幻药的烟雾传达凶兆的不祥之声。

他向下瞥了一眼平台上的小瓶，它在莫尼奥身旁闪着五彩斑斓的光芒。这一瓶市价几何？无可估量。这是萃取自香料的精华，是浓缩再浓缩的财富。

「你们已经为『神谕』付出代价了。」他说，「我很满意，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这些女人变得多么警觉！

「听好！」他说，「你们当下的恐惧并不是你们真正的恐惧。」

雷托喜欢这句话的效果，具有足够的不祥意味，适用于任何神谕。安蒂克和卢怀塞尔抬头盯着他，成了虔敬的祈求者。她们身后有个侍祭干咳了一下。

她们会查出这个人并加以训斥的，雷托想。

安蒂克仔细琢磨雷托这句话，说：「语焉不详的真理不是真理。」

「但我已经把你们的视线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了。」雷托说。

「您是告诉我们不必恐惧机器吗？」卢怀塞尔问。

「你们自己有分析能力。」他说，「为什么要求助于我？」

「可我们没有您的能力。」安蒂克说。

「你们是嫌自己感受不到时间的涟漪吧，你们也不能像我一样感受到那种连续性。而且你们恐惧一台纯粹的机器！」

「所以您不会给我们答案的。」安蒂克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女修会的事情。」他说，「你们很活跃，感官都是精心调教过的。我没有禁止你们做这些，你们也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

「但伊克斯人在耍弄自动反应技术！」安蒂克反驳道。

「分散的事物、有限的片段都是彼此联系的。」他表示同意，「一旦启动，如何阻挡得了？」

卢怀塞尔放弃了贝尼·杰瑟里特一切自我控制的伪装，以此表明自己

充分认可雷托的能力。她几乎尖叫着说：「您知道伊克斯人在吹嘘什么吗？说他们的机器将能预测您的行动！」

「我为什么要害怕这个？他们愈接近我，就愈是要和我结盟。他们征服不了我，而我能征服他们。」

安蒂克刚要开口，就被卢怀塞尔碰了碰手臂制止了。

「您已经跟伊克斯人结盟了吗？」卢怀塞尔问，「我们听说您与他们的新任大使，那位赫薇·诺里，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没有盟友。」他说，「只有仆人、学生和敌人。」

「那么您不害怕伊克斯人的机器？」安蒂克坚持问道。

「自动反应和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是同义词吗？」他问。

安蒂克眼睛瞪大，眼神朦朦恍惚，她陷入了记忆之中。她在心中的那群人里会遇上谁？雷托发现自己对此很感兴趣。

我们共享某些记忆，他想。

此时，雷托体会到与圣母创建共同体的吸引力了。这将是一种多么熟悉与互助的关系……然而又如此危险。安蒂克想再次诱惑他。

她说：「机器不可能预见到攸关人类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串联起来的瞬间与永不中断的连续性之间的区别。我们拥有其一，机器则永远被局限为另外那一方。」

「你还是有分析能力的。」他说。

「跟我分享！」卢怀塞尔说。这是向安蒂克下的命令，一下子就挑明了这两人中谁是真正的主导—是年轻的那人占上风。

太妙了，雷托想。

「有智慧的生命善于适应。」安蒂克说。

她连说话都能省则省，雷托想，同时不让自己的兴致流露出来。

「有智慧的生命善于创造。」雷托说，「这意谓你必须对付从来没有想像过的外界反应。你必须面对新事物。」

「比如伊克斯人可能造出来的机器。」安蒂克说。这不是一个问句。

「当一名优秀的圣母还不够，」雷托问，「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他敏锐地感觉到两个女人都因恐惧而突然绷紧了神经。不愧是真言师！

「你们理当畏惧我。」他说，接着又提高嗓门问道：「你们如何知道自己还活着？」

正像莫尼奥多次经历过的那样，她们在他的嗓音中听出了一层涵义：若不能给出正确回答，将面临致命后果。雷托饶有兴致地发现，两个女人在回答前都瞥了莫尼奥一眼。

「我是一面能映照自身的镜子。」卢怀塞尔说。这种贝尼·杰瑟里特式的取巧回答让雷托很反感。

「我不需要借助缺省的工具来处理自己的人性问题。」安蒂克说，「您的提问似是而非。」

「哈，哈！」雷托笑道，「你愿意退出贝尼·杰瑟里特，改跟随我吗？」

雷托看出来她是考虑了一下才拒绝的，但她并未掩饰喜色。

雷托看了看困惑的卢怀塞尔。「当事物超越你的衡量准则，你就会动用智慧，而不是自动反应能力。」他说。又想：这个卢怀塞尔再也占不了老安蒂克的上风了。

卢怀塞尔生气了，而且懒得掩饰。她说：「外面传言伊克斯人为您提供模仿人类思维的机器。如果您对他们评价那么低，为什么……」

「如果不派个人管住她，就不该放她出圣殿。」雷托对安蒂克说，「她不敢面对自己的记忆吗？」

卢怀塞尔脸色发白，但没有说话。

雷托冷冷打量她。「我们祖先长期无意识地与机器打交道，你不觉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吗？」

卢怀塞尔只是瞪着他，还不准备冒死当众挑衅神帝。

「你认不认为，至少我们了解机器的诱惑力？」雷托问。

卢怀塞尔点点头。

「一台维护良好的机器比人类雇工更可靠。」雷托说，「我们可以相信机器不会因情绪波动而分散注意力。」

卢怀塞尔终于开口说话了：「这是不是表明您打算废除巴特勒禁令，不再限制邪恶的机器？」

「我向你发誓，」雷托用冷冰冰的轻蔑语调说道，「要是你再敢暴露这种愚蠢，我会公开处决你。我不是你的『神谕』！」

卢怀塞尔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没有把话说出来。

安蒂克碰了碰同伴的手臂，让卢怀塞尔浑身一颤。安蒂克用近乎完美的魅音柔声说道：「我们的神帝永远不会公开反对巴特勒圣战的禁令。」

雷托朝她笑了笑，这是一种微微的赞许。看一个行家使出最强功力不啻一种享受。

「凡是拥有意识和智慧的都能清楚明白，」他说，「我的选择也是有局限性的，有些东西我无法干涉。」

他能看出来，两个女人正在揣摩他话语中的多重指向，掂量着可能带有的含意和意图。神帝是否在转移焦点，吸引她们去关注伊克斯人，而自己却另有所图？他是不是在暗示贝尼·杰瑟里特是时候选边站，反对伊克斯人了？他的话有没有可能除了字面意思之外其实别无深意？无论他是怎么想的，都不能掉以轻心。毫无疑问，他是全宇宙有史以来最阴险狡诈的生物。

雷托沉着脸望向卢怀塞尔，心里明白这只会加深她们的疑惑。「我提醒你一下，马库斯·克蕾儿·卢怀塞尔，你好像忘记历史上那些机器氾滥的社会给我们的教训了。正因为机械设备出现了，人们才学会像使用机器一样相互利用。」

他将目光转向莫尼奥。「莫尼奥？」

「我看到他了，陛下。」

莫尼奥伸长脖子将视线越过贝尼·杰瑟里特的随从。邓肯·艾达荷从远端的大门进入开阔的觐见厅，大步朝雷托走来。莫尼奥没有放松警惕，他依然不信任贝尼·杰瑟里特。同时，他还摸清了雷托这番训话的意图。他在考验，永远在考验。

安蒂克清了清嗓子：「陛下，我们会得到什么奖赏？」

「你们很勇敢。」雷托说，「很明显这就是选中你们担任特使的原因。很好，下一个十年你们的香料配额保持不变。至于其他方面，我不计较你们带着香料萃取物的真实目的。我是不是很慷慨？」

「慷慨至极，陛下。」安蒂克说，声音里不带丝毫怨恨。

邓肯·艾达荷匆匆经过女人们，停在莫尼奥旁边抬头望着雷托。「陛下，有人……」他煞住话头，瞧了瞧两个圣母。

「但说无妨。」雷托命令道。

「是，陛下。」他有些勉强，但还是服从了，「有人在本城东南角向我方发动袭击，我认为这是声东击西，因为现已接到报告，城内和禁林里也发生了暴力事件——有许多人马在分散行动。」

「他们在捕杀我的狼。」雷托说，「不管是林子里还是城里，他们的目标都是我的狼。」

艾达荷不解地皱起了眉。「城里的狼，陛下？」

「掠食者也好，」雷托说，「狼也好——对我来说没有本质区别。」

莫尼奥倒抽一口冷气。

雷托朝他微微一笑，看到别人顿悟的那一瞬间是多么美妙——仿佛突然揭下眼罩，豁然开朗。

「我已经调集了大批卫兵保护这个地方。」艾达荷说，「他们守卫在……」

「我知道你会的。」雷托说，「现在仔细听好，我告诉你怎么布置剩余兵力。」

在两个圣母惊愕的目光下，雷托开始向艾达荷交代具体的伏击地点、每支队伍的人数（有些甚至具体到人）、行动时间、所需配备的武器，以及每一处的详细部署。艾达荷运用强大的记忆力分门别类记下了每一条指示。他因聚精会神于雷托的口述而无暇提出疑问，直到雷托说完，他才面露疑惧之色。

雷托似乎能洞察艾达荷的底层意识，对他的念头一览无遗。我是老雷托公爵忠心耿耿的战士，艾达荷在想，那位雷托，也就是眼前这位的祖父，救了我，抚养我，视同己出。然而，即便那位恩人有一部分存在于眼前这位身上……两者依然不是同一个人。

「陛下，您为什么需要我？」艾达荷问。

「因为你的勇武和忠诚。」

艾达荷摇摇头。「可是……」

「你服从命令。」雷托说话的同时，注意到圣母正在分析这些话。真话，只说真话，她们是真言师。

「因为我欠厄崔迪家一份情。」艾达荷说。

「这就是我们彼此信任的基础。」雷托说，「邓肯？」

「陛下？」艾达荷的语气说明他已经稳住了心神。

「每处至少留一个活口，」雷托说，「否则我们就白费工夫了。」

艾达荷略一点头，沿来路大踏步走出了大厅。雷托心想，离去的艾达荷已经跟刚刚进来的那个艾达荷截然不同，但这需要一双极其敏感的眼睛才能看得出来。

安蒂克说：「这都是鞭打那个大使引起的。」

「的确如此。」雷托同意道，「将你的所见所闻如实转述给你的上级，可敬的赛娅克萨圣母。并转达我的话：与猎物相比，我宁愿与掠食者为伴。」他瞥了眼莫尼奥，他立正站好。「莫尼奥，禁林里的狼都折损了，原岗位全部顶上猛士。务必办妥。」

25

在入定中预见未来，与其他幻觉不同，并非从基本感知中抽离出去（如其他入定），而是沉浸于由无数前所未见的运动构成的洪流之中。万事万物永不停歇，这是「无限」之中一个最切近实际的观点，一种耗费心神的认知。你最终将连绵不断地觉察到：宇宙在自行运动，宇宙在变，宇宙规则在变，这些运动中不存在永恒或绝对之物；任何习惯性的解释仅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有效，一旦突破限定，旧有的解释亦将分崩离析，随着新的运动烟消云散。在这种入定状态中所见之事物会让你豁然省悟，往往打碎你的认知。你需要拼尽全力保持自我，即便如此，当你从这种状态抽身而出时，仍会有脱胎换骨般的感觉。

——《失窃的日记》



觐见日当晚，其他人或就寝，或入梦，或酣战，或死去，雷托独自在觐见厅小憩，只留下数名鱼言士亲信守门。

他没有睡着，一些紧迫的事务和几缕失望的情绪在脑子里飞旋。

赫薇！赫薇！

他现在知道赫薇·诺里为什么会被派到这里。再明白不过了！

我隐藏最深的秘密已经暴露了。

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赫薇就是明证。

他产生了一些绝望的想法。这种恐怖的蜕变可逆吗？他还能变回人形吗？

不可能。

即便可能，这个过程也将与蜕变至今的时间一样长。再过三千多年赫薇会在哪里？在地下墓殿里，早已化为尘土与白骨了。

我可以照她的样子再繁殖一个，按我的心意去教养……但那就不是

我温柔的赫薇了。

如果沉溺于这类自私的目标，黄金之路怎么办？

让黄金之路见鬼去吧！那些愚民关心过我吗？一次也没有！

但这种说法不对。赫薇关心他，她能感受他的痛苦。

这些念头太疯狂，当他感知到侍卫的微小动作和大厅底下的水流时，试图把这些念头抛诸脑后。

当初我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想开创什么愿景？

这个问题可把心里的众人乐坏了！难道他没有需要完成的任务吗？难道那不就是他们协议出来的核心内容吗？他们就是为此才甘心受控。

「你有一个任务需要完成。」他们说，「你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标恰恰是狂热分子的特征，我不是狂热分子！

「你必须冷眼观世，心狠手辣。你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为什么不能？

「是谁立的誓？是你。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

愿景！

「历史为一代人开创的愿景，往往到了下一代就会破碎。谁能比你看得更透澈？」

是的……破碎的愿景会使全体人类各行其是。我自己就是人类全体！

「记住你的誓言！」

当然。我是一股跨越了成百上千年的破坏力。我束缚了愿景……包括我自己的。我阻碍了钟摆的摆动。

「那就放松控制。永远别忘记。」

我累了。哦，我是如此疲倦。要是我能睡个觉就好了……真正地睡一场。

「你也沉湎于自我怜悯。」

为什么不可以？我是什么？是个绝无仅有的孤独之身，被硬逼着窥测诸般可能性，天天如此……而现在，赫薇出现了！

「起初你作出了无私的选择，却导致你现在只剩下自私。」

这个世界危机四伏，我必须把自私当作铠甲。

「接触你的人个个面临危险。这不就是你的本性吗？」

连赫薇都有危险。亲爱的、可爱至极的赫薇。

「你筑起高墙是为了把自己圈在中间，然后沉溺于自我怜悯？」

筑高墙是因为我的帝国内已经释放出了强大的力量。

「是你自己释放的。你现在要向那些力量妥协了吗？」

是因为赫薇。这些想法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都是该死的伊克斯人！

「真有趣啊，他们竟然用肉体而不是机器来攻击你。」

因为他们发现了我的秘密。

「你知道解药是什么。」

想到这里，雷托庞大的身躯从头到尾颤抖起来。他很清楚以往屡屡奏效的解药是什么：暂时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过去。这种沿记忆之轴向内跋涉的探险，连贝尼·杰瑟里特的女修也无法做到—既可以一直深入到意识的最小单位，也能停在路边耽溺于妙不可言的感官享乐。曾有一次，在一个特别优秀的邓肯死后，他进入记忆打开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之旅。他很快就听腻了莫札特。装腔作势！然而巴赫……啊，巴赫。

那种乐趣令雷托难以忘怀。

我坐在风琴旁，浸淫在音乐之中。

印象中只有三次回忆可以跟巴赫那回媲美。甚至里卡罗都没能超越巴赫，顶多算不分伯仲。

有智慧的女性会是今晚的理想选择吗？祖母杰西卡是最佳人选之一，但经验显示，对于当前的焦虑，像杰西卡这样关系亲近的人并不是一剂合适的解药。还得好好寻找一番。

接着他开始想像对某个心怀敬畏的访客描述这种探险，这是一个纯虚拟人物，因为没人胆敢就这一神圣之事向他提问。

「我沿着祖先的轨迹回溯，追踪岔路，突入隐密的角落。很多人的名字你都闻所未闻。谁听说过诺尔玛·森瓦？我活过她的一辈子！」

「活过她的一辈子？」假想的访客问道。

「当然。否则为什么老是把祖先留在身边？你认为宇航公会第一艘飞船的设计者是一个男人？你的历史书上记载他的名字叫奥里利厄斯·文波特？他们撒了谎。设计者应该是他的情妇诺尔玛，她把自己的设计给了他，外加五个孩子。他认为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自尊。最后，他终于认

识到自己名不副实，正是这一点把他毁了。」

「他的一辈子你也活过？」

「没错。我还追寻过弗瑞曼人浪迹天涯的路线。沿着我父亲以及其他人的血脉，我曾经直接追溯到亚特柔斯氏族。」

「一支声名赫赫的血脉！」

「傻瓜也不少。」

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他想。

来一场充满调情和控制的性爱之旅怎么样？

「你不知道我心里都装着什么样的纵欲场景！我是天下第一号窥淫癖——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对性爱的无知和误解酿成了多少悲剧。我们狭隘得可怕——又多么贪婪。」

雷托明白了，在这个晚上，在与赫薇同处一城的这个晚上，自己无法作出这个选择。

要不然回顾一下战争？

「哪个拿破仑是最胆小的懦夫？」他问假想的访客，「我不会说出来，但我知道。喔，是的，我知道。」

我能躲到哪里去？当所有历史都在眼前一览无遗，我又能往哪里躲呢？

一所所妓院，一桩桩暴行，那些暴君、杂耍演员、裸体主义者、外科医生、男妓、音乐家、魔术师、江湖郎中、男祭司、工匠、女祭司……

「你知道吗？」他问假想的访客，「草裙舞保留了一种曾经只限男性使用的古老符号语言。你从没听说过草裙舞？当然。谁还跳这种舞？不过舞者的确把很多东西保留了下来。已经没人能解读了，但我懂。

「曾有一整夜，我是率伊斯兰教徒向东西方向挺进的世世代代哈里发——横跨几个世纪。我不会对你啰嗦那些细节的。现在你退下吧！」

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啊，他想，这个魅惑的女人一来，我就要永远隐退到过去了。

然而过去又是多么苍白啊，这都要归功于该死的伊克斯人。相比近在咫尺的赫薇，过去简直无聊至极。她招之即来，但我不能传她……现在不能……今晚不能。

过去还在召唤他。

我可以向过去来一趟朝圣之旅。不一定非要探险。我可以独行，朝圣能净化人心；而探险只是游客的作为，这就是区别所在。我可以独行于内心世界。

永远不回来。

雷托觉得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自己终将陷入这一梦境之中。

我在整个帝国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梦境。这个梦催生出新的神话、新的方向、新的运动。新的……新的……新的……新事物源源不断从我自己的梦境和神话里孕育出来。而受影响最深的除了我还有谁？猎人陷进了自己张的网。

于是雷托知道，他遭遇了一种无药可救的状态—过去、现在、未来皆无解方。在觐见厅的晦暗角落里，他的庞大身躯止不住地颤抖。

门口，一名鱼言士侍卫悄声问同伴：「神帝有烦恼吗？」

另一个说：「宇宙中的罪恶会让任何人烦恼。」

听见这一问一答，雷托无声而泣。

当我决意引领人类走上黄金之路时，我承诺将为他们上一课，刻骨铭心的一课。我发现了一条深刻的规律，他们嘴上否认，却一直在用行动印证：他们声称自己在寻求安宁，即所谓和平，但就在说这话的当下，他们仍未停止培育骚乱与暴力的种子。倘若果真找到了这种安宁，他们又会蠢蠢欲动，觉得一切实在无聊。看看他们吧，看看他们就在我记录这些文字时的所作所为吧。哈！我赐予他们强制的稳定，这稳定将生生世世不可阻挡地持续下去，尽管他们不顾一切也要重返乱世。相信我，「雷托和平」的记忆将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中。他们以后若再想寻求安宁，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而且要作足准备。

——《失窃的日记》



拂晓，艾达荷很不情愿地和希欧娜并排坐在一架皇家扑翼机里，两人将被送往一个「安全地」。扑翼机朝东方那一弧金色阳光飞去，地平线上平展着一方方绿色农场。

这架大型扑翼机足够搭载一个鱼言士小队和她们的两位客人。队长兼机长是个大块头女人，自称名叫印米厄，艾达荷相信她从来没笑过。她坐在艾达荷正前方的机长座位上，左右各有一名强壮的鱼言士卫兵。另有五名卫兵坐在艾达荷与希欧娜的身后。

「神帝命我带您出城。」在中央广场地下指挥所里，印米厄走近他说，「这是为了您的安全。我们明早返回，参加赛艾诺克。」

提心吊胆一整夜已让艾达荷筋疲力尽，他觉得跟「神帝本尊」的命令争辩是徒劳的。印米厄看起来只用一条粗手臂就能轻松把他挟走。她把他从指挥所带到寒夜的露天下，天穹撒满碎钻似的星辰。他们来到扑翼机旁，艾达荷发现希欧娜已经等在里边了，这时他才对此行的真正目

的产生了怀疑。

昨晚，艾达荷渐渐意识到奥恩城内的暴力活动并不都来自有组织的叛军。他问起希欧娜的情况，莫尼奥传话来说「我女儿不碍事，她没有参与」，并在最后加了一句：「我把她托付给你。」

在扑翼机里，希欧娜没有回答艾达荷的问题。她一直阴沉着脸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希欧娜让他想起自己最早期过的那些苦日子，当时他发誓要向哈克南氏族复仇。他不理解希欧娜苦在哪里。是什么驱使她行动？

不知为什么，艾达荷发现自己正在比较希欧娜与赫薇·诺里。要见赫薇一面很难，不过他还是设法办到了，尽管鱼言士总是固执地提醒他有其他任务要执行。

温柔，这就是他对赫薇的评价。赫薇的一举一动全都来自一以贯之的温柔本性，且以其特有的方式散发强大力量。他发现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一定要多见见她。

然而现在，他不得不与旁边沉着脸不说话的希欧娜较劲。好吧……你沉默，那我也不吭声。

艾达荷低头望着飞掠而过的景观。随着天光渐亮，一座座村庄陆续熄灯。沙厉尔沙漠已经被远远甩在身后，眼下这片土地似乎从来不曾是千里赤地。

有些东西变化不大，他想，它们只是离开一个地方，改头换面挪到了另一处。

这片景观让他想起卡拉丹星的苍翠花园，那座绿色星球是厄崔迪人来沙丘星前生活过无数代的家乡，现在不知变成什么样了。他能分辨出地面上的细窄道路，分布在那些集市路上的车辆都是由一种六足动物拖拉前进，他猜是驮驷。莫尼奥曾说过，驮驷是针对这类地形专门驯养的牲口，不仅是这里，也是整个帝国的主要役畜。

「步行的人群更容易控制。」

他朝下张望时，脑海中响起了莫尼奥这句话。牧场在扑翼机前方铺展开来，平缓起伏的绿色山丘被黑石墙切割成一块块不规则形状。艾达荷辨认出有绵羊，还有几种体形庞大的牛。扑翼机飞过一道依然笼罩在

阴暗中的狭窄山谷，谷底只有一条细细的涧流，阴影里闪着一点亮光，一缕蓝烟袅袅升起，表明谷底有人居住。

希欧娜突然动起来了，她拍拍机长的肩膀，指向右前方。

「那边不是戈伊戈阿吗？」她问。

「是的。」印米厄说话时没有转头，语气果断，带着一种艾达荷不熟悉的情绪。

「那里不安全吗？」希欧娜又问。

「安全。」

希欧娜看向艾达荷。「命令她带我们去戈伊戈阿。」

艾达荷随即说：「带我们去那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要听她的。

印米厄这次转头过来，艾达荷整晚都觉得她的表情是铁板一块，但现在竟然流露出内心的情绪。她垂下嘴角显出不悦之色，右眼角有根神经抽搐了一下。

「我们不去戈伊戈阿，指挥官。」印米厄说，「有更好的……」

「神帝指定了一个地方叫你带我们去吗？」希欧娜问。

印米厄由于话被打断而露出气愤的眼神，不过并没有直视希欧娜。「没有，但他……」

「那么带我们去戈伊戈阿。」艾达荷说。

印米厄猛地把目光移回控制台，机身大幅度倾斜，一个急拐朝青山上一处圆形坳地飞去，强大的惯性将艾达荷抛在了希欧娜身上。

艾达荷越过印米厄的肩膀望向他们的目的地。山坳正中有一座村庄，是由砌围墙的黑石建造的。村庄上方的斜坡排列着果园，还有一座座花园呈梯台状朝一个小山口延伸过去，几只鹰正乘着当日刚形成的上升气流滑翔。

艾达荷转向希欧娜问道：「这个戈伊戈阿是什么地方？」

「你会知道的。」

印米厄以小角度滑行，将扑翼机稳稳降落在村庄外围平坦的草地上。一名鱼言士打开村庄那一侧的舱门。青草裂开散发的气味、牲畜的粪便味和刺鼻的炊火味混杂，艾达荷一下子被气味冲得头昏脑胀。他滑下扑翼机，抬眼望向一条街道，只见村民纷纷走出家门盯着他们这些访

客。艾达荷看见一位身着连身绿色长裙的年长女子弯腰对一个孩子耳语了几句，那孩子立刻转身，沿街道一溜烟跑了。

「你喜欢这地方吗？」希欧娜问。她跳下飞机，站在他身边。

「看上去挺舒服的。」

印米厄及其他鱼言士随他俩在草地上集合完毕，希欧娜看着机长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奥恩？」

「你不回那里。」印米厄说，「我接到的命令是带你去帝堡。指挥官回奥恩。」

「知道了。」希欧娜点点头，「我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天一亮就走。我去跟村长安排一下住处。」印米厄大步走进村子。

「戈伊戈阿，」艾达荷说，「奇怪的名字。不知道这个地方在沙丘时代叫什么？」

「我碰巧知道，」希欧娜说，「老地图上标为舒洛克，意思是『闹鬼之地』。『口述史』记载这里曾犯下严重的罪行，直到全体村民遭到歼灭。」

「迦库鲁图。」艾达荷低声道，同时想起了关于盗水者的古老传说。他举目四望，寻找沙丘和沙嶙的痕迹，但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位神色平静的年长男子跟着印米厄一起回来了。两人穿着褪色的蓝裤子和破旧的衬衫，都光着脚。

「你知道这地方？」希欧娜问。

「只在传说中听过名字。」

「据说这里闹鬼，」她说，「但我不信。」

印米厄在艾达荷面前停下，示意两个赤脚男子在后面等候。「住的地方条件比较差，不过堪用，」她说，「除非你们想借住民宅。」她说着扭头看希欧娜。

「我们待会儿决定。」希欧娜说。她抓起艾达荷的手臂。「我和指挥官想在戈伊戈阿转转，欣赏一下风景。」

印米厄张口欲言，但忍住了。

艾达荷任由希欧娜牵着，从直勾勾盯着他们的两个当地人眼前走过。

「我派两个卫兵跟着你们。」印米厄喊道。

希欧娜停下脚步转头问道：「戈伊戈阿不安全吗？」

「这个地方非常太平。」一个男人回答。

「那么我们不需要卫兵。」希欧娜说，「让她们守卫扑翼机。」

她转身继续领着艾达荷向村子走去。

「行了。」艾达荷说着从希欧娜手里挣脱手臂，「这是什么地方？」

「你多半会觉得这是个很安宁的地方。」希欧娜说，「它跟以前的舒洛克完全不一样。非常太平。」

「你在耍花招。」艾达荷大步走在她身边说，「究竟有什么事？」

「我一直听说苏亡人满脑子都是疑问。」希欧娜说，「我也有我的疑问。」

「哦？」

「他在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我是说雷托。」

「哪一个？」

「好吧，我忘了有两个──我们的雷托和他爷爷。我问的当然是我们的雷托。」

「他只是个孩子，我只知道这样。」

「『口述史』记载他早年有个新娘就是从这个村子出来的。」

「新娘？我以为……」

「那时他还有人形，在他妹妹死后，他自己开始变成虫子之前。『口述史』称雷托的新娘都消失在帝堡的迷宫里了，再也没人看见过她们的真身，只有全息影像资料传出来的音容。他已经有几千年没娶新娘了。」

他们来到村中心一个约五十平方公尺的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一浅池清水。希欧娜走过去坐在池子的石台上，拍拍身边的位置邀艾达荷同坐。艾达荷先环顾一下村子，发现人们都在窗帘后面窥视他，孩子对着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他转身低头看着希欧娜。

「这是什么地方？」

「我已经告诉你了。跟我说说穆阿迪布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人能交到最好的朋友。」

「那么『口述史』说得没错啰，但又把他的王位继承人叫作『神的血亲』，听上去有点邪恶。」

她在对我下饵，艾达荷想。

他挤出一个笑容，猜想希欧娜有什么动机。她像在等待某件重要的事情，很急切……甚至还带着惧意……而背后又似乎有点洋洋得意。但没有更多线索了。她说的那些话都只能当作打发时间的闲聊来听，直到……直到什么？

他的沉思被一阵轻轻的奔跑声打断了。艾达荷转过身，看见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从一条小巷子里朝他跑过来。孩子赤着脚踢起一朵朵尘埃，巷子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绝望的喊叫。孩子停在离艾达荷约十步远的地方，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眼神目不转睛地抬头仰望他，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这孩子看起来似曾相识——一个结结实实的男孩，黑色鬈发，小脸还没发育成熟，但已有男人的雏形：颧骨高高的，一道横纹连起两条眉毛。男孩穿着件褪色的蓝袍子，尽管洗晒了无数遍，依然能看出是上好的料子，质料从外观看来是蓬吉棉，缝上绳扣收边，即使边缘磨破也不会散线。

「你不是我爸爸。」孩子说完，转身又跑回了那条巷子，消失在一个拐角后。

艾达荷扭头对着希欧娜怒目而视，几乎不敢问出口：那是我前任的孩子吗？他不问都知道答案——看看那张熟悉的脸庞、那明明白白的遗传基因吧。正是小时候的我。醒悟使他心里空荡荡的，深感沮丧。我有什么责任？

希欧娜两手捧住脸，耸起肩膀。发生的一切跟她想像的完全不同，她感到自己被复仇的欲望出卖了。艾达荷不仅仅是一个苏亡人、一个无足挂齿的异类。当艾达荷在扑翼机里朝她倒过来时，当艾达荷脸上流露出种种情绪时，她都能感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那个孩子……

「我的前任发生了什么事？」艾达荷用带着非难的平板语气问道。

她放下双手。从艾达荷的脸色上能看出来他正压抑着怒气。

「我们不太确定，」她说，「只知道他有一天进了帝堡，就再也没现过身。」

「那是他的孩子吗？」

她点了点头。

「你敢保证我前任不是你杀的？」

「我……」她摇摇头，艾达荷的怀疑及隐含的责难都让她吃了一惊。

「那个孩子，我们是为了他才来这里的吗？」

她干咽了一下：「是的。」

「我该拿他怎么办？」

她耸耸肩，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和内疚。

「他妈妈呢？」艾达荷问。

「她和家人都住在那条巷子里。」希欧娜朝男孩离去的方向点了一下头。

「家人？」

「还有一个大儿子……一个女儿。你想不想……我是说，我可以安排……」

「不！那孩子说得对。我不是他爸爸。」

「对不起，」希欧娜轻声说，「我不该这么做。」

「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艾达荷问。

「你是问孩子的爸爸……你的……」

「我的前任！」

「因为厄蒂的家在这里，她不愿离开。大家都这么说。」

「厄蒂……孩子的妈妈？」

「嗯，他妻子，依照『口述史』里的古老仪式成的婚。」

艾达荷环顾广场四周的石砌建筑，扫过那些拉着帘子的窗户和窄小的房门。「那么他就住这里？」

「有空就来住。」

「希欧娜，他是怎么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但虫子杀过别的苏亡人。我们肯定！」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锐利的目光直刺她的脸，逼得她将眼神转开。

「我不怀疑祖辈们的故事。」她说，「虽然关于他们的史料零零碎碎，有时仅有只字词组，但我相信他们。我父亲也相信他们！」

「莫尼奥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

「关于厄崔迪家的人，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她说，「那就是我们个个都很忠诚，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信守承诺。」

艾达荷张了张嘴，没发声就闭上了。当然！希欧娜也是厄崔迪家的人。这个想法让他感到震惊。他早就知道了，但内心并不接受。希欧娜算是个叛乱分子，只是其行为受到雷托一定程度的默许。雷托未明示容忍的限度，不过艾达荷有所感觉。

「你不能伤害她，」雷托曾经说，「她还有待考验。」

艾达荷转身背对希欧娜。

「你什么事也肯定不了，」他说，「零零碎碎，全是谣言！」

希欧娜没答腔。

「他也是厄崔迪家的人！」艾达荷说。

「他是虫子！」希欧娜说，几乎掩饰不住一股怨毒之气。

「你那该死的『口述史』不过就是一堆古代的小道传闻！」艾达荷不屑地说，「只有傻瓜才会信。」

「你还在相信他，」她说，「你会变的。」

艾达荷转身瞪着她。

「你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说过。在我小时候。」

「你现在也没长大。他一个人集中了所有死去的厄崔迪家的人，所有的。很可怕，但我认识那些人，他们是我的朋友。」

希欧娜只摇摇头。

艾达荷再次别过身去。他的情绪耗尽了，精神失去了支撑。不知不觉中，他穿过广场，步入男孩进的那条巷子。希欧娜跑过来跟在他身后，他没理会。

这是条窄巷，两侧是平房的石墙，墙里嵌着拱门，门都关着。窗户的样式跟门一样，只是按比例缩小了。他每走过一户人家，那家的窗帘就会轻微晃动一下。

在第一个十字巷口，艾达荷停下来朝右侧望去，男孩就是在这里消失的。几步远处有两个身穿黑长裙和墨绿色上衣的灰发老妪，正站着交头接耳。一见艾达荷她俩就不再说话，转而以毫不掩饰的好奇目光直盯

着他。他回望她们，又看看小巷。巷子里再无一人。

艾达荷又瞧了瞧老妪，随后走了过去，最近离她们不足一步。她们俩靠得更近了，转着头看他。她们只瞥了希欧娜一眼，就重新把视线移回艾达荷身上。希欧娜默默地走在他旁边，脸上神情古怪。

这是悲伤？他猜测着，懊悔？还是好奇？

很难说。他对一路经过的门窗更感好奇。

「你以前来过戈伊戈阿吗？」艾达荷问。

「没有。」希欧娜把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怕自己听到。

我为什么要走这条巷子？艾达荷自问。其实他知道答案。为了这个女人，这个厄蒂：是什么样的女人把我带到了戈伊戈阿？

右侧一面窗帘揭开了一角，艾达荷看见一张脸，正是从广场跑开的那个男孩。窗帘落下时往旁边一摆，又露出一个站立的女子。艾达荷无言地盯着她的脸，停下了脚步。他只在内心最深处的幻想中见过这张脸——线条柔和的鹅蛋脸，犀利的黑眼珠，饱满性感的嘴唇……

「杰西卡。」他咕哝道。

「你说什么？」希欧娜问。

艾达荷无法作答。杰西卡的面容从他心中早已远逝的往昔岁月里复活了，这是基因的恶作剧，穆阿迪布的母亲在新的肉体里重生了。

女人拉上窗帘，但她的容貌印在艾达荷的记忆中，他知道自己永远摆脱不掉这幅视觉残像了。与沙丘时代共患难的杰西卡相比，她的年纪更大一些，嘴角和眼角都起了皱纹，身材也稍丰腴……

更具有母性，艾达荷心想，以前那个我跟她说过……她像谁吗？

希欧娜扯了扯他的袖子。「想进去见见她吗？」

「不，这么做不对。」

艾达荷刚要转身原路返回，厄蒂家的门猛地打开了。一个小伙子走出来，关上门，转身面对艾达荷。

艾达荷目测他有十六岁，是谁的孩子一看便知——一头卡拉库绵羊毛般的头发，五官分明。

「你是新的一个。」小伙子说，已是成年人的嗓音了。

「是的。」艾达荷觉得难以启齿。

「你来干什么？」小伙子问。

「不是我要来的。」艾达荷说。他对希欧娜的怨恨需要宣泄，这样说他觉得会好受些。

小伙子看看希欧娜。「听说我父亲已经死了。」

希欧娜点点头。

小伙子把目光转回艾达荷。「请离开这里，永远别回来。你让我母亲痛苦。」

「我保证。」艾达荷说，「我不该打扰厄蒂夫人，请替我向她道歉。来这里不是我的本意。」

「谁带你来的？」

「鱼言士。」艾达荷说。

小伙子草草点了一下头。他再次看着希欧娜。「我一向以为你们鱼言士受的教育是对自己人更友善一些。」说完，他转身进屋，重重地关上了门。

艾达荷抓起希欧娜的手臂，大步往回走。希欧娜踉跄了一下，跟上步伐后，甩开了他的手。

「他以为我是鱼言士。」她说。

「当然，你长得像鱼言士。」他扫了她一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厄蒂是鱼言士？」

「这好像不重要。」

「喔。」

「所以他俩才会认识。」

到了十字巷口，艾达荷拐上直通广场的那条小巷，朝来时的反方向快步走到巷尾，此处开始村子变成了一座座花园和果园。一连串的震惊让他感到茫然无措，大量来不及消化的信息使头脑不堪重负。

前方横着一道矮墙，他翻了过去，听到希欧娜也跟上来了。四周树木盛开着白花，有深棕色飞虫围着橙色花心忙碌。空气中弥漫着飞虫的嗡嗡声和鲜花的芬芳，艾达荷不禁联想起卡拉丹星上的丛林花。

他登上一座小山丘的顶部，停了下来，转身俯瞰戈伊戈阿整齐划一的布局，眼前展开一片平坦的黑色房顶。

在山顶厚厚的草地上，希欧娜双手抱膝坐了下来。

「出乎你意料了，是吗？」艾达荷问。

她摇摇头，艾达荷发现她快要落泪了。

「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问。

「我们没有自己的生活！」

艾达荷望了一眼下面的村庄。「这样的村子有很多吗？」

「这是虫子帝国的标准规划！」

「这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如果你只想要这种的话。」

「你是说他只允许这种规划？」

「这种，外加几座集市城……还有奥恩。我听说连星球的首都也不过是一些大村子。」

「我再问一遍：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监狱！」

「那就离开它。」

「去哪里？怎么去？你觉得我们只要登上宇航公会的飞船，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她朝下指了指戈伊戈阿，可以看见远端停着扑翼机，鱼言士坐在附近的草地上。「那些狱卒不会放我们走的！」

「她们可以离开，」艾达荷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是去执行虫子的任务！」

她把脸靠在膝盖上，闷声问：「过去这里是什么样子？」

「不一样，往往很危险。」他四下了望将牧场、花园和果园分割开来的围墙，「沙丘星没有划分土地所有权的假想界线，所有土地都属于厄崔迪公爵的领地。」

「除了弗瑞曼人的。」

「是的，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以某道悬崖为界的一侧……或者盆地里沙色与白色交界线的另一头。」

「他们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也有一些限制。」

「我们有些人向往沙漠。」她说。

「你们有沙厉尔。」

她抬头瞪着他。「就那丁点儿大的地方！」

「长一千五百公里，宽五百公里—不算小了。」

希欧娜站起身。「你问过虫子为什么要像这样把我们关起来吗？」

「因为『雷托和平』这条黄金之路能确保我们生存下去。这是他的说法。」

「你知道他告诉我父亲什么吗？小时候我偷听过他俩谈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为了削弱我们的凝聚力，他帮我们挡住了大部分危机。他说：『苦难可以维系民众，而现在我就是苦难。神可以成为苦难。』这就是他的原话，邓肯。虫子是一种疾病！」

艾达荷不怀疑她复述的真实性，但这番话并没有在他心中掀起波澜。他转而想到自己受命杀死的那个柯瑞诺人。苦难。一度统治帝国的那个氏族的后裔，结果是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他一心想重掌大权，忙着耍阴谋弄到香料。艾达荷命令一名鱼言士干掉他，事后引得莫尼奥连连盘问。

「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

「我想看看鱼言士的表现。」

「她们表现怎么样？」

「很有效率。」

然而柯瑞诺之死给艾达荷平添了一份不真实感。夜幕下的塑石街道黑影重重，一个躺在自己血泊中的小矮胖子只是其中一层难以辨别的暗影而已。虚幻的场景。艾达荷还记得穆阿迪布的话：「思维强加给我们一个所谓『现实』的框架。这个变幻莫测的框架往往与我们的感知相悖。」是什么样的现实在左右雷托皇帝？

艾达荷看了看希欧娜，她背后是戈伊戈阿的青山和果园。「我们下去找住处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鱼言士会把我们塞在一个房间里。」

「和她们住在一起？」

「不，只有我们两个。原因很简单，虫子想让我跟伟大的邓肯·艾达荷繁殖下一代。」

「我会自己挑伴侣。」艾达荷吼道。

「我相信有一个鱼言士会很开心的。」希欧娜说完，转身走下山坡。

艾达荷盯着她一会儿，那具青春躯体如此轻盈，仿佛在风中摇曳的果树枝。

「我不是他的种男。」艾达荷自言自语，「这件事他必须搞清楚。」

27

每过去一天，你就变得愈发不真实，与新一天的我相比较，你会更添一分怪异，更增一点差距。我是唯一的现实，而你有别于我，因此你正在丧失现实性。我的好奇心愈大，我那些崇拜者的好奇心就愈小。宗教会抑制好奇心。我的所作所为都会减损崇拜者的力量。因此，最终我会最后收手不干，把一切交还给民众，那时候他们会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在孤军奋战，事事都得自力更生。

——《失窃的日记》



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是翘首以待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声响穿过长长的隧道，钻进了帝舆前方的艾达荷耳中——紧张的窃窃私语经过放大变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轰鸣，犹如一只巨足拖曳的脚步声、一件巨袍窸窣的摩擦声。还有那种气味——甜丝丝的汗味掺杂着因性兴奋而呼出来的奶味。

天亮不到一小时，印米厄和她手下的鱼言士护送艾达荷回到绿荫遍地的奥恩城广场。刚把他交给地面上的鱼言士，她们就匆匆起飞了。印米厄明显心情不佳，因为她还要把希欧娜送往帝堡，不得不错过赛艾诺克仪式了。

接手护卫艾达荷的鱼言士个个压抑着兴奋之情。她们把他带到广场地下深处的一个地方，艾达荷研究过的任何城市平面图都没有揭露此处。这是一座迷宫，宽度和高度都足以容纳帝舆出入的走廊不断变换着方向。艾达荷失去了方向感，不知不觉回忆起前一晚的经历来。

戈伊戈阿的宿舍狭小简朴，却还算舒适。每间屋子都有两张小床、四面白墙、一窗一门。一条走廊串起一间间屋子，整座建筑就是戈伊戈阿的临时「宾馆」。

希欧娜说对了。没人征求过艾达荷的意见，就把他和希欧娜安排在

了一间，印米厄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房门关上后，希欧娜说：「要是你敢碰我，我会杀了你。」

听了这句干巴巴的真心话，艾达荷差点笑出来。「我情愿一个人待着。」他说，「你就当没外人好了。」

他带着点警觉入睡，这让他想起为厄崔迪氏族出生入死、随时准备战斗的那些夜晚。屋子里很少有漆黑一团的时候──窗帘透着月光，连白墙也反射着星光。他发现自己对希欧娜，对她的气味、呼吸和微小动作都过于敏感。有好几次他彻底惊醒了过来，一醒就竖耳细听四周的动静，其中两次他察觉希欧娜也在倾听。

按计划翌日清晨要飞回奥恩城，两人都如释重负，他俩各喝了一杯凉果汁当早餐。艾达荷心情愉快地步入拂晓前的黑暗，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扑翼机。他没有跟希欧娜说话，鱼言士瞥来的好奇目光让他感到厌烦。

当他离开扑翼机下到广场时，希欧娜探出机舱对他说了唯一一句话。

「我不讨厌交你这个朋友。」她说。

这种表达方式真是古怪，使他略感尴尬。「好吧……嗯，当然。」

接手的一队鱼言士带他离开，来到迷宫的终点。雷托正在帝舆上等着。会面点位于走廊里一处宽敞空间，这条走廊向艾达荷右侧延伸，渐渐收窄。在灯球黄色光线的照射下，深棕色墙壁上的金色条纹熠熠闪烁。鱼言士灵巧地闪到帝舆之后各就各位，只留下艾达荷正对着雷托状如兜帽的脸庞。

「邓肯，去参加赛艾诺克仪式时，你走在我前面。」雷托说。

艾达荷盯着神帝那双深不见底的靛蓝色眼睛，这地方神神秘秘的气氛，还有空气中充斥的个人欲望，都让他恼火。他觉得自己听来的有关赛艾诺克的一切，都适得其反地加重了这种神秘感。

「我真是您的卫队指挥官吗，陛下？」艾达荷的语音里带着强烈的怨气。

「当然如此！我刚刚赋予你一个显赫的荣誉，很少有成年男子参加过赛艾诺克。」

「昨晚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有些地方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不过今天早上已经很平静了。」

「伤亡情况？」

「不值一提。」

艾达荷点点头。雷托的预知力察觉到他的邓肯会面临一定的危险，因此才有后来飞往戈伊戈阿村暂避一事。

「你去了戈伊戈阿，」雷托说，「想不想待下去？」

「不想！」

「别怪我，」雷托说，「不是我安排你去戈伊戈阿的。」

艾达荷叹了口气。「是什么样的危险让您把我调开？」

「不是你有危险，」雷托说，「而是你会刺激我的卫兵过度展示她们的能力。昨晚的行动没有这个必要。」

「喔？」这种想法出乎艾达荷的意料。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无须发动员令就能激发战斗士气，自己会成为军队的鞭策力量。另一位雷托，眼前这位的祖父，就是那种一出场即能鼓舞士气的领袖人物。

「你是我不可或缺的人才，邓肯。」雷托说。

「好吧……但我不是您的种男！」

「我当然会尊重你的意愿，这个问题我们换个时间再讨论。」

艾达荷扫了一眼鱼言士卫兵，她们个个睁大眼睛聆听。

「您每次驾临奥恩都有暴力活动吗？」艾达荷问。

「这是有周期性规律的。现在叛党基本上都镇压完毕了，接下来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艾达荷回视雷托那张深不可测的面孔。「我的前任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鱼言士没告诉你吗？」

「她们说他因保护神帝而死。」

「而你听到了相反的谣言。」

「发生了什么？」

「他因为离我太近而死，我没有及时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比如戈伊戈阿。」

「我更希望他在那里太太平平过一辈子，但你很清楚，邓肯，你不是那种一心想着过太平日子的人。」

艾达荷干咽了一下，感觉喉咙堵住了。「关于他的死，我还是想知道细节。他有家庭……」

「你会知道细节的，也不必担心他的家庭，他们全家都受我保护。我会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并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暴力总是死盯着我。这也是我的一项职责。可惜的是，就因为这个，我尊敬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得受苦。」

艾达荷抿紧嘴唇，对这番话并不满意。

「放宽心，邓肯。」雷托说，「你的前任是因为离我太近而死的。」

鱼言士开始躁动。艾达荷瞧了她们一眼，又看了看右方的隧道。

「是的，时候到了。」雷托说，「我们不能让女人一直等着。走在我前面，离我近点，邓肯，关于赛艾诺克的问题我会回答你的。」

别无选择，艾达荷只得顺从地脚跟一旋、领头开路。他听到帝舆在身后吱吱嘎嘎发动，还有卫队轻轻的脚步声。

帝舆的声音突然消失，艾达荷马上回头一望。原因很快就搞清楚了。

「您用了悬浮器。」他边把目光转回前方。

「我收起了轮子，因为女人会挤到我周围来。」雷托说，「我们不能压着她们的脚。」

「赛艾诺克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艾达荷问。

「我告诉过你，是『普享大典』。」

「是不是有香料味？」

「你的鼻子很灵。圣饼里加了一点美蓝极。」

艾达荷摇了摇头。

为了弄清情况，进奥恩城后艾达荷一逮到机会便直接向雷托发问：「赛艾诺克节是怎么回事？」

「我们分享圣饼，没有别的了。连我也会参加。」

「就像奥兰治合一教仪式？」

「喔，不！圣饼不代表我的肉体。这是分享，是一种提示：她们只是女性，就像你只是男性，而我代表全体。与她们分享的是全体。」

艾达荷不喜欢这种语气。「只是男性？」

「你知道她们会在大典盛宴上奚落什么人吗，邓肯？」

「什么人？」

「曾经冒犯过她们的男人。仔细听一听她们相互说的悄悄话。」

艾达荷把这句话当作一条警告：不要冒犯鱼言士。惹怒她们会有性命之虞！

现在，艾达荷在隧道里走在雷托前方，他觉得当时每句话都听得一清二楚，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偏过头说：

「我不明白『普享』的意思。」

「我们一起参加仪式，你会亲眼见到，你会亲身体验。我的鱼言士是一座特殊知识的储备库，是一条只维系自己人的连续线。你马上要加入其中了，她们会因此而爱你。仔细听她们说的话，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们的态度很开放。她们毫无保留地表露对彼此的倾慕。」

又是话语，艾达荷想，又是谜题。

他察觉隧道逐渐变宽，顶部也倾斜得愈来愈高。灯球数量也增加了，都调成深橙色。他看见约三百公尺外有一座高高的拱门，深红色灯光下，能分辨出反射光线的脸庞缓缓地左右摆动。脸庞之下是连成片的衣着，犹如一面黑漆漆的墙。空气中溢着兴奋的汗味。

艾达荷向等候的女人走近，看见人群中已形成一条上坡通道，向右拐往一座低台。这是一个无比宽阔的空间，灯球都调成猩红色，巨型穹顶在女人上方朝远处伸展。

「上你右边的斜坡。」雷托说，「一过平台中央就停，面向她们。」

艾达荷抬右手示意领命。他走进这片开阔地，整个封闭空间的面积之大让他叹为观止。一登上平台，他就以训练有素的眼睛估量尺寸：这间圆角方厅的边长至少达到一千一百公尺。厅里挤满了女人，艾达荷提醒自己，这些仅仅是驻外星鱼言士军团选出来的代表━每颗星选派三名。她们站着，身体贴得那么紧，艾达荷觉得连摔倒都很难。她们沿平台边缘留出了仅约五十公尺宽的空间。艾达荷已在平台上站定，环视着场地。一张张脸抬起来盯着他━脸，脸，都是脸。

雷托紧跟着艾达荷煞住帝舆，举起一条银光闪闪的手臂。

一阵「赛艾诺克！赛艾诺克！」的怒吼瞬间响彻大厅。

艾达荷感觉震耳欲聋。这一阵喊声肯定传遍全城了，他想。除非我们在足够深的地下。

「我的新娘们，」雷托说，「欢迎来到赛艾诺克。」

艾达荷抬头瞥了一眼雷托，看见那对亮晶晶的深色眼睛让他容光焕发。雷托曾说：「这该死的神圣！」实际上他乐在其中。

莫尼奥目睹过这种集会场面吗？艾达荷心里问道。这是一个奇怪的念头，但艾达荷知道自己为何这么想，他希望有个正常人类能聊聊这件事。卫兵说莫尼奥因「国务」而外派，但不知其详。听了这话，艾达荷体会到雷托政府的又一个特点：其权力链从雷托直达民众，但链与链之间很少交叉。推行这种模式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要任命可信赖的官员，让他们只管执行命令而不提任何问题。

「很少有人看见神帝干害人的勾当。」希欧娜曾经说，「这像不像你熟悉的厄崔迪氏族？」

艾达荷放眼望向乌压压的鱼言士，这些想法在他头脑里稍纵即逝。她们的眼里满溢着崇拜！敬畏！雷托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要这样？

「我的爱人们。」雷托说。帝舆里暗藏有伊克斯人精心研制的扩音器，使雷托的声音朗朗回荡在每一张高扬的脸庞上，远及大厅另一头的角落。

由女人脸构成的这幅热腾腾的场景，让艾达荷脑子里不停回响着雷托的警告：惹怒她们会有性命之虞！

此时此刻，这条警告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只要雷托一句话，这些女人就会把任何冒犯者撕成碎片。她们没有疑问，只有行动。艾达荷终于对女子军队有了新的认识。她们不会顾及个人安危，她们事奉神！

雷托弓起前节部位，高举脑袋，帝舆发出轻微的吱嘎声。

「你们是信仰的守护者！」他说。

台下异口同声：「时刻听从陛下的召唤！」

「你们经我得永生！」雷托说。

「我们生生不息！」她们喊道。

「我爱你们胜过任何人！」雷托说。

「爱！」她们发出尖叫。

艾达荷打了个冷颤。

「我把我挚爱的邓肯赐给你们！」雷托说。

「爱！」她们尖叫。

艾达荷感到浑身发抖，只觉得排山倒海的崇拜要把自己压垮了。他想逃离，又想留下来领受这一切。这间大厅充满魔力。魔力！

雷托放低声音说：「卫兵交接班。」

女人们毫不犹豫、整齐画一地低下头。艾达荷右侧远端出现一列白袍女人。她们走入平台下方的空地，艾达荷注意到有些女人还抱着孩子，小的还在襁褓中，大的也不过一两岁。

先前已有人向艾达荷说明流程大纲，他知道这些女人是即将退役的鱼言士。之后有的将担任祭司，有的将做全职母亲……但没有一个真正停止为雷托效力。

艾达荷低头瞧着孩子们，心想这段经历会怎样深埋在那些男孩子的心中。这种神秘仪式将伴随他们终身，相关记忆会从意识层面消失，但始终留存，并从此刻起暗中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最后一名入场者在雷托下方停步，抬头望他。大厅里其他女人也都仰起脸，目不转睛地盯着雷托。

艾达荷环视左右。占据平台下方空地的白袍女子分别向两侧至少绵延了五百公尺。有人向雷托举起自己的孩子，这是绝对的敬畏与服从。艾达荷能感觉到，即使雷托命令她们把孩子摔死在平台上，她们也会照办。任何事她们都会干！

雷托将前节部位放低到帝舆上，全身起了一阵轻缓的波动。他慈祥地俯视台下，用一种抚慰人心的嗓音说道：「你们的忠诚与奉献理应得到我的赏赐。你们有求必有得。」

整个大厅回荡起声音：「有求必有得！」

「我的就是你的。」雷托说。

「我的就是你的。」女人们喊道。

「让我们分享此刻，」雷托说，「一齐默祷，愿我的力量使万物调和──让人类永存。」

大厅里所有人整齐划一地低下头。白袍女子把孩子紧搂在怀中，朝下盯着他们。艾达荷感觉到这是一个无声的统一体，一股试图进入他、征服他的力量。他张大嘴，深呼吸，抵抗这个感觉拥有实体的侵入者。

他在脑海里疯狂搜寻能够抓牢、能够保护自己的东西。

艾达荷之前并没有料想到这支女子军队拥有如此力量和团结力。他清楚自己不理解这种力量，他只能旁观，认知其存在。

这一切都是雷托创造的。

艾达荷回忆起雷托在一次帝堡会议上说过的话：「男子军队的忠诚维系于军队本身，而不是培养军队的文化；而女子军队的忠诚维系于其领袖。」

雷托的成果斐然，证据就在艾达荷前方。他极目四望，看出这番句话是多么一针见血，不由得不寒而栗。

他让我分一杯羹，艾达荷想。

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回答，艾达荷现在只觉得幼稚可笑。

「我看不出其中的道理。」艾达荷是这样说的。

「大多数人不是为讲道理而生的。」

「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没有一种军队能保障和平！您的帝国没有和平！您只是……」

「鱼言士给你看过我们的历史了吗？」

「是的，但我还在您的城里四处走过，观察过您的人民。您的人民很好斗！」

「邓肯，你知道吗？和平培养攻击性。」

「可您说过您的黄金之路……」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平。它是稳定，是培养固化阶层和各种攻击行为的沃土。」

「您在打哑谜！」

「我说的是自己经年累月的观察结果：和平姿态其实是败者的姿态，是受害者的姿态。受害者容易招来攻击。」

「该死的维护稳定！这有什么好处？」

「倘若没有敌人，就必须发明一个。当军事力量失去外部目标时，总会把矛头对准自己的人民。」

「您的计策是什么？」

「我修正人类的战争欲。」

「人民不想要战争！」

「他们想要混乱。战争是最现成的一种混乱。」

「这些话我一句也不信！您在玩自己搞出来的一套危险游戏。」

「非常危险。我针对人类行为的源头，重新引导他们。但有可能会抑制人类生存的力量，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不过我向你保证，黄金之路将延续下去。」

「您没能抑制敌对情绪！」

「我化解某个地方的能量，将它导入另一个地方。对于你无法控制的东西，就驾驭它。」

「怎么防止女子军队夺权？」

「我是她们的领袖。」

面对大厅里黑压压的女人，无须怀疑是谁处在中心领袖地位。艾达荷还目睹了有一部分崇拜被引导到了自己身上。这种诱惑让他动弹不得—他可以驱使她们做任何事……任何事！这间大厅潜藏着爆发性力量。想到这里，他对雷托先前说的话产生了更深的疑问。

雷托曾经谈起过爆发式暴力。看着这些正在默祷的女人们，艾达荷想起了雷托的话：「男人容易形成固化的阶层，他们创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是暴力活动的最终触媒。它不会解体，只会爆炸。」

「女人不会这样？」

「不会，除非她们受男性主导，或者深陷于男性的角色模式。」

「性别差距不可能这么大！」

「但这是事实。女人能以性别为基础共谋大事，超越阶层和等级的大事。这就是我让女人掌权的原因。」

艾达荷不得不承认这些默祷的女人的确执掌大权。

他会把哪一部分权力移交到我手里？

这种诱惑太大了！艾达荷发现自己正在颤抖。一阵寒意突然袭来，他意识到这一定是雷托的预谋—诱惑我！

大厅里的女人完成了默祷，抬眼盯着雷托。艾达荷从来没见过人脸上露出如此迷醉的神情—性高潮时没有，从战场辉煌凯旋时也没有—什么都不能与这种忘我的崇拜相比拟。

「邓肯·艾达荷今天站在我身边。」雷托说，「邓肯将在所有人面前宣誓效忠。邓肯？」

艾达荷五脏六腑一阵颤栗。雷托给了他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向神帝宣誓效忠，要么横尸当场！

只要我流露出一丁点儿讥笑、犹豫或反对的意思，这些女人就会徒手把我给宰了。

艾达荷怒火中烧。他干咽了一下，清清嗓子，说：「绝不要怀疑我的忠诚。我效忠厄崔迪氏族。」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经由雷托的伊克斯扩音器响彻整个大厅。

其效果让艾达荷惊愕不已。

「我们一起分享！」女人们尖叫，「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一起分享。」雷托说。

年轻的鱼言士新兵身着醒目的绿短袍，从各个方向涌入大厅，朝圣的海洋顿时生出一个个不断扩大的小漩涡。每个新兵都手捧托盘，盘内高高堆着棕色小饼。托盘在人群中移动到哪里，哪里就会伸出一条条优雅的手臂，宛如起伏的波浪。每只手都拿了一块圣饼高高举起。一名新兵走到平台边，将托盘举向艾达荷，雷托说：

「拿两块，递给我一块。」

艾达荷跪下来取了两块。圣饼摸上去很酥脆。他站起身，小心地递给雷托一块。

雷托声音洪亮地问道：「新卫兵选好了吗？」

「是的，陛下！」女人们喊。

「你们是否忠于我的信念？」

「是的，陛下！」

「你们是否踏上了黄金之路？」

「是的，陛下！」

女人的叫喊声对艾达荷形成一波波冲击，震得他目瞪口呆。

「我们一起分享吗？」雷托问。

「是的，陛下！」

听到女人们的回答，雷托把圣饼抛进口中。台下每个做母亲的都先咬一口圣饼，再把剩余部分喂给孩子。白袍女子们后面的全体鱼言士也都放下手臂，吃掉圣饼。

「邓肯，吃圣饼。」雷托说。

艾达荷把饼送进嘴里。他的苏亡人身体没有针对香料做过调校，但记忆唤醒了感知。圣饼尝起来微苦，带一点柔和的美蓝极味。这种味道把艾达荷脑海里的古老记忆翻了出来──穴地里吃过的饭、厄崔迪府邸里的宴会……那是处处弥漫着香料味的过往时光。

咽下圣饼后，艾达荷发现大厅里已陷入一片寂静，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忽然，从雷托的帝舆传来响亮的咔嗒声。艾达荷扭头循声望去，是雷托打开辇床里的一个暗格，拿出了一只水晶匣，匣子散发出蓝灰色的幽光。雷托将匣子搁在辇床上，打开荧亮的匣盖，取出一把晶刃匕。艾达荷立刻认出了这把刀──刀柄上镶着绿宝石，柄端刻着一只鹰。

是保罗–穆阿迪布的晶刃匕！

艾达荷发现这把晶刃匕深深打动了自己，他紧盯着刀，仿佛这样就能让原主人复活。

雷托把刀高高举起，展示它优雅的曲线和柔和的虹光。

「我们的护身符。」雷托说。

女人们保持静默，聚精会神。

「穆阿迪布的刀，」雷托说，「沙胡罗的牙。沙胡罗会回来吗？」

台下响起克制的喃喃应答声，与先前的呼喊相比，更有一种深沉的力量。

「是的，陛下。」

艾达荷将目光转回到鱼言士一张张迷醉的面孔上。

「谁是沙胡罗？」雷托问。

低沉的喃喃声再度响起：「是您，陛下。」

艾达荷暗自点头。毫无疑问，雷托探掘到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并以前所未有的手段将其释放了出来。雷托曾谈起过，然而与艾达荷在这间大厅里的所见所感相比，那些话听起来毫无意义。现在，雷托的话又在他脑子里回响起来，仿佛正是为了等待这一时刻，它们才会将真实的含意披挂在身上。艾达荷想起这番对话是在地下墓殿里进行的，雷托似乎钟爱那个阴湿的地方，而艾达荷却特别反感──他厌恶千百年来积下的灰尘和一股久远的腐败气味。

「我一直在塑造人类社会，已经努力了三千多年，我为整个人类打

开了一扇走出青春期的大门。」雷托当时说。

「您所说的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女子军队！」艾达荷抗议道。

「强奸不是女人的天性，邓肯。你要求听到性别造成的行为差异吗？这就是一条。」

「别转移话题！」

「我没有转移。强奸是男性军事征服不可避免的奖赏。在强奸过程中，男性不必抛弃任何青春期幻想。」

艾达荷记得这句话让自己火冒三丈。

「我的天堂美女会驯服男人。」雷托说，「这叫驯化，自古以来的生存需求让女人学会了这一招。」

艾达荷无言地盯着雷托状似兜帽的脸庞。

「去驯服，」雷托说，「去适应某种既定的生存模式。女人是在男人手底下学会这些的，现在反过来要教会男人。」

「但你说……」

「我的天堂美女们常常在一开始就献身于某种形式的强奸，只为换取一种深层又有约束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该死！你……」

「约束，邓肯！约束。」

「我不认为我受到约束……」

「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你头脑里的老思想与新思维是有差距的。」

雷托的话一瞬间几乎冲走了艾达荷的所有情绪，只留下一种深深的失落。

「我的天堂美女教人如何成熟起来。」雷托说，「她们知道男性的成熟过程必须要有人监督。与此同时，她们自己也会成熟。最终，天堂美女成为妻子和母亲，我们也戒除了扎根于青春期的暴力冲动。」

「我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你会在『普享大典』上看到的。」

此刻，站在赛艾诺克大厅雷托的身边，艾达荷不得不承认自己看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也许能创造雷托描绘的那种人类宇宙。

雷托将晶刃匕收入匣中，又把匣子放回辇床的暗格。女人们默默地

看着，连小孩也不发一声——每个人都被大厅里这股可感知的力量所慑服。

艾达荷低头瞧着孩子们。雷托说过，这些孩子将被委以重任——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以后都会身居高位。男孩终其一生都会由女性主导，用雷托的话说：「从青少年平稳过渡到种男。」

鱼言士和她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一种其他大部分人过不上的激情生活」。

厄蒂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艾达荷不禁心想，我的前任是否也曾站在这里，看着他的白袍妻子参加雷托的仪式？

雷托在这里给了我什么？

一个有野心的指挥官能依靠这支女子军队接管雷托的帝国。能吗？不……只要雷托活着就不行。雷托说女人不具备军事侵略性，「天性使然」。

他说：「这种心性不是我培养出来的。她们清楚每隔十年都要举行一次皇家庆典，包括卫兵交接班，为新一代祝福，也为亡故的姊妹和爱人默哀。一场一场赛艾诺克以可预测的时间单位永无终结地举办下去，这种变化本身也成了固定不变的东西。」

艾达荷的视线从白袍女子和孩子们转向那一片黑压压的沉默面孔。他对自己说，这支庞大的女性力量如蛛网般广布于帝国，眼前只是其小小的核心。他相信雷托说的：

「这股力量非但不会减弱，反而每过十年就会增强。」

为了什么目的？艾达荷自问。

他瞥见雷托向大厅里的天堂美女抬起赐福的双手。

「我们现在要从你们中间走过。」雷托说。

台下的人群分开一条小路，不断向前延伸，仿佛某种自然灾害中地面裂开的一条裂隙。

「邓肯，你走在我前面。」雷托说。

艾达荷干咽了一下。他手撑平台边缘跳入空地，走进裂隙，他知道唯有如此方能结束这场考验。

他飞快地向后瞟了一眼，只见雷托的帝舆依靠悬浮器威武地飘移下台。

艾达荷转回头，加快了步伐。

人群中的小路开始收窄。在一片古怪的静默气氛中，女人一边靠近，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的目标—先是艾达荷，再是他身后伊克斯帝舆上那具硕大的准沙虫身躯。

艾达荷强自镇定向前走去，各个方向都有女人伸过手来摸他、摸雷托，甚至光是摸一下帝舆。在这些触摸中，艾达荷感觉到了压抑的激情和有生以来最深切的恐惧。

关于领导，问题必然归结为：谁来扮神？

——穆阿迪布，「口述史」



赫薇·诺里跟随一名年轻的鱼言士传令兵走在盘旋通往奥恩城地下深处的宽阔坡道上。她在节日第三日午夜前接到了雷托皇帝的传召，当时她正因为听闻一件消息而心绪不宁。

她的第一助理奥思瓦·耶克不是一个好相处的男人——沙色头发，瘦长脸，一对眼睛从不长时间看着某样东西，更绝不直视他说话对象的眼睛。耶克交给她一张微缩纪录纸，说是「近期节日城暴力事件汇总报告」。

她坐在书桌前，耶克站得离桌子很近，眉眼低垂，盯着她左边的某个位置。他说：「鱼言士正在全城屠杀幻脸人。」他看来并不震惊。

「为什么？」她问。

「据说贝尼·忒莱素有行刺神帝之举。」

一阵惊恐袭向她的全身。她往后一靠，环视着这间大使办公室——这是个圆形房间，配一张半圆形书桌，打磨得发亮的桌面下暗藏多种伊克斯设备的控制器。暗色调装潢颇符合机要之处的氛围，棕色木制嵌板下藏有防监听监视装置，整个房间不设窗户。

赫薇尽力掩饰心中的不安，抬眼看着耶克问道：「那么雷托皇帝……」

「行刺活动似乎对他毫无影响。不过这也许可以解释那场鞭刑。」

「也就是说你认为忒莱素人确实图谋行刺？」

「是的。」

这时出现一名雷托皇帝派来的鱼言士，接待室刚一通报她就进门了。有个贝尼·杰瑟里特的干瘪老太太跟在后面，鱼言士介绍她是「安蒂

克圣母」。安蒂克专注地盯着耶克。长着一张娇嫩娃娃脸的年轻鱼言士传话道：

「陛下命我重复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一传你，就必须立即回来。』现在他传你去。」

就在鱼言士说话的当下，耶克开始烦躁不安。他四处乱看，似乎在房间里找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赫薇在外衣上加了件深蓝色袍子，嘱咐耶克待在办公室里等她回来。

使馆外的橙色夜灯下，街道一反常态空空荡荡，安蒂克看着鱼言士，只说了声「没错」，就离开她们了。鱼言士把赫薇从杳无人迹的街上带到一栋无窗的高楼，那条螺旋陡坡就直通此楼的地下室。

走在这条曲折窄小的坡道上，赫薇感到一阵阵晕眩。明亮的迷你白色灯球飘浮在楼梯井，照耀着叶片巨大的紫绿色藤蔓植物。这种植物攀悬在闪闪发光的金丝上。

这条坡道柔软的黑色路面吸收了脚步声，反而让赫薇对袍子轻微的窸窣声更加敏感。

「你要带我去哪里？」赫薇问。

「去见陛下。」

「这我知道，但他在哪里？」

「在他的私人宫殿。」

「深得可怕。」

「是的，陛下喜欢地下深处。」

「这样转啊转的，把我搞得头都晕了。」

「不看那些藤蔓的话会舒服一点。」

「这是什么植物？」

「这叫藤萦，应该没有任何气味才对。」

「我没听说过。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陛下知道。」

两个人陷入沉默，继续前行。赫薇试着理了理心思。神帝让她充满了悲伤，她能感觉到他体内的那个男人，那个本来应该存在的人。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呢？有人知道吗？莫尼奥知道吗？

也许邓肯·艾达荷知道。

她的思路转到了艾达荷身上。他真有魅力，男人味十足！她觉得自己深受吸引。要是雷托拥有艾达荷的身体和外表就好了。但想到莫尼奥，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她看着鱼言士的嵴背。

「能跟我说说莫尼奥吗？」赫薇问。

鱼言士扭头瞥了一眼，淡蓝色的眼睛露出怪异的神情—恐惧，或是一种古怪的敬畏。

「怎么了吗？」赫薇问。

鱼言士转过头去看着脚下的螺旋坡道。

「陛下说你会打听莫尼奥的事。」她答。

「那就跟我谈谈他。」

「要说什么呢？他是陛下最亲密的心腹。」

「连邓肯·艾达荷也比不了？」

「嗯，是的。莫尼奥是厄崔迪家的人。」

「莫尼奥昨天来找过我。」赫薇说，「他说我应该对神帝有所了解。还说神帝能做任何事，任何他认为有益的事。」

「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鱼言士说。

「你不信？」

就在赫薇问话的同时，坡道拐完了最后一个弯，前方几步远就是一间连着拱门的小前厅。

「陛下马上会接见你。」鱼言士说完转身爬上坡道，没有回答自己究竟信不信。

赫薇穿过拱门，发现自己来到一间天花板低矮的厅堂，面积也比觐见厅小得多。这里的空气清新而干燥，隐藏在天花板角落里的光源散发淡黄色光芒。她让眼睛适应一下昏暗的照明，注意到地毯和软垫散乱地围着一小堆物体……当这堆东西动起来，她不禁用手捂住了嘴，原来这正是乘在帝舆上的雷托，只是他所待的位置凹陷。她立刻领悟出这间屋子的设计用意，是为了缓解来客心中的压迫感，并降低雷托自身的高度，使他显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由于他的体长和体重过于惊人，只能依靠阴影加以掩饰，同时还要将灯光聚焦于脸孔和双手。

「来，坐下。」雷托用亲切而低沉的嗓音说道。

赫薇走到距雷托面部仅数公尺远的一张红垫子旁，坐了上去。

雷托喜形于色地看着她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暗金色长袍，头发编成辫子束在脑后，让她的脸庞显得清纯而天真。

「我已经把您的讯息送到伊克斯星了。」她说，「我还告诉他们您想知道我的年龄。」

「他们也许会答复，」他说，「甚至可能说真话。」

「我想了解我的出生时间和当时的所有情况，」她说，「但不知为什么您也会感兴趣。」

「我对关于你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们不会乐见您任命我为终身大使。」

「你的上司是既拘谨又放纵的奇怪混合体。」他说，「我不太能容忍傻瓜。」

「您觉得我是傻瓜，陛下？」

「马尔基不傻，你也不傻，亲爱的。」

「我好多年没听到叔叔的消息了，有时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还活着。」

「或许我们也能打听到他的音信。马尔基曾不曾和你提起我的塔基亚措施？」

她想了一下，说：「是不是古弗瑞曼人也叫它凯特曼？」

「没错。是指一个人在面临危险时隐瞒身份的自保行为。」

「我想起来了。他跟我说过您用笔名撰写历史，有些还非常有名。」

「我们就是在那时谈论到塔基亚的。」

「您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陛下？」

「为了避开其他话题。你知道诺亚·阿克赖特的书是我写的吗？」

她忍俊不禁。「真有趣，陛下。我的功课就包括阅读他的生平。」

「那也是我写的。你的任务是从我这里挖掘什么秘密？」

听到雷托巧妙改变话题，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他们对陛下宗教的内部运作机制很好奇。」

「是吗？」

「他们想知道您是怎么从贝尼·杰瑟里特手里夺取宗教控制权的。」

「想必他们自己企图重演历史？」

「我肯定他们有这种想法，陛下。」

「赫薇，你作为伊克斯人的代表可不称职喔。」

「我是您的仆人，陛下。」

「你自己不好奇吗？」

「我怕我的好奇会让您心烦。」她说。

雷托盯了她一会儿，说：「我明白了。是的，你说得对。我们应当暂时避免更亲密的谈话。你想要我谈谈女修会吗？」

「是的。您知道我今天碰上了一个贝尼·杰瑟里特使团的人吗？」

「应该是安蒂克。」

「我觉得她很吓人。」她说。

「你一点也不用怕安蒂克。是我派她去使馆的。你知道使馆已经被幻脸人占领了吗？」

赫薇倒抽一口凉气，只觉寒意袭上心头，但还是镇定了下来。「奥思瓦·耶克？」她问。

「你也曾怀疑？」

「我只是不喜欢他，我听说……」她耸耸肩，接着又回到了现实，「他怎么了？」

「本尊？他死了。幻脸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留活口。鱼言士收到我的明确指令了，你的使馆里一个活的幻脸人也不能留下。」

赫薇沉默了，脸颊上流下两行清泪。街道上为什么空空荡荡，安蒂克为什么神神秘秘地说了声「没错」，现在都有了解释。许多事都清楚了。

「我会派鱼言士协助你工作，直到你安排好其他人选。」雷托说，「鱼言士会好好保护你。」

赫薇甩掉脸上的眼泪。伊克斯星的审问官要对忒莱素人大发雷霆了。伊克斯人会相信她的报告吗？所有使馆工作人员都被幻脸人取而代之了！难以置信。

「全都死了？」她问。

「幻脸人没有理由留下活口。你会是下一个。」

她打了个冷颤。

「他们延迟了行动，」他说，「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极为精确地复制

你，才能瞒过我。他们不太清楚我的本事。」

「那么安蒂克……」

「女修会和我都有识别幻脸人的能力。安蒂克……嗯，她自然精于此道。」

「没人信任忒莱素人。」她说，「为什么不早点把他们清除掉？」

「专业人员有他们的作用，但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你让我吃惊了，赫薇。我没料到你也会有这么血腥的想法。」

「忒莱素人……他们太残忍了，不能算人。他们不是人！」

「我向你保证，人类可以一样残忍。我自己有时候就很残忍。」

「我知道，陛下。」

「被激怒的时候。」他说，「不过我唯一考虑过消灭的群体是贝尼·杰瑟里特。」

她惊愕得哑口无言。

「她们离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是那么近，然而又是那么远。」他说。

她回过神来，说：「但『口述史』说……」

「圣母的宗教，没错。她们曾经针对特定的社会设计特定的宗教，并称之为工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冷酷无情。」

「的确如此。她们自食其果了。尽管多次尝试大规模推行普世教会主义，全帝国依然充斥着无数的大神、小神和自诩的先知。」

「是您改变了局面，陛下。」

「在一定程度上。不过这些神很顽固，赫薇。我的一神教虽然占了主导地位，但原来的诸神仍然存在，祂们披着各种伪装钻到台面下了。」

「陛下，我感觉您的话……跟……」她摇了摇头。

「跟女修会一样工于算计？」

她点点头。

「是弗瑞曼人神化了我父亲，伟大的穆阿迪布，尽管他其实不喜欢被称作伟大。」

「但弗瑞曼人的作为……」

「弗瑞曼人的作为正确吗？我最亲爱的赫薇，他们善于捕捉运用权力的机会，也渴望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我觉得这……让人不安，陛下。」

「我能理解。造一个神居然这么简单，好像任何人都能办到，你难以接受。」

「这听起来实在是太随便了，陛下。」她的声音显得既遥远又费劲。

「我向你保证，其实任何人都做不到。」

「但您暗示您的神性是继承自……」

「千万不要对鱼言士说这话。」他说，「异端邪说会引起她们的激烈反应。」

她干咽了一下。

「我说这些全是为了保护你。」他说。

她轻声道：「谢陛下。」

「我告诉我的弗瑞曼人，我不能再为部落提供死亡之水了，那时就是我神性的开端。你知道死亡之水吗？」

「沙丘时代从死者尸体回收的水。」她答。

「啊，你读过诺亚·阿克赖特的书。」

她挤出一丝笑容。

「我对弗瑞曼人说，死亡之水将供奉一位无名的至高神。但我会把这水的掌控权授予弗瑞曼人。」

「在那些日子水一定是非常珍贵的。」

「非常珍贵！我作为无名神的代表，间接掌管珍贵的水将近三百年。」

她咬着下嘴唇。

「听上去还像算计吗？」他问。

她点点头。

「确实如此。在奉献我妹妹的水时，我表演了一个奇迹。从珈尼的水瓮里传出所有厄崔迪家的人的说话声。这时，我的弗瑞曼人发现我就是他们的至高神。」

赫薇嗓音里充满惶惑，战战兢兢地问道：「陛下，您在告诉我其实

您并不是神吗？」

「我在告诉你我不跟死亡玩捉迷藏。」

赫薇凝视了他几分钟才作出回应，不仅让他确信赫薇已领会了他的深意，也进一步显露了她的关爱。

「您的死跟别人的死不会一样。」她说。

「可爱的赫薇。」他咕哝了一声。

「我想知道您不怕受到真正的至高神的批判吗？」她说。

「你在批判我吗，赫薇？」

「不，我只是为您担心。」

「想想我将要付出的代价吧。」他说，「我的意识将分散，关押在我的每一后裔之中，他们会感到迷失而无助。」

她双手捂住嘴，盯着他。

「这种恐怖是我父亲不敢面对而且尽力避免的：一个失明的自我无休无止地分裂再分裂。」

她放下双手，悄声问：「那时您还有意识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但发不出声音。每一条沙虫、每一条沙鳟都会带上我的一颗意识之珠—我有知觉但连一个细胞也控制不了，我的意识将沉浸在一个无尽的梦中。」

她不寒而栗。

雷托看到她正努力理解这种存在。当他的自我分裂成千千万万个碎片，仍在拼命控制愈来愈不听使唤的伊克斯思录机，这最终的喧嚣场面她想像得出吗？在那可怕的分裂结束之后一切骤然归于死寂，她又能体会得到吗？

「陛下，要是我泄漏这个秘密，他们会拿来对付您的。」

「你会泄漏吗？」

「当然不会！」她缓缓摇着头。他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可怖的蜕变？就没有其他出路吗？

片刻后，她说：「记录您思想的那种机器，不能改造一下用来……」

「来记录一百万个我？十亿个我？比十亿还多的我？我亲爱的赫薇，没有一颗意识之珠代表真正的我。」

她的两眼湿润了。她眨眨眼，深吸了一口气。雷托看出来这是贝尼·杰瑟里特让自己保持镇定的训练手法。

「陛下，您让我害怕极了。」

「而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有可能理解吗？」

「喔，是的。能理解的大有人在，但他们理解之后会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您会指导我应该怎么做吗？」

「你已经知道了。」

她静静地想了想，说：「与您的宗教有关系。我能感觉到。」

雷托微微一笑。「你的伊克斯主子把你这件无价之宝献给我，为此我能原谅他们几乎任何事。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6]」

她将坐垫上的身躯前倾，凑近雷托。「告诉我您宗教的内部运作机制。」

「你很快就会全面了解我的，赫薇。我保证。只需要记住，远祖的太阳崇拜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太阳……崇拜？」她坐直身体。

「太阳控制一切运动但不能触碰—它就是死亡。」

「您的……死亡？」

「所有宗教都像一颗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行星必须利用太阳的能量，必须依靠它确保自身生存。」

她的声音几乎像耳语：「您在您的太阳里看到了什么，陛下？」

「一个开着许多扇窗的宇宙，我可以向内窥视。窗内显现什么，我就看见什么。」

「未来？」

「宇宙本质上是没有时间的，也可以说，它包含一切时间和一切未来。」

「那么这是真的了。」她说，「您看到了某个场景，必须借由这个—」她指了指他那具长长的分节身躯，「来避免那场景出现。」

「你内心有没有些微感觉，觉得这可能是神圣的，即使只有一点点也好？」他问。

她只得点了点头。

「如果你和我一同分担，」他说，「我警告你，这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这样能减轻您的负担吗，陛下？」

「不会，但能让我好受些。」

「那我愿意分担。请告诉我，陛下。」

「还不到时候，赫薇。你必须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她忍住失望，叹了口气。

「单纯是因为我的邓肯·艾达荷愈来愈没耐心了。」雷托说，「我必须先处理他。」

她向后一瞥，小厅里没有别人。

「您希望我这就离开吗？」

「我希望你永远不离开我。」

她盯着他，他目光灼灼，表情流露出饥渴的空虚，让她悲从中来。「陛下，您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呢？」

「我不会要求你做神的新娘。」

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别回答。」他说。

她几乎没动脑袋，只用目光扫视着暗影里那具长长的躯体。

「不必在我身上寻找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部分。」他说，「我已经无法享受某些肉体欢娱。」

她把目光转向他兜帽状的脸庞，看着脸颊上的粉红色皮肤，这是异类躯壳中极为醒目的人类特征。

「假如你想要孩子，」他说，「我只要求你，由我来选择父亲。不过我现在还没要求你做任何事。」

她的声音很微弱。「陛下，我不知道怎么……」

「我马上就会回帝堡。」他说，「你到那里来见我，我们再谈。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要避免的是什么。」

「我很害怕，陛下，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害怕。」

「别怕我。我只会对你好，我的好赫薇。至于其他危险，我的鱼言士会用生命来保护你。她们不敢让你受到伤害！」

赫薇站起身来，瑟瑟发抖。

看见这番话对她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雷托感到痛苦。赫薇的眼里闪着泪光，她攥紧双拳，想止住颤抖。雷托知道她愿意去帝堡跟自己再度会面。不管他要求什么，她都会像鱼言士那样回应：

「是，陛下。」

雷托觉得，如果她能跟自己调换位置，挑起他的重担，她会愿意挺身而出。正因为做不到，才更增添了她的痛苦。她拥有源自深度敏感的智慧，而又毫无马尔基的享乐主义弱点。她完美得令人害怕。她的每一处细节都确证了雷托的想法：她精准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假如他成长为正常的男人，她就是他希望得到（不！是必须得到！）的那个配偶。

伊克斯人清楚这一点。

「退下吧。」他轻声说。

6

出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编注

29

对于人民我亦父亦母。我了解出生与死亡的狂喜，我也通晓你必须学习的那些模式。难道我没有迷醉地徜徉在宇宙的各种形态之中吗？有！我见过你在亮光里的剪影。如今你说你能看见和感知的那个宇宙，是我的梦。我对其倾注全力，我无所不在。你就是这样诞生的。

——《失窃的日记》



「鱼言士告诉我，赛艾诺克一结束你就立刻去了帝堡。」雷托说。

他用责备的目光盯着艾达荷，艾达荷站的位置离一小时前赫薇坐的地方不远。只有短短一小时——但雷托觉得空虚不已，仿佛过了几个世纪。

「我需要时间思考。」艾达荷说。他瞧着帝舆所占的那个阴暗的大坑。

「还有跟希欧娜谈话？」

「是的。」艾达荷抬眼看雷托的脸。

「但你还找了莫尼奥。」雷托说。

「我的每个动作她们都要汇报吗？」艾达荷问。

「并不是每个动作。」

「有时候人需要独处。」

「当然。但不要责怪鱼言士，她们是在关心你。」

「希欧娜说她要面临考验！」

「这就是你找莫尼奥的原因？」

「是什么考验？」

「莫尼奥清楚。我假设这就是你想见他的原因。」

「你不会假设！而是知道。」

「赛艾诺克让你心烦了，邓肯。我觉得很抱歉。」

「你有一点点了解我……在这里的感受吗？」

「苏亡人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雷托说，「有些苏亡人尤其命运多舛。」

「我不需要这种幼稚的哲学！」

「那你需要什么，邓肯？」

「我需要知道某些事实。」

「比如？」

「我不理解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莫尼奥面不改色地告诉我，希欧娜是要颠覆你的一个叛乱分子。他的亲生女儿！」

「当年莫尼奥也是反叛者。」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也考验过他？」

「是的。」

「你会考验我吗？」

「我正在考验你。」

艾达荷瞪着他说：「我不理解你的政府、你的帝国、你的一切。我了解得愈多，愈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真幸运，发现了智慧的真谛。」雷托说。

「什么？」艾达荷憋了一肚子火，这一声喊犹如战场上的怒吼，回荡在这个小房间里。

雷托微微一笑。「邓肯，我没告诉过你吗？当你自以为了解什么的时候，恰好完全堵塞了求知的通道。」

「那么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的朋友邓肯·艾达荷正在培养新习惯。他在学习永远都要把目光越过自认为了解的事物，去探求未知。」

「好吧，好吧。」艾达荷边说边慢慢点头，「那么是怎样的未知把我卷进那个什么赛艾诺克的？」

「我在巩固鱼言士与卫队指挥官之间的关系。」

「而我不得不赶走她们！送我去帝堡的那支卫队想在中途开一场纵欲派对。还有你派去带我回来的那些人……」

「她们知道我多想看到邓肯·艾达荷的孩子。」

「该死！我不是你的种男！」

「不必大喊大叫，邓肯。」

艾达荷深吸了几口气，说：「我对她们说『不』之后，一开始她们显得挺委屈，接着就把我当成该死的——」他摇了摇头，「圣人之流。」

「她们不服从你？」

「她们什么也不问……除非有违你的命令。我是不想回这里的。」

「但她们还是带你回来了。」

「你清楚得很，她们不会不听你的！」

「我很高兴你能来，邓肯。」

「喔，我能看出来！」

「鱼言士知道你有多特别，也知道我有多器重你，我又是多么亏欠你。关于我和你，永远不存在服从和不服从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忠诚。」

艾达荷陷入深思。

「你感觉到赛艾诺克的力量了吗？」雷托问。

「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被它搞得心烦意乱？」

「你的鱼言士不是军队，她们是警察。」

「我以自己的名义保证，不是这样的。警察不可避免会走向腐败。」

「你用权力来诱惑我。」艾达荷愤愤地说。

「那就是考验，邓肯。」

「你不信任我？」

「我信任你对厄崔迪氏族的忠诚，毫不怀疑。」

「那谈什么腐败和考验？」

「是你在怪我豢养了一队警察。警察总是见证罪犯的滋生，要是哪个警察看不出权力正是最大的犯罪温床，那他一定是愚钝到家了。」

艾达荷舔了舔嘴唇，满脸迷惑地盯着雷托。「但道德规训……我是指，法律……监狱……」

「假如违法不属于罪恶，法律和监狱还有什么用？」

艾达荷将脑袋微微向右扬起。「你是在说你那该死的宗教是……」

「惩罚罪恶有时需要大动干戈。」

艾达荷竖起拇指，越过肩头指了指门外。「那么人们对死刑议论纷纷……还有鞭刑和……」

「只要可行，我就会试着免去无谓的法律和监狱。」

「你必须设立一些监狱！」

「是吗？监狱唯一的作用就是展示法庭和警察正在发挥作用的假象。一种就业保障而已。」

艾达荷微转身，伸出食指指着他进屋时穿过的那道门。「你把一颗颗星球都变成了十足的监狱！」

「你要是心里有这种幻象，我猜你会把任何地方都想像成监狱。」

「幻象！」艾达荷垂下手，惊愕而立。

「是的。你提到监狱、警察、法律这些完美幻象，在它们背后运转的是一个发达的权力结构。很显然，这个结构凌驾于自己的法律之上。」

「那么你觉得犯罪问题可以……」

「不是犯罪，邓肯，是罪恶。」

「所以你认为你的宗教能……」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严重的罪恶是什么？」

「什么？」

「企图腐蚀我的政府官员，还有政府官员自身的堕落。」

「是什么样的堕落？」

「本质上说，就是看不见也不崇拜雷托的神圣性。」

「你？」

「我。」

「可你一开始就对我直说……」

「你觉得我不相信自己的神性吗？小心点，邓肯。」

艾达荷用愤怒而平直的语调说：「你说过，我的任务包括帮你保守秘密，还有你……」

「你不知道我的秘密。」

「还有你是一个暴君？这没有……」

「神的权力比暴君更大，邓肯。」

「我不爱我听到的这些。」

「厄崔迪氏族什么时候要求你爱自己的工作？」

「你要我领导你的鱼言士，而她们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还是刽子手……」艾达荷煞住话头。

「怎么了？」

艾达荷仍未开口。

雷托看了看他俩之间的距离，顿感心寒，相距那么短，然而又那么长。

这就像反复拉动钓线上的鱼，雷托想，在这场角力中，你必须估量每个部分的断裂点。

艾达荷的问题是，只要一进到网子里，就会加快灭亡的速度。而这次比以前来得更快。雷托不由得伤感起来。

「我不会崇拜你的。」艾达荷说。

「鱼言士能看出来你有特别豁免权。」雷托说。

「就像莫尼奥和希欧娜？」

「区别很大。」

「这么说叛党属于特殊情况。」

雷托露齿一笑。「所有我最信任的官员都当过叛党。」

「我不是……」

「你是叛党中的佼佼者！你帮助厄崔迪氏族从一个帝王手里夺取了整个帝国。」

艾达荷沉思起来，显得眼神恍惚。「确实是。」他猛一摇头，仿佛要把什么东西甩出去脑袋，「看看你对这个帝国都干了什么！」

「我在里面创建了一种模式，一种典范的模式。」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信息会在模式中僵化，邓肯。我们可以用一种模式解决另一种模式。流动的模式是最难以识别和理解的。」

「又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犯过同样的错。」

「你为什么叫忒莱素人复活我——一个苏亡人接着一个苏亡人？这里

面有什么模式？」

「因为你拥有那么多优点。我要让我父亲来说话。」

艾达荷抿紧了嘴唇。

雷托开始用穆阿迪布的声音说话，连兜帽状的脸庞都模仿起了他父亲的面容。「你是我最忠诚的朋友，邓肯，连哥尼·哈莱克都比不上你。但我已经成为过去了。」

艾达荷费力地干咽了一下。「看看你干的事！」

「有违厄崔迪氏族的本质？」

「你说得对极了！」

雷托恢复了自己的声音。「但我仍然是厄崔迪家的人。」

「真的吗？」

「我还能是什么人呢？」

「我也想知道！」

「你觉得我在玩文字和声音的游戏？」

「那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我在保护生命，同时为下一个周期打基础。」

「你靠杀戮来保护生命？」

「死亡常常有利于生存。」

「厄崔迪家的人不会这么想！」

「恰恰相反。我们经常看到死亡的价值。而伊克斯人从来看不到这种价值。」

「伊克斯人跟这个有什么关……」

「大有关系。他们会造一台机器来掩盖别的阴谋诡计。」

艾达荷若有所思地说：「这就是那位伊克斯大使被派来的原因？」

「你见过赫薇·诺里。」雷托说。

艾达荷朝上指着说：「我来的时候她刚好离开。」

「你跟她说话了？」

「我问她在这里干什么。她说她在选边站。」

雷托爆发出一阵大笑。「喔，我的天。」他说，「她太棒了。她透露自己选哪边了吗？」

「她说她现在事奉神帝。当然，我不相信。」

「但你应该相信她。」

「为什么？」

「啊，是啊。我忘了连我祖母杰西卡女士你都曾经怀疑过。」

「我有充分的理由！」

「你也怀疑希欧娜吗？」

「我开始怀疑所有人了！」

「而你还说不知道自己对我有什么价值。」雷托责怪道。

「希欧娜的事又怎么说？」艾达荷问，「她说你要我们俩……我是说，该死的……」

「希欧娜有一点你要绝对相信，那就是她的创造力。她能创造美丽的新事物。人总要相信真正的创造力。」

「甚至包括伊克斯人的阴谋诡计？」

「那不是创造力。人总是可以辨识出创造力，因为它光明正大地显露出来。而鬼鬼祟祟的举动则会完全暴露另一股势力的存在。」

「那么你不信任这位赫薇·诺里啰，但你……」

「错了，我信任她，原因正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艾达荷眉头紧锁又舒展，他叹了口气。「我最好跟她变熟络点。既然她是你……」

「不！你离赫薇·诺里远一点。我对她另有打算。」

我把我心中的城市经验隔离开来，近距离审视。城市这一概念让我着迷。生物群落若未形成功能性、互助性的社会共同体，必将导向一场大灾难。许多世界没有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变成单一化生物群落，最终走向毁灭。考察人口高度密集的环境便知个中原因。贫民区就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存在，人口密度过大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日积月累终归要爆发。创建城市的宗旨是管控这些压力，城市在摸索中尝试的各种社会形态值得我们研究。记住，任何社会秩序的形成必然伴随着某种恶意，因为人造实体必须为其自身的存在而斗争。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总是在其边缘盘旋不去，然后会发生大量流血事件，于是就需要制定法律。法律衍生出自己的权力结构，制造更多的流血事件与新的不公现象。救治这种创伤要靠合作而非冲突。谁号召合作，谁就是救世者。

——《失窃的日记》



莫尼奥带着明显的不安走进雷托的小厅。其实他还比较能接受这个面见地点，因为神帝的帝舆停放在凹坑里，虫子不太容易发起致命攻击；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雷托允许他乘伊克斯直升电梯下来，不用没完没了地走坡道。然而莫尼奥有预感，他在这天早上带来的消息一定会刺激到「沙虫神」。

怎么禀报呢？

黎明刚过去一小时，今天是节日第四日，想到这场磨难已近尾声，莫尼奥才略感宽心。

莫尼奥进入小厅时雷托已经有了动静。灯光按雷托的指令点亮了，只聚焦在他自己的脸上。

「早安，莫尼奥。」他说，「侍卫说你坚持要马上进来。出了什么

事？」

经验告诉莫尼奥，倘若不加克制，说得太多太快，就会有危险。

「我跟安蒂克圣母见过面。」他说，「虽然她藏得很深，但我确定她是晶算师。」

「是的。贝尼·杰瑟里特总是有不服从我的时候，这种违命倒让我觉得好笑。」

「那么您不会惩罚她们了？」

「莫尼奥，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人民唯一的家长。家长必须恩威并施。」

他心情不错，莫尼奥想。他轻轻叹了口气，雷托见状微微一笑。

「我对安蒂克说，您已下令特赦几名落网的幻脸人，她表示反对。」

「我要在节日中用上他们。」雷托说。

「陛下？」

「我之后会告诉你。先说说你现在急着带给我的消息吧。」

「我……嗯……」莫尼奥咬着上嘴唇，「忒莱素人为了讨好我，特别喋喋不休。」

「当然是这样。他们揭露了什么秘密？」

「他们……嗯，为伊克斯人提供过指导和设备，足以制造一个……嗯，不能说是苏亡人，连复制人也算不上。也许我们应该用忒莱素人的术语：一个细胞重组体。这个……嗯，实验是在某种防护装置里进行的，宇航公会的人向他们保证说您的预知力无法穿透进去。」

「那么结果呢？」雷托觉得这句问话投进了冰冷的真空。

「忒莱素人不确定，因为不让他们旁观。不过，他们的确看到马尔基进了这个……嗯，舱室，而出来的时候多了个婴儿。」

「没错！我就知道！」

「您知道？」莫尼奥糊涂了。

「靠推理。这一切发生在二十六年前？」

「是的，陛下。」

「他们认为那个婴儿就是赫薇·诺里？」

「他们不确定，陛下，但……」莫尼奥耸了耸肩。

「也难怪。你得出了什么结论，莫尼奥？」

「新任伊克斯大使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当然是这样。莫尼奥，你不觉得奇怪吗？赫薇，温柔的赫薇跟可怕的马尔基简直是正反两面，处处相反，包括性别。」

「我没想到这一点，陛下。」

「我想过。」

「我会立即把她遣返伊克斯星。」莫尼奥说。

「你不能这么做！」

「但要是他们……」

「莫尼奥，据我观察，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很少转身背对。别人经常这么做，但你很少这样。你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么愚蠢的动作呢？」

莫尼奥干咽了一下。

「好。只要你能体认到错误，我就很欣慰。」雷托说。

「谢陛下。」

「我还欣赏你表达谢意的诚挚态度，就像你刚才那样。那么，你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安蒂克也在场吗？」

「照您吩咐安排的，陛下。」

「好极了，这样会热闹一点。你现在马上去赫薇小姐那里，说我要立即见她。她会感到不安。她本来以为要等到我回帝堡后才会召见。我要你安抚她，减轻她的担忧。」

「我该怎么做，陛下？」

雷托哀伤地说：「莫尼奥，自己擅长的事怎么还问别人的意见？把我的善意传达给她，安抚她，带她过来。」

「是，陛下。」莫尼奥弯腰退后一步。

「等等，莫尼奥！」

莫尼奥一下停住了动作，两眼紧盯雷托的面孔。

「你心里有疑惑，莫尼奥。」雷托说，「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看待我。我不是全知全能的吗？你给我带来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心里纳闷：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我还费什么事呢？但我还是命令你汇报这类消息，莫尼奥。你一向遵命行事，难道没有从中受到点启发吗？」

莫尼奥刚要耸肩，但止住了。他的嘴唇在发抖。

「时间跟空间一样，莫尼奥。」雷托说，「任何事物都与你当下所处的位置还有你的所见所闻密切相关。对事物的判断依靠的是意识本身。」

经过长时间沉默，莫尼奥大着胆子问：「就这些了吗，陛下？」

「不，不止这些。宇航公会的信使今天会交给希欧娜一个包裹。不可干涉包裹的递送，明白吗？」

「包裹里有……有什么，陛下？」

「一些译文，是我希望她读到的材料，你不能干涉。包裹里没有美蓝极。」

「您怎……怎么知道我担心里面有……」

「因为你害怕香料。它能延长你的寿命，但你拒绝服用。」

「我害怕它的其他作用，陛下。」

「慷慨的大自然裁定美蓝极能帮助一部分人探究深不可测的精神世界，而你却害怕？」

「我是厄崔迪家的人，陛下！」

「啊，没错，对于厄崔迪家的人，美蓝极能借由特殊的内省过程启动时间的秘密。」

「我只需要记得您考验我的方式，陛下。」

「你看不出来自己必须会感知到黄金之路吗？」

「我不害怕这个，陛下。」

「你害怕其他意外，那些促使我作出决定的东西。」

「我只要看着您，陛下，就能体会那种恐惧。我们厄崔迪家的人……」他打住话头，觉得嘴巴发干。

「你不想要聚在我心中的祖先和其他人的记忆！」

「有时……有时，陛下，我觉得香料是对厄崔迪氏族的诅咒！」

「你宁可从来没出现过我这个人吗？」

莫尼奥没有作声。

「但美蓝极自有它的价值，莫尼奥。宇航领航员需要它。没有美蓝极，贝尼·杰瑟里特会退化成一帮哭哭啼啼的没用女人！」

「有它没它我们都得活下去，陛下。我心里有数。」

「很有见地，莫尼奥。但你选择不靠它活。」

「我不能这样选择吗，陛下？」

「目前可以。」

「陛下，您是什么……」

「美蓝极在通用凯拉赫语中有二十八个同义词。它的用途、溶液、保存年代，是合法购买的、偷来的还是征服后占有的，是男方的彩礼还是女方的嫁妆，诸如此类，都可以用来称呼美蓝极。你怎么理解这种现象，莫尼奥？」

「我们有许多选择，陛下。」

「只有香料存在这种情况吗？」

莫尼奥皱眉思索了一下，说：「不。」

「你很少在我面前说『不』。」雷托说，「我喜欢你嘴唇吐出这个字的样子。」

莫尼奥刻意地笑了笑，看上去只是抽了一下嘴角。

雷托快速地说：「好了！你立刻去找赫薇小姐。临走前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也许用得上。」

莫尼奥认真地盯着雷托的脸孔。

「药物知识大部分源于男性，因为男性更爱冒险—这是男性攻击性的自然产物。你读过《奥兰治合一圣书》，应该了解夏娃和苹果的故事。其中有个有趣的细节：夏娃并不是先摘苹果吃的人。先吃的是亚当，吃下之后，他还学会了嫁祸给夏娃。这个故事暗示我们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人以群分的结果。」

莫尼奥把脑袋微微向左倾。「陛下，这对我有什么帮助？」

「这能帮助你与赫薇小姐打交道！」

31

宇宙独一无二的多重性深深吸引着我。这是一种极致之美。

——《失窃的日记》



雷托听到前厅里响起莫尼奥的声音，接着赫薇步入了小觐见室。她下穿淡绿色宽松马裤，脚踝处用搭配凉鞋的墨绿色蝴蝶结扎紧。黑色斗篷里面穿着一件同样是墨绿色的宽松外衣。

她走近雷托时显得神色镇定，自顾自坐了下来，挑的是金色坐垫而不是上次那个红色的。莫尼奥不到一小时就把她带来了。雷托敏锐的听觉留意到莫尼奥在前厅发出坐立不安的声音，于是示意人关闭拱廊的门。

「莫尼奥有烦心事。」赫薇说，「他在我面前费了好大工夫来掩饰，但他愈安抚我，就愈让我觉得好奇。」

「他没有吓到你吧？」

「喔，没有。不过他确实说了些非常有趣的话，他说我必须随时牢记，雷托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这句话哪里有趣呢？」雷托问。

「有趣的是紧接着的那个问题。他说他常常想，在对您造成改变的各方面，我们都扮演了什么角色？」

「的确有趣。」

「我觉得很深刻。」赫薇说，「您召我有什么事？」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的伊克斯主子……」

「他们不再是我的主子了，陛下。」

「原谅我。从此以后，我会称呼他们为伊克斯人。」

她严肃地点了点头，重提刚才的话头：「曾经有一段时间……」

「伊克斯人计划制造一种武器，一种能自行驱动、具备机器逻辑的

致命寻猎镖，被设计成具有自我改良的能力，能搜寻生命体，夺去生命使其回归无机物。」

「我没听说过这种东西，陛下。」

「我知道。伊克斯人没有意识到，制造机器的人总会面临所有物事都全盘机器化的危险。这会让创造走上绝路。机器总会失灵的……总有一天。当机器失灵的时候，就什么都不会剩，一条生命都留不下来。」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疯了。」她说。

「安蒂克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有个问题，伊克斯人瞒着世人在图谋某件事。」

「连您也瞒住了？」

「连我也瞒住了。我马上会派安蒂克圣母去调查。关于你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我要你把各方面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她，这对她有帮助。不要遗漏任何细节，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安蒂克会帮你回忆。所有声音、气味、颜色，所有来客的外貌和名字，甚至你皮肤的刺痛，我们都要知道。最小的细节都可能事关重大。」

「您觉得他们就是在那边干见不得人的事？」

「我肯定。」

「您认为他们的武器就是在那里……」

「不，但我们将用这个借口去调查你的出生地。」

她张开嘴，慢慢地笑了，说：「陛下真狡猾。我马上去见圣母。」赫薇刚要起身，雷托示意她等等。

「我们不能显得太急。」他说。

她又在垫子上坐稳。

「以莫尼奥的眼光看，我们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他说，「创世记并没有结束，你们的神还在创造你们。」

「安蒂克会发现什么？您知道的，是吗？」

「可以说我对此有非常大的把握。嗯，你还没问起我刚才提的那个话题。你没有问题吗？」

「如果我有必要知道答案，您会告诉我的。」这句充满信任的话让雷托无法言语。他只能看着她，叹服于伊克斯人的杰作──这个人类。赫薇的一举一动严格遵循她个人的道德标准。她容貌秀丽，为人热情而诚

挚；她的感觉异常敏锐，凡是自己认同的人，总会不由自主分担对方的一切痛苦。雷托可以想像，面对赫薇难以撼动的率真本心，她的贝尼.杰瑟里特导师会有多么气馁。那些导师显然只能对她施以小修小补式的调教，然而所有努力的结果都是帮倒忙，反而阻止她成为一名贝尼·杰瑟里特。这一定让她们万分恼火！

「陛下，」她说，「我想知道驱使您选择这条人生道路的动机。」

「首先，你必须理解看到未来是怎么一回事。」

「有您的帮助，我愿意一试。」

「没有一样事物能够与其源头割离。」他说，「看见未来其实是目睹一种连续性，其间万事万物一一显现，仿佛瀑布底下的气泡。你看见了水泡，接着它们就消失在小溪中。假如这条小溪流到了尽头，那些气泡也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条小溪就是我的黄金之路，我看到了它的尽头。」

「您的选择——」她指了指他的身体，「改变了它？」

「它还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自我活的方式，也来自我死的方式。」

「您知道自己会怎么死？」

「不知道怎么死。我只知道我的死会发生在黄金之路里。」

「陛下，我不……」

「很难理解，我知道。我将经历四重死亡——肉体之死、灵魂之死、神话之死和理性之死。而所有死亡都包含复活的种子。」

「您会回返……」

「种子会回返。」

「您离开后，您的宗教将发生什么事？」

「所有宗教都属於单一教派。黄金之路的光谱不会中断，但人类只能按先后顺序依次看见。当感知出现偏差，就会产生错觉。」

「人们仍会崇拜您。」她说。

「是的。」

「但是当『永远』结束时，人们会愤怒。」她说，「有人将起来唱反调。他们会说您只不过是凡夫俗子中的一个暴君。」

「这就是错觉。」他表示同意。

她感到喉中堵了个硬块，停顿了片刻才说：「您的生死是怎么改变……」她摇了摇头。

「生命将延续。」

「我相信，陛下，但会怎么延续？」

「每一个周期都是前一个周期引发的反应。如果你想一想这个帝国的形态，就知道下一个周期是什么样了。」

她把目光移向别处。「我研究过您的氏族，所有事实都表明您这样做—」她朝着他的方向做了个手势，但并没有看他，「全是为了无私的目的。不过，我想我不太清楚这个帝国的形态。」

「不清楚『雷托的金色和平』？」

「我们享受到的和平并不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多。」她把视线转回雷托身上。

她多么坦诚！他想，无法扼杀的坦诚。

「这是一个充斥着欲望的时代。」他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像一个个细胞那样扩张。」

「但某些东西不见了。」她说。

她跟那些邓肯很像，他想。一旦某些东西不见了，他们立刻就能察觉。

「肉体在成长，但精神并没有成长。」他说。

「精神？」

「就是自我意识，它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真真切切活在世上的。你很熟悉这种感觉，赫薇。正是这种感觉告诉你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您的宗教还不够。」她说。

「任何宗教都不足以教会人们这一点。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只不过是唯一又孤独的选择。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你的友谊和陪伴对我如此重要了吗？」

她眨眨眼睛忍住眼泪，点头说：「为什么民众不知道这些？」

「因为条件不允许。」

「由您设下的条件？」

「正是。看看我的帝国，你能看出它的形态吗？」

她闭上眼睛思索起来。

「想要每天坐在河边钓鱼？」他问，「完全可以，你可以过这种生活。想驾一艘小船周游海岛寻访陌生人？一点都没问题！还会想做什么吗？」

「如果是太空旅行呢？」她的问话里有一股挑衅的意味，眼睛也睁开了。

「你注意到我和宇航公会都不允许这件事。」

「是您不允许。」

「对。宇航公会敢不服从我，就得不到香料。」

「把民众限制在自己的星球上，能使他们无法作乱。」

「不止于此。这样还能让他们对旅行产生渴望，由此创造出远行和见识新事物的需求。到最后，旅行就代表自由。」

「但香料在减少。」她说。

「所以自由也就日益珍贵。」

「这只会导致绝望和暴力。」她说。

「在我的先人之中，有一位智者——你知道吗，实际上我就是那个人，我的过去没有陌生人，你了解这一点吗？」

她敬畏地点点头。

「这位智者发现财富是实现自由的工具，但追求财富又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宇航公会和女修会就在自我奴役！」

「还有伊克斯人、忒莱素人和其他所有人。喔，他们时不时搜罗，找出一丁点被藏匿的美蓝极，光为此就投入了全副精力。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你不觉得吗？」

「但当暴力落到人们头上……」

「到时候还会有饥荒，人民会陷入艰难的反思。」

「厄拉科斯星也会有？」

「这边，那边，到处都会有。人们回顾我的极权统治，会视之为美好的旧时光。我将成为未来的借鉴。」

「但这太可怕了！」她反对道。

她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他想。

他说：「当土地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口时，幸存者会挤到愈来愈小的

避难所去。许多星球都会重复残酷的淘汰过程—出生率暴增，而食物却不断减少。」

「难道宇航公会不能……」

「没有足够的美蓝极去驾驶运输舰，宇航公会起不了什么作用。」

「有钱人不会逃跑吗？」

「一部分会逃跑。」

「这么说来，实际上您没有改变任何事。我们还是会在挣扎中等死。」

「直到沙虫再次主宰厄拉科斯星为止。到时候，我们已经拥有意义深远的共同经历，我们借此完成了自我考验。我们将会知道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任何星球上。」

「会发生那么多痛苦和死亡。」她轻声说道。

「你不理解死亡吗？」他问，「你必须理解。人类必须理解。所有生命都必须理解。」

「帮帮我，陛下。」她细声说。

「对于任何生物，死亡都是意义最深远的经历。」他说，「虽然危及生命的重病、伤痛、事故，甚至女人分娩和男人曾经参与的战斗，这些都笼罩着死亡的危机，但都算不上真正的死亡。」

「但您的鱼言士是……」

「她们会传授生存之道。」他说。

她在豁然省悟中睁大了眼睛。「当然了！她们是幸存者。」

「你是多么珍贵的人哪。」他说，「世所罕有。伊克斯人该受庇佑！」

「但也该受诅咒？」

「喔，是的。」

「我还以为自己永远也理解不了您的鱼言士。」她说。

「连莫尼奥也不行。」他说，「而邓肯们办不办得到，我早已失去信心了。」

「必须珍视生命才会想保护生命。」她说。

「而正是幸存者才能极轻易而又深刻地体现生命之美。关于这一点，女人往往比男人懂得多，因为生育是死亡的镜像。」

「我叔叔马尔基总是说，您有足够的理由禁止男人投入战斗和无谓的暴力。多么惨痛的教训！」

「如果身边没有暴力，男人几乎没有自我考验的途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最后一幕。」他说，「某些东西不见了，精神没有成长。民众是怎么议论『雷托和平』的？」

「说您让我们沉湎于十足的堕落之中，就像猪在污秽里打滚。」

「堕落。」他说，「民间智慧总是一针见血。」

「大部分男人没有原则。」她说，「伊克斯女人经常这么抱怨。」

「当我需要辨认谁是反叛者的时候，我会找那些有原则的男人。」他说。

她默默盯着他。他觉得，尽管这只是个简单的反应，却充分体现了她的聪慧。

「你知道我从哪里物色最优秀的官员吗？」他问。

她轻轻喘了一口气。

「原则，」他说，「是你奋力争取的东西。大部分男人无争无斗过一生，只有临终时才挣扎一番。他们遇到的严酷环境太少，几乎没有考验过自己。」

「他们有您。」她说。

「但我太强大，」他说，「跟我斗等于自杀。谁会找死？」

「疯子……或绝望的人。反叛者？」

「我代表战争。」他说，「终极掠食者。我能凝聚他们，也能粉碎他们。」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反叛者。」她说。

「你比他们要好得多。」

「您会用我？」

「我会的。」

「我不当官。」她说。

「我已经有一批好官了——清廉、睿智、豁达、勇于认错、有决断力。」

「他们都是反叛者？」

「大部分是。」

「他们是怎么选拔出来的？」

「可以说是他们自己选拔自己的。」

「借由幸存下来？」

「对，但还不只如此。称职的官员和不称职的官员之间只有大约五秒钟的差距。称职的官员能够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地做出可行的决策吗？」

「一般都能行得通。相对地，不称职的官员总是在犹豫中浪费时间，他们要求成立委员会，要求研究和报告。最后，他们的行事方式总会引发大问题。」

「但有时候，他们不是会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做……」

「比起决策，不称职的官员更关心报告。他们需要有白纸黑字为自己的错误找好挡箭牌。」

「那么称职的官员呢？」

「喔，他们靠的是口头命令。要是口头命令出了纰漏，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决定撒谎开脱，而且聚集在他们身边的下属也都有能力按口头命令把事情办妥。哪个环节出现差错往往是最重要的信息。不称职的官员会隐瞒自己的失误，直到一切不可收拾。」

雷托看着她，她正在想雷托的那些官员—特别是莫尼奥。

「有决断的人。」她脱口而出。

「对于极权者而言，」他说，「物色到真正有决断力的人可以说难上加难。」

「您熟知历史，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

「我得到的是滑稽可笑。在我之前的大部分官僚政府都在搜罗和提拔逃避下决断的人。」

「原来如此。您会怎么用我，陛下？」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的嘴角漾起微笑。「女人，也能下决断。我愿意嫁给您。」

「好，去帮安蒂克圣母吧。务必把她想了解的都告诉她。」

「也就是我的身世。」她说，「现在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的作用了。」

「这与你的出身密切相关。」他说。

她起身说道：「陛下，关于黄金之路您会不会犯错？是不是存在失败的可能……」

「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失败，」他说，「但勇敢的挚友会出手相助。」

聚居人群往往会改造环境，使其适合群体生存。若偏离此道，则可视为群体不健全的迹象，会有种种症状可供辨识。我观察过人们分享食物的过程，这是一种交流形式，也是明显的互助迹象，其中的涵义还包括攸关生死的相互依存。有趣的是，如今照管土地的通常是男人。他们成了「庄稼汉」；这项工作曾经专属于女人。

——《失窃的日记》



「因时间紧迫，」圣母安蒂克写道，「请原谅本报告语焉不详。我将于明日启程前往伊克斯星，此行之目的见我前一份较详尽的报告。不可否认神帝对伊克斯星有发自内心的强烈兴趣，但我现在必须汇报与伊克斯大使赫薇·诺里刚结束的一场不寻常的会面。」

安蒂克坐在一张不舒服的凳子上，这已经是她在这些陋室里所能找到最好的一张了。她一个人待在如鸽笼般狭窄的卧室里，尽管贝尼·杰瑟里特向雷托皇帝通报了忒莱素人谋反，他还是拒绝为她们更换馆舍。

安蒂克的大腿上搁着一个边长约一公分、厚度不超过三公厘的漆黑色小方块。她用一根闪闪发亮的针状笔在这方块上写字，叠写的文字一一被吸收进方块中。充当信使的那名侍祭眼内设有神经接收器可输入报告全文，秘密携带到圣殿后再重播出来。

赫薇·诺里太让人为难了！

当年派赴伊克斯星教导赫薇的贝尼·杰瑟里特成员曾撰写相关报告，安蒂克知道内容。然而，这些报告遗漏的部分比记录下来的还要多，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孩子，你有过哪些冒险经历？

你小时候吃过哪些苦？

安蒂克吸了吸鼻子，低头瞥了一眼等待输入的黑方块。这些念头让

她想起弗瑞曼人的一种观点：你的出生地决定了你是怎样的人。

「你的星球上有奇怪的动物吗？」弗瑞曼人会问。

护送赫薇过来的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鱼言士卫队，由一百多名全副武装、人高马大的女兵组成。安蒂克很少见到如此齐备的武器──雷射枪、长刀、银剑、震撼弹……

当时上午已过半，赫薇如一阵风扫进贝尼·杰瑟里特的馆舍，鱼言士占据了整个营区，只留下这间简陋的内室。

安蒂克环视房间。雷托皇帝把她留在这里，是要传达某种讯息。

「你可以由此衡量自己对于神帝的价值！」

只是……现在他要派圣母前往伊克斯星，此行的公开目的透露了雷托皇帝的许多情况。也许时来运转了，女修会在地位和美蓝极方面都将得到优待。

一切都取决于我的表现。

赫薇独自走进房间，端庄地坐在安蒂克的小床上，头部位置略低于圣母。这真是高明的做法，不是出于偶然。赫薇显然可以命令鱼言士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安排两人的会面。赫薇开口第一句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并让安蒂克震惊不已。

「有一件事你必须先知道：我将嫁给雷托皇帝。」

听到这消息，需要运用强大的控制力才能不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安蒂克的测谎意识判断赫薇所言属实，但是吉是凶无法预测。

「陛下命你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赫薇补充道。

太为难人了！安蒂克想，我连圣殿里的女修都不能通报吗？

「总有一天会昭告天下。」赫薇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之所以告诉你，是为了表明陛下寄予的信任。」

「对你的信任？」

「对我们俩。」

一阵颤抖几乎毫无掩饰地传遍了安蒂克全身。信任本身就蕴含一股强大的力量！

「你知道伊克斯人为什么选你当大使吗？」安蒂克问。

「知道。他们打算让我去迷惑他。」

「看来你已经成功了。这么说来，伊克斯人相信忒莱素人那套陛下

有怪癖的说法啰？」

「连忒莱素人自己都不信。」

「也就是说，你确认那些说法是谎言了？」

赫薇以一种奇怪的平直语调答话，就连安蒂克的测谎意识和晶算师能力也难以解读。

「你跟他谈过话，也观察过他。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回答吧。」

安蒂克压下一点火气。虽然赫薇还年轻，但她不是侍祭……也永远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贝尼·杰瑟里特。多可惜啊！

「你向伊克斯政府汇报过这件事吗？」安蒂克问。

「没有。」

「为什么？」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过早透露消息对陛下不利。」

她说的是真话，安蒂克提醒自己。

「你不是该优先效忠伊克斯星吗？」安蒂克问。

「我优先忠于事实。」她莞尔一笑，「伊克斯人的计划比预想的还要完美。」

「伊克斯人是不是把你当作对神帝的威胁？」

「我认为他们最关心的是情报。出发前我与安普里讨论过这个。」

「伊克斯联邦外事部部长安普里？」

「是的。安普里相信，陛下可以容忍针对自己的人身威胁，但有其限度。」

「安普里说的？」

「安普里认为不可能对陛下隐瞒未来。」

「但我这次去伊克斯星的任务似乎表明……」安蒂克咽下后半截话，摇摇头说：「伊克斯人为什么向陛下供应机器和武器？」

「安普里认为伊克斯人没有选择。谁构成太大的威胁，谁就是自取灭亡。」

「假如伊克斯人拒绝，就超出陛下的容忍限度了，中间没有转圜的余地。你想过嫁给陛下的后果吗？」

「你是说这会使他的神性遭到质疑？」

「有些人会相信忒莱素人的谣言。」

赫薇只是微笑。

真该死！安蒂克想，我们怎么没留住这个女孩？

「他在改变他那宗教的目的。」安蒂克抱怨道，「就是这样，没错。」

「不要犯以己度人的错误。」赫薇说。当安蒂克愤愤地扬起头时，赫薇又补充道：「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你争论陛下的事。」

「是的，当然。」

「奉陛下之命，」赫薇说，「我要把记忆里有关我出生和成长地的一切细节告诉你。」

安蒂克回想着赫薇的话，目光低垂盯着大腿上记载密文的黑方块。赫薇已经根据她的陛下（现在是未婚夫！）的命令提供了细节，要不是安蒂克拥有晶算师的资料处理能力，有些细节听上去会很无聊。

安蒂克思忖着该向圣殿里的女修汇报哪些内容，她摇了摇头。想必诸位女修正在研究她之前提供的情报。有一台机器能遮蔽自身及其内部之物，连神帝那神通广大的预知力也奈何不得？这可能吗？抑或这是另一种考验，考验贝尼·杰瑟里特对雷托皇帝是否坦诚？但话说回来，假如他并不了解这个神秘的赫薇·诺里的身世……

关于为何神帝会派遣自己赴伊克斯星执行任务，安蒂克曾以晶算师之法推测过可能的原因，刚才那个新想法进一步佐证了她的结论。神帝不愿意让鱼言士了解内情。他不希望鱼言士怀疑陛下拥有弱点！

或者，事实果真像看上去的那样明显吗？错综复杂，雾里看花—这就是雷托皇帝的风格。

安蒂克又摇了摇头。她弯下腰继续撰写上呈圣殿的报告，但并未涉及神帝钦定新娘的消息。

她们过不了多久就会知情。在此期间，安蒂克打算好好思考一下其中的深意。

33

假使你熟悉自己的所有祖先，你就会见证一系列创造出历史上的神话与宗教的事件。认清了这一点，你就必须视我为神话的创造者。

——《失窃的日记》



夜幕刚笼罩奥恩城时，第一次爆炸发生了。伊克斯使馆外几名不顾一切赶赴派对的狂欢者在爆炸中罹难，这个派对原计划由幻脸人演出一齣国王残杀亲骨肉的古代戏剧。有鉴于节日头四天发生的暴力事件，从相对安全的住所走到大街上需要一点胆量。无辜路人死伤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新添的伤亡者将进一步加剧紧张气氛。

雷托嫌无辜伤亡者有点少——这想法要是让受害者和幸存者知道，恐怕要引起众怒了。

雷托敏锐地察知这次爆炸和事发地点，他当场暴怒（过后又懊悔了），大声喊来鱼言士，命令她们「肃清幻脸人」，连先前已饶过的也格杀勿论。

雷托转念一想，这种暴怒的感觉还挺过瘾的。即便是微微的愠怒，他也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失望、刺激……顶多只有这些感觉。而现在，得知赫薇·诺里受到威胁，他的反应竟然是暴怒！

经过重新考虑，他更改了前一道命令，不过一些鱼言士已经飞奔离开了，神帝的反应勾起了她们最强烈的暴力冲动。

「神大发雷霆了！」有的鱼言士喊道。

第二次爆炸击倒了几名奔入广场的鱼言士，阻碍了雷托后一道命令传递，并激起了更多暴力活动。第三次爆炸发生在第一次附近，让雷托不得不亲自上阵。他驱动帝舆从休息室冲进伊克斯直升电梯升上地面，犹如一股狂暴的毁灭性力量。

雷托在广场边缘现身，看到眼前一片混乱，鱼言士已放出数千盏自由飘浮的灯球，照得一片通亮。广场中央平台已炸得粉碎，只有铺砌面下方的塑钢底座尚显完好。到处都是碎石和死伤者。

广场对面的伊克斯使馆方向，一场酣战正在进行。

「我的邓肯呢？」雷托吼道。

一名卫兵霸夏穿过广场奔向他身边，气喘吁吁地报告：「我们已经把他带回帝堡了，陛下！」

「那边怎么了？」雷托指着伊克斯使馆外的战斗场面问道。

「叛军和忒莱素人正在攻打伊克斯使馆，陛下。他们有炸药。」

就在她说话的当下，使馆破碎的立面前方又发生一次爆炸。他看到人体在空中扭曲，向外划出一道道弧线，落在刺眼闪光的周边，一闪而过的强光在他眼里留下了黑点斑斑的橙色残影。

雷托不计后果，将帝舆切换到悬浮模式，急速掠过广场，仿佛一头飞驰的巨兽，行过的轨迹卷入一个个灯球。临近战斗交火之处，他飞车越过自己的卫兵，一头栽进袭击者的侧翼，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雷射枪的光束划出青灰色弧线，正向自己射来。他感觉到帝舆一路冲撞重击各处血肉，敌军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帝舆撞到一堆碎石，雷托滚落下来，摔在使馆正前方的坚硬路面上。他感到雷射光束使自己带有横棱的躯体发痒，接着体内升起一波热浪，尾部喷出一股氧气。本能驱使他把脸深深埋入兜帽状的皮肤，将手臂收入体节正面厚厚的防护层下。体内沙虫的部分已接管意识，身体不断弓起、拍打，如失控的车轮到处乱滚，向四面八方狂抽怒扫。

街道上血流成河。在他眼里，别人的鲜血本是封存的水，现在死亡将水释放了出来。他如长鞭一般疾抽的躯体在血浆里滑动，身上沾染的血水流过沙鳟皮肤，在每一个屈曲部位都激起了青烟。水带来的痛楚刺激着全身，甩动的庞大躯体更加狂暴了。

雷托开始猛烈挥击时，鱼言士的包围圈就后撤了。一名机警的霸夏看到了眼前的机会。她在战斗的嘈杂声中拔高音量喊道：

「解决落单的！」

女兵们一拥而上。

接下来几分钟是鱼言士的血腥游戏，在灯球无情的光线下，只见剑

刺刀砍，雷射飞舞，她们甚至直接对着毫无防范的人体掌劈脚踹。没人能从鱼言士手底下生还。

雷托从使馆前方的血浆里翻滚而出，水带来的痛楚一波波袭来，几乎使他失去了思考能力。身体周围的空气含氧量很高，这有利于他恢复人类的感知。他张口呼唤，帝舆飘了过来，但因悬浮器损坏而危险地倾斜着。他慢慢蠕动着爬上歪斜的帝舆，用意念发出返回广场地下墓殿的指令。

很久以前，他就为自己准备了一间「水伤」治疗室——室内可喷射干燥的高温空气，用以清创疗伤。沙子也可用来养伤，但他需要一大片沙地来加热和磨挫身体表面使其洁净如常，奥恩城因空间所限，难以提供这种条件。

他在直升电梯里想起赫薇，随即发出一条命令：立即将赫薇带到地下见他。

假如她还活着。

他现在没工夫调用预知力进行搜索。他的身体，无论是准沙虫的还是人类的，都渴望来一次高温清洗；而其他事情，他现在能做的只有企望。

一进入疗伤室，他就想到要再次确认一下先前更改过的命令——「要留几个幻脸人活口！」然而此时，狂怒的鱼言士已经分散在全城，他又无法调用预知力去扫描最合理的传令点。

他从疗伤室出来时，一名卫队长带来消息：赫薇·诺里虽有小伤，但很安全，只要现场指挥官认为时机合适，会立即差人护送她过来。

雷托当场将这名卫队长提拔到副霸夏。她和奈拉一样壮实，但不是奈拉那种方脸——她脸型较圆，更接近古代人的相貌。陛下的嘉许让她激动得浑身乱颤。雷托命她返回现场「再次确认」赫薇是否平安，她一个急转从雷托面前飞奔离开。

雷托翻身坐上小觐见室凹坑里的一辆新帝舆，心想，我连她的名字也没问。他花了点时间回忆这名新任副霸夏的名字——丘莫。这次晋升还得再次确认，他在心里加了一条备忘，提醒自己要亲自处理。全体鱼言士必须马上清楚他有多么珍视赫薇·诺里。虽说在今晚之后，应该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

他用预知力扫描了一番，派遣传令兵到暴怒的鱼言士那里。此时损失已经造成—奥恩城遍布尸体，一部分确是幻脸人，另一部分仅仅是有幻脸人的嫌疑。

很多人目睹了我的杀戮行为，他想。

在等待赫薇的时候，他回顾刚才发生的一切。这不是典型的忒莱素式袭击，不过来奥恩城途中那次袭击符合新模式，即只以取命为唯一目标。

我差点死在那里了，他想。

他有点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预测到这次袭击了，不过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雷托将所有线索拼凑起来，看到原因逐渐浮出水面。谁最了解神帝？谁又有一个可以躲起来密谋的地方？

马尔基！

雷托唤来一名侍卫，叫她去打听一下安蒂克圣母是否已离开厄拉科斯星。片刻后她回来报告说：

「安蒂克还在馆舍里。那边的鱼言士指挥官说她们没有遭到袭击。」

「向安蒂克传个话，」雷托说，「问问她，现在明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把她们的馆舍安排在远离我的地方？再跟她说，到了伊克斯星必须找到马尔基的藏身处，并将地点告知我们的伊克斯驻军。」

「马尔基，前伊克斯大使？」

「是的。他不该逍遥法外。再通知伊克斯驻军指挥官须与安蒂克密切联系，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要么把马尔基押来我这里，要么就地处决，由指挥官自行斟酌决定。」

传令侍卫点点头，雷托脸庞周围的灯光投射出一个光圈，她就站在光圈里面，脸上晃荡着暗影。这些命令她不需要听第二遍，雷托的每一名近身侍卫都受过强记训练，她们能一字不差地重复雷托的话，连抑扬顿挫都可一并复制，也从来不会忘记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侍卫走后，雷托发送了一个私密询问讯号，过了几秒钟收到奈拉的回复。她的声音经帝舆内置的伊克斯设备传出，只有雷托自己能听到，那种金属般单调的声音已经失去了她本人的特色。

是的，希欧娜在帝堡里。不，希欧娜没有联系叛党。「不，她不知

道我在监视她。」袭击使馆的人？是一个名叫「忒莱素人联络小组」的派别干的。

雷托在心里叹了口气。叛党总是喜欢给自己贴上这类做作的标签。

「有活口吗？」他问。

「据我所知没有。」

虽然这种金属质感的声音不带情绪，但雷托能用记忆来弥补，他觉得这样很有趣。

「你去联系希欧娜，」他说，「坦承自己的鱼言士身份。告诉她之所以先前没有坦白，是怕她不信任你，也担心暴露自己，因为效忠希欧娜在鱼言士里是极罕见的。对她再表一次忠心。你以『一切神圣事物』向希欧娜起誓，在任何事情上都服从她、听命于她。你也知道得很清楚，以上都是实话。」

「是，陛下。」

雷托凭记忆为奈拉的答复添上了狂热的语气。她会服从的。

「如果你办得到，为希欧娜和邓肯·艾达荷提供独处的机会。」他说。

「是，陛下。」

让他俩日久生情，他想。

他结束与奈拉的通话，想了一会儿，派人传召广场部队指挥官。这名霸夏不久就赶了过来，深色军服满是脏污，靴子上沾着明显的血迹。她是个精瘦的高个子，鹰脸上的道道皱纹使她不怒自威。雷托想起她的军籍注册名是「伊莉奥」，在古弗瑞曼语里意为「可靠」。不过雷托还是喊了她从母亲继承来的名号「妮谢」，意思是「谢的女儿」，让这次召见一开始就带上几分亲切感。

「坐在坐垫上，休息一下，妮谢。」他说，「你辛苦了。」

「谢陛下。」

她坐在赫薇坐过的红垫子上。雷托注意到妮谢嘴角周围有一条条疲劳造成的皱纹，但双眼依然显露警觉。她抬头凝视雷托，渴望听到他的声音。

「我的城市恢复太平了。」他话说得不完全像问句，让妮谢能自行解读。

「是的，但还不理想，陛下。」

雷托瞥了一眼她靴子上的血迹。

「伊克斯使馆门前的街道呢？」

「正在清洗，陛下，也正在维修中。」

「广场呢？」

「到明天早上，广场就会恢复原样。」

她紧盯雷托的脸孔。他还没有提到这次召见的主要目的，对此两人心照不宣。就在这时，雷托发现妮谢隐隐带着一副别有意味的神情。

她为自己的主人感到骄傲！

她还是第一次目睹神帝杀人。可怕的依赖之心已经播下了种子。假如灾难降临，陛下会伸出援手。这就是她的眼神表达的意思。她不再完全自主行动，接受神帝赋予的权力，并对运用权力负起自己的责任。她的表情流露出强烈的占有欲，她变成了一台随时准备行动的恐怖杀人机器。

这是雷托不希望看到的情形，但已无可挽回，只能慢慢地潜移默化加以补救。

「袭击者的雷射枪是哪里来的？」他问。

「来自我们自己的库房，陛下。已经撤换军火库守卫了。」

撤换，这是一种委婉说法。犯错的鱼言士将被隔离待命，只在雷托需要敢死队的时候才解禁。当然，她们乐于献出生命，相信自己可以赎清罪愆。有时，仅仅传出敢死队要来的风声，就能让动乱的地方平定下来。

「军火库是用炸药攻破的？」他问。

「有暗中盗取的，也有炸药强攻的，陛下。军火库守卫失职了。」

「炸药是从哪里来的？」

妮谢耸了耸肩，显出疲态。

雷托只能接受这个回答。他知道自己可以搜索出炸药的源头，但这样做于事无补。头脑灵活的人总能找到自制炸药的原料，毕竟都是些寻常之物，比如糖、漂白剂、普通的油、合法的肥料、塑胶、溶剂、堆肥下方泥土的萃取物……随着人类累积经验和知识，这份清单几乎可以无限拉长。即便是他一手创建的这个社会，一个尽力限制技术与创意结合

的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小型暴力武器。控制这些原料纯属异想天开，是一个危险而疯狂的念头。关键在于制止暴力的欲望。就这点来看，今晚已经成了灾难。

不公义的现象层出不穷，他想。

妮谢叹了口气，似乎读出了他的思想。

当然如此。鱼言士从小受到的训练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不公义。

「我们要做好平民的抚恤工作。」他说，「务必满足他们的需求。要让他们认清这是忒莱素人造的孽。」

妮谢点点头。她已晋升到霸夏，不会不知道这套步骤。如今她认为此步骤必不可少。光是听雷托一说，她就深信忒莱素人是罪魁祸首。她还领悟到相当实际的层面—她知道她们为什么没有杀光所有忒莱素人。

你不能把替罪羊都宰了。

「我们还要转移一下公众的注意力。」雷托说，「运气不错，也许有现成的事可以利用。我跟赫薇·诺里小姐商量后会通知你的。」

「陛下，那位伊克斯大使吗？她没有参与……」

「她是绝对清白的。」他说。

他看到妮谢脸上立刻流露信服的神情，仿佛脸皮下有个塑胶衬里一下子定住了下巴的位置，她的眼神变得呆滞。就连妮谢也不能例外。他知道个中原因，这原因正是他创造的，但有时候他对自己的创造物会感到些许惊讶。

「我听到赫薇小姐进前厅了。」他说，「你出去时叫她进来。还有，妮谢……」

她本已起身欲退，一听这句就停止挪步，静等下文。

「今晚我提拔了丘莫当副霸夏，」他说，「你负责办一下正式手续。我也对你很满意，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他看到这句客套话在妮谢身上激起了一阵喜悦，但她立即克制住了，这再次证明了她的价值。

「我会测试丘莫的，陛下。」她说，「如果她能顶我的班，我想休个假。我已经很多年没回萨鲁斯·塞康达斯探亲了。」

「时间由你定。」他说。

同时心想，萨鲁斯·塞康达斯。难怪！

她一提自己的家乡，雷托就想起她像一个人：哈克·阿拉达。她有柯瑞诺氏族的血统。我们俩的血缘关系比我猜想的还要近。

「谢陛下厚赐。」她说。

她退下了，脚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雷托听到她在前厅里的声音：「赫薇小姐，陛下现在要见你。」

赫薇走进房间，起先，背后的光线照着一个框在拱门里的身影，她的步履显得有些迟疑，直到眼睛适应了室内的昏暗才迈开步伐。她犹如一只飞蛾，投入以雷托的脸为焦点的光圈内，目光扫过他黑漆漆的身体寻找伤处。他知道伤口是看不出来的，不过自己仍能感觉到疼痛和体内的颤抖。

他发现赫薇有点跛，动右腿时很小心，但一件翠绿色长袍遮盖住伤处。她在停放帝舆的凹坑边缘收住脚步，直视雷托的眼睛。

「听说你受伤了，赫薇。痛吗？」

「膝盖下面有一处割伤，陛下。爆炸时被一片小碎石擦到了。您的鱼言士用药膏抹过伤口，已经不痛了。陛下，我担心的是您。」

「我也担心你，和善的赫薇。」

「除了第一次爆炸，我没有危险，陛下。她们很快就把我送进了使馆地底深处的一间屋子。」

也就是说她没看见我的举动，他想，真走运。

「我召你来是想请你原谅。」他说。

她坐在一个金色垫子上。「原谅什么，陛下？您跟这次袭击又没有……」

「有人在试探我，赫薇。」

「试探您？」

「有人想知道我有多在乎赫薇·诺里的安危。」

她把手向上一指。「那……是因为我？」

「因为我们俩。」

「喔，不过，是谁……」

「你已经同意嫁给我，赫薇，而我……」她正要开口，他便抬手制止，「你向安蒂克透露的情况她都汇报过了，不过这件事跟她无关。」

「那么是谁……」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重新考虑。我必须给你一次改变主意的机会。」

她垂下目光。

她的五官多甜哪，他想。

他只能在想像中描绘与赫薇共度人类的一生。纷乱芜杂的记忆能为他提供足够的材料来虚构婚姻生活。他在幻想中搜罗种种微妙情节━都是两人共同经历的枝微末节，一次抚摸、一个亲吻，以及所有那些从痛苦之美当中浮现的甜美互动。这些想像给他带来阵阵痛楚，远甚于使馆一战留下的肉体创伤。

赫薇抬起下巴凝望他的双眼。从她的眼睛里，他看到一股急欲出手相助的怜悯之情。

「但我还有其他方式能为您效力吗，陛下？」

他提醒自己，她是灵长类，而他已不完全属于灵长类。两者的隔阂每一分钟都在扩大。

他的内心一直在隐隐作痛。

赫薇是一个躲不开的现实，这种情感过于原始，任何语言都无法充分表达，内心之痛几乎令他难以承受。

「我爱你，赫薇。我爱你就像男人爱女人……但这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她落泪了。「我该离开吗？我该回伊克斯星吗？」

「他们会想方设法搞清楚自己的计划出了什么差错，这样只会伤害你。」

她能看见我的痛苦，他想，她也看清了其中的徒劳与无奈。她会怎么做？她不会撒谎，不会说她也像女人爱男人那样爱我。她明白这无济于事。她清楚自己对我怀着怎样的感情━怜悯、敬畏，以及无所畏惧的探究。

「那我会待下来，」她说，「我们尽可能享受共同生活的乐趣。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俩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意谓我们应当结婚，那就结。」

「这样一来我必须跟你分享从来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说，「你将获得控制我的力量……」

「别这么做，陛下！假如有人强迫我……」

「你再也不会离开我的皇室范围。这里的行宫、帝堡，还有沙厉尔的几个安全处所—都是你的家。」

「照您的吩咐。」

她默默地接受了，多么贴心和坦然，他想。

他必须压下内心的抽痛。这种痛苦对他本人和对黄金之路都是威胁。

狡诈的伊克斯人！

马尔基发现了全能神不得不奋力抵制的永恒诱惑—对快乐的渴望。

哪怕是在最不经意的一时兴起当中，你都总能察觉这股诱惑的力量。

他的沉默让赫薇以为他在迟疑。「我们会结婚吗，陛下？」

「会。」

「我们要怎么对付忒莱素人的那些谣言……」

「什么都不用做。」

她盯着他，想起两人先前的对话。解体的种子正在播下。

「我害怕的是—陛下，我会削弱您。」她说。

「那么你要想办法让我变强。」

「要是我们弱化对雷托神的信仰，您会变强吗？」

雷托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马尔基的味道，这种精于算计的腔调让他既讨人厌又有魅力。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儿时启蒙老师的阴影。

「你这是把并非理所当然的前提视为必然。」他说，「许多人会根据我的设计继续崇拜，其他人会相信谎言。」

「陛下……您会要我替您说谎吗？」

「当然不会。但是，当你想说话时，我会要求你保持沉默。」

「但假如他们辱骂……」

「你不可反驳。」

眼泪再次滑落她的脸颊。雷托很想帮她擦拭，但眼泪是水……令他痛苦的水。

「必须这样做。」他说。

「您会为我解释缘由吗，陛下？」

「我离去之后，他们一定称我为撒但，地狱之王。车轮必须沿着黄金之路不断前进、前进，再前进。」

「陛下，不能将怒火只引向我一个人吗？我不会……」

「不！伊克斯人把你造得太完美，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我真心爱你，无力抗拒。」

「我不想使您痛苦！」她费力地挤出话语。

「事已至此，不必懊丧。」

「请助我理解这一切。」

「我离去后，仇恨情绪会蔓延开来，接着必然会慢慢沉入历史。经过久远时间，人们会发现我的日记。」

「日记？」似乎突然出现一个新话题，令她猝不及防。

「我所在的时代的编年史。我的观点和辩解书。已有副本散落在外，一些残篇断章会流传下去，有的内容会遭到扭曲，而原始版本要等待漫长的时间才能重见天日。我已经藏好了。」

「当被人发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人们就会领悟我跟他们想像的全然不同。」

她颤抖着低声说：「我已经知道他们会领悟什么了。」

「是的，亲爱的赫薇，我也这么认为。」

「您既不是魔也不是神，而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存在，因为您的存在消弭了需求。」

她擦掉脸上的泪水。

「赫薇，你知道你有多危险吗？」

这句话让她紧张起来，神色为之一变，手臂僵硬。

「你有当圣人的资质。」他说，「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发现一位圣人，你知道这有多痛苦吗？」

她摇头。

「人们必须对圣人的出现做好心理准备。」他说，「否则，他们只能永远在圣人的影子里当追随者、祈祷者、乞求者和无能的谄媚者。这样只会让人愈来愈软弱，终将招致毁灭。」

她思考了片刻，点头说：「您离去后会出现圣人吗？」

「这就是黄金之路的意义所在。」

「莫尼奥的女儿希欧娜，她会不会……」

「她目前只是个反叛者。至于能否成为圣徒，我们会让她自己决定。也许她只能做天生注定的事。」

「是什么呢，陛下？」

「别叫我陛下了。」他说，「我们俩将成为沙虫和沙虫的妻子。你愿意的话，就叫我雷托，叫陛下太别扭。」

「是，陛……雷托。她注定要做的事是……」

「希欧娜注定要当领袖，这种天生的使命是危险的。当了领袖，你就会懂得什么是权力。这将让你变得鲁莽而不负责，变成放纵的祸害，最终成为可怕的破坏者—疯狂的享乐主义者。」

「希欧娜会……」

「关于希欧娜，我们只知道她能献身于特定的任务和自己直觉上认同的道路。她必定是个贵族，但大部分贵族都是着眼于过去的，这是他们的弱点。任何一条道路你都看不远，除非你是雅努斯[7]，能同时看到后方和前方。」

「雅努斯？哦，对了，两面神。」她用舌头润了润嘴唇，「你是雅努斯吗，雷托？」

「我是十亿倍的雅努斯，我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比方说，我一直是官员最钦佩的人——一个永不出错的决策者。」

「但万一你让他们失望……」

「他们就会反抗我，没错。」

「希欧娜会取代你吗，如果……」

「啊，这是多么宏大的假设！你注意到希欧娜对我的肉体有威胁。但她不会威胁到黄金之路。还有一个事实是，我的鱼言士都对邓肯心怀爱慕。」

「希欧娜看上去……那么年轻。」

「另外，我是她最放在心上的伪君子，一个在虚假的名义下掌权的骗子，从来不顾及人民的需求。」

「我能不能跟她谈谈……」

「不！你绝不可以尝试劝希欧娜任何事。答应我，赫薇。」

「如果你要我这样做，当然可以，但我……」

「任何神都有这个问题，赫薇。在洞察深层需求的同时，我常常得忽略掉当下的需求。而在年轻人眼里，不解决当下的需求就是错的。」

「你能不能跟她说说理……」

「绝不要跟自以为是的人说理！」

「可你知道他们是错的……」

「你相信我吗？」

「是的。」

「假如有人要说服你我是有史以来最糟的恶棍……」

「我会非常生气。我会……」她没说下去。

「理性的宝贵，」他说，「只有在无言而真切的宇宙背景下才会体现出来。」

她蹙眉思考起来。雷托着迷地看着她的意识正觉醒。「嗯。」她吐出了这个字。

「理性之人再也不会否认雷托的经验。」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开始领悟了。这是起点！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她点点头。

没有争论，他想，当她看见道路，她会循路而行去探寻其方向。

「只要生命存在，每一个终点都是起点。」他说，「而我将拯救人类，即使他们要自取灭亡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她再次点头。道路正向前延伸。

「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的不朽进程中，没有一个人的死亡是完全无用的。」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的出生会让我们如此感动。这就是为什么最可悲的死亡是婴儿的夭折。」

「伊克斯人还在威胁你的黄金之路吗？我从小就知道他们在策划阴谋。」

他们在策划阴谋。赫薇不知道她自己这句话的隐含意味。她没有必要知道。

他凝望着她，这个赫薇让他赞叹不已。她所拥有的那种坦诚，也许有人会称之为天真，但雷托知道这只是「非自我意识」。坦诚不是赫薇的本性，而就是她本身。

「明天我会在广场上安排一场演出。」雷托说，「由幸存的幻脸人

表演。之后将公布我们的婚约。」

7

雅努斯：罗马神话中掌管开端、大门、道路、转折、结尾等的神祇，拥有后脑勺相连的两张脸孔，注视着过去及未来。—编注

毋庸置疑，我是我们祖先的集合体，是他们争夺存在感的竞技场。他们是我的细胞，我是他们的身体。我说的「法弗拉施」就是此状态，是灵魂，是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原型的源头，是所有伤痛与喜乐的容器。我是他们得以觉醒的必然之选。我若入定，他们亦然。他们的经验就是我的经验！他们的知识精华都是我继承的遗产。那数十亿人合而为一便是我。

—《失窃的日记》



上午幻脸人表演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之后公布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节日城。

「他上次娶新娘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亲爱的，已经超过一千年了。」

鱼言士举行了一个短暂的列队仪式。她们为他大声欢呼，却又感到心烦意乱。

「只有你们是我的新娘。」他曾说过。难道这不是赛艾诺克的本意吗？

雷托觉得幻脸人的表演称得上精彩，只是带着明显的惧色。道具服是从一座弗瑞曼博物馆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带兜帽的黑长袍配白色腰带，背后绣有一只展开双翼横跨两肩的绿鹰，这是穆阿迪布巡回祭司的制服。身穿长袍的幻脸人变成了一张张满是皱纹的黝黑脸庞。这齣舞剧述说穆阿迪布的军团如何在整个帝国传播他们的宗教。

赫薇穿着一件银光闪闪的连身裙，戴一条翡翠项链，仪式从头至尾都端坐在帝舆上雷托身旁。表演中途，她一度凑近雷托的脸庞问道：「那不是谐拟剧吗？」

「在我看来，也许是。」

「幻脸人知道吗？」

「他们心里大致有底。」

「那表示他们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害怕。」

「喔，不，他们很害怕。只不过他们的胆子比大部分人想的还要大。」

「胆大竟然会显得这么愚蠢。」她轻声道。

「反过来也成立。」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把目光转到了表演上。有近两百名幻脸人毫发无伤地幸存，这批人被强制要求参演。精心编排的走位和舞姿令人眼花撩乱，观看演出时，人们会暂时忘却那天始于腥风血雨。

将近正午时，当莫尼奥抵达，雷托正独自在小觐见室回忆这些场景。莫尼奥护送安蒂克圣母登上一艘宇航公会接驳舰，随后针对前一晚的暴力活动与鱼言士指挥部交换了意见，还迅速飞了一趟帝堡，确认希欧娜处于严密的看守下且没有卷入使馆袭击事件。他返回奥恩城时，婚约刚刚宣布完毕，他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莫尼奥怒气冲天，雷托从没见过他生这么大的气。他一阵风般冲进觐见室，离雷托的脸仅两公尺才煞住脚步。

「这等于坐实了忒莱素人的谣言！」他说。

雷托以一种讲道理的语气答道：「要求我们的神必须完美，这是多么顽固的思维啊。希腊人在这方面就理性得多。」

「她在哪里？」莫尼奥问，「那个……」

「赫薇在休息。折腾了一夜，又熬了一上午。今晚回帝堡前我要她好好休息。」

「她是怎么得逞的？」莫尼奥问。

「莫尼奥，怎么回事！你的小心谨慎全消失无踪了吗？」

「我担心您！您知道城里都在传什么吗？」

「我对那些传言知道得很清楚。」

「您到底在干什么？」

「你知道，莫尼奥，我觉得只有最早的泛神论者才正确理解了神性：披着超人的外衣，却有凡人的毛病。」

莫尼奥高举双臂朝天。「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表情！」他放下手

臂，「不到两星期就会传遍全帝国。」

「肯定不止这点时间。」

「如果您的敌人需要一个机会团结起来……」

「亵渎神灵是人类的老传统了，莫尼奥。为什么我就能幸免呢？」

莫尼奥张口欲言，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沿帝舆坑的边缘跨下一步，又收回脚步，瞪着雷托的面孔。

「如果要我帮您，我需要一个解释。」莫尼奥说，「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情感。」

莫尼奥用嘴形复述，但没说出口。

「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永远丧失情感的时候，情感骤然席卷了我。」雷托说，「尝尝最后这几丝人性的滋味，多美啊。」

「跟赫薇？但您肯定不能……」

「情感的记忆是永远不够的，莫尼奥。」

「您是说您沉湎于……」

「沉湎？当然不是！但永恒的存在离不开三根支柱—肉体、思想和情感。我本来以为自己只剩下肉体和思想了。」

「她施了巫术。」莫尼奥怒道。

「没错，为此我很感激。莫尼奥，倘若无视思想的需求，像有些人那样，那么我们会丢失内省的力量，无法理解感官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假如抛弃肉体，就等于卸下了搭载我们的车子的轮子；而要是拒绝情感，我们就割断了与内在宇宙的一切联系。我最怀念的正是情感。」

「我坚持我的意见，陛下，您……」

「你在惹我生气，莫尼奥。这也是一种情感。」

雷托看到这句话让莫尼奥的怒火冷却了下来，如将一块红铁浸入冰水之中，但还冒着热气。

「我不是为自己，陛下。我主要是为您着想，您很清楚。」

雷托柔声说道：「这是你的情感，莫尼奥，我很珍惜。」

莫尼奥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他从来没见过神帝处于这种心境，流露出这样的情感。雷托显得兴致勃勃，又听天由命，如果莫尼奥没看错的话—真实情况谁也说不准。

「如果有什么事物能把生活变得甜蜜，」雷托说，「变得温暖，而且充满了美，那我就要把它留下，即使它排斥我。」

「所以这个赫薇·诺里……」

「讽刺的是，她让我想起了巴特勒圣战。她是所有机械和非人性的对立面。多奇怪啊，莫尼奥，不是别人，正是伊克斯人造出的这个人恰好拥有我最珍视的那些品性。」

「我不明白您怎么会提到巴特勒圣战，陛下。有思维的机器不应存在于……」

「圣战针对的是机器，同样也针对机械的价值观。」雷托说，「人类用机器来取代自己的美感，甚至取代不可或缺的自我，导致无法作出发自内心的判断。所以机器被消灭了。」

「陛下，我还是无法接受您愿意让那个……」

「莫尼奥！赫薇光是出现在我面前就能让我安心。千百年来我还是第一次不感到孤独，只要她陪在我身边。如果我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重获情感，这个事实总该有说服力了吧？」

莫尼奥陷入沉默，雷托所说的孤独显然让他心有所感。莫尼奥自然了解无人分享爱的感受，他的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雷托很久以来头一次注意到莫尼奥已变得这么苍老。

他们老得太突然了，雷托想。

雷托此时深深感到自己有多么在乎莫尼奥。

我不该受到感情的束缚，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尤其在赫薇出现之后。

「他们会嘲笑您，开猥亵的玩笑。」莫尼奥说。

「那是好事。」

「怎么会是好事？」

「这是新情况。我们的任务一向就是把新事物纳入已平衡的体系，并在不妨碍生存的前提下，借此调整行为模式。」

「即便如此，您又怎么能欣然接受？」

「接受猥亵言论滋生？」雷托问，「猥亵的反面是什么？」

莫尼奥双眼圆睁猛然省悟。他见识过许多两极对立的状态造成的结果—事物因其反面的存在而为人所知。

事物在有反差的背景中会显得格外醒目，雷托想，莫尼奥当然懂这个道理。

「这样太危险。」莫尼奥说。

这是保守主义者最信奉的裁断！

莫尼奥没有被说服。他颤栗着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我一定要记住，不能剥夺他们的怀疑之心，雷托想，我就是这样辜负了参与广场仪式的鱼言士。而伊克斯人正紧紧抓着人类的怀疑这根稻草。赫薇就是证据。

前厅响起一阵骚动。雷托关上大门，挡住了不速之客。

「我的邓肯来了。」他说。

「他也许听说了您的婚礼计划——」

「也许。」

雷托看到莫尼奥正在跟心中的怀疑较劲，他的思想活动显露无遗。此时此刻，莫尼奥是如此完美地展示他的人性，雷托简直想拥抱他了。

他拥有完整的心理光谱：从怀疑到信任，从爱到恨……应有尽有！所有这些可贵的人性特质能发展成型，无不是因为他身处情感的暖流当中，和心甘情愿为了「人生」而竭尽心力。

「赫薇为什么要接受这件事？」莫尼奥问。

雷托微微一笑。莫尼奥不能质疑我，只好质疑别人了。

「我承认这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结合。她是灵长类，而我已经不完全属于这一类。」

莫尼奥再次跟自己能感觉到但无法言说的念头互相角力。

雷托看着莫尼奥，明显感到有一股意识从眼前流过，这种情况很罕见，但一旦出现就是那么清晰。雷托没有搅动这股意识流，生怕激起涟漪。

这个灵长类动物在思考，思考是他的生存之道。在他的思维活动底下潜伏着一种附随在细胞上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对其整个物种的持久关切。有时候他们会掩饰、遮蔽或深藏这种想法，但我有意引导莫尼奥去感受他内心最深处的自我运作机制。他之所以跟从我，是因为相信我掌握着对人类生存最有利的道路。他知道存在一种深嵌在细胞中的意识。我是在扫描黄金之路时发现这一点的。这就是人性，我们俩都同意：黄

金之路必须延续！

「婚礼的地点、时间和形式都定好了吗？」莫尼奥问。

不问「为什么」了？雷托注意到，莫尼奥不再追问原因了，他回到了安全地带，他是神帝的内务总管，是首席大臣。

他可以运用名词、动词和修饰语。语言能以寻常的方式为他所用。莫尼奥也许从来没有参透过自己话语中玄奥的言外之意，但他熟悉语言在日常俗务中的含意。

「我的问题现在能得到答复吗？」莫尼奥追问。

雷托眯眼瞧着他，心想：我反倒觉得，语言最有用的地方是打开迷人的未知之境。然而，文明倘若仍然坚信宇宙有如机械般受制于绝对的因果关系（因果可以明显简化为一条根便会连上一粒最初的种子），那么这个文明就很难理解语言的作用了。

「伊克斯人和忒莱素人的谬论与人类事务紧紧相连，就像帽贝吸附在石头上。」雷托说。

「陛下，您不集中注意力，会让我很为难。」

「我的注意力很集中，莫尼奥。」

「没集中在我身上。」

「我没有漏掉你。」

「您的注意力在游移，陛下。您不必对我隐瞒。我宁可不忠于自己也绝不会不忠于您。」

「你觉得我四处神游像在捡羊毛？」

「捡什么，陛下？」莫尼奥以前从没问过这个词，但这次……

雷托解释了这个典故，心想：多么古老啊！雷托的记忆里响起了织机和梭子咔嗒咔嗒的声音。从动物皮毛到人的衣服……从猎人到牧人……漫长的意识觉醒之路……现在他们必须再继续一段征程，比古人走过的还要漫长。

「您总是胡思乱想。」莫尼奥不客气地指出。

「我有得是时间胡思乱想。对于一个把万众集于一身的存在而言，这是最有趣的事情。」

「但是，陛下，有些事情需要我们……」

「胡思乱想能得出的结果，真够让你惊讶，莫尼奥。常人花一分钟

都懒得去想的事，我可以琢磨一整天。为什么要吝啬这点时间呢？我的寿命大概有四千年，多一天少一天又有什么关系？人的寿命有多长？一百万分钟？我活过的天数几乎都有这么多了。」

莫尼奥哑口无言地呆立，这种比较让他自惭形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在雷托眼里不过是一粒尘埃。他敏锐地觉察到雷托为什么讲这些话。

语言……语言……语言，莫尼奥想。

「语言对于涉及感知的事物往往没什么用。」雷托说。

莫尼奥尽力控制呼吸，只留一丝气息。神帝果真能读心！

「纵观我们的历史，」雷托说，「语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某些超常事件进行自圆其说的叙述，在公认的编年史中为这类事件找到一个位置，给它们一个解释，以便此后我们能一直沿用这些描述，然后说：『这就是它的意义。』」

莫尼奥感到这些话语把自己压垮了，那些可能引起他思索的言外之意让他恐惧。

「真相就是这样遗失在历史中的。」雷托说。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莫尼奥大着胆子说：「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陛下。婚礼怎么安排？」

他的声音听上去多么疲惫，雷托想，他彻底垮了。

雷托快速说道：「你将给我前所未有的帮助。婚礼必须经过最周密的安排，只有你的细致严谨才能胜任。」

「地点呢？陛下。」

声音里有了点精神。

「沙厉尔的泰伯村。」

「时间？」

「你来定。一切准备妥当了就宣布。」

「具体仪式呢？」

「我会安排的。」

「您需要帮手吗，陛下？装饰品之类呢？」

「仪式的点缀？」

「我可能没想到的任何特别的东……」

「那不过是作作样子，不需要很多东西。」

「陛下！我求您！请……」

「你将站在新娘身边，把她托付给我。」雷托说，「我们采用古老的弗瑞曼仪式。」

「那么我们要用到水环了。」莫尼奥说。

「是的！我会用珈尼的水环。」

「陛下，谁要出席？」

「只有一队鱼言士卫兵和贵族。」

莫尼奥盯着雷托的脸孔。「陛下说的『贵族』是什么……什么意思？」

「你、你的家人、内务侍臣、帝堡官员。」

「我的家……」莫尼奥咽下了后半句，「您把希欧娜算在内了？」

「如果她通过考验的话。」

「但是……」

「她不是你家人吗？」

「当然是，陛下。她是厄崔迪家的人和……」

「那就肯定要算上希欧娜！」

莫尼奥从口袋里掏出一部微型备忘器，这是一种暗黑色的伊克斯设备，名列在密密麻麻的巴特勒圣战违禁品清单中。雷托不觉莞尔。莫尼奥知道自己的责任，开始执行了。

邓肯·艾达荷在大门外嚷嚷得更厉害了，但莫尼奥没有理会。

莫尼奥清楚自己的特权价值几何，雷托想，这是另一种联姻——特权与责任的联姻，也成了贵族自我辩白的托词。

莫尼奥结束了记录。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陛下。」莫尼奥说，「赫薇需要什么特殊的服饰吗？」

「蒸馏服和弗瑞曼新娘礼服，要真货。」

「珠宝首饰呢？」

雷托盯着莫尼奥在微型备忘器上快速移动的手指，看到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场景。

领导力、勇气、对知识的感悟力、条理——莫尼奥样样齐备。这些优点犹如一圈神圣的光环围绕着他，但也遮蔽了有一股力量正由内而外地

腐蚀他。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而且除了我，谁都没看出来。如果我不在了，人人就都能看得出来。

「陛下？」莫尼奥催问道，「您在捡羊毛？」

哈！他喜欢这个词！

「就这些。」雷托说，「只要礼服、蒸馏服和水环。」

莫尼奥一个鞠躬，转身离去。

他现在展望前方了，雷托想，但这件新鲜事一样会过去，到时候他又会回顾过去。我曾经对他抱有那么高的期望。算了……也许希欧娜……

35

我父亲曾说，「不要制造英雄。」

—珈尼玛之声，「口述史」



吵吵嚷嚷的艾达荷已获准面圣。仅凭他在小觐见室跨步走来的样子，雷托就能判断出这个苏亡人身上已经产生了重要转变。这种屡见不鲜的转变雷托再熟悉不过了。面对正往外走的莫尼奥，邓肯甚至连招呼都没打一个，一切都符合模式。这套模式真无聊啊！

雷托为邓肯们的这种转变起了个名字，叫「自从症候群」。

苏亡人心中常常会酝酿出一个个疑团，他们怀疑，自从自己丧失意识那一刻起直到如今的千百年间，一定发生了隐秘之事。这段时间里人们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我这个老古董？这些疑问搁在谁的心里都会久久盘桓，难以驱散—更不用说是一个多疑的人了。

曾有个苏亡人责怪雷托：「你在我身体里放了东西，我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把我的一举一动都通报给你！我无时无刻不受你监视！」

还有个苏亡人指责雷托拥有一种「能随心所欲操纵我们替你办事的机器」。

「自从症候群」一旦得病就再也无法治愈，虽然能加以控制，甚或疏导，但休眠的种子即使受到最轻微的刺激也会苏醒而萌发。

艾达荷在莫尼奥先前站立的地方停下脚步，他的眼睛和双肩姿态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是对非特定目标的疑心。雷托听任紧张气氛渐渐发酵，静待爆发。艾达荷先是紧盯着他，接着环视屋内。雷托认出了这种目光。

邓肯们永远不会遗忘！

艾达荷运用数千年前杰西卡女士和晶算师杜菲·哈瓦特所传授的方法

观察室内，一阵时空错乱的眩晕感袭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这间屋子的排斥，样样东西都不例外—金色的、绿色的、红得发紫的蓬松巨大软垫；围着雷托的凹坑厚厚堆叠在一起，件件堪称珍品的弗瑞曼地毯；将温暖的光线直射在神帝脸上，使得四周黑影显得更阴暗、更神秘的伊克斯仿阳光灯球；附近的香料茶的味道；还有沙虫身躯散发的浓烈美蓝极味。

艾达荷感觉，自从忒莱素人把他扔在那间空无一物的牢房里由露莉和「朋友」接手以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且太快了。

太多了……太多了……

我真的在这里吗？他满腹疑惑，这真的是我吗？我在想什么？

他凝视着雷托文风不动的身体，这个黑漆漆的庞然大物如此安静地躺在坑里的帝舆上。这具巨大肉身愈是无声无息，就愈是显出神秘的力量，这股可怕的力量也许会以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释放出来。

艾达荷对伊克斯使馆一战已有耳闻，但鱼言士的说法为这件事套上了神迹的光环，让他看不清真相。

「他飞降在他们头顶上，痛痛快快地处决了这帮罪人。」

「他是怎么做到的？」艾达荷问。

「他是震怒的神。」汇报者答道。

震怒，艾达荷想。是因为赫薇受到了威胁吗？他听到的传言哪，没有一句可信！赫薇要嫁给这个大……不可能！不会是可爱而温婉的赫薇。他在玩某种可怕的游戏，在考验我们……考验我们……这年头已经没有真实可言了，除了赫薇带来的宁静，其余全是疯狂。

当艾达荷把视线转向雷托的脸孔—那张默默等待的厄崔迪脸—他心中的错位感更加强烈了。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假如沿着某条陌生的新思路再动动脑子，能否打破无形的障壁，忆起其他艾达荷苏亡人的种种经历？

他们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在想什么？他们也会感觉到这种错位、这种排斥吗？

再花点工夫想想。

他感到天旋地转，怕自己会晕倒。

「不舒服吗，邓肯？」雷托那无比理性和镇静的声音响起。

「这不真实。」艾达荷说，「我不属于这里。」

雷托故意误解他的意思。「侍卫通报说你是自愿来这里的，你从帝堡飞过来要求立刻见我。」

「我是说这里，现在！这个时代！」

「但我需要你。」

「需要我干什么？」

「你自己看看，邓肯。你能帮我忙的地方太多了，你都忙不过来了。」

「但你的女人不让我战斗！每次我要去……」

「你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你不同意吗？」雷托咯咯笑了一下，又说：「运用你的智慧，邓肯！那才是我看重的。」

「还有我的精子，你也看重。」

「你的精子由你自己来决定去向。」

「我不会把孤儿寡母像那样留在……」

「邓肯！我说过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艾达荷干咽了一下，说：「你对我们犯了罪，雷托，对我们所有苏亡人—你从没问过我们的意见就让我们复活了。」

邓肯冒出了新想法。雷托瞧着艾达荷，一下子来了兴致。

「什么罪行？」

「喔，我听见你嘟嘟囔囔说着心里的想法。」艾达荷愤愤地说，拇指越过肩头指向门口，「你知道自己的声音能传到前厅吗？」

「当我希望被人听到的时候，的确如此。」但只有我的日记能听到全部！「不过我想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性质的罪行。」

「曾经有一个时代，你是活着的，你应该活着的时代。当你活着时，那个时代能发生奇迹。你知道你永远也看不到那样的时代了。」

雷托眨眨眼，被邓肯的感伤触动了。这番话让他深有共鸣。

艾达荷将两手举到胸前，掌心向上，仿佛乞丐在乞求明知无法获得的东西。

「然后……某一天你醒过来，你记得本来自己快要死了……你记得再生箱……弄醒你的是肮脏的忒莱素人……本来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没有，永远不可能了，雷托。这就是犯罪！」

「我夺走了奇迹？」

「是的！」

艾达荷放下双手，在身体两侧攥起拳头。他觉得自己仿佛独自站在推动磨坊水车的水流渠道中，稍一放松就会灭顶。

那么我的时代呢？雷托想，同样永远不会再来了。但这个邓肯不会明白其中的区别。

「你从帝堡匆匆赶回来是为了什么？」雷托问。

艾达荷深吸了一口气，说：「是真的吗？你要结婚了？」

「确实。」

「娶那个赫薇·诺里，伊克斯大使？」

「没错。」

艾达荷飞快地瞥了一眼雷托横卧的身躯。

他们总要找找我的生殖器，雷托想，也许我该叫人做个东西，一个硕大的凸起，来吓吓他们。他差点笑出声来，不过还是强忍住了。我的情感又一次得到了增强。谢谢你，赫薇。谢谢你们，伊克斯人。

艾达荷摇着头。「可你……」

「婚姻除了性爱，还有其他重要因素。」雷托说，「我们能生儿育女吗？不能。但这种联姻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你跟莫尼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艾达荷说，「我想这肯定是个玩笑，一个……」

「说话小心，邓肯！」

「你爱她吗？」

「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爱得更深。」

「那么她呢？她是不是……」

「她心里……有一股强烈的同情心，有一种要和我同甘共苦、献出一切的愿望。这是她的天性。」

艾达荷忍住反感。

「莫尼奥说得对。人们会相信忒莱素人的谣言。」

「这就是其中一个深远影响。」

「而你还是要我去跟希欧娜交……交配！」

「你知道我的期望。我让你自己决定。」

「那个叫奈拉的女人是谁？」

「你见过奈拉了！好。」

「她和希欧娜像姊妹似的。那个大块头！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雷托？」

「你希望是怎么回事？这重要吗？」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粗人！她让我想起野兽拉班。你绝对看不出她是女的，要不是她……」

「你以前还见过她一次。」雷托说，「那次她叫『朋友』。」

艾达荷不声不响地盯着他片刻，仿佛穴居动物感觉到鹰隼逼近。

「这么说你信任她啰？」艾达荷说。

「信任？什么是信任？」

是时候了，雷托想。他能看见艾达荷的想法在成形。

「当忠诚获得证明时就产生了信任。」艾达荷说。

「就像你我之间的信任？」雷托问。

艾达荷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这就是你对赫薇·诺里干的事？婚姻、誓言……」

「我和赫薇已经彼此信任了。」

「你信任我吗，雷托？」

「要是我连邓肯·艾达荷都不能信任，那我就没人可信了。」

「如果我不信任你呢？」

「那么我会怜悯你。」

艾达荷就像遭受电击。他睁大眼睛，憋了一肚子不满。他渴望信任别人。他渴望一去不复返的奇迹。

接着，他发现他的思路似乎突然来了一次跳跃。

「前厅里的人能听见我们说话吗？」他问。

「不能。」但我的日记能！

「莫尼奥非常生气，谁都看得出来。但他离开的时候像一只温顺的羔羊。」

「莫尼奥是贵族。他离不开他的本分和责任。只要用这些东西来提醒他，他就消气了。」

「所以你就是这样控制他的。」艾达荷说。

「他自己控制自己。」雷托说着，想起了莫尼奥从备忘器上抬起目光，不是为了得到确认，而是为了进一步唤起责任感。

「不。」艾达荷说，「他控制不了自己，是你在控制。」

「莫尼奥把自己封闭在过去。这不是我干的。」

「但他是贵族……一个厄崔迪家的人。」

雷托眼前浮现出莫尼奥苍老的面容，心想贵族总是必然会拒绝履行他最后的职责—急流勇退，隐没到历史中去。他们一定是被赶走的。一定。从来没有贵族顺应过变革的大势。

艾达荷继续问道：「你是贵族吗，雷托？」

雷托微笑道：「最终极的贵族在我心里消亡了。」他又想：特权培养傲慢。傲慢加剧不公。毁灭的种子开花结果。

「我可能不会参加你的婚礼。」艾达荷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贵族。」

「你是，你就是使剑的贵族。」

「保罗比我使得好。」艾达荷说。

雷托用穆阿迪布的嗓音说：「因为我是你教的！」随后又恢复往常的声音：「贵族有份不言而喻的责任—教导他人，有时还要靠残酷的亲身示范。」

接着他想：高贵的血统总会走向贫穷和跨种杂交造成的衰弱，这为拥有财富和成就的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新晋富豪脚踩旧制度登上权力的巅峰，就像哈克南人曾经做到的那样。

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雷托觉得任何人都应该看出它已经融入了人类的生存模式，这类模式因跟不上时代而早被人遗忘，但从未消失。

不，我们仍然身怀残渣余毒，我必须加以肃清。

「有没有一块处女地？」艾达荷问，「有没有一块我能去的处女地，好永远摆脱这一切？」

「假如有这样的处女地，也一定是由你来帮我开辟的。」雷托说，「就目前来看，不存在一个别人跟不上也找不到你的地方。」

「你不放我走啰？」

「你愿意走的话可以走，其他苏亡人曾经尝试过。我跟你明说，处

女地不存在，无处可躲。从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人类就像被危险的胶水黏成了团，好比一个单细胞生物。」

「没有新星球？没有未知的……」

「喔，我们不断壮大，但从未分离。」

「因为是你把我们绑在一起的！」他恼火地恨恨说。

「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明白，邓肯，假如有一块处女地，不管什么样的，那么你身后的东西就不会比你前方的东西更重要了。」

「你就是过去！」

「不，莫尼奥是过去。他会毫不迟疑地搬出贵族惯用的壁垒，挡住通往处女地的道路。你一定要知道那些壁垒的厉害。它们不但能围住星球和星球上的土地，还能封锁思想。它们压制变革。」

「压制变革的是你！」

他还是转不过弯来，雷托想，再试一次。

「判断贵族是否存在，最明确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阻碍变革的壁垒，有没有排斥新生和异己事物的铁幕、钢幕、石幕或其他什么幕。」

「我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块处女地。」艾达荷说，「你在隐瞒。」

「我什么都没有隐瞒。我也想要处女地！我想要意外！」

他们已经到了门口，雷托想，却又拒绝进入。

如他所预测，艾达荷迅速换了话题：「你真的让幻脸人在你的订婚仪式上演出了？」

雷托心头涌起一股怒气，紧接着他又对这情绪之强烈生出一股扭曲的快感。他想对着邓肯大吼大叫……但解决不了问题。

「有幻脸人的表演。」他说。

「为什么？」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分享我的幸福。」

艾达荷瞪着他，好像在饮料里发现了一只恶心的虫子。艾达荷用平板的语调说：「我从没听过厄崔迪家的人说这么讽刺的话。」

「但就是有一个厄崔迪家的人这么说了。」

「你在搪塞我！在回避我的问题。」

又要争个明白了，雷托想。他说：「贝尼·忒莱素幻脸人是群聚有机

体，个别而言则都没有生育能力。这是他们自己为自己作出的选择。」

雷托边等回答边想：我必须保持耐心。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要是我说出来，他们是不会信的。思考，邓肯。思考！

经过长时间沉默，艾达荷终于开口了：「我向你起过誓。我重视这条誓言，至今不变。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只能说我不喜欢这些事。好了，我说出来了。」

「这就是你从帝堡赶过来的原因？」

「是！」

「你现在可以回帝堡了吗？」

「难道另有处女地可去吗？」

「很好，邓肯！就算你的理性有不明白的东西，你的愤怒也会告诉你。赫薇今晚回帝堡，我明天跟她会合。」

「我要进一步了解她。」艾达荷说。

「你应该回避她。」雷托说，「这是命令。赫薇不属于你。」

「我一向知道女巫还存在。」艾达荷说，「你祖母就是。」

他脚跟一旋，未作告退，大步沿来路离去。

真像一个小男孩，雷托看着他僵直的背影想，在我们的宇宙中，他既是最老的一个，又是最小的一个——两者合一。

先知不会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幻象所迷惑。语言的僵化性决定了其线性特征，而先知握有解锁语言的钥匙。对于他们而言，机械式的图景不过是静态画而已。然而宇宙并不是机械式的，事件呈线性发展其实仅是观察者强加的规律。因果关系？大大不然。先知吐露预言，你便能窥见「注定」之事。但预言一出即释放无穷的先兆与力量，与此同时，宇宙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上另一条路。于是睿智的先知总是闪烁其词，隐匿真相。无知者以为预言尽是模棱两可之语，故而不信任先知。但你只要听从直觉就能领悟到：直言不讳无疑会削弱预言的力量。最高明的先知只把你引至帘幕前，让你自己一窥究竟。

——《失窃的日记》



雷托用前所未有的冰冷语调对莫尼奥说：「这个邓肯不听我的话。」

他们身处的这间通风良好的房间位于帝堡南塔顶层，由黄灿灿的石材砌就。距雷托从奥恩城十年庆返回已经过了三天。他身旁有一扇打开的落地窗，俯视着正午火辣辣的沙厉尔。风从窗户呼啸而进，卷起的沙尘让莫尼奥眯起了眼睛，对雷托却似乎没什么影响。他眺望着热气蒸腾的沙厉尔，远方起起伏伏的沙丘暗示着这片景观在流动，但只有他的眼睛能觉察。

莫尼奥站在那里，因恐惧而散发的酸臭味笼罩全身。他知道风会将这股味道隐含的信息传递到雷托的感官。婚礼的安排、鱼言士的躁动——一切都充满矛盾。莫尼奥想起最初与神帝相处那阵子，神帝说过的一些话。

「矛盾是个指标，提醒你要超越矛盾。假如矛盾使你困扰，说明你

信奉绝对真理。在相对主义者眼里，矛盾只是一件乐事，也许能逗人一笑，或者更极端点，不乏教育意义。」

「你没回答我。」雷托说。他的目光离开沙厉尔，落在莫尼奥身上。

莫尼奥只耸了耸肩。虫子有多近了？他臆想。莫尼奥已注意到，从奥恩城返回帝堡之后，虫子有时会苏醒过来。从表面上还看不出神帝可能发生这种恐怖的变化，但莫尼奥能感觉得到。虫子会不会毫无预警地突然现身？

「加快婚礼安排的进度，」雷托说，「愈快愈好。」

「放在考验希欧娜之前？」

雷托沉默了片刻，说：「不。你怎么处理邓肯？」

「您要我怎么做，陛下？」

「我告诉他不要去见诺里，要回避她。我说过这是命令。」

「诺里只是同情他，陛下。没别的。」

「她为什么要同情他？」

「他是苏亡人，跟现时代是脱节的，他没有根。」

「他的根和我一样深！」

「但他并不知道，陛下。」

「你在跟我争论吗，莫尼奥？」

莫尼奥退后半步，同时清楚自己并未脱离危险。「喔，不，陛下。但我一向实话实说。」

「我来说实话给你听。他在向诺里献殷勤。」

「是诺里主动约他的，陛下。」

「这么说你都知道！」

「我不知道您严格禁止此事，陛下。」

雷托若有所思地说：「他对付女人有手腕，莫尼奥，绝对有手腕。他能看穿女人的灵魂，让她们围着他转。邓肯们总爱搞这一套。」

「我不知道您严禁他俩碰面，陛下！」莫尼奥几乎在尖叫。

「他比其他苏亡人都危险。」雷托说，「这是我们时代的错误。」

「陛下，忒莱素人的手头还没有替换品。」

「所以我们还需要这一个？」

「是您自己说的，陛下。这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矛盾，但的确是您说的。」

「替换品做好还需要多久时间？」

「至少一年，陛下。要我去问具体日期吗？」

「今天问。」

「他可能会听到风声的，陛下，就像前一个。」

「我不希望事情演变成这样，莫尼奥！」

「我明白，陛下。」

「我不敢跟诺里谈这件事。」雷托说，「这个邓肯不属于她。但我又不能伤到她！」最后一句近似哭诉。

莫尼奥站在那里噤若寒蝉。

「你不明白吗？」雷托问，「莫尼奥，帮帮我。」

「我明白您对待诺里与众不同，」莫尼奥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有什么不同？」雷托的声音直刺莫尼奥的内心。

「我是指您对她的态度，陛下。就我所见，跟您对其他人或事的态度全都不一样。」

接着莫尼奥注意到了一些初始迹象——神帝双手抽搐，眼神开始失焦。神啊！虫子来了！莫尼奥感觉自己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这庞大身躯只消轻轻一弹就能把他碾碎在墙上。我必须把他的人性引出来。

「陛下，」莫尼奥说，「我在资料中读过您和令妹珈尼玛的婚姻，您也亲口跟我说过。」

「如果她现在能在我身边就好了。」雷托说。

「她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您的妻子，陛下。」

「你想说什么？」雷托问。

雷托双手的抽搐变成了一阵阵痉挛。

「她是……我是说，陛下，珈尼玛其实是哈克·阿拉达的妻子。」

「当然！你们这些厄崔迪家的人都是他们俩的后代！」

「有些话您是不是还没跟我说，陛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您跟赫薇·诺里……能行房吗？」

雷托的手抖得这么厉害，莫尼奥很惊讶他本人竟没发觉。那对大大

的蓝眼睛更加恍惚了。

莫尼奥又朝门口退了一步，出门下楼便可逃离这个死亡之地。

「别问我什么可能性。」雷托说。令人恐惧的是，他的声音仿佛来自远方，又沉入了他内心的古老深处。

「不敢了，陛下。」莫尼奥说。他躬身后退，直到距门口仅一步。「我会跟诺里谈的，陛下……还有跟邓肯谈。」

「尽力去办。」雷托的声音从只有他本人才能进入的内部空间远远传来。

莫尼奥轻轻跨出门口，在身后关上门板，背靠着颤抖不止。啊，从来没这么惊险过。

矛盾依然存在。它指向哪里？神帝反常而痛苦的决定意谓什么？是什么引出了沙虫神？

房内传出「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石墙上。莫尼奥不敢开门看个究竟。他向后一顶，把自己推离那扇可怕的嗡嗡震动的门，蹑手蹑脚走下楼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直到了楼底鱼言士岗哨处，方才松了一口气。

「他心烦了？」鱼言士问，一边抬头朝楼上望去。

莫尼奥点点头。他俩都能很清楚地听见撞击声。

「什么事惹他烦心？」守卫又问。

「他是神，我们是凡人。」莫尼奥说。这个回答平时足以消除鱼言士的疑问，但当下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涌动。

鱼言士直盯着他，莫尼奥发现，她柔和的五官底下隐隐现出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她正值妙龄，赤褐色头发，朝天鼻和厚嘴唇本是她最显眼的特征，现在却被一对咄咄逼人的眼睛占了上风。只有傻瓜才敢背对这双眼睛。

「不是我造成的。」莫尼奥说。

「当然不是。」她同意道，表情稍稍缓和了一些。「但我想知道是因为谁或者什么事。」

「我觉得他是等结婚等得不耐烦了。」莫尼奥说，「我想就是这回事。」

「那就赶紧！」她说。

「我正要去办。」莫尼奥说。他转身沿长长的走廊快步回到自己在帝堡内的寓所。神啊！鱼言士要变得和神帝一样危险了。

这个愚蠢的邓肯！他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还有赫薇·诺里！该拿她怎么办？

37

君主制及类似政体向所有政治形态传达了一条宝贵讯息。记忆让我确信，这条讯息对任何类型的政府皆有裨益。政府唯有抑制住走向极权的固有倾向，才能为被统治者谋福利。除了那些卓越的特性，君主制还拥有若干优点。君主制能缩减官僚管理机构的规模，弱化其寄生性；君主制在必要情况下能迅速作出决策；君主制还能满足人类自古以来对家长制（如部落制或封建制）的需求，使人人各知其位。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哪怕只是一个临时位置亦然。假如你困囿于一个有违本意的位置，必然备受折磨。因此，我以最有效的方式，即亲身示范，宣扬专制之道。也许你是在千百年后才读到这些文字，即使到了那时，我的专制依然不会被遗忘。我的黄金之路是其不朽的保证。希望你在获知这条讯息之后，把自己的权力授权给任何政府时，都能维持极其审慎的态度。

——《失窃的日记》



雷托耐心谨慎地准备好与希欧娜的私人会面，这是自她儿时被强制送入节日城鱼言士学校以来，两个人首次见面。他交代莫尼奥将接见地点安排在小帝堡，那是他在沙厉尔中央建造的一座高塔。塔址经过精心选择，可将四周的旧貌新颜尽收眼底。小帝堡与外界无路可通，朝见者都由扑翼机载送，而雷托仿佛是靠神力驾临此处。

在即位之初，他亲手操控一台伊克斯机器，在沙厉尔底下挖了一条通往小帝堡的秘密隧道，全部工程都由他独自完成。那些日子，沙漠里还漫游着几条野生沙虫。他用厚厚的熔凝硅石墙加固隧道，并在外层嵌入无数装了水的圆球以吓退沙虫。隧道预留的空间足以容纳他日后长到极限的身躯，外加一辆当时尚在构想中的帝舆。

预定接见希欧娜那天的凌晨，雷托进入地下墓殿，向侍卫下令不见

任何人。在辐射状的地下墓殿里，他进入一条带暗门的漆黑隧道，驾着帝舆一阵飞驰，不到一小时就抵达了小帝堡。

只身进入沙地是他的一大乐事。不驾帝舆，只让准沙虫的身躯带着自己漫游。贴身的沙粒让他产生无比强烈的快感。他在第一缕曙光中穿过一道道沙丘，身上发出的热量在后尾留下一道水汽，逼使他必须不断前行。当他在约五公里外发现一个相对干燥的区域时，方才停了下来。少量晨露蒸腾出恼人的湿气，裹住躺卧的他；他的身体刚好处在长长的塔影之外，影子从身旁往东延伸，跨过一座又一座沙丘。

从远处看，那座三千公尺高塔犹如一根不可思议的长针直刺云霄。只有将雷托的指令与伊克斯人的想像力创意十足地结合起来，才构思得出这样的建筑物。高塔直径一百五十公尺，高塔地基在沙面下扎根之深不亚于塔高，塔身巧妙运用了塑钢与超轻合金，既有足够的韧性抵御强风，又耐风沙侵蚀。

由于太钟爱这个地方，雷托严格限制自己到访的次数，为自己制定了一长串必须遵守的规则：一言以蔽之，非到「十分必要之时」不许前来。

只要躺在这里稍事休息，他就能暂时卸下黄金之路的重担。莫尼奥，能干而可靠的莫尼奥，会保证希欧娜在黄昏时分准时抵达。雷托有一整天的时间放松遐想，玩玩假装对一切漠不关心的游戏，还能直接大肆吸取大地的养分。在奥恩城和帝堡里他从来无法如此尽兴，只能鬼鬼祟祟地穿行于狭窄通道，还得小心翼翼运用预知力才能避开四处的小水洼。而在这里，他能尽情遨游于流沙漠，汲取自然的滋养茁壮成长。

他翻滚着，压得沙粒吱嘎作响；他弯曲身体，享受纯粹的动物快感。他感觉沙虫的自我正在复苏，一股健康的电流传遍全身。

太阳已高挂地平线之上，在高塔一侧绘上金色线条。空气中飘散着沙尘的苦味，还有远处多刺植物在些微晨露的刺激下发出的味道。他以高塔为圆心缓缓绕着大圈，速度愈来愈快，同时思索着希欧娜的事。

这件事不能再拖，必须考验她了。莫尼奥心里和雷托一样清楚。

就在那天凌晨，莫尼奥说：「陛下，她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她刚得了肾上腺素成瘾症。」雷托说，「该来个『冷火鸡』了。」

「冷什么，陛下？」

「这是一种古老说法，意思是采取必要的休克疗法，立刻彻底断了她的瘾头。」

「喔……我明白了。」

这一次，雷托觉得莫尼奥的确明白了。莫尼奥自己就经历过「冷火鸡」。

「年轻人通常无法作艰难的决定，除非这决定直接跟暴力有关，能刺激肾上腺素飚升。」雷托解释道。

莫尼奥默默回忆了片刻，说：「这非常危险。」

「这就是你在希欧娜身上看到的暴力。就连老人也难免沾染一点，年轻人更是喜欢在里面打滚。」

天光愈来愈亮，雷托一边回想这番对话，一边绕着高塔转圈。沙地逐渐变干，快感也愈发强烈。他放慢爬行速度。一阵风从背后吹来，把自己排出的氧气和一股燧石燃烧味卷进那尚具人类知觉的鼻孔。他深深吸了口气，使本已放大的意识变得更加敏锐。

预留白天这段时间有几个目的。在他眼里，接下来的会面就像是古代斗牛士眼中即将首度交锋的公牛。虽然莫尼奥会确保希欧娜前来时未携带任何有形的武器，但她依然是头顶利角的劲敌。不过雷托要确保自己熟知希欧娜的每一个强项和弱项。只要有机会，雷托还将动之以情。她必须为考验做好准备，一定要用精心布置的铁丝网敛住她内心的锋芒。

午后，雷托体内的沙虫部分已心满意足，他返回高塔，爬上帝舆，启动悬浮器上升到顶层一扇落地窗的边缘，这扇窗只有他本人下指令才能打开。当天余下的时间，他就躺在这间高空厅堂里思索谋划。

夜幕刚刚降临，空中传来一架扑翼机振动机翼的嗡嗡声。莫尼奥来了。

忠实的莫尼奥。

在雷托的操控下，高塔伸出一块降落台。扑翼机滑降而来，收拢机翼，轻轻落在降落台上。雷托眺望着渐浓的夜色。希欧娜下机后朝他快跑过来，显然对这没有护栏的高台感到害怕。她穿着一件不带徽记的黑色制服，外披白袍，一进入塔内，她就偷偷向后瞥了瞥，随后望向厅堂

中央帝舆上的那具庞大身躯。扑翼机起飞，消失在黑暗中。雷托没有收回降落台，让落地窗敞开。

「这座塔另一头有个阳台。」他说，「我们去那里。」

「为什么？」

希欧娜的声音流露出满腹狐疑。

「听别人说那里凉快。」雷托答，「我自己在那边吹着微风时，也的确感到脸颊上有微微的凉意。」

希欧娜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近。

雷托关上了她身后的落地窗。

「从阳台看出去夜景美极了。」雷托说。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这里不会有人偷听。」

雷托掉转帝舆，无声无息地驶向阳台。借助室内隐藏式照明装置发出的微光能让她看见他的行动。他听到她跟了上来。

这座弧形阳台在塔堡的东南面，装有齐胸高的镂空栏杆。希欧娜走到栏杆前，环视眼前的荒漠。

雷托感觉她在等自己打开话头。有些话要在这里说出来，只让她一个人听到。不管说什么，她都会倾听并作出毫无掩饰的反应。雷托的目光越过她望向沙厉尔的边界，一号月亮已经升上地平线，勉强可以看到一道平缓的线条，那是人造围墙。他运用增强的目力分辨出远处有支来自奥恩城的队伍正移动，发着暗光的畜力车缓缓行驶在通往泰伯村的大道上。

他能在记忆里调出那个村子的画面──一座草木掩映的村庄，坐落在墙脚内侧一片湿润的土地上。他的示范区弗瑞曼人照管那里的椰枣树、高草，甚至蔬菜农场。今非昔比了，想当年，凡是住人的地方，即便是仅靠一套蓄水箱和捕风器维持、低矮植物稀疏分布的小盆地，在荒漠里也算草木茂盛了。跟泰布穴地一比，泰伯村简直是水的天堂。如今村里人人知道，在沙厉尔围墙的另一侧，泛着银色月辉的艾达荷河正笔直向南流去。示范区弗瑞曼人从里侧翻不过陡直的围墙，但他们心里清楚那里有条河。大地也知道。泰伯村民将耳朵紧贴地面，就能听见大地另一头传来的汩汩水流声。

现在应该有夜枭沿着那道堤岸飞行，雷托想，换作在另一个世界，这些生物会是昼行性的。沙丘星已经在它们身上实现了演化奇迹，而它们仍旧要顺应沙厉尔的环境。雷托曾见过那些鸟在水面上投下暗影，偶尔啜一口水，泛起的涟漪随河流漂逝而去。

即使离得这么远，雷托还是能感觉到水的力量，他过往时光中的这股强大力量已经离他远去，犹如向南直奔农场与森林的水流。这条河穿行于绵延起伏的群山，一路擦过郁郁葱葱的植被，昔日沙丘星的沙漠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沙厉尔这片过往的圣域遗世独立。

雷托还记得那些伊克斯机械咆哮着在地表上强行撕开这条水道。时间似乎转瞬即逝，只过了三千年出头而已。

希欧娜不安地回头瞧了瞧雷托，但他仍然没有开口，目光紧盯着远处。一座倒映于远方云朵上的小镇在地平线上方闪耀着淡琥珀色的光。雷托从方向和距离判断是沃尔波特镇，那里曾是个苦寒之地，远在阳光低斜的北方，现在被移植到了温暖的南方。这座熠熠生辉的小镇仿佛在他心里打开了通往过去的一扇窗。他感到这束光穿透了已取代皮肤的厚厚鳞膜，直击心头。

我很脆弱，他想。

然而，他知道自己主宰这个地方，而这座星球主宰了他。

我是它的一部分。

他直接吞食沙土，只是不能碰水。他的人嘴和人肺仅用于呼吸，刚够维持残余的人性……和说话的功能。

雷托朝希欧娜的背影开口道：「我喜欢聊天。我害怕总有一天不能再说话了。」

月光下，她犹豫着转过身盯着他，带着明显的嫌弃表情。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个怪物。」他说。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直奔主题！她不拐弯抹角，这是大部分厄崔迪家的人的行事作风，他想。他希望在育种计划中保留这一个性，它带有一种强烈的身份意义。

「我要看看时间怎么改变了你。」他说。

「为什么？」

她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惧意，他想。她以为我要审问她那不值一提的叛乱和余党的名字呢。

看他保持沉默，希欧娜说：「你要杀我吗，就像杀我朋友那样？」

看来她听说了使馆的战事。她猜想我对她过去的叛乱活动掌握得一清二楚。莫尼奥教训过她了，该死！算了……换成我或许也会这样做的。

「你真的是神吗？」她问，「我不明白我父亲怎么会这么认为。」

她还有一丝怀疑，他想，我仍有操作的空间。

「各人定义不同。」他说，「对于莫尼奥，我是神……这是事实。」

「你曾经是人。」

他开始欣赏她跳跃的思维了。这股毫不掩饰的追根究柢的好奇心正是厄崔迪氏族的标志。

「你对我好奇。」他说，「彼此彼此，我也对你好奇。」

「你怎么会觉得我在好奇？」

「你小时候经常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今晚我看到了同样的目光。」

「对，我想知道像你这样是什么感觉。」

他打量了她一会儿。月光在她眼睛下方投出阴影，双眼隐在暗处。他能想像她的眼睛跟自己一样也是全蓝的，香料上瘾的那种蓝。这么一想，希欧娜竟跟早已故世的珈尼有几分相似，从脸型到眼睛的位置都有点像。他差点把这个告诉希欧娜，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你吃人类的食物吗？」希欧娜问。

「披上沙鳟皮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有饥饿感。」他说，「偶尔我想吃点东西，但食物总是让我反胃。沙鳟的纤毛在我体内四处蔓延，进食成了一件麻烦事。如今我只吃些干的东西，有时里面会包一点香料。」

「你……吃美蓝极？」

「有时。」

「不过你已经没有人类的食欲了？」

「我没这么说。」

她瞧着他，静候下文。

雷托欣赏她这种无言的提问方式。她很聪明，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饥饿是一种黑暗的感觉，一种我无法缓解的痛苦。」他说，「那时我会奔跑，像发狂的野兽一样在沙丘上奔跑。」

「你……奔跑？」

「那段日子，我的腿相对于身体还比较长，我可以来去自如。但饥饿的痛苦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觉得那是渴求失去的人性。」

他觉察到她心里已经勉强生出了点同情，所以才会有这一连串的问题。

「你还……痛苦吗？」

「现在只有轻微的灼痛。这是我蜕变末期的一个征兆。再过几百年，我就重返沙漠了。」

他看见她在身侧攥紧拳头。「为什么？」她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种变化不见得都是坏事。比如今天我就很舒服，非常自在。」

「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变化。」她说，「我知道一定有。」她松开了拳头。

「我的视觉和听觉都变得极其敏锐，但不包括触觉。除了脸以外，我已经丧失了以前的触觉。我怀念那种触觉。」

他再次注意到她流露出勉强的同情，她试图设身处地去体会。她想要了解他！

「你活了这么久，」她说，「对时间的流逝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日子愈过愈快了？」

「很奇怪，希欧娜。有时候时间过得飞快，有时又慢得像在爬。」

在交谈的过程中，雷托慢慢调暗了高空厅堂里的隐藏式照明灯，驱动帝舆渐渐靠近希欧娜。现在灯已全熄，只剩下月光。帝舆前缘进入阳台，他的脸离希欧娜仅有大约两公尺。

「我父亲告诉我，」她说，「你愈老，你的时间就走得愈慢。你是这样跟他说的吗？」

她在试探我有没有说实话，他想，这代表她不是真言师。

「凡事都有相对性，不过相比人类对时间的感觉，的确如此。」

「为什么？」

「这跟我的变化有关系。到最后，我的时间会凝固，我就像一粒冻在冰里的珍珠。之后我的新身体会四分五裂，每一部分都藏着一粒珍珠。」

她转身背对他，面朝沙漠说道：

「我在这黑暗中跟你说话，几乎可以忘记你是谁了。」

「所以我把会面安排在这个时间。」

「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只剩这个地方让我有家的感觉。」

希欧娜转身靠在栏杆上，盯着他。「我想看看你。」

他打开了厅堂里所有的灯，包括阳台外缘一排刺眼的白色灯球。灯一亮，墙内就伸出一张伊克斯制透明罩，在希欧娜背后将阳台封住。她被身后突然动起来的罩子吓了一跳，接着明白过来似的点了点头。她以为这是为了防御偷袭。其实不然，这张透明罩只是为了阻挡携带潮气的夜行昆虫。

希欧娜自下而上打量雷托的身体，目光在腿退化成的残根停留了一会儿，随后挪到双臂和双手，最后移到脸上。

「你的官方史书记载所有厄崔迪家的人都是你和你妹妹珈尼玛的后代。」她说，「这和『口述史』说的不一样。」

「『口述史』是正确的。你的祖先是哈克·阿拉达。我和珈尼只有名义上的婚姻关系，是为了巩固权力。」

「就像你跟那个伊克斯女人的婚姻？」

「这不一样。」

「你们会有孩子吗？」

「我从来没有生育能力。我还没到生育年龄就选择了蜕变这条路。」

「你是从小孩子直接变成——」她指了指，「这个的？」

「是的，没有过渡。」

「一个小孩怎么知道选择哪条路？」

「我是全宇宙最老的孩子之一。另一个是珈尼。」

「我听过关于你们拥有祖先记忆的故事！」

「那故事是真的。我和我所有祖先都在这里。『口述史』不就是这么说的？」

她转过身，僵硬地背对着他。这个人性化的姿势又一次勾起了雷托的兴趣：排斥与脆弱是密不可分的。过一会，她转了回来，凝视那张嵌在层层皮褶里的脸庞。

「你有厄崔迪氏族的长相。」她说。

「我跟你一样实实在在地继承了这张脸。」

「你那么老……为什么没有皱纹？」

「我的人类部位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老化。」

「这就是你选择这条路的原因吗？」

「为了长生不老？不。」

「我搞不懂怎么会有人作出这样的选择。」她咕哝了一句，接着提高嗓门说：「永远不知道爱……」

「别说傻话了！」他说，「你指的不是爱，而是性。」

她耸耸肩。

「你觉得最可怕的事是放弃了性？不，这绝不是最大的牺牲。」

「那是什么？」这不情愿的一问暴露了她心底受到触动。

「我走在伙伴之间，没有一次不受侧目。我不再属于你们，孤零零一个。爱？爱我的人很多，但我的外形让他们敬而远之。中间这道鸿沟，希欧娜，没有一个人有胆量跨过。」

「连你的伊克斯女人都不敢吗？」

「不，她敢，但她不能。她不是厄崔迪家的人。」

「你是说我……能？」她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胸口。

「要是有够多沙鳟的话。可惜的是，它们全都包裹在我的肉体上了。不过，假如我死了……」

这种想法让她陷入了无言的恐惧，她摇起头来。

「『口述史』有可信的记述。」他说，「别忘了你是相信『口述史』的。」

她不停地摇头。

「这没什么秘密。」他说，「关键在于蜕变的初始时刻。你的意识

必须同时向内和向外推进，无限的意识。我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美蓝极，来完成这一步。有了足够的香料，你就能撑过最初那段难熬的时光……还有之后的所有阶段。」

她不由得发起抖来，紧盯着他的眼睛。

「你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对不对？」

她点点头，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另一条路远比这可怕。」

「另一条路是什么？」

「到时候你会明白的。莫尼奥就是这样。」

「你那该死的黄金之路！」

「恰恰相反。非常神圣。」

「你把我当成傻瓜，认为我不能……」

「我认为你缺乏经验，但能力强大，而你丝毫没察觉自己的潜力。」

她深吸了三口气，稍稍定了定神，说：「如果你不能跟这个伊克斯人交合，为什么……」

「孩子，你怎么硬要钻牛角尖呢？这跟性无关。在认识赫薇之前，我不可能跟人配对。我没有同类。在这空无的宇宙中，我孤独无依。」

「她是你的……同类？」

「这是有预谋的。伊克斯人特意把她制造成这个样子。」

「制造……」

「别犯蠢！」他抢白道，「她本质上是神的陷阱，连猎物都无法拒绝她。」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轻声说。

「你偷了我两卷日记的副本。」他说，「你也读过宇航公会的译本，已经知道怎么对付我了。」

「你都知道？」

他看见她重新拾起力量，勇气又回来了。「你当然知道。」她自答。

「那确实是我的秘密。」他说，「你无法想像，我有多少挚爱的伙伴在眼皮底下悄悄离去……就像你父亲现在这样。」

「你爱……他？」

「我也爱你母亲。有时他们去得快，有时又是在痛苦中慢慢离开的。每一次我都异常痛苦。我可以扮作无情，我可以作出必要的决定，甚至杀人的决定，但我摆脱不了痛苦。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偷的那些日记有如实记载—那是我唯一了解的情感。」

他看见她两眼湿润，但下巴的线条仍旧显得愤怒而刚毅。

「这些都不是你独揽大权的理由。」她说。

雷托忍住笑。终于谈到了希欧娜反叛的根源。

谁赋予的权力？我的统治有何公义可言？靠鱼言士之力将我的统治强加在他们身上，对人类的进化何益之有？我熟悉所有那些革命说教、问题圈套和大而无当的言词。

「你没有发现，你的反叛帮助我巩固了权力。」他说。

年轻气盛的她仍力求表现。

「我从来没有选择让你统治我们。」她说。

「但你让我变得更强大。」

「怎么会？」

「就因为你反对我。我用你们这些人来磨尖爪子。」

她马上瞥了他的手一眼。

「打个比方而已。」他说。

「我最终还是惹恼你了。」她觉得他的话里满含怒气。

「你没有惹恼我。我们血脉相连，一家人可以直言不讳。事实上，我怕你的程度远远超过你怕我。」

这句话让她吃了一惊，不过只有一眨眼工夫。他看见她先是相信，双肩随之绷紧，接着心生怀疑。她低下头，又抬眼望他。

「伟大的神雷托怎么会怕我？」

「怕你无知的暴力。」

「你是说你的肉体会受到伤害？」

「我不会警告你第二遍，希欧娜。我玩文字游戏是有限度的。你和伊克斯人都清楚，是我爱的人会受到肉体伤害。不用多久，大部分帝国人民也都会知道。这种消息传得很快。」

「而且每一个人都会质问你凭什么独揽大权！」

她的声音里透着快意，雷托不禁怒火中烧，他发现很难抑制这股怒气。他憎恶人类的这一面情感。幸灾乐祸！这种情绪维持了片刻，然后他决定反击，从对方已暴露的弱点劈开防线。

「我的统治权来自我的孤独，希欧娜。我的孤独分为自由的一面和公仆的一面。自由的一面确保我不会被任何人类集团收买，而公仆的一面要求我倾尽君主之力为你们服务。」

「可伊克斯人已经逮着你了！」她说。

「不。他们送给我的礼物会让我更强大。」

「那只会削弱你！」

「也对，」他承认，「但我仍然掌控非常强大的力量。」

「哦，对。」她点头道，「这我懂。」

「你不懂。」

「那我相信你会解释给我听的。」她挖苦说。

他话音太轻，她不得不前倾身子才能听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我做任何事──无论是分权，是妥协，还是其他统治形式的征兆，即使再小都不允许出现。我就是唯一。」

「就连那个伊克斯女人也不能……」

「她跟我太像了，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削弱我。」

「但是当伊克斯使馆遭到攻击……」

「愚蠢还是会惹我发火的。」他说。

她对他怒目而视。

雷托认为这是她在不知不觉中摆出的一个漂亮姿态。他知道自己已经促使她思考了。他肯定她从没想过权力竟然会与唯一性密切相关。

他对着她一言不发的怒容说道：「我的政府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按我的牺牲索取足够的回报。」

「牺牲！」她冷笑着说，不过他还是听出了她语气中的犹疑，「每个暴君都会说这种话。你只对你自己负责！」

「所以我对每一个活人负责。我会保护你们度过这些时期的。」

「度过哪些时期？」

「本来可能出现但永远不会出现的时期。」

他看出来她心里没把握。她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即未经训练的预测能力。她一时心血来潮，会作出类似偷日记的那种决定，但了解真相后，她会忘记这个决定的初衷是什么。

「我父亲说你很会玩文字游戏。」她说。

「他理当了解。不过有些知识，你必须亲身参与才能掌握，躲在一边看两眼、动动嘴皮子是没用的。」

「他指的就是这个。」她说。

「你说得很对。」他同意道，「它不合逻辑，却是一道光，一只能看见外物但看不见自身的眼睛。」

「我没兴趣再聊了。」她说。

「我也是。」他又想：我已经看得够多，也尽力了。她向自己的疑惑敞开心胸。被无知蒙蔽的人是多么脆弱啊！

「你没有说服我任何事。」她说。

「这不是我们会面的目的。」

「那目的是什么？」

「看看你是否准备好接受考验了。」

「考验……」她向右歪了歪脑袋，盯着他。

「别装傻。」他说，「莫尼奥跟你说过。我现在告诉你，你已经准备好了！」

她费劲地想咽一口唾沫，说：「什么……」

「我已经通知莫尼奥，让他把你送回帝堡。」他说，「下一次碰面，我们就能知道你到底是块什么料了。」

你听说过巨量香料储藏的神话吗？是的，我也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总管当趣事讲给我听的。故事说有一个美蓝极仓库，巨大无比，像一座山。这座仓库藏在一颗遥远星球的地下深处。不是厄拉科斯星，不是沙丘星。香料在很久以前就藏好了，甚至比第一帝国和宇航公会的出现还要早。故事还说保罗─穆阿迪布去了那里，与这座仓库毗邻而居，一直靠香料活着、等待着。总管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让我心烦意乱。

——《失窃的日记》



艾达荷气得发抖，正沿着灰色塑石走廊大步走向帝堡寓所。每经过一个岗哨，女兵都会「啪」的一声立正，艾达荷一个人也没回礼。他知道自己引起她们的不安，没有人会看错指挥官的情绪，但他依然重重迈着步子，靴子重重踩在地面上的声音沿着墙壁一路回荡。

他仿佛还能尝到那顿午饭的滋味──带有古怪熟悉感的厄崔迪式筷子餐：一小份辣味人造肉，配上以香草调味的焙烤什锦谷物。他用一杯清澄的西缀特果汁把食物都冲下肚。莫尼奥找到了独自坐在卫兵食堂一角的艾达荷，盘子边搁着一张地区行动计划。

莫尼奥径自坐到艾达荷对面，把行动计划拨到一旁。

「神帝叫我传句话给你。」莫尼奥说。

他生硬的语气让艾达荷意识到这不是一次偶遇。其他人也感觉到了，周围几张桌子的女人们都静下来竖耳倾听，严肃的气氛逐渐扩散到了整间食堂。

艾达荷放下筷子：「嗯？」

「这是神帝的原话。」莫尼奥说，「『邓肯·艾达荷竟然迷上了赫薇·诺里，这是我运气不好。这件不幸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艾达荷面露愠色，紧抿嘴唇，但没有开口。

「这种蠢事让我们所有人都面临危险。」莫尼奥说，「诺里是神帝的未婚妻。」

艾达荷竭力压抑火气，但情绪还是从言语中透了出来：「他不能娶她！」

「为什么？」

「他在玩什么把戏，莫尼奥？」

「我只是向你传递讯息，别的与我无关。」莫尼奥说。

艾达荷声音低沉，语带威胁：「但他信任你。」

「神帝同情你。」莫尼奥撒了个谎。

「同情！」艾达荷喊出这个词，食堂里更安静了。

「诺里当然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莫尼奥说，「但她不属于你。」

「神帝说话了，」艾达荷冷笑着说，「所以谁也不能有异议。」

「我认为你明白这条讯息的意思。」莫尼奥说。

艾达荷把自己推离餐桌。

「你要去哪里？」莫尼奥问。

「我这就去找他摊牌！」

「这等于自杀。」莫尼奥说。

艾达荷怒视着他，猛然意识到四周的女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艾达荷脸上忽然现出一副神情，穆阿迪布倘若在世，会称为「讨魔鬼欢心的表情」。

「你知道老一辈厄崔迪公爵常说什么吗？」艾达荷嘲弄地问道。

「有关系吗？」

「他们说，当你仰视任何绝对主宰的时候，也就丧失了一切自由。」

莫尼奥因恐惧而僵硬，他凑近艾达荷，嘴唇几乎没动，声音如同耳语：「不要说这种话。」

「因为这里的女人会打小报告？」

莫尼奥摇了摇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你比其他任何一个邓肯都莽撞。」

「是吗？」

「别再这样了！你这种态度极端危险。」

艾达荷听到整个食堂紧张地骚动起来。

「他顶多把我们杀了。」艾达荷说。

莫尼奥用紧绷而压低的声音说：「你这个蠢货！虫子受到一丁点儿刺激就会控制住他整个人！」

「你说虫子？」艾达荷故意大声说出来。

「你必须信任他。」莫尼奥说。

艾达荷四下环顾。「是的，我猜她们都听到了。」

「几十亿几十亿的人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莫尼奥说。

「我听说了。」

「他是神，而我们是凡人。」莫尼奥说。

「神怎么会作恶？」艾达荷问。

莫尼奥把椅子向后一顶，霍的站起身。「我不管你了！」随后猛一转身，疾步冲出食堂。

艾达荷目光在食堂扫了一圈，发现所有卫兵都在盯着他看。

「莫尼奥没有主见，但我有。」艾达荷说。

他惊讶地瞥见有几个女人竟然露出挖苦的笑容。她们又吃起饭来。

艾达荷大步走在帝堡走廊里，一边回想刚才那场对话，一边琢磨莫尼奥的怪异举动。他能看出莫尼奥的恐惧，甚至也能理解，但这种恐惧似乎比怕死更深刻……远远深刻得多。

虫子会控制住他。

艾达荷觉得莫尼奥说溜了嘴，不经意间泄了密。这是什么意思？

比其他任何一个邓肯都莽撞。

艾达荷想到这句话就一把火，别人把他当成陌生人来与他自己作比较，而他不得不忍受。其他邓肯又有多小心？

到了寓所门前，艾达荷把手放到掌纹锁上，心里犹疑起来。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逃回巢穴的猎物。食堂里的卫兵一定已经向雷托报告了刚才那场对话。神帝会怎么做？艾达荷的手在锁上扫了一下，房门往内打开。他进入前厅，关上门，但眼睛还盯着门看。

他会派鱼言士来抓我吗？

艾达荷环视了一圈。这是一处普通的门厅—设有衣架和鞋架、一面

全身镜和一座武器柜。他瞧了瞧关着的柜门，里面没有一件武器能对神帝构成真正的威胁，连雷射枪都没有……尽管所有纪录都显示雷射枪对虫子没有杀伤力。

他知道我会反对他。

艾达荷叹了口气，朝通往起居区的拱门望过去。原先那批轻软的家具由莫尼奥换成了更厚重硬实的家具，其中一部分明显是弗瑞曼式样的——挑选自示范区弗瑞曼人的库藏。

示范区弗瑞曼人！

艾达荷啐了一口，大步走过拱门。往屋里只走了两步，他就愕然煞住脚步。北窗的柔和光线正照着坐在低矮吊索沙发上的赫薇·诺里。她穿着一件凸显身材的闪亮蓝袍子，正抬头望他。

「感谢诸神，你还好好的。」她说。

艾达荷回头瞧了瞧前厅和装了掌纹锁的门，又不解地看着赫薇。除了几名特许的卫兵，没人打得开这扇门。

看到他一脸疑惑，她笑着说：「那些锁是我们伊克斯人制造的。」

艾达荷发现自己心中充满为她的担忧。「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必须谈谈。」

「关于什么？」

「邓肯……」她摇摇头，「关于我们。」

「他们警告你了。」他说。

「他们要我拒绝你。」

「是莫尼奥叫你来的！」

「在食堂听见你们说话的两个女兵——是她们带我来的。她们认为你面临非常大的危险。」

「这就是你来的原因？」

她站起身，优雅的动作让艾达荷想起雷托的祖母杰西卡——她们两人都能如行云流水般控制肌肉，每个细微动作都那么美。

他猛地醒悟：「你是贝尼·杰瑟里特……」

「不！她们是我的导师，但我不是贝尼·杰瑟里特。」

他脑子里布满疑云。雷托的帝国究竟运行着什么样的效忠机制？一个苏亡人对这些东西能了解多少？

我死后发生的那些变化……

「我猜你只是个单纯的伊克斯人。」他说。

「请别挖苦我，邓肯。」

「那你究竟是谁？」

「我是神帝的未婚妻。」

「你会忠贞地服侍他吗？」

「我会。」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除了我们之间的这件事。」

他清了清嗓子：「什么事？」

「这种吸引力。」她抬起手制止他的话，「我想投入你的怀抱，我知道那里有爱和庇护。你也希望这样。」

他僵住了。「神帝不许这样做！」

「但我已经在这里了。」她朝他走近了两步，长袍在身上微微晃荡。

「赫薇……」他干咽了一下，「你最好离开。」

「这是谨慎的做法，但不是最好的做法。」她说。

「要是他发现你来过这里……」

「就这么离你而去可不是我的风格。」她再一次举手示意他别开口，「我的诞生和训练都只为了一个目标。」

她的话让他不寒而栗，同时警觉起来。「什么目标？」

「引诱神帝。喔，他知道这件事。他不会想对我做任何改变。」

「我也不会。」

她又靠近了一步。他闻到了她温暖气息中的乳香味。

「他们把我造得太好了。」她说，「我是为了取悦厄崔迪家的人而生。雷托说他的邓肯比许多厄崔迪家的人更像厄崔迪家的人。」

「雷托？」

「不然我该怎么称呼我的未婚夫呢？」

她边说话边靠近艾达荷，两人如磁铁般吸在一起。赫薇将脸颊贴住他上衣，抱着他，手臂感受到他坚实的肌肉。艾达荷将下巴埋进她的秀发，一股麝香味扑鼻而来。

「这太疯狂了。」他悄声说。

「是的。」

他抬起她的下巴，吻她。

她将身子紧贴着他。

两个人都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抱起她走向卧室，她并没有抗拒。

中间艾达荷只说过一次话：「你不是第一次。」

「你也不是，亲爱的。」

「亲爱的，」他耳语着，「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在……我在！」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赫薇将双手枕在脑后，在凌乱的床上扭动舒展身体。艾达荷背对她坐着，眼望窗外。

「你有哪些情人？」他问。

她用手肘支起身子。「我没有别人。」

「但是……」他转过头低眼看她。

「在我十几岁时，」她说，「有个小伙子很需要我。」她笑了笑，「事后，我感到很羞耻。我真是容易上钩！我觉得辜负了那些对我寄予重望的人，但他们发现这件事后都很高兴。怎么说呢，我猜那是一次考验。」

艾达荷皱起眉。「我也是这样吗？需要你？」

「不，邓肯。」她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们为彼此带来欢乐，因为这是爱。」

「爱！」他的声音里透出苦涩。

她说：「我叔叔马尔基过去常说爱是赔本买卖，因为你得不到保证。」

「你叔叔马尔基是个聪明人。」

「他很蠢！爱不需要保证。」

艾达荷抽了抽嘴角表达笑意。

她露齿一笑。「你知道，当你只希望让对方快乐而不顾后果的时候，这才是爱。」

他点点头。「我只怕你有危险。」

「我们该是谁，就是谁。」她说。

「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们会珍惜这段经历一辈子。」

「这话听上去好像……都结束了。」

「是的。」

「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每隔……」

「永远不会跟这次一样了。」

「赫薇！」他扑上床，把脸埋进她的胸口。

她抚摸他的头发。

他的脸蒙着，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万一有了孩子……」

「嘘！该有孩子的话自然会有。」

艾达荷抬起脑袋望着她。「但他一定会知道的！」

「他总会知道的。」

「你认为他真的知道一切？」

「也不是一切，但这件事他会知道。」

「怎么会？」

「我会告诉他。」

艾达荷从她身上起身，在床上坐直，脸上交织着气恼与困惑。

「我必须这样做。」她说。

「如果他对你不利……赫薇，我听说过这种事。你可能非常危险！」

「不会的。我也有需要，这个他懂。他不会伤害我们两个的。」

「但他……」

「他不会毁了我。如果害你，我就毁了，他会明白这一点的。」

「你怎么能嫁给他？」

「亲爱的邓肯，难道你看不出来他比你更需要我吗？」

「但他不能……我是指，你不可能……」

「你我共有的欢乐，我无法从雷托那里得到。他无能为力。他对我坦白过。」

「那为什么不能……要是他爱你……」

「他有更宏大的计划和更深远的需求。」她伸出手臂，双手握住艾

达荷的右手，「我刚开始研究他的时候就明白了。他的需求比你我的都要深远。」

「什么计划？什么需求？」

「去问他。」

「你知道吗？」

「知道。」

「你是说你相信那些说法……」

「他有真诚和善良的一面，这是我在亲自跟他打交道时了解到的。我的伊克斯主子也许把我打造成一种试剂，我能揭露的事超出他们希望我知道的范围。」

「这么说，你相信他！」艾达荷愤然道。他想从她掌中抽出自己的手。

「如果你去见见他，邓肯，然后……」

「他永远不会再见我了！」

「他会的。」

她把他的手抬到唇边亲吻手指。

「我只能受人摆布。」他说，「你让我害怕……你们俩……」

「我从来不认为事奉神是一件轻松的事。」她说，「但没料到会这么艰难。」

记忆对于我具有奇特的意义，这种意义我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人们倾向逃避自己祖先的记忆，让自己躲藏在厚厚的神话屏障之后，这一行为总让我感到惊诧。喔，我不指望他们像我一样去直接经历每一个活生生的可怕瞬间，我也能理解他们或许不愿陷入一大堆关于祖先的枝微末节之中。你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分分秒秒为他人所占。然而，这些记忆自有其深意。我们如巨浪般席卷着祖先一同前行，裹挟着过去所有的企盼、悲喜与苦乐。只要人类尚存，那些记忆就不会完全没有意义和影响。伴随我们的是无限光明，即永恒的黄金之路，我们愿持续对其宣誓效忠，每个人的付出虽然微小，却都源自天启。

——《失窃的日记》



「我这次传你来，莫尼奥，是因为卫兵向我汇报了一些事。」雷托说。

他们待在昏暗的地下墓殿里，莫尼奥提醒自己，神帝在这里作过一些极其痛苦的抉择。那些报告莫尼奥已有耳闻。他一整个下午都在等待召见，谕令是在晚饭后不久送达的，一阵恐惧瞬间吞没了他。

「陛下，是不是关于……关于邓肯的？」

「当然是关于邓肯！」

「我听说，陛下……他的行为……」

「不可救药的行为？莫尼奥？」

莫尼奥低下头。「您说了算，陛下。」

「忒莱素人还需要多久时间才能供应下一个？」

「他们说出了些问题，陛下。可能还要两年左右。」

「你知道卫兵跟我说什么了吗，莫尼奥？」

莫尼奥屏住呼吸。如果神帝听说了最近那件……不会！就算是鱼言士也被那种公然犯上之举吓坏了。要不是事主是邓肯，任谁都会被那些女人亲手了结。

「嗯，莫尼奥？」

「陛下，我听说他召集了一队卫兵，盘问她们的出身。哪里出生的？什么血统？童年怎么过的？」

「而且她们的答复没让他满意。」

「他吓唬她们，陛下。他一定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的确，好像多问几遍就能弄清真相似的。」

莫尼奥暗自希望神帝挂心的事仅此一件。「为什么邓肯们总要用这一招，陛下？」

「这是他们早年的训练造成的，厄崔迪式训练。」

「这跟其他训练有什么区……」

「厄崔迪氏族的人依赖他们统治的人而生存，他们以被统治者的生活来衡量自己统治的成果，所以邓肯们总想了解人民过得怎么样。」

「他在一个村子里待了一整晚，陛下。他已经走了几个镇。他见过……」

「端看你怎么诠释调查结果，莫尼奥。没有判断，情报就毫无用处。」

「我注意到他有自己的判断，陛下。」

「每个人都有判断，但这些邓肯往往相信这个宇宙被我的意志绑架了。而且他们知道你不能以正义的名义作恶。」

「是不是他说您……」

「这是我说的，我心中全体厄崔迪家的人说的。这个宇宙不允许这种事存在。你的努力结果不会持久，假如你……」

「可是，陛下！您不作恶！」

「可怜的莫尼奥。你看不见我已经创造了一套非正义的手段吗？」

莫尼奥接不了话。他意识到神帝表面上的情绪缓和让自己掉以轻心了。然而现在，莫尼奥感觉到那具庞大身躯正在蠢蠢欲动，而他又离得这么近……莫尼奥扫视地下墓殿的中央大殿，暗想有不计其数的人丧命于此地，又被供奉于此地。

我的大限到了吗？

雷托沉吟道：「靠绑架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一种奴役。不能由一类人主宰另一类人，这个宇宙不允许这种事存在。」

这些话久久不散，在莫尼奥的意识里翻腾，与他感觉到的神帝体内涌动的异变形成骇人的对比。

虫子来了！

莫尼奥再次扫视地下墓殿大殿。这地方比高塔顶的房间糟糕多了！能藏身的地方太远。

「嗯，莫尼奥，你怎么看？」雷托问。

莫尼奥壮起胆子轻声说：「陛下的话对我很有启发。」

「启发？你没有受到启发！」

莫尼奥绝望地说：「我侍奉陛下！」

「你要侍奉神？」

「是的，陛下。」

「是谁创立了你的宗教，莫尼奥？」

「是您，陛下。」

「说得不错。」

「谢陛下。」

「不要谢我！告诉我什么样的宗教组织能长存！」

莫尼奥后退了四步。

「站住别动！」雷托命令。

莫尼奥一时语塞，他浑身颤抖着摇起头来。终于，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还是抛在了他面前。不回答，就是死路一条。他低下头等待。

「我来告诉你，可怜的仆人。」雷托说。

莫尼奥又生出了希望。他抬眼偷瞄神帝的脸，发现他的目光没有失焦……双手也并未颤抖。也许虫子没有现形。

「宗教组织维持一种世俗的主仆关系。」雷托说，「它们设立一个竞技场，把追逐权力的狂人还有他们那些短视的偏见统统吸引过去！」

莫尼奥只有点头的份。神帝的手是不是抖了一下？那张可怕的脸有没有往兜帽状的皮褶里缩进去一点？

「私底下调查阴暗面，就是这些邓肯爱做的事。」雷托说，「邓肯

对民众过于同情，对友谊又过于挑剔。」

莫尼奥研究过沙丘星古老沙虫的全息影像，一张布满晶牙的巨嘴喷出熊熊烈火。他观察雷托身体表面微凸的环节。是不是更鼓了？兜帽脸下面会不会又张开一张嘴？

「这些邓肯心里清楚，」雷托说，「我有意忽视穆罕默德和摩西的警告。连你也知道，莫尼奥！」

这是怪罪。莫尼奥先是点头，接着又摇头。他犹豫是否要继续冒险后撤。经验告诉莫尼奥，这类说教再持续没多久，虫子便会现形。

「是什么警告？」雷托问，声音带着轻佻的嘲弄。

莫尼奥微微耸了耸肩。

突然，大殿里隆隆作响，充满雷托的男中音，这是跨越千百年而来的古老声音：「汝等皆为神仆，不得彼此为仆！」

莫尼奥绞着双手喊道：「我侍奉的是您，陛下！」

「莫尼奥，莫尼奥，」雷托的声音低回而洪亮，「一百万个谬误加在一起也得不到一个真理。真理因其不朽而为人所知。」

莫尼奥只能一声不吭地站在原地发抖。

「我本想安排赫薇和你育种，莫尼奥。」雷托说，「现在太晚了。」

这句话经过一段延迟才进入莫尼奥的意识。他觉得这些字眼都是孤立而无意义的。赫薇？赫薇是谁？喔，对了——神帝的伊克斯准新娘。和我……育种？

莫尼奥摇着头。

雷托的声音带着无限伤感：「终有一天你也会死去。你的所有努力都将烟消云散吗？」

就在他说话的当下，他的身子毫无先兆地猛一个翻滚，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从帝舆上弹射下来，眨眼就落到了莫尼奥面前仅几公分之处。莫尼奥惊叫起来，在地下墓殿里逃窜。

「莫尼奥！」

雷托这一声呼唤让总管在直升电梯门口停步。

「那个考验，莫尼奥！我明天考验希欧娜！」

在没有纷扰、没有迷惑的永恒意识中，我认清了我是谁。我创造了一个既无自我亦无中心的领域，一个连死亡都只是比喻的领域。我不追求任何结果。这个领域内没有目标也无欲望，无所谓完善，甚至不存在对成就的展望。这个领域唯有无所不在的原初意识。它是一束光，穿过我的宇宙之窗。

——《失窃的日记》



太阳升起，将刺眼的光芒洒在一道道沙丘上。雷托感受着身下沙地的温柔抚摸，但人类耳朵听到的却是沙粒与沉重身躯的刺耳摩擦声。这种感官冲突他已经习惯了。

他听到希欧娜走在身后，步履轻盈；他还听见沙粒轻轻撒落的声音，那是她爬上了一座与他差不多高的沙丘。

我坚持得愈久，就愈脆弱，他想。

近来当他进入沙漠时，经常会冒出这个想法。他抬头仰望。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这种湛蓝色在沙丘时代绝对见不着。

若没有无云的天空，沙漠会成什么模样？真可惜沙漠丧失了沙丘星的那种银色调。

这里的天气由伊克斯卫星控制，并不尽如他希望的那样完美。靠机器达到完美，终究只是幻想，结果总是因人工控制而功亏一篑。不过，这些卫星还是发挥了足够稳定的作用，在这个上午给了他一片平静的沙漠。他的人肺深吸一口气，听了听希欧娜有没有跟上来。她刚才停下了脚步，他知道她在欣赏风景。

雷托觉得自己凭借想像力，犹如魔术师一般变出了这一切，造就了此时此刻的自然环境。他能感觉到卫星的存在。各种精密设备不间断地监控调节强大的水平与垂直气流，仿佛在为冷热气团的舞蹈伴奏。当初

伊克斯人猜测他会将这种尖端技术用于新型「水力专制」—制造干旱或可怕的风暴来惩罚反对他统治的人，一想起这件事他就暗自发笑。当他们发现自己想错了的时候，是多么吃惊啊！

我有更精妙的统治术。

他轻缓地移动起来，在沙面游弋，从沙丘上一滑而下，一次也没回头看过尖细的高塔，他知道这座塔不久就会消失在白日高温的热气朦胧之中。

希欧娜一反常态，顺从地跟在后面。她内心的怀疑发挥作用了。她读过偷来的日记，也听过父亲的警告。现在，她不知道该怎么想。

「这是什么考验？」她先前问莫尼奥，「他会干什么？」

「考验每次都不同。」

「他是怎么考验你的？」

「不会跟你一样。你要是听了我的经历，只会更加困惑。」

雷托暗中倾听莫尼奥为女儿做准备工作，他帮她穿上真正的弗瑞曼蒸馏服，外披一件黑袍子，再把靴泵安装到位。莫尼奥都没忘。

在俯身帮她调整靴子的时候，莫尼奥抬起头来。「虫子会现形，我只能告诉你这点。你必须在虫子面前找出一条生路。」

莫尼奥站起身，介绍蒸馏服的原理，解释蒸馏服如何回收身体水分。他指导她抽出集水袋的管子，吸一口，再封住管口。

「进了沙漠之后你身边只有他一个。」莫尼奥说，「在沙漠里，沙胡罗永远不会远离你。」

「要是我不去呢？」她问。

「你最终还是会去……但可能回不来。」

这场对话发生在小帝堡的一楼大厅，而雷托正在塔顶房间等候。听到希欧娜已准备好，他打开帝舆悬浮器飘然而下，投入黎明前浓黑的夜色中。帝舆进入一楼时莫尼奥和希欧娜正往外走。莫尼奥上了地面不远处的一架扑翼机，在机翼轻轻的嗡鸣声中离去了。雷托命希欧娜检查一楼厅门是否关严，又抬头看了看直入天穹的高塔。

「穿越沙厉尔是离开这里的唯一一条路。」他说。

他自顾自从塔脚出发，甚至没有令她跟上来，一切听凭她的理智、好奇和怀疑。

雷托滑行过沙丘坡面，经过一处基底岩石外露之处，又翻上另一面较平缓的沙坡，在身后为希欧娜开辟出一条路径。弗瑞曼人把这种压得紧实的小道称作「神赐予疲累者的礼物」。他缓缓前行，留给希欧娜足够的时间去领会：这是他的领地，他的自然栖息地。

他在另一座沙丘顶部现身，回头看她走到哪。她循着他辟出的路径前行，直到登上丘顶才停下脚步。她先瞧瞧他的脸，然后环视了一圈地平线。他听到她急促的喘息。热气蒸腾遮住了高塔的顶端，而底部像是遥远的岩脉。

「它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他知道，对承继弗瑞曼血统的人而言，沙漠里有些东西对他们的永恒灵魂具有特殊意义。这座沙丘比其他的略高，他选择此地正是为了更充分展现沙漠的震撼力。

「好好看看它。」说完，他从沙丘另一面滑下，不让庞大身躯挡住她的视野。

希欧娜慢慢地再次了望了一周。

雷托了解她现在的内心感受。高塔底部已经变成一个模模糊糊不起眼的光点，除此之外，地平线上再无一丁点儿凸起—平坦，一望无垠的平坦。没有植物，没有活物。从她的立脚处到那条遮住更远处景物的大地弧线，距离约为八公里。

雷托停在稍低于丘顶之处，他说：「这是真正的沙厉尔。只有亲自走进来，你才能认识它。『拜赫尔比勒麻』只剩下这些了。」

「无水之海。」她悄声说。

她再次转身放眼了望整条地平线。

没有风。雷托知道，在没有风的时候，那种寂静会噬咬人的灵魂。希欧娜开始觉得失去了所有熟悉的参照点，被抛弃在危险的空间里。

雷托瞥了瞥前方的一座沙丘。那方位有一列小矮丘，是山脉分化而成的一堆堆碎石渣土。他依然不发一语，让沉默来分担自己的任务。他想像这些沙丘是绵延不尽的，就像过去那样遍布整颗星球，这么一想连心情都愉快了起来。然而，所剩无几的沙丘仍在不断退化。沙厉尔早就告别了昔日肆虐沙丘星的科里奥利沙暴，顶多只有一些强风和偶尔出现的热气旋在局部地区产生一点作用。

此时恰好一个迷你的沙尘龙卷风从前方不远不近的距离旋舞而过，往南去了。希欧娜的目光追随着风迹。她突兀地抛出问题：「你有个人信仰吗？」

雷托盘算着如何回答。人进了沙漠，多么容易产生有关信仰的想法啊，这总让他感到诧异。

「你竟敢问我有没有个人信仰？」他反问。

他知道希欧娜心中生惧，但她依然不露声色，转身俯瞰他。胆子大向来是厄崔迪氏族的一个特点，他提醒自己。

她没开口，他说：「你的确是厄崔迪家的人。」

「这是你的回答？」她问。

「你真正想知道什么，希欧娜？」

「你信什么？」

「呵！调查我的信仰。好吧，告诉你——我相信若缺乏了神的干预，空无的状态中就无法诞生事物。」

他的话让她觉得迷惑。「这怎么能算……」

「*Natura non facit saltus.*」他说。

她摇摇头，不明白他脱口而出的这句古代语言。雷托翻译道：

「大自然不会跳跃。」

「这是什么语言？」她问。

「一种在我的宇宙中无人再说的语言。」

「那你说它干嘛？」

「激发你的古老记忆。」

「我没有古老记忆！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让你体会体会过去。过来，爬到我背上。」

她起先有些踌躇，后来觉得反对无济于事，便滑下沙丘，爬上了他的后背。

雷托等着她在背上跪坐稳当。如今跟他熟悉的旧时代不同了，她手里没有创造者矛钩，无法在他背上站立。他将身体前节稍稍抬离沙面。

「为什么要我这样做？」问题的语气流露出她觉得趴在上面很愚蠢。

「我想让你体会一下，我们过去是怎么高高地骑着巨型沙虫，在这

片土地上纵横驰骋。」

他开始在接近丘顶的高度沿沙丘滑行。希欧娜看过类似的全息影像，理性上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现实自有另一种脉动的节奏，而他知道她会感到共鸣。

啊，希欧娜，他想，你完全没有猜到我要怎么考验你。

雷托硬起心肠。我不能有怜悯心。如果她会死，那就死。不管谁死，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此而已。

他又想到，连赫薇·诺里也难免一死。问题是，他们全都死不了。

他发现希欧娜开始享受骑在背上的感觉了，她的重心微微后移到腿部，并抬起了头。

他朝外一拐，沿一条蜿蜒的峡谷前行，与希欧娜同享旧日的欢快。雷托稍稍瞥了一眼前方地平线上的山丘遗迹，仿佛一粒静待萌发的昔日之种，提醒人们沙漠里还存留着一股自我维持、自我生长的力量。他暂时忘却了沙厉尔是这座星球上仅存的一小片沙漠，在充满危机的环境中勉强维生。

然而，这只是旧时代的幻觉，他在行进中意识到了这一点。白日梦，毫无疑问，他心想，只要他的强力维持的稳定还在继续，这个白日梦仍会不断消逝。就连这条颇有气势的峡谷也比以往那些要小，更没有一座沙丘能与过去的相提并论。

这一整片由人工维护的沙漠猛地给他带来一种荒谬感。他在两座沙丘间的砾石地上大幅减速，几乎停了下来，同时回忆着维持整个系统运作都用上了哪些人力物力。他想到星球旋转会形成巨大的气流，促成大团冷热空气的交换—所有气候现象都由装有伊克斯设备和聚热碟的微型卫星监控。假如高高在上的监测系统真能看见东西，那么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把沙厉尔当作环绕着实体墙和冷空气墙的「沙漠保护区」。这样一来沙漠边缘容易结冰，因而还需要进一步实施气候调节。

这个工程不简单，雷托不计较这类偶尔的失误。

他继续滑行过一道道沙丘，暂时忘记了这片沙漠其实是微妙平衡的结果，也不再去想中央沙地周边的砾石荒原，而是尽情遨游于这波浪凝结的「固态海洋」。他转身向南，沿山丘遗迹前进。

他知道大多数人对他痴迷于沙漠心存怨念。他们感到不安，也不愿

面对此事。但希欧娜就躲不开了。不论她望向哪里，沙漠都在强调自身的存在。她默默地骑在他背上，他知道她的视野中景观丰富。老而又老的记忆已开始翻腾。

不到三小时，他来到了一个圆柱型的鲸背沙丘区，其中有些沙丘与盛行风错开一个角度，长度超过一百五十公里。再过去有一条夹在沙丘之间的岩质廊道，通往一个约四百公尺高的星状沙丘区。最后，他们来到中央流沙漠里一个辫状沙丘区，这里的高气压和带着静电的空气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知道这种奇效也会发生在希欧娜身上。

「这里是远征之歌的发源地。」他说，「『口述史』里有完整收录。」

她没有答腔，但他知道她听到了。

雷托放慢速度，跟希欧娜聊起弗瑞曼人的历史。他感觉到这激起了她的兴趣，她甚至偶尔还会提个问题，不过他也察觉她的恐惧正在积聚。现在连小帝堡的底部也看不见了，她在这里找不到一件人造物。她还会想，他聊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是在延迟某些可怕的事。

「男女平等的思想起源于这里。」他说。

「你的鱼言士否认男女平等。」她说。

雷托觉得，比起根据触觉，根据她充满质疑的嗓音更容易判断她蜷在后背的哪个位置。雷托停在两座辫状沙丘的交会处，让热气促发的氧气排放歇一会儿。

「今非昔比了。」他说，「男人和女人的确有不同的进化需求。但就弗瑞曼人而言，他们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当生存问题迫在眉睫时，自然就会培养出男女平等的思想。」

「你干嘛带我来这里？」她问。

「看看我们身后。」他说。

他感觉到她在转身。接着她说：「叫我看什么？」

「我们有没有留下痕迹？你能看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吗？」

「现在有点风。」

「把我们的痕迹都盖住了？」

「我想是的……没错。」

「是这片沙漠造就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他说，「这是一座包含

我们全部传统的现成博物馆。那些传统从未真正丢失过。」

雷托看到从南方地平线刮来一股小沙暴，所谓「基布利风」。他看见打头阵的是一条条狭窄的沙尘带。希欧娜自然也注意到了。

「你为什么不说干嘛带我来这里？」她问，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恐惧。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没有！」

「我们走了多远，希欧娜？」

她想了想。「三十公里？二十公里？」

「不止。」他说，「我在自己的地盘走得很快。你没感觉到刮在脸上的风吗？」

「有感觉。」她气冲冲地说，「那你问我走了多远干什么？」

「下来，站在我能看见你的地方。」

「为什么？」

很好，他想，她觉得我会把她丢在这里自己加速离开，而她追不上。

「下来，我会解释的。」他说。

她从他背上滑下，绕到前方能面对他之处。

「当你的感官被填满，时间会过得飞快。」他说，「已经过去将近四个小时了，我们走了大约六十公里。」

「这有什么重要的？」

「莫尼奥在你长袍口袋里放了干粮，」他说，「吃一点，我解释给你听。」

她在口袋里摸到了一块普托莫糕，边啃边盯着他看。这是一种纯正的弗瑞曼传统食品，甚至还按老配方加了一点美蓝极。

「你已经感受了过去。」他说，「现在，我必须引导你感受未来，感受黄金之路。」

她咽了一口。「我不相信你的黄金之路。」

「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得相信它。」

「这就是你的考验吗？要么信仰雷托大神，要么死？」

「你绝不需要信我。我要你信自己。」

「那为什么我们走了多远很重要？」

「这样你就能知道自己还要走多远。」

她一只手摸着面颊。「我不……」

「你现在站立的地方，」他说，「正是无限之中心。转头看看，你就理解什么叫无限了。」

她左右了望连绵的沙漠。

「我们将一起走出我的沙漠。」他说，「就我们俩。」

「你又不用走。」她讥讽道。

「一个比方而已。但你得走，我保证。」

她朝他们的来路看了看。「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留下了痕迹。」

「就算有痕迹，你也不能走回头路。我的小帝堡里一点维生的东西也没有。」

「没有水？」

「什么也没有。」

她在肩上摸到集水袋的管子，吸了一口，放回原位。他注意到她小心地封上了管口，但没有拉上面罩把嘴遮住，而雷托听到莫尼奥告诫过她别忘了这一步。她露出嘴是为了方便说话！

「你的意思是我逃不开你。」她说。

「你想逃就逃。」

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片荒漠。

「关于这片辽阔的沙地有一句老话，」他说，「沿任何一个方向走都没有区别。有一定道理，但我不会全信。」

「我真的来去自由，不受你管吗？」

「自由有时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状态。」他说。

她指着两人身下这座沙丘的一面陡坡说：「我可以直接从这里下去……」

「如果我是你，希欧娜，就不会往这个方向走。」

她瞪着他。「为什么？」

「在沙丘的陡坡面，除非你沿着自然曲线走，否则沙子可能会崩塌下来把你埋住。」

她朝下望着沙坡，一边消化这条知识。

「看看语言有多美？」他问。

她把目光转到他脸上。「我们可以走了吗？」

「你来这里是学习珍惜闲暇时间的。还有礼貌。别急。」

「但我们没有水，除了……」

「只要精打细算，蒸馏服能让你活下去。」

「可是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

「你的急躁惹我烦了。」

「我们只有我口袋里这点干粮。到时候我们吃什么……」

「希欧娜！有没有发现你说话的时候已经把『我们俩』绑在一起了？我们吃什么？我们没有水？我们可以走了吗？我们要花多长时间？」

她试图咽口唾沫，他感觉到她的嘴巴发干。

「我们有可能要互相依靠吗？」他问。

她不情不愿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在这里生存。」

「而我知道？」

她点点头。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宝贵的知识分享给你？」他问。

她耸了耸肩，这个可怜的动作触动了他。沙漠灭人锐气真是太快了。

「我会把知识教给你。」他说，「你也必须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来和我分享。」

她从头到尾打量着他的身躯，目光在曾是腿脚的鳍足上逗留片刻，又移回他的脸孔。

「胁迫别人订下的协定不能算协定。」她说。

「我没有对你使用暴力。」

「暴力有很多种。」她说。

「你是指我把你带到这个死亡之地来？」

「我有选择吗？」

「生为厄崔迪家的人本来就不容易。」他说，「相信我，我知道的。」

「你不必用这种方式。」她说。

「这你就错了。」

他转过身，划着波浪线滑下沙丘。他听见她脚下打着滑、跌跌撞撞地跟了上来。雷托完全进入一片沙丘阴影之后停了下来。

「我们白天待在这里。」他说，「夜里赶路消耗的水分比较少。」

41

任何语言都有一个极可怕的词：军人。它的同义词贯穿我们的历史：约加尼、骑兵、轻骑兵、卡利波、哥萨克、迪兰齐夫、军团兵、萨多卡、鱼言士……我都知道。这些词在我的记忆里列队而立，提醒着我：永远要把军队掌握在手中。

——《失窃的日记》



艾达荷总算在连接帝堡东西翼的那条地下长廊里找到了莫尼奥。自两小时前的拂晓时分，艾达荷就一直在帝堡里四处寻觅总管，现在终于在走廊远远的另一头看到了他，他正跟一个隐身在门洞里的人说话。即使离得这么远，凭着站姿和那身一成不变的白制服，也一眼就能认出是莫尼奥。

地下五十公尺的走廊砌着琥珀色塑石墙，提供照明的是发光时间与外部日照时间相符的光带。地下深处凉风拂面，地面上环绕帝堡的高塔上竖有宛如长袍巨人的自摆翼，地下风就来自这套简单的系统。现在太阳已经烘热了沙地，自摆翼全部朝北，迎向灌入沙厉尔的凉爽空气。艾达荷边走边闻着带燧石味的清风。

他知道这条走廊应该代表什么。它的确具备一些古代弗瑞曼穴地的特色。走廊很宽阔，足够雷托的帝舆通行。拱顶看上去像岩石，不过两条光带跟整体氛围格格不入。进帝堡前艾达荷从没见过光带：在他的时代，光带是不实用的，消耗能源太多，维护成本太高。灯球结构更简单，便于更换。不过他已经意识到，雷托很少认为什么东西「不实用」。

雷托想要什么，自会有人提供。

艾达荷在长廊里走向莫尼奥，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

走廊里排列着穴地式小房间，没有门，只挂着薄薄的黄褐色布帘，

在微风中摆动。艾达荷知道这个区域大部分用作年轻鱼言士的宿舍。他看见这里有一间集合厅，还附武器库、厨房、餐厅、维修保养厂等房间。在不够私密的门帘后面，他还目睹了其他事情，让他大为光火的事。

莫尼奥朝艾达荷转过身。跟莫尼奥说话的女人退回屋内，放下了门帘，不过艾达荷还是瞥见了一张不算年轻、惯于下命令的面孔。艾达荷没有认出这位指挥官是谁。

艾达荷停在距莫尼奥两步远处，莫尼奥点点头。

「卫兵说你在找我。」莫尼奥开口道。

「他在哪里，莫尼奥？」

「谁在哪里？」

莫尼奥上下打量艾达荷，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老式厄崔迪黑色军服，胸口佩有红色鹰徽，高筒靴擦得晶亮。这个人有一种仪式感。

艾达荷急促地吸了口气，咬牙切齿地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

莫尼奥看了看艾达荷别着的一把带鞘腰刀，又移开了目光。刀柄上镶着宝石，像是一件博物馆藏品。艾达荷从哪里弄来的？

「如果你是指神帝……」莫尼奥说。

「在哪里？」

莫尼奥依然心平气和。「你为什么急着寻死？」

「她们说你跟他在一起。」

「那是之前。」

「我要找他，莫尼奥！」

「现在不行。」

艾达荷手按刀柄。「难道要我来硬的你才肯老实说吗？」

「我劝你别这么做。」

「他……在……哪里？」

「既然你非要问，他和希欧娜在沙漠里。」

「和你女儿？」

「还有谁叫希欧娜？」

「他们在干什么？」

「她在接受考验。」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莫尼奥耸耸肩：「你莫名其妙生哪门子气呢，邓肯？」

「他要怎么考验你的……」

「我不知道。跟我说，什么事让你发这么大火？」

「这地方让我恶心！鱼言士！」他转头啐了一口。

莫尼奥瞥了眼艾达荷身后的走廊，想起他是从那里一路走过来的。熟悉邓肯们的人，很容易猜到他为什么会火冒三丈。

「邓肯，」莫尼奥说，「处于青春期的女性跟男性一样，会受同性的身体吸引，这事再正常不过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度过这一关的。」

「应该禁止！」

「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禁止！那不是……」

「喔，消消气吧。你要是想扑灭它，它反而会烧得更旺。」

艾达荷狠瞪着他。「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女儿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希欧娜在接受考验，我跟你说过了。」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尼奥举起一只手遮住眼睛，叹了口气。他放下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个愚蠢而危险的老古董。

「这意谓她也许会死在那里。」

艾达荷大吃一惊，火气也消了一点儿。「你怎么能允许……」

「允许？你觉得我还有选择吗？」

「每个人都有选择！」

莫尼奥唇间掠过一丝苦笑。「你怎么比别的邓肯蠢那么多？」

「别的邓肯！」艾达荷说，「他们是怎么死的，莫尼奥？」

「我们怎么死他们就怎么死。他们阳寿已尽。」

「你在撒谎。」艾达荷咬牙说道，他狠命握在刀柄上的指关节已经发白。

莫尼奥仍然不急不躁地说道：「小心一点。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现在。」

「这个地方腐烂了！」艾达荷说。他用空着的手朝身后的走廊挥了

一下。「有些事我永远都无法接受！」

莫尼奥将目光投向空荡的走廊，但并没有在看什么。「你必须成熟起来，邓肯。必须成熟。」

艾达荷握紧刀柄。「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敏感期。任何惊扰他的事，不管什么事……都必须杜绝。」

艾达荷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之所以还没有动手，只是因为莫尼奥的态度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稳住他。然而话都已经说出口了，无法听而不闻。

「我不是没长大的小屁孩，可以让你……」

「邓肯！」艾达荷从没领教过性情温和的莫尼奥这么大声说话，一惊之下手也定住了，莫尼奥继续说道：「假如你的身体已经要求你成长成熟，但某些事物却强制你留在青春期，你就会做出非常不得体的举动。放开这一切吧。」

「你……是在……指责我……」

「不！」莫尼奥朝走廊做了个手势，「喔，我知道你在那里一定看见了什么事，但这……」

「两个女人在疯狂接吻！你认为那不是……」

「那不重要，年轻人总是多方面探索自己的潜能。」

艾达荷极力克制着不发作，他将身体重心前移。「很高兴能看清你这个人，莫尼奥。」

「嗯，好吧，我也看清过你，不止一次。」

莫尼奥眼看这句话一下子抓住了艾达荷的注意力。苏亡人总禁不住对那些前任们着迷。

艾达荷哑着嗓子低声说：「你看清了什么？」

「你教过我珍贵的一课。」莫尼奥说，「每个人都在努力成长，但假如遭到阻挠，我们会把自身潜能转化为痛苦——寻求痛苦或施加痛苦。处于青春期的人尤其脆弱。」

艾达荷倾身靠近莫尼奥。「我说的是性！」

「当然。」

「你在责怪我幼稚……」

「是的。」

「我应该割掉你的……」

「喔，闭嘴！」

莫尼奥的声音不像贝尼·杰瑟里特的魅音具有微妙的控制力，但自有一种一辈子都在发号施令的力量，艾达荷只能乖乖听从。

「抱歉。」莫尼奥说，「独生女的事搞得我心烦意乱……」他收住话头，耸了耸肩。

艾达荷深吸了两口气。「你们疯了，全疯了！你说你女儿可能会死，而你却……」

「你这个蠢货！」莫尼奥打断他，「知不知道你那些无所谓的瞎操心在我眼里算什么！你那些愚蠢的问题，你那些自私的……」他摇摇头，咽下了后半句话。

「我体谅你，因为你有自己的麻烦事，」艾达荷说，「但要是你……」

「体谅？你体谅我？」莫尼奥颤抖着吸了一口气。太过分了！

艾达荷生硬地说：「我可以原谅你……」

「你！你唠叨性事，唠叨原谅，唠叨痛苦……你觉得你跟赫薇·诺里……」

「别把她扯进来！」

「喔，是的。别把她扯进来，别把这份痛苦扯进来！你和她享受性爱，从来没想过断绝关系。告诉我，蠢货，在这件事上你的奉献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艾达荷窘迫地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想到一贯稳重的莫尼奥心里有这么强烈的情绪，但像这样的攻击，难道是……

「你觉得我残忍？」莫尼奥逼问，「我促使你去思考你想都不愿想的事。哈！陛下承受过更残忍的对待，那是只为残忍而残忍的对待！」

「你替他说话？你……」

「我最了解他！」

「他在利用你！」

「为了什么？」

「你说啊！」

「他是确保人类长存的最大希望……」

「反常的邪门歪道不可能长存！」

莫尼奥的语气变得缓和，话语内容却让艾达荷惊愕：「我只对你说一遍。在我们的历史中，顶尖的战士、成为最后救星的猛士、最出色的男女祭司之中，都不乏同性恋者。宗教里的独身习俗并非偶然。打仗最厉害的总是青少年士兵，这也不是偶然。」

「这就是反常的邪门歪道！」

「很正确。军事指挥官千百个世纪前就知道反常的性错位会变为痛苦。」

「这就是雷托大帝在干的事？」

莫尼奥依然用温和的口气说道：「你需要制造痛苦、容忍痛苦，才能做出暴力行为。军队被一股深层的力量驱策到痛苦中之后，控制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他把你也变成了怪物！」

「你说他利用我，」莫尼奥说，「但我心甘情愿，因为我知道他付出的远比向我索取的多。」

「连交出女儿也在所不惜？」

「他毫无保留，那我为什么要保留？喔，我还以为你了解这种厄崔迪精神呢。邓肯们对于这一点总是很明白的。」

「邓肯们！该死的，我不是……」

「你只是没胆子付出他索要的代价。」莫尼奥说。

艾达荷眨眼间抽刀出鞘，向莫尼奥猛刺过去。他出手迅疾，不料莫尼奥反应更快—侧身一闪，同时绊倒艾达荷，使他脸朝下趴倒在地。艾达荷挣扎爬行，试图翻身跳起，接着又迟疑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竟然攻击起了一个厄崔迪家的人—莫尼奥正是厄崔迪家的人。艾达荷在震惊之下一动也不动。

莫尼奥动也不动地站着，低头看他，脸上现出一副古怪的悲伤神情。

「如果你要杀我，邓肯，最好背后偷袭。」莫尼奥说，「这样还能有几分把握。」

艾达荷单膝跪起，一只脚踩在地板上，但保持这个姿势没动，手里

还紧握着那把刀。莫尼奥动作太快了，而且那么优雅—那么……那么举重若轻！艾达荷清了清嗓子：「你是怎么……」

「他花了很长时间育种才有了我们，邓肯，我们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强化，包括速度、智力、自制能力、反应能力。你是……只是一款旧型号。」

你知道游击队员常说什么吗？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经济体系，因此他们的反叛不会被经济战打败，还声称他们恰恰寄生在自己要推翻的体制上面。这些傻瓜只是算不清自己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已。这种模式必定会逐渐退化、终致失败。要知道，这场戏在奴隶制的系统、福利国家、区分等级的宗教和社会化的官僚体制里反复上演——在任何创造并维持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中都不可避免。这条寄生虫太长，没有宿主就无法生存。

——《失窃的日记》



雷托和希欧娜整个白天都待在沙丘的阴影里，只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他教她正午时分如何钻入沙下防暑，或者待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沙丘间岩石层。

到了下午，希欧娜会爬近雷托取暖，他知道这些日子自己总是有多余的热度。

他俩偶尔聊上几句。他向她诉说一度在此地盛行的弗瑞曼式美德，她则刺探他秘而不宣的知识。

有一次，他说：「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来到这里，我的人性反而最强烈。」

听了他的话，她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脆弱，也没有想到她或许会死在这里。即使在不说话的时候，她也没有拉起蒸馏服的面罩。

雷托知道这个失误源自某个无意识的动机，但也知道直言相告并不会有什么好处。

天色向晚，夜寒渐渐侵入沙漠，他为她唱起「口述史」未收录的远征之歌。她喜欢他珍爱的一首歌，〈列特进行曲〉，这让他倍感欣慰。

「这是货真价实的老歌，」他说，「来自前太空时期的古老地球。」

「你能再唱一遍吗？」

他在最悦耳的男中音里选了一个，这位早已作古的艺术家曾让大大小小的音乐厅坐满观众。

「遗忘之墙遮我眼眸，
古老瀑布飞挂墙后，
万川汇一湍流奔涌！
浪花飞舞，
凿土成窟，
巨流滚滚涛声隆隆。」

他唱完后，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以进行曲来说，这首歌还真奇怪。」

「他们喜欢这首歌，因为它禁得起分析。」他说。

「分析？」

「在我们的弗瑞曼祖先来到这座星球之前，夜晚是讲故事、唱歌和吟诗的时间。而到了沙丘时代，这些事情都挪到了白天，穴地里是不见天日的。晚上他们要出去四处活动……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但你刚才说的是『分析』。」

「这首歌表达了什么意思？」他问。

「喔。这……这只不过是一首歌。」

「希欧娜！」

她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火气，没有吭声。

「这座星球是沙虫的孩子，」他警告她，「而我就是沙虫。」

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满不在乎地答道：「那告诉我这歌有什么意思？」

「昆虫离不开巢穴，正如我们离不开历史。」他说，「历史留下了洞窟，留下了飞溅的巨流刻下的所有信息。」

「我更喜欢舞曲。」她说。

这是一句轻率的回答，但雷托只当她变换了话题。他向她介绍起弗瑞曼女人的婚嫁舞，舞步最早模仿自沙尘龙卷风。雷托对自己讲故事的本领颇感自豪，她入迷地听着，显然身临其境般看到了女人在尽情旋转，踏着古老舞步甩动长长的青丝，乱发之下是一张张先祖的面容。

他讲完时天快黑了。

「来，」他说，「清晨和黄昏能看到剪影，让我们看看沙漠里是不是还有别人。」

希欧娜随他登上一处丘嵴，两人环视着渐黑的沙漠。只有一只鸟在他们头顶上空高远处飞翔，被这两个活物吸引过来。雷托从它张开的翼尖和身形判断是一只秃鹫。他对希欧娜说了。

「它们吃什么？」她问。

「任何死了或快死的东西。」

她顿感震惊，仰头盯着这只孤鸟，它的飞羽已被最后一缕阳光镀成了金色。

雷托继续说道：「依然有人冒险走进我的沙厉尔。示范区弗瑞曼人有时会走失，他们其实只擅长举办仪式。还有就是在沙漠边缘，我的狼群会在那里留下点残骸。」

听到这里，她猛地背转身去，但雷托还是看到了那股仍在蚕食她的怒火。希欧娜正在禁受痛苦的考验。

「白天的沙漠残暴无情。」他说，「这也是我们要在夜里赶路的原因。对于弗瑞曼人，白天只有抹平道路的漫天沙尘。」

她转过身，眼里闪着泪光，但神色已然镇定下来。

「这里现在有哪些生物？」她问。

「秃鹫、一些夜行动物、旧时代留下来的零星植物、穴居动物。」

「就这些？」

「是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它们的诞生地，我允许它们只认定这里。」

天色几近全黑，这个时间沙漠里只有忽闪的亮光。他在闪光的瞬间观察她，意识到她并没有明白他的言外之意。不过他知道这些意义会潜伏在她心里，慢慢化脓。

「剪影。」她重提先前的话题，「我们上来的时候，你本来期望找到什么？」

「也许是远处的人影。你永远无法确定。」

「什么人？」

「我已经说过了。」

「要是你看到别人，会怎么做？」

「弗瑞曼人习惯把远处的人当作敌人，除非对方向空中扬沙。」

他说话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了。

在骤然亮起的星光下，希欧娜变成了一个会动的幽影。「扬沙？」她问。

「扬沙是富有深意的动作，意谓：『我们有难同当。沙子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喝的是沙子。握沙的手里没有武器。』你明白吗？」

「不明白！」她故意不说实话想让他难堪。

「你会明白的。」他说。

她一声不吭，带着满腔怒火沿沙丘的弧线大踏步从雷托身边走了开去。雷托远远地跟在后面，让他感兴趣的是，她本能地选择了正确方向。他能察觉弗瑞曼人的记忆正在她心里翻涌。

在两座沙丘即将交会的下坡面，她等着他赶上来。他看见她的蒸馏服面罩仍然松松地敞着。还不到训斥她的时候。某些潜意识的东西必须等待它们自然浮现。

他靠近时，她问：「这个方向不比别的方向差吧？」

「如果你认准这个方向的话。」他答。

她抬头瞧了瞧星星，他看到她认出了指极星，她的弗瑞曼祖先就是靠着这几颗星星穿越沙地的。不过他也发现，她主要仰赖书本知识辨识星辰，她还没有开始接受内心的指引。

雷托抬起身体前节，借着星光向前方眺望。他们正在朝北稍偏西的方向前进，这条路曾经越过哈巴亚山嵴和鸟巢洞，进入虚妄岩西段下面的流沙漠，直通风口关。这些地标现在都荡然无存了。他嗅了嗅带着燧石味的冷风，空气湿度有点高，让他感到不舒服。

希欧娜继续赶路——这回放慢了速度，时不时瞥一眼星星来确定方向。她刚才还依赖雷托来确认方向，而现在已经靠自己认路了。他感觉

到她谨慎的思维底下有一股骚动，他知道某些东西开始浮现了。正如沙漠人总是对旅伴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她的心里也生出了这种苗头。

我们知道，他想，假如跟旅伴走散，你会迷失在沙丘与岩石之间。单枪匹马走在沙漠里的人必死无疑。只有沙虫能在这里独自生存。

他远远地落在后面，不让自己行进时发出的沙粒摩擦声太过刺耳。她必须更意识到他的人类自我，他需要旅伴的忠诚来帮助他维持人性。然而希欧娜脾气火爆，胸中总憋着一团怒火——比他考验过的任何人都更叛逆。

雷托一面在她身后滑行，一面回顾育种计划，盘算着万一她通不过考验，自己该采取怎样的替代方案。

夜愈来愈深，希欧娜愈走愈慢。一号月亮已悬在头顶，等二号月亮也高挂在地平线上方，她才停下来歇歇脚，吃点东西。

雷托很乐意歇一会儿。与沙粒摩擦久了，他体内的沙虫部分会渐渐抬头，身体周围充斥着因体温调节而释放的化学气体。「氧气增压器」正在稳定排放，他强烈感觉到体内活动着的蛋白质「工厂」和氨基酸资源，沙虫部分要靠它们来维持与人类细胞即母体之间的关系。沙漠加快了他的最终蜕变。

希欧娜所站的位置接近一座星状沙丘的顶部。「你真的吃沙子吗？」他靠近时她问道。

「真的。」

她极目四望，地平线上月华如霜。「我们为什么不带上信号设备？」

「我希望你理解身外之物的意义。」

她朝他转过头，他脸上感觉到她的气息。她有太多水分散失到干燥的空气中了，却仍未想起莫尼奥的警告。这将是一场痛苦的教训，毫无疑问。

「我根本不理解你。」她说。

「但你的使命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是吗？」

「否则你用什么来交换我给予你的东西呢？」

「你给了我什么？」这句话出口时带着满腔怨恨，还有一丝干粮里

的香料味。

「我给了你单独和我共度这段时光的机会，你却毫不在乎。你把机会浪费掉了。」

「身外之物的事呢？」她问。

他听到她的嗓音里已露出疲态，缺水的信号开始在她体内发出嘶吼。

「那些弗瑞曼人，他们在古代活得真精彩。」他说，「而且他们的审美眼光仅限于有用的东西。我从来没碰过任何贪婪的弗瑞曼人。」

「什么意思？」

「古代人带进沙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必需品，别的什么也不带。你的生活总是摆脱不了身外之物，希欧娜，否则你不会提到信号设备。」

「为什么信号设备不是必需品？」

「信号设备教不了你任何事。」

他从她身边绕过，沿指极星所示方向前行。「来，让这黑夜给我们指引。」

她加快脚步，走在他兜帽状的脸孔旁。「要是我没学会你那该死的课程会怎么样？」

「你大概会死。」他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他身旁，偶尔瞟他一眼，对沙虫身体视而不见，目光只落在他尚存的人类特征上。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口道：「鱼言士说，我是按照你的配种指令生育出来的。」

「没错。」

「她们说你一直在做追踪纪录，你命令厄崔迪家的人配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没错。」

「这么说『口述史』是对的。」

「我想你对『口述史』深信不疑吧？」

她自顾自继续发问：「要是你下令配种的对象不同意这件事怎么办？」

「我给予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只要按我的指令完成生育就行。」

「指令？」她怒气冲冲地问。

「是的。」

「你不能爬进每一间卧室，也不能无时无刻紧盯每一个人的生活！你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服从你的指令？」

「我知道。」

「那你就该知道我不会服从你的！」

「你渴吗，希欧娜？」

她一愣。「什么？」

「口渴的人会谈论水，而不是性。」

她仍然没有封好面罩。他想：厄崔迪家的人总是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理性。

不到两小时，他们下坡出了沙丘区，来到一片疾风劲吹的砾石平原。雷托继续前进，希欧娜不离他身旁。她时不时瞧一眼指极星。现在两颗月亮都低垂在地平线上方，每一块巨石都拖着两条长长的影子。

雷托发现，这类地形有时爬行起来比沙漠更舒服。硬石的导热性强过沙粒。他可以平贴在石头上，缓一缓体内「化学工厂」的加工速度。砾石，甚至大块岩石，都不会对他造成妨碍。

希欧娜就有麻烦了，好几次差点扭伤脚。

这片平原对于没走惯的人是个大考验，雷托想。视野贴近地面时，他们只能看见广袤的虚空，在月光下尤显诡异—远处是一座座沙丘，不管他们怎么走，距离似乎始终不变。这里唯有永不止歇的风、散落的石块，和头顶上不通人性的星辰，除此之外别无一物。这是沙漠中的沙漠。

「弗瑞曼音乐里那种永恒的孤寂就来自这里，」他说，「而不是来自沙丘。到了这里你才真正体会到，假使有流水的声音，假使这无尽的狂风能减弱威力，即便只减弱一点点，那也无异于天堂了。」

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她还是没有拉起面罩。雷托开始绝望了。

天亮时两人已经在平原上走了很远。

雷托停在三块堆叠的超大圆石旁，其中一块甚至比他还高。希欧娜靠在他身上一会儿，这个动作令他又燃起了几分希望。不久她后背一顶离开他，爬上最高的那块石头。他看到她出现在圆石顶上，专注地向远方眺望。

雷托连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她的视野里有什么：地平线上风沙如雾，将初升的太阳模糊成一团光晕；剩下的就只有平原和大风。

他身下的岩石带着沙漠清晨的寒意。低温下空气要干燥得多，他感觉很惬意。要不是希欧娜，他会继续赶路，但希欧娜明显筋疲力尽了。她从圆石上爬下后又靠在他身上，过了近一分钟他才发现她在竖耳倾听。

「你听到什么？」他问。

她懒懒地答道：「你体内在咕噜咕噜叫。」

「这把火永远熄不了。」

这句话提起了她的兴致。她抽身离开，从旁绕到正面直视他的脸孔。「火？」

「每个生物体内都有一把火，有些烧得慢，有些烧得快。我这把火就比大多数人要旺。」

她在寒风中搂住自己。「那你在这里不觉得冷啰？」

「不冷，但我看得出你冷。」他把一部分脸缩进兜帽状的皮肤，将身体前节的末段向下弯出一道弧度。「有点像吊床。」他俯望下方说道，「你蜷在这里会暖和起来的。」

她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虽然是他诱导的结果，他还是发现她的信赖打动了自己。他现在的同情心比认识赫薇之前要强烈得多，但他必须克制住。他告诫自己，这件事容不得半点同情。种种迹象表明希欧娜很可能会死在这里，他必须做好失望的心理准备。

希欧娜用手臂挡住脸，阖眼入睡。

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昨天，他提醒自己。

他知道，以普通人的眼光看，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残酷无情。他逼着自己退到记忆里，有意识地撷取人类历史中所犯下的错误，借此坚定自己的决心。现在，亲历人类的错误是他最牢靠的精神支柱。了解错在哪里，才能制订出长远的矫正计划。他必须时时觉察各种后果，假如后果不为人知或遭到隐瞒，教训也就丢了。

然而，他离沙虫的状态愈近，就觉得自己愈难作出别人所谓「非人性」的决定。而在过去，他作这类决定都是毫不费力的。随着人性渐渐

丧失，他发现自己反而愈来愈受人性的牵制了。

在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我仰躺在一个极浅的洞穴里，进出只能靠蠕动而不是爬行。在那里，我借着松香火把的摇曳光芒，在洞壁和洞顶上描画各种猎物，还有我的人民的灵魂。透过一个完美的循环往过去窥探，看见古代人奋力追求让灵魂留下可见的瞬间，这是何其发人深省。那一声远古的呼喊回荡至今：「我在这里！」后世艺术巨匠指引我凝视岩壁上木炭与植物染料留下的手印和流畅的肌肉线条。我们远远不只是单纯的机械现象！我的未开化自我发出质疑：「他们究竟为什么不愿离开洞穴？」

——《失窃的日记》



下午近晚，莫尼奥派人请艾达荷去办公室见面。艾达荷已经坐在寓所的吊网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整天，每一种想法都起源于上午莫尼奥轻而易举把他撂倒在走廊地板上的那份从容。

「你只是一款旧型号。」

艾达荷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他感到自己的生存意志正在消散，只留下怒火燃烧后的灰烬。

我身上唯一有用的，就是一滩精液而已，他想

这种想法不是导致轻生，就是引向纵欲。他感觉自己被钉死在命运的棘刺上了，而且还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折磨。

身穿笔挺蓝军服的年轻传信兵带来的是再一次折磨。听到敲门，艾达荷低低地应了一声，传信兵走进来，在连接前厅的拱门下站定，迟疑着没有开腔，反而对他察言观色起来。

闲话传得真快啊，他想。

艾达荷看见她站在拱门内，一副鱼言士精英的形象——比一般人更多几分性感，却又不是特别撩人。蓝色军服未能掩盖她坚挺的胸部和翘

臀。他抬眼看了看她淘气的面孔和一头金发。她剪了一头侍祭的发型。

「莫尼奥派我来问候您。」她说，「有请您到他办公室见面。」

艾达荷去过他办公室几次，第一次所见印象最深。去之前他就知道，这里是莫尼奥最常待着的地方。屋内摆了一张带漂亮金色纹理的深棕色木桌，约两公尺长、一公尺宽，桌腿粗而短，四周堆着灰色坐垫。艾达荷觉得这张桌子是个贵重的稀罕物件，也是作为这里唯一的重点精心挑选的。屋内除了这张桌子，只有与地板、四壁和天花板同为灰色的坐垫，之外再无其他家具。

考虑到主人的地位，这间屋子算小的，长不过五公尺，宽仅四公尺，但天花板很高。相对的两面窄墙各设一狭长玻璃窗采光。窗口视点极高，一扇俯瞰沙厉尔西北边缘与禁林的交界线，另一扇面向西南面的滚滚沙丘。

反差很大。

有趣的是，桌子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第一印象。桌面似乎在展示什么叫「杂乱无章」。薄薄的晶纸散得到处都是，完全遮住了桌面，只隐隐透出一些木纹。有的晶纸上印有细小的文字。艾达荷认出了凯拉赫语和其他四种文字，包括稀有的过渡语种──珀斯语。有几张一看就是平面图，还有些龙飞凤舞地写着贝尼·杰瑟里特特有的粗黑软笔花体字。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四根长约一公尺的白色轧制管──这是用违禁电脑三Ｄ打印出来的。他怀疑终端设备就藏在某面墙的一块嵌板之后。

莫尼奥派来的年轻传信兵清了清嗓子，把正在出神的艾达荷拉回现实。「我应该怎么回复莫尼奥？」她问。

艾达荷盯着她的脸。「你想怀上我的孩子吗？」他问。

「指挥官！」显然，与这个提议相比让她更意外的是他答非所问。

「啊，对了，」艾达荷说，「莫尼奥。我们该跟莫尼奥说什么呢？」

「他等着您答复，司令。」

「我的答复真的有什么意义吗？」艾达荷问。

「莫尼奥让我转话，他希望与您和赫薇小姐一起谈谈。」

艾达荷微微起了一点兴致。「赫薇跟他在一起？」

「也派人去传她了，指挥官。」传信兵又一次清了清喉咙，「指挥

官要我今晚再来吗？」

「不用了，不过还是谢谢你。我改变主意了。」

他觉得她巧妙地掩饰了失望之情，但口气正式得有些僵硬：「我可以回莫尼奥说您会去吗？」

「就这样说。」他挥手示意她退下。

她走后，艾达荷本想不去理会这次邀约，但好奇心渐渐抬头。莫尼奥安排赫薇在场一起谈话？为什么？他觉得这样就能让艾达荷振作起来？艾达荷咽了口唾沫。一想到赫薇，他空虚的心就感到充实。这种现象所传达的讯息不容忽视，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将他与赫薇绑在了一起。

他站起身，由于长时间没动弹，肌肉有点僵硬。好奇心外加这股力量驱使他采取行动。他进入走廊，不顾卫兵投来窥探的眼光，听凭内心难以抗拒的命令将自己带往莫尼奥的办公室。

艾达荷进办公室时赫薇已经到了。她坐在莫尼奥对面，中间隔着那张杂乱无章的桌子。她穿着一双红色便鞋，两脚蜷在身下的灰垫子旁边。艾达荷刚看见那身配绿色编织腰带的棕色长袍，她就把头转了过来，他的目光从此完全聚焦在她脸上，眼中再无他物。她用嘴形呼唤他的名字，但没有发出声音。

连她也听说了，他想。

这个想法反倒让他打起了精神。当天的所有念头开始在脑海中重新组合成形。

「请坐，邓肯。」莫尼奥说。他指了指赫薇身旁的一个坐垫。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古怪的迟疑语气，除了雷托几乎无人见识过。他目光低垂，停留在杂乱的桌面上。斜阳照着一个金色纸镇——这座水晶火焰山上栽着一株结满宝石果实的奇异果树，在凌乱的桌面上投下了蛛网般的影子。

艾达荷按莫尼奥的示意坐上垫子，注意到赫薇的眼神随着他流转。她转头望向莫尼奥，艾达荷觉得她的眼神中带着怒意。莫尼奥还是穿着那件素白色制服，领口敞开，露出皱纹密布的脖子和一些赘肉。艾达荷直盯着莫尼奥的眼睛就是不开腔，迫使对方打破沉默。

莫尼奥回视艾达荷，发现他仍旧穿着上午相遇时的那件黑军服，前襟下方甚至还沾有些许污迹，是被莫尼奥撂倒在走廊地板时蹭上的。但

艾达荷没有再佩带那把历史悠久的厄崔迪刀，反而使得莫尼奥感到不安。

「我今天上午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原谅的。」莫尼奥说，「所以我不求你原谅，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

艾达荷留意到赫薇对于这番开场白并不感到意外，可以想见两人在艾达荷到场前已经谈论过什么了。

艾达荷没有答话，莫尼奥继续说道：「我无权让你产生自卑感。」

艾达荷发现莫尼奥的言语和态度在自己心中激起了奇怪的反应。他依然觉得自己在智谋和能力方面一败涂地，自己那个时代已经远远落伍了，但他可以肯定莫尼奥并没有在耍弄自己。出于某些原因，总管袒露了真诚的秉性。艾达荷体会到这一点，觉得雷托的宇宙、鱼言士无法无天的性亢奋、赫薇有目共睹的率真……这一切事物，都构成了新的关系，一种他能理解的关系，仿佛这屋里的三个人是全宇宙仅剩的真正人类。他的答话带着狠狠的自嘲：

「当我对你动武的时候，你完全有权利保护自己。看到你这么能干，我觉得高兴。」

艾达荷转向赫薇，但在他开口前，莫尼奥先说话了：「你不必替我辩解。我觉得她对我的不满已经根深柢固了。」

艾达荷摇摇头。「我还没说，甚至还没想，这里的人就知道我要说什么、想什么了吗？」

「你有一点很让人钦佩，」莫尼奥说，「就是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我们——」他耸耸肩，「就不得不更谨慎一些。」

艾达荷看了看赫薇。「他代表你说话？」

她把手放到艾达荷手里。「我代表我自己。」

莫尼奥伸长脖子盯着那两只紧扣的手，随后又重重坐回垫子，叹了口气。「你们这样可不行。」

艾达荷使劲握住她的手，并感到她有力的回应。

「在你们提问之前我先说一下，」莫尼奥说，「神帝对小女的考验还没有结束，他们都没回来。」

艾达荷觉得莫尼奥在努力保持冷静。赫薇也听出来了。

「鱼言士说的是真的吗？」她问，「希欧娜若无法通过就会死？」

莫尼奥默然不语，脸绷得像块岩石。

「这是不是类似贝尼·杰瑟里特的考验？」艾达荷问，「穆阿迪布说女修会的考验是为了测试你属不属于人类。」

赫薇的手开始颤抖。艾达荷感觉到了，看着她问：「她们测试过你吗？」

「没有，」赫薇说，「不过我听年轻人谈起过。她们说你必须闯过痛苦这一关，而且不能失去自我意识。」

艾达荷将目光转回莫尼奥，注意到他的左眼角开始抽跳。

「莫尼奥。」艾达荷吸了口气，突然想起来了，「他考验过你！」

「我不想谈考验。」莫尼奥说，「我们这次碰头是为了商量你们俩应该怎么办。」

「难道这不是由我们俩来决定的吗？」艾达荷问。他感到赫薇的手因出汗而滑溜。

「由神帝决定。」莫尼奥说。

「即使希欧娜通不过考验？」艾达荷问。

「那就更应该服从神帝！」

「他是怎么考验你的？」艾达荷问。

「他让我看了一眼当神帝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能看见的我都看见了。」

赫薇的手在艾达荷手里猛地绷紧了。

「这么说你真的造过反。」艾达荷说。

「起初我心中充满爱和祈祷，」莫尼奥说，「接下来我变得愤怒和叛逆。然后我又被改造成你眼前的这个人。我认清了自己的职责，我履行职责。」

「他对你做了什么？」艾达荷问。

「他对我引用了我小时候念过的祷文：『我献身于无上荣耀之神。』」莫尼奥若有所思地说。

艾达荷注意到赫薇一直没动静，只是盯着莫尼奥的面孔。她在想什么？

「我承认这的确是我念过的祷文。」莫尼奥说，「接着神帝又问，

倘若献出生命还不够，我还会放弃什么。他朝着我大喊：『假如你没有发挥真正的天赋，你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赫薇点点头，艾达荷却一头雾水。

「我从他声音里听出了真相。」莫尼奥说。

「你是真言师吗？」赫薇问。

「在绝望的时候是，」莫尼奥说，「但其他时候不是。我发誓他说的是真话。」

「有些厄崔迪家的人也会运用魅音。」艾达荷咕哝道。

莫尼奥摇摇头。「不，这是真话。他对我说：『我现在看着你，要是我能流泪，我会流的。把心愿变为实际行动吧！』」

赫薇身体前倾，几乎触及桌子。「他不能哭？」

「沙虫。」艾达荷低声说。

「什么？」赫薇朝他扭过头来。

「弗瑞曼人用水杀死沙虫。」艾达荷说，「他们用溺死沙虫的办法来采集宗教狂欢所需要的香料萃取物。」

「但陛下还不完全是沙虫。」莫尼奥说。

赫薇坐直身子，盯着莫尼奥。

艾达荷抿嘴沉思起来。雷托还在恪守弗瑞曼人禁止流泪的规矩吗？弗瑞曼人多么畏惧浪费水分哪！把水献给死者。

莫尼奥对艾达荷说：「我本来希望能让你理解。陛下说过，你和赫薇必须分手，永远不再相见。」

赫薇将手从艾达荷掌中抽回。「我们知道。」

艾达荷无奈而苦涩地说：「我们知道他的权力。」

「但你们不理解他。」莫尼奥说。

「理解他是我最大的愿望。」赫薇说。她把手放在艾达荷手臂上，示意他别出声。「不，邓肯。这里容不下我们的私欲。」

「也许你应该向他祈祷。」艾达荷说。

她转身盯着艾达荷，目不转睛，直到他垂下目光。她用艾达荷从没听过的唱歌般的语调说道：「我叔叔马尔基总是说雷托皇帝从来不会回应祈祷。他说雷托皇帝把祈祷看作一种胁迫，一种针对天定之神的暴力行为，祈祷者是在指使不朽的神灵：给我一个奇迹，神，否则我就不信

祢！」

「名为祈祷，实为狂妄。」莫尼奥说，「随时祈求随时实现。」

「他怎么可能是神？」艾达荷问，「他并非不朽之身，他自己都承认。」

「关于这一点，我想转述陛下的话，」莫尼奥说，「『我就是你们想要目睹的唯一神。我就是那个变成了奇迹的词。我是我所有的祖先。这还不足以称为奇迹吗？你们还想要什么？问问你自己：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迹吗？』」

「空洞的言词。」艾达荷轻蔑地说。

「我也有过同样的轻蔑。」莫尼奥说，「我用『口述史』里他自己的话来顶他：『献给无上荣耀之神！』」

赫薇倒吸一口气。

「他笑我。」莫尼奥说，「他笑着问，我要怎么献出原本就属于神的东西？」

「你发火了？」赫薇问。

「喔，是的。他看到了，说会告诉我怎么献身于神。他说：『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和我完全一样。』」莫尼奥扭头朝左侧窗口望出去，「我只怕怒火使我耳聋，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喔，他很聪明。」艾达荷说。

「聪明？」莫尼奥看着他，「我不这么想，不是你指的这方面。在这方面我认为陛下不比我更聪明。」

「你没准备好什么？」赫薇问。

「冒险。」莫尼奥答。

「但你在他面前发火就已经够冒险了。」她说。

「比不上他冒的险。我能在你眼中看出，赫薇，你懂。他的身体让你反感吗？」

「已经不了。」她说。

艾达荷在失望中咬牙。「他让我作呕！」

「亲爱的，你不能这么说。」赫薇说。

「你也不能叫他亲爱的。」莫尼奥说。

「你宁愿她摸索着去爱某个邪恶的庞然大物，哈克南男爵做梦都不

敢把自己变成这副模样。」艾达荷说。

莫尼奥抿抿唇，说：「陛下曾跟我说过这个与你同时代的邪恶老家伙，邓肯。我认为你不了解你的敌人。」

「他是个肥胖的、怪物一样的……」

「他追求感官享乐。」莫尼奥说，「肥胖原本是副作用，后来可能成了一种乐趣，因为肥胖是对别人的挑衅，而他就爱挑衅。」

「男爵只祸害几座星球，」艾达荷说，「而雷托祸害的是整个宇宙。」

「亲爱的，拜托别这么说！」赫薇阻拦。

「让他口出狂言。」莫尼奥说，「我也有过年少无知的时候，就像希欧娜和这个可怜的傻瓜，我说话也是这副腔调。」

「这就是你让亲生女儿去送死的理由吗？」艾达荷问。

「亲爱的，你说得太狠了。」赫薇说。

「邓肯，你有个缺点，就是总爱歇斯底里。」莫尼奥说，「我警告你，歇斯底里会培养无知。你的基因有活力，你也能在鱼言士中激发出一点活力，但你不是个好长官。」

「别想激怒我。」艾达荷说，「我还不至于蠢到跟你动粗，但你也别太过分。」

赫薇想握住艾达荷的手，但他把手抽了回来。

「我知道自己的地位。」艾达荷说，「我就是个有用的跟班，我能扛厄崔迪的旗子，把那面黑绿色大旗扛在背上！」

「无能之辈靠歇斯底里维护手中的权力。」莫尼奥说，「厄崔迪氏族的统治，是一门与歇斯底里沾不上边的艺术，是一门对运用权力负起责任的艺术。」

艾达荷抽身站起。「你那该死的神帝什么时候负过一点责任？」

莫尼奥低头看着杂乱的桌面，一动也不动地说：「他对自身所做的那些事，他完全担负责任。」这时莫尼奥抬起头来，眼里仿佛蒙了一层寒霜。「邓肯，你没胆子去了解为什么他要对自己做那些事！」

「而你有胆？」艾达荷问。

「就在我火气最大的时候，」莫尼奥说，「他用我的目光看他自己，他说：『你怎么敢对我动怒？』就在那时——」莫尼奥咽了口唾沫，

「他让我看到了恐惧……也是他曾见过的恐惧。」泪水从莫尼奥双眼涌出，沿脸颊流下。「我只感到幸运，不必像他那样去作决定……我可以当一个跟班就满足了。」

「我触摸过他。」赫薇轻声说。

「那么你也知道？」莫尼奥问。

「我没看见，但我知道。」她答。

莫尼奥低声说道：「我几乎为此而死。我……」他颤抖了一下，抬头望着艾达荷。「你不能……」

「你们都去死吧！」艾达荷大吼一声，转身冲出房间。

赫薇盯着他的背影，表情十分痛苦。「哦，邓肯。」她细声说。

「看吧？」莫尼奥问，「你错了。不管是你还是鱼言士都降不住他。而你，赫薇，你反而在毁灭他。」

赫薇一脸痛苦地转向莫尼奥。「我不会再见他了。」她说。

艾达荷走向寓所的这段路成为他记忆里少有的艰难时刻。他竭力把面孔想像成能掩盖内心动荡的塑钢面具，不能让旁边的任何一名卫兵看出自己的痛苦。他不知道大部分卫兵都能准确地猜到他的情绪，并心生同情。她们每一人都仔细地对邓肯们的简报做过功课，知道如何判断他们的心理。

快到寓所时，艾达荷遇上奈拉正慢慢从对面走来。她那犹豫不决、若有所失的神情让艾达荷收住脚步，连自己的心事也暂时忘记了。

「『朋友』？」他在离她几步远时张口询问。

她瞧过来，那张四方大脸明显露出她猝然认出他的神色。

这个女人真是怪模怪样，他想。

「我不再是『朋友』了。」她说着与他擦身而过，朝走廊另一头走去。

艾达荷脚步一转，盯着她渐远的背影——那副壮实的肩膀，那堆肌肉隆隆的感觉，吸引着他的目光。

培育这个人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他暗想。

这个想法转瞬即逝。他自己的问题重又涌了上来，比先前更加揪心。他迈了几步来到门口，走入房间。

进到屋内，艾达荷在身侧攥紧拳头，站了好一会。

我与任何时代都脱离了关系，他想。奇怪的是，这想法并未让他觉得解放。不过他明白，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将会淡化赫薇对他的爱。她会看不起他。不久之后她就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完全受情绪摆布的坏脾气小傻瓜。他能感觉到自己正从她心目中渐渐消失。

还有那个可怜的莫尼奥！

艾达荷能感觉到这位总管的温顺是由什么东西构成：义务与责任。当一个人面临艰难抉择时，这是多么安全的避风港。

我曾经也是那样，他想，不过那是另一个人生，另一个时代。

邓肯们有时会问我是否理解历史上异族的思想。假如我理解，为什么不能给出解释？邓肯们认为，知识只存在于具体事实中。我试着告诉他们所有词语都是具有可塑性的。词语一经说出就开始变形。根植于某语言的思想只能由该语言来表达。这就是「异族」一词的核心意义。它已经开始变形了，看到了吗？对于异族之语，转译即扭曲。我此时说的凯拉赫语就是一种自我强化之物。它是一个外部参照系、一套特殊系统。任何系统都潜藏着危险。一套系统纳入了其创造者的未经检验的理念。你一旦采用一套系统，接受其理念，你也就进一步增大了它变易的阻力。我向邓肯们解释，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这些解释有没有起任何用处？啊！邓肯们仍相信一切语言都为我所有。

——《失窃的日记》



整整两天两夜，希欧娜都没有盖起面罩，每呼一口气都要损失一点珍贵的水分。透过弗瑞曼人告诫孩子的一番话，希欧娜才终于想起父亲的教诲。第三天早晨，万里平沙，寒风呼啸，两人在一块岩石的背阴处歇息，雷托终于提醒她说：

「珍惜你的每一次呼吸，它会带走生命所需的体温和水分。」

他知道，他们还要在流沙漠里待上三个白天、走上三个夜晚，才能抵达水源。此时已是从小帝堡出发后的第五个上午。昨夜他们进入了浅积沙区—不是沙丘，但前方能望见沙丘，甚至还能看见残余的哈巴亚山嵴，只要面朝正确的方向，就能见到远方那条断断续续的细线。现在希欧娜只在需要把话说清时才拿下蒸馏服面罩，她露出的嘴唇已发黑渗血。

她渴到绝望了，雷托用感官探了探周围环境后这样想，她离危险时

刻不远了。感官告诉他，在这流沙漠的边缘地带依然只有他们两个人。天刚破晓，曙光照出了一块块沙尘反光构成的屏障，在永不止歇的狂风中忽上忽下，扭动弯曲。他的听觉滤除风声后，还能接收到其他声音：希欧娜起起伏伏的呼吸声、一坨沙子从附近岩石上撒落的声音、他自己的庞大身躯与薄沙层摩擦的声音。

希欧娜把面罩摘到一旁但并没有松手，以便快速戴上。

「还要多久才能找到水？」她问。

「三晚。」

「没有近一点的路了？」

「没有。」

她开始领会弗瑞曼人谈论要事时言简意赅的好处了。她贪婪地从集水袋里吸了几滴水。

雷托读出了她的肢体信息—这是弗瑞曼人临死前的常见动作。希欧娜充分体会到了祖先们共有的一种感受—帕提耶，垂死之渴。

她的集水袋里仅剩的几滴水也没了。他听到了她的吸气声。她戴好面罩，闷声说：

「我挺不过去，对吧？」

雷托望着她的眼睛，看到了将死者特有的澄澈，一个人在其他状态下很难达到这种通透。生存所必需的那部分被放大了。是的，她深深进入了泰达赖阿格利米，即能让人开窍的痛苦状态。不久后，她就必须要作那个最终决定，虽然她自以为已经作过了。雷托从种种迹象看出，现在她尤其需要善待。他必须真诚地回答她每一个问题，因为每个问题都隐含着一种判断。

「是吗？」她又问一遍。

她绝望中还残存一丝希望。

「一切都是未知数。」他说。

这句话让她陷入了无望。

雷托本不想如此，但他知道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一个正确却又模棱两可的回答往往会证实对方心底的恐惧。

她叹了口气。

她又从面罩下发出闷闷的声音，来试探他：「我在你的育种计划里

有特殊目的。」

这不是一句提问。

「人人都有目的。」他说。

「但你要我心甘情愿地立约。」

「的确如此。」

「你清楚我痛恨与你有关的一切，你又怎么能指望我跟你立约呢？诚实点吧！」

「立约包含三个基础：愿望、事实和怀疑。跟表述是否准确与诚实关系不大。」

「请别和我争。你知道我快要死了。」

「我正是因为太尊重你，才不会和你争。」

他稍稍抬起身体前节，探了探风。风里已携有白天的暑热，但也卷裹着太多湿气，让他不舒服。他意识到，自己愈是下令控制气候，需要控制的因素就愈多。愈绝对，就愈不明确。

「你说不和我争，但……」

「争论会关闭感知之门。」他说着将身体降到地面。「争论总是掩盖着暴力。时间一长，争论就会演变成暴力。而我无意对你施加暴力。」

「你说的愿望、事实和怀疑是什么意思？」

「愿望将立约人聚在一起，事实为各方划定对话的边界，怀疑圈定问题的范围。」

她走到他一公尺以内，直视他的脸。

多么奇怪啊，他想，憎恨可以跟希望与恐惧与敬畏融合得这么充分。

「你能救我吗？」

「有一个办法。」

她点点头，他知道她的思维跳跃到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你想用这个换取我立约！」她愤愤地说。

「不。」

「如果我通过了你的考验……」

「这不是我的考验。」

「那是谁的？」

「它源于我们共同的祖先。」

希欧娜在冰冷的岩石上找了个地方坐下，一声不吭，她还不准备借他暖和的前节歇一歇。雷托似乎能听见堵在她嗓子里的细声尖叫。现在，她的疑问正在酝酿中。她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符合自己心中勾勒的终极暴君形象。她抬头看他，眼里再次现出他刚才见过的那种惊人的澄澈。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问题已经圈定。他说：「因为我需要拯救人。」

「什么人？」

「我下的定义比任何人都广泛得多——比自以为定义过『人类』的贝尼·杰瑟里特还要广泛。我指的是人类的永恒血脉，无论你怎么定义人类。」

「你想告诉我……」她的嘴巴干得说不出话。她想聚一点唾液，他看到她的嘴巴在面罩底下蠕动。不过她的问题已经很明确了，他没有等她继续开口。

「要是没有我，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活人，不管什么人。人类灭绝之路的可怕程度，你绝对想像不出来。」

「你自以为是的预言。」她嗤之以鼻。

「黄金之路仍然打开。」他说。

「我不相信你！」

「因为我们不平等？」

「是的！」

「但我们是相互依赖的。」

「你需要我什么？」

啊，这是自我定位不明的年轻人发出的逼问。他感觉到相互依赖的秘密关系所隐含的力量了，因而强迫自己硬起心肠来。人一依赖，就会变得软弱！

「你就是黄金之路。」他说。

「我？」声音轻如耳语。

「你读过从我这里偷走的日记。」他说，「里面有我，但你又在

哪？看看我已经创造的东西，希欧娜。而你，你只能创造你自己。」

「空话，又是花俏的空话！」

「受人崇拜并不会让我觉得痛苦，希欧娜。我痛苦的是永远不被理解。也许……不，我不敢寄望于你。」

「为什么写那些日记？」

「是一部伊克斯设备记录的。这些日记应该在遥远的未来被人们发现，并引发思考。」

「伊克斯设备？你违反圣战禁令！」

「这里面也是有教训可学的。这类设备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了它们，我们不动脑就能做的事变多了。不动脑子做的事━其实非常危险。看看你，在沙漠里走了那么久也没想到要戴上面罩。」

「你可以提醒我的！」

「这样只会养成你依赖他人的习惯。」

她盯着他好一会儿，说：「你为什么要我来领导你的鱼言士？」

「你是厄崔迪家的女人，足智多谋，又能独立思考。你只忠于自己所见的事实。生育你、训练你都是为了让你当领袖━这代表你要摆脱依赖的习惯。」

大风卷起两人周围的沙尘，她掂量着他的话。「要是我同意，你就会救我？」

「不。」

她满心以为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听到这个字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此时，风渐渐缓下来，露出远至哈巴亚山嵴残体的一整片沙丘景观。气温骤降，这股寒冷能像最烈的阳光那样夺去身体水分。雷托的一部分意识探测到这是气候控制系统出现的波动。

「不？」她既迷惑又恼怒。

「我不跟自己必须信任的人做残酷的交易。」

她慢慢摇头，但始终盯着他的脸。「怎么样才能让你救我呢？」

「怎样都不能让我救你。我不会对你做的事，难道你可以对我做吗？相互依赖可不是这样的。」

她的肩膀软塌下来。「既然我不能和你做交易，又不能强迫你……」

「那么你必须另找出路。」

能亲眼观察到心灵觉醒如爆炸般成长的那一瞬间，真是妙不可言，他想。希欧娜的表情暴露了一切。她死死瞪着他的眼睛，仿佛要完全进入他的思想。她被面罩蒙住的声音已经生出了新的力量。

「你会让我知道关于你的一切吗—甚至包括所有弱点？」

「我愿慷慨给予的东西，你还需要用偷的吗？」

晨光刺眼地照在她脸上。「我不承诺你任何事！」

「我也不需要。」

「不过要是我开口，你会给我……水吗？」

「那不光是水。」

她点点头。「我是厄崔迪家的人。」

鱼言士没有放弃培养厄崔迪基因特有的敏锐度。希欧娜知道香料从哪里来、又会对自己产生什么作用。鱼言士学校里的老师从来没让雷托失望过。希欧娜干粮里添加的少量美蓝极也让她更加敏感。

「我的脸旁有一些卷曲的小皮褶。」他说，「用手指轻轻拨弄其中一片，会分泌出几滴富含香料萃取物的液体。」

他在她眼睛里看到了醒悟。记忆在跟她说话，尽管她还不知道这是记忆。在她之前，一代又一代厄崔迪家的人不断提高自身的敏锐度。

虽然干渴至极，但她并没有立即照办。

为了让她安心度过危机，他讲起弗瑞曼孩子常在绿洲边缘用棍子挖出沙鳟，刺激它们泌出水分，喝了之后能迅速恢复活力。

「但我是厄崔迪家的人。」她说。

「这一点『口述史』有如实记述。」他说。

「也许会毒死我。」

「这就是考验。」

「你想把我变成纯粹的弗瑞曼人！」

「否则我离开后你怎么教导后代在这里生存？」

她摘下面罩凑近他，直到两张脸仅距一掌之宽。她举起一根手指，碰了碰他那兜帽状皮肤的一片卷褶。

「轻轻拨。」他说。

然而她的手指所遵从的指示并不是来自雷托，而是自己的内心。她

的手指做出了准确的动作，同时勾起了雷托的记忆，这是在无数孩子之间流传的经验……海量的知识和谬误就是这样留存下来的。他把脸往侧边转到极限，斜视着她近在眼前的面孔。皮褶边缘凝起淡蓝色水滴，散发出浓浓的肉桂味。她凑近水滴。他看见她鼻子边缘的毛孔和饮水时蠕动的舌头。

不一会儿她就挪开了脑袋━没有解足渴，但谨慎与怀疑促使她适可而止，莫尼奥当初也是如此。有其父必有其女。

「要多久时间才会生效？」她问。

「已经生效了。」

「我是说……」

「一分钟左右。」

「这件事我不亏欠你什么！」

「我不会要你的回报。」

她戴上面罩。

他看见她的眼睛渐渐变得朦胧而遥远。她没有请求许可，自顾自地敲敲他的身体前节，要他用身体做一张暖和的「吊床」。他照办了。她把自己安顿进这道舒服的弧线里。他的头要垂得很低才能看见她。她眼睛还睁着，不过已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她猛地抽搐一下，像临死的小动物那样颤抖起来。他了解这种体验，但什么忙也帮不上。她的意识里不会出现先人的存在，但她的所见、所闻、所嗅都将永远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在她心中，猎杀机器已经启动，空气中弥漫着血液和内脏的腥味，人们瑟缩在地道里已知逃生无望……而机器一直在逼近，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愈来愈响……愈来愈响！

她到处寻找，到处都一样━哪里都没有出口。

他觉得她的生命力正在消退。跟黑暗搏斗，希欧娜！这是厄崔迪家的人的专长，他们为生存而战。现在她正在为他人的生命而战。然而，他感到她的生命力在熄灭……流失的速度十分可怕。她往黑暗中陷得愈来愈深，比以往任何人都要深。他把身体前节当成摇篮，轻轻摇晃起她来。或许是这个动作，或许是一缕不灭的意志，也可能是两者结合的作用，情况终于好转。中午过后，她的身体颤抖着进入了接近正常睡眠的状态。只是偶尔会猛吸一口气，表明预象带来的震撼。他左右轻摇着

她。

她还能从黑暗深处回来吗？他感觉到生机勃勃的回应，便放下心来。这就是她的力量！

黄昏之前，她蓦地平静下来，呼吸节奏也变了，她醒了，两眼突然睁开。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随后从「吊床」上翻下来，背对着他沉思默想了近一小时。

莫尼奥当初也是这个反应，这是厄崔迪家的人的新行为模式。在他俩之前，有些受考验者的反应是对着他大吼大叫；还有人一面瞪着他一面跌跌撞撞往后退，他不得不蠕动身躯擦着砾石跟上去；另有些人干脆蹲下来盯着地面。但没有人背对他。雷托将这种新姿态当作希望的征兆。

「我的家族根深叶茂，对此你已经有点概念了。」他说。

她转过身来，紧抿嘴唇，但没有与他对视。然而他能看出来，她已经接受了一个极少有人能明白的事实：他集万众于一身，于是全人类都成了他的家族成员。

「你本来可以在禁林里救我朋友的。」她恼恨地说。

「你本来也能救他们。」

她怒视着他，捏紧双拳顶住太阳穴。「但你知道一切！」

「希欧娜！」

「难道我非得以那种方式来领悟吗？」她低声问。

他默然不语，迫使她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她必须认清他的主导思维是弗瑞曼式的；还要知道，掠食者会紧跟着任何留下踪迹的猎物，一如天启预象里的猎杀机器。

「黄金之路，」她轻声说道，「我能感觉到它。」又瞪着他说：「它太残酷了！」

「生存总是残酷的。」

「他们无处可逃，」她小声说，接着拔高音量，「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企图成为弗瑞曼式的反叛者。」他说，「但弗瑞曼人对沙漠里的蛛丝马迹有极强的识别能力，连纵横交错、肉眼很难看清的风痕都能分辨出来。」

他看到她心生悔恨，脑海里浮现出已故战友的形象。他知道她马上就要生出罪恶感，并对他发火，因而赶紧说：「假如我只是召你来听我说几句，你会相信吗？」

她几乎被悔恨压垮了，在面罩底下张口不住喘息。

「你还没活着走出沙漠。」他提醒道。

慢慢地，她止住了颤抖。他在她头脑里缺省的弗瑞曼本能起了应有的作用，平复了情绪。

「我能活下去。」随后她又盯着他的眼睛说，「你透过我们的情绪来读心，是不是？」

「情绪引燃思想。」他说，「我能分辨由情绪引起的极小行为差异。」

他看到她又惧又恨地接受了自己无所遁形的现实，就像当年的莫尼奥。问题不大。他探了探他们前方的未来。是的，她能活着走出他的沙漠，因为他身旁有她留在沙地里的足迹……但看不到她本人。在她的足迹前方，忽地冒出一片藏着某种东西的空白。而安蒂克的垂死呼号在他的预知意识里……在蜂拥进攻的鱼言士中间回荡！

马尔基要来了，他想，又要见面了，我和马尔基。

雷托睁开眼睛，看见希欧娜还在瞪着自己。

「我还是恨你！」她说。

「你恨的是掠食者不可或缺的残酷性。」

她带着得意洋洋的恶意说道：「但我还看到了一件事！你没能跟上我的路！」

「所以你必须育种，保护好这条路。」

就在他说话的当下，开始下雨了。天空骤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尽管雷托先前已感觉到气候控制的波动，却未料到有此突然袭击。他知道沙厉尔有时会降雨，雨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寥寥几个水坑，太阳一露脸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多数时候，雨水连地面都碰不到，仿佛幻影一般，落到沙漠上方的高温大气层里就已蒸发干净，随风散尽。然而，这一场大雨却把他淋得湿透。

希欧娜拉下面罩，抬起脸贪婪地迎上雨水，连雷托那里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当第一阵雨水钻入交叠的沙鳟皮肤缝隙时，他一下子僵住了，极度痛苦中把自己蜷成一颗球。来自沙鳟和沙虫的两股相反的作用力为「痛楚」一词赋予了新含意。他感到自己正在被撕裂。沙鳟有亲近水、封锁水分的冲动，而沙虫只觉得死神降临了。雨滴落在哪里，哪里就喷出一团青烟。他的体内「工厂」开始制造纯正的香料萃取物了。一缕缕青烟从他身下的水洼升起，他不停扭动呻吟。

乌云飘远，希欧娜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正乱作一团。

「你怎么了？」

他无法回答。雨虽然停了，但石头上还沾着水，身下到处都是水洼。没地方可躲。

希欧娜看见他身上凡沾水之处都在冒青烟。

「是水！」

右侧不远处有一块不高的凸地没有积水，他忍痛挣扎爬去，每压过一处水洼都要发出哀鸣。当他终于翻上这片近乎干燥的凸地时，痛苦才渐渐平息，他发现希欧娜就站在正对面。她假装关切地试探道：

「水怎么会伤到你？」

伤到？真轻描淡写！但她的问题无法回避。她现在知道得够多了，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答案。他迟疑了一下，开始解释沙鳟和沙虫各自与水的关系。她默默地仔细听。

「但你自己还挤了点水给我……」

「香料起了隔绝的作用。」

「那你为什么不坐车就来这里冒险？」

「躲在帝堡或车子里算不上是弗瑞曼人。」

她点点头。

他看到她眼里重新燃起叛逆之火。她不必怀有罪恶感或依赖感，她再也不能不相信他的黄金之路了，但这有什么区别呢？他的残暴行为仍旧不可饶恕！她可以拒绝他在大氏族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不是人类，跟她截然不同。而且她已经掌握了毁灭他的秘密！用水包围他，毁掉他的沙漠，挖一条制造痛苦的水沟把他圈在里面。她觉得只要转开头就能对他瞒住自己的想法吗？

我能怎么办？他想，她必须活下去，而我又不能对她下手。

既然他已经大致了解希欧娜的本性，何不轻轻松松丢下一切，一头沉入自己的思考中呢？只活在自己的回忆里，多么诱人哪，但他的孩子们还需要再上一堂示范课，才能使黄金之路避开最后的威胁。

这是多么痛苦的决定！他对贝尼·杰瑟里特又生出了新的同情。他现在面临的两难处境和她们当初面对穆阿迪布时的情形相当类似。她们同样无法控制育种计划的最终目标—我的父亲。

亲爱的朋友，再接再厉，向缺口冲去吧。[8]他在心里装模作样地念起了这句台词，差点苦笑出来，不过还是忍住了。

8 出自莎士比亚所著《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景，百年战争中英王亨利为了鼓舞军队攻下眼前的法国城池而发表演说。—编注

45

只要进化的代数足够多，掠食者就能促使猎物产生适应性变异，而此类变异又会透过回馈机制改变掠食者，继而再度影响猎物……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许多强大力量亦是如此，包括宗教在内。

——《失窃的日记》



「陛下命我通知你，你女儿还活着。」

奈拉垂眼望着办公桌对面埋在一大堆便笺、文件和通讯设备里的莫尼奥，用单调的声音传达了消息。

莫尼奥双掌紧紧合十，盯着桌上的宝树纸镇在斜阳下投出的长长阴影。

他问道：「两个人都回帝堡了？」但并没有抬头去看那副以标准立正姿势站在面前的粗壮身形。

「是的。」

莫尼奥朝他左侧的窗户望出去，沙厉尔地平线上悬着燧石一般的黑幕边界，狂风贪婪地席卷每一座沙丘顶上的沙粒，但这些他都视而不见。

「先前我们商量过的那件事呢？」他问。

「已经安排妥了。」

「很好。」他挥手示意她退下，但奈拉站着没动。莫尼奥颇感意外，定睛看她，从她进门这还是第一次。

「我必须参加这场——」她咽了口唾沫，「婚礼吗？」

「这是陛下的命令。你将成为现场唯一一个佩带雷射枪的人。这是一种荣誉。」

她依然站在原地，目光停留在莫尼奥头顶上某个地方。

「嗯？」他催促。

奈拉突出的㕊斗微一痉挛，说：「他是神，我是凡人。」她脚跟一旋出了办公室。

莫尼奥微微好奇这个大块头鱼言士有什么心结，但他的心思还是禁不住落到了希欧娜身上。

她和我一样挺过来了。现在希欧娜已经从内心感觉到黄金之路正在延伸。就像我当初那样。他并没有从中获得心灵相通之感，也没有觉得自己与女儿距离更近了。这是一个负担，必然会束缚她的叛逆天性。没有一个厄崔迪家的人会反对黄金之路。雷托有办法确保这一点！

莫尼奥想起自己高举反旗的那些日子。每晚都换一张床，永远停不下奔跑的脚步。痛苦的往事像蛛网般黏在脑子里，不管费多少劲去忘却都无济于事。

希欧娜已经被关进了笼子，跟我一样，跟可怜的雷托一样。

暮钟敲响，打断了他的思路，也启动了办公室灯光。他低头看看尚未完成的神帝与赫薇·诺里的婚礼筹备工作。要办的事太多了！过了一会儿，他按呼叫铃，吩咐待命的鱼言士助手倒杯水，再传邓肯·艾达荷到办公室来。

她很快端水过来，把杯子放在桌上莫尼奥左手边。莫尼奥看到几根擅弹鲁特琴的细长手指，但没有抬眼看她本人。

「我派人去请艾达荷了。」她说。

他点点头，继续工作。他听到她离开，这才抬起头来喝水。

有些人活着就像夏天的飞蛾，他想，而我却扛着永远也卸不下的重担。

水喝起来淡而乏味，让他心生倦意，感到浑身乏力。他眺望着沙厉尔渐暗的余晖，觉得按常理应该欣赏这美景的，然而自己只是在想光线变化符合自然规律。对此我无能为力。

夜幕降临后，办公室照明亮度自动提高，这有助于保持思虑清晰。他觉得已充分准备好接待艾达荷了。得教教这位什么是当务之急了，马上就教。

办公室门开了，还是那名助手。「您要现在用餐吗？」

「等一会。」她刚要退下，莫尼奥抬抬手，「门开着好了。」

她皱了皱眉。

「你练练琴。」他说，「我想听。」

她有一张嫩滑的圆润娃娃脸，笑起来如阳光般灿烂。她转身离去时嘴角还挂着笑意。

不久，他听到外间响起鲁特琴声。没错，这个年轻的助手有天赋。低音弦急拨宛如雨点敲打屋顶，中音弦轻声相和。也许有一天她能再进阶去弹巴利斯九弦琴。他听出了是哪首乐曲，那是低沉的秋风簌簌之声，来自一颗不知沙漠为何物的遥远星球。琴音宛如天籁，伤感而悲悯。

这是笼中人的悲泣，他想，关于自由的记忆。这种想法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难道自由总是离不开反抗吗？

鲁特琴声歇，传来低低的话语声。艾达荷走进办公室，莫尼奥的目光迎了上去。一缕光线使莫尼奥产生错觉，仿佛艾达荷戴着一张鬼脸面具，只露出深凹的眼睛。艾达荷自顾自往莫尼奥对面一坐，错觉消失了。只是又一个邓肯而已。他换了没有徽记的普通黑制服。

「我正在问自己一个特别的问题。」艾达荷说，「很高兴你找我来，我也想问问你。莫尼奥，我的前任没有吸取什么教训？」

莫尼奥一怔，坐直身子。好一个非典型的问题！忒莱素人会不会真的在这一个邓肯身上藏了点特别的东西？

「这问题从何而来？」莫尼奥问。

「我一直像弗瑞曼人那样思考。」

「你不是弗瑞曼人。」

「比你想的更接近。斯第尔格耐巴曾经说过，我可能天生是弗瑞曼人，只是来沙丘星之前连我自己都蒙在鼓里。」

「你像弗瑞曼人那样思考时会怎么样？」

「你应该记得一句话：不愿与之共亡的人，亦不可为伍。」

莫尼奥把手掌按在桌面上。艾达荷脸上露出狼一般的微笑。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莫尼奥问。

「我猜你也许是个好伙伴，莫尼奥。我问自己为什么雷托会把你当成最亲密的心腹。」

「我通过了考验。」

「和你女儿一样？」

他已经知道他俩回来了。这代表有几个鱼言士会向他通风报信……要么就是神帝召见过邓肯……不可能，否则我会知道的。

「考验永远不一样。」莫尼奥说，「给我的安排是独自走进一座洞穴迷宫，随身只带一袋干粮和一小瓶香料萃取物。」

「你选了哪个？」

「什么？喔……如果你接受考验就会知道。」

「雷托有一面我压根不了解。」艾达荷说。

「我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其实你也不了解那个雷托。」艾达荷说。

「因为他是这个宇宙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人。」莫尼奥说。

「别跟我耍情绪上的花招博取同情。」艾达荷说。

「情绪花招，嗯，好。」莫尼奥点点头，「神帝的情绪就像一条河——没有阻碍时波澜不兴，遇到一点点阻碍就会泛起泡沫和浪头。他是不可阻挡的。」

艾达荷环视明亮的办公室，再把目光投向黑漆漆的夜空，想到外面某处流淌着已驯服的艾达荷河。他把视线转回莫尼奥，问道：「关于河流你知道些什么？」

「在我年轻时，他派我出公差，我竟把生命托付给一条船，先是漂浮在河上，而后又漂到前后看不见岸的海上。」

谈话间，莫尼奥突然觉得触及了一条指向雷托某些深层真相的线索。这种感觉让莫尼奥陷入了沉思，他回忆起那颗遥远的星球，那片茫茫的大海。旅途第一晚起了一场风暴，轮船深处不知从哪里传来费力的发动机声，沙沙沙沙沙，令人烦躁不安。他在船长的陪同下站在甲板上，注意力一次次被发动机声吸引又远离，就像是不断掠过又出现的墨绿色水面起伏。船体每一次坠落，都像一记重拳把大海开肠剖肚。轮船发疯般上下狂颠，浸得透湿，往上……往上，往下！恐惧压得他肺部发疼。轮船无数次俯冲进企图摧毁他们的海水之中，坚硬的海面不停炸起白色水花，砸在甲板上，一小时又一小时，一片海域又一片海域……

这一切都是指向神帝的线索。

他既是风暴，又是船。

莫尼奥盯着坐在对面的艾达荷。在办公室的冷光下，此人没有一丝不安，只有一腔渴望。

「你不打算帮我弄清其他邓肯·艾达荷没有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吗？」艾达荷说。

「我会帮你。」

「那么我始终没有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如何信任。」

艾达荷从桌前退后，瞪着莫尼奥，用粗哑的嗓音说道：「我会说我信任过头了。」

莫尼奥毫不退让：「你是怎么信任别人的？」

「你是什么意思？」

莫尼奥把手搁在大腿上。「你选择男性伙伴，只看他们能不能站在你所谓正义的一边去战斗和牺牲；你选择女性伙伴，只看她们能不能与你的阳刚标准形成互补。你听不进不同意见，即便是善意的也一样。」

办公室门口有动静。莫尼奥抬头正见希欧娜进门。她停下脚步，一手撑在腰间。

「嗯，父亲，又是你那套老把戏，我看出来了。」

艾达荷连忙转头看她。

莫尼奥仔细打量她，寻找变化的迹象。她洗过澡，换上了新制服——鱼言士指挥官的黑金双色军服，但脸和手暴露了她在沙漠里经历的磨难。她瘦了，颧骨凸了出来。药膏遮不住嘴唇上的裂口，双手静脉隆起。她的目光似已饱经沧桑，而表情就像嚼过苦药渣。

「我听你们两个在聊。」她说。她把手从腰部放下，往里走了一点。「你怎么敢提善意，父亲？」

艾达荷注意到她那身军服。他抿嘴思忖起来。鱼言士指挥官？希欧娜？

「我了解你吃的苦头。」莫尼奥说，「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真的吗？」她又上前几步，站在艾达荷身边。艾达荷依然若有所思地盯着她。

「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活下来了。」莫尼奥说。

「看到我安然无恙地被神帝收编，你不知有多得意吧？」她说，

「你等了那么久才有了个孩子，现在看哪！看看我现在有多成功。」她慢慢转了一圈展示自己的军服，「鱼言士指挥官。手底下只有一个人的指挥官，但毕竟是指挥官。」

莫尼奥克制自己，用公事公办的冷静语气说：「坐下。」

「我喜欢站着。」她俯视艾达荷仰起的脸，「啊，邓肯·艾达荷，分配给我的伴侣。你不觉得有意思吗，邓肯？陛下说迟早要把我安排进鱼言士的领导阶级。在此之前，我有个勤务兵。你认识一个叫奈拉的人吗，邓肯？」

艾达荷点点头。

「真的？我倒好像不认识她。」希欧娜望向莫尼奥，「我认识她吗，父亲？」

莫尼奥耸了耸肩。

「你刚才还提到信任，父亲。」希欧娜说，「位高权重的莫尼奥信任谁呢？」

艾达荷转脸看总管有什么反应。他看上去正强忍着不发作。是生气吗？不……是别的。

「我信任神帝。」莫尼奥说，「我要把他的愿望传达给你们俩，希望这能让你们明白点什么。」

「他的愿望！」希欧娜奚落道，「听到了吗，邓肯？神帝的谕令现在改叫愿望了。」

「你直说吧。」艾达荷说，「我知道我们无论如何都没得选择。」

「你始终有选择。」莫尼奥说。

「别听他的。」希欧娜说，「他有得是花招。他们想叫我俩投入彼此的怀抱，多生养些跟父亲差不多的人出来。你的后代，我的父亲！」

莫尼奥脸色变白。他双手紧紧抓住桌沿，身子朝前倾。「你们两个都是蠢货！但我会想办法挽救你们的。你们自己不学好，我却不能撒手不管。」

艾达荷看见莫尼奥面颊颤动、目光如炬，意外地心生感动。「我不是他的种男，但我听你的。」

「大错特错。」希欧娜说。

「住嘴，女人。」艾达荷说。

她低头怒视艾达荷的头顶。「别跟我这样说话，否则我会把你的脖子绕在你脚踝上！」

艾达荷愣了一下，开始转身。

莫尼奥苦着一张脸，挥手示意艾达荷坐着别动。「我提醒你，邓肯，她还真办得到。连我都不是她的对手，没忘记你对我动手那次吧？」

艾达荷快速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说：「该说什么你就说吧。」

希欧娜往莫尼奥的桌缘一坐，低头看着两个人。「这样就好多了。」她说，「让他说，不过别听。」

艾达荷紧紧抿住嘴唇。

莫尼奥松开抓着桌沿的手，往后一靠，看看艾达荷，又望望希欧娜。「神帝和赫薇·诺里的婚礼我差不多安排好了。婚礼期间我希望你们两个避一避。」

希欧娜疑惑地看着莫尼奥。「这主意是你的还是他的？」

「我的！」莫尼奥回瞪着女儿，「你没有荣誉感和责任感吗？跟他在一起你什么也没学到吗？」

「哦，你学到的我都学到了，父亲。我给出了承诺，也会兑现。」

「那么你会统率鱼言士？」

「要看他什么时候把指挥权交给我。你知道，父亲，他比你可狡猾多了。」

「你要把我们支开到哪里去？」艾达荷问。

「那也得我们先同意。」希欧娜说。

「沙厉尔边缘有个示范区弗瑞曼人的小村庄，」莫尼奥说，「叫托诺。这个村子条件还不错，有岩壁遮阴，岩壁另一边是河。村里有口井，食物也不错。」

托诺？艾达荷好奇起来。这名字听起来颇耳熟。「去泰布穴地要经过一个托诺盆地。」他说。

「而且长夜漫漫，没有娱乐活动。」希欧娜说。

艾达荷狠狠瞪了她一眼。她也不甘示弱地回瞪。「他要我们配种，去迎合虫子的意思。」她说，「虫子需要我肚子里怀上宝宝，生出来好供他折腾。要我照做，除非他死了！」

艾达荷呆呆地看着莫尼奥。「要是我们不去呢？」

「我想你们会去的。」莫尼奥说。

希欧娜嘴角抽搐了一下。「邓肯，你见过这种沙漠小村庄吗？没设施，没……」

「我见过泰伯村。」艾达荷说。

「我敢说跟托诺村一比它就是大都市。我们的神帝不会在一堆泥房子中间举办婚礼的。喔，不。托诺村就是一堆泥房子，什么便利设施也没有，跟原始弗瑞曼人的住地差不多。」

艾达荷盯着莫尼奥说道：「弗瑞曼人不住泥屋。」

「谁管他们在哪里搞邪教膜拜把戏。」希欧娜不屑地说。

艾达荷的视线仍然没有离开莫尼奥。「真正的弗瑞曼人只信奉一事，就是正直的品性。与住得舒不舒服相比，我更关心这个。」

「别指望我会让你舒服！」希欧娜插嘴道。

「我什么都不指望你。」艾达荷说，「莫尼奥，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这个托诺村？」

「你打算去？」她问。

「我考虑接受你父亲的好意。」艾达荷说。

「好意！」她看看艾达荷又瞧了瞧莫尼奥。

「你们马上出发。」莫尼奥说，「我已经选了一组鱼言士，由奈拉带队护送你们去托诺村并安排食宿。」

「奈拉？」希欧娜问，「真的？她要跟我们在一起？」

「直到完婚那一天。」

希欧娜慢慢点了点头。「那我们同意。」

「别代表我！」艾达荷插了一句。

希欧娜莞尔一笑。「抱歉。我能否恭请绝不会碰我的邓肯·艾达荷大人一同前往该原始驻地？」

艾达荷挑起眉毛仰望她。「你绝不用担心我会把手搁在哪。」他又把目光转向莫尼奥。「你是出于好意吗，莫尼奥？是出于好意才把我支开的吗？」

「这是个信任问题。」希欧娜说，「他信任谁？」

「我和你女儿不去也得去吗？」艾达荷追问。

希欧娜站起身。「要么我们接受，要么当兵的把我们五花大绑押到那里。他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呢。」

「实际上我没选择啰？」艾达荷说。

「你有一个人人都有的选择，」希欧娜说，「马上死，还是晚点再死。」

艾达荷仍旧盯着莫尼奥。「莫尼奥，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愿满足我的好奇心吗？」

「好奇心让很多人在绝境中活了下来，」莫尼奥说，「我想让你活下去，邓肯。我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

沙丘星几乎无处不是年代悠久的沙漠，收服这漫天扬尘、用水土将尘沙固着于地表，花了将近一千年时间。厄拉科斯星已有约两千五百年没见过沙暴了。当年一场风暴就能卷起两百亿吨沙尘，将天空蒙上一片银灰色。弗瑞曼人有言：「沙漠是一名外科大夫，能切肤划肌，揭表见里。」星球和人一样都有层次结构，这一点显而易见。我的沙厉尔仅仅是对过往的无力缅怀。我必须成为现今的沙暴。

——《失窃的日记》



「你没跟我商量就把他俩送去托诺村了？真让我意外啊，莫尼奥！你很久没这么有主见了。」

在昏暗的地下墓殿中央，莫尼奥低头站在离雷托约十步远处，使尽浑身解数不让自己发抖，同时又意识到这点花招可能早被神帝看穿了。此时已近午夜，之前雷托让总管等了又等。

「但愿我没有冒犯陛下。」莫尼奥说。

「你把我逗乐了，不过也别高兴。近来，是悲是喜我已经分不清了。」

「原谅我，陛下。」莫尼奥低声说。

「你在请求什么样的原谅？你总是离不开别人的评判吗？你的宇宙不能自行运转吗？」

莫尼奥抬眼望向那张可怕的兜帽形脸庞。他既是船又是风暴，仿佛日落之情景自生自息。莫尼奥感到自己已经站在恐怖真相的边缘。神帝的目光钻进他的身体，正在灼烧刺探他。「陛下，您想要我怎么做？」

「我要你对自己有信念。」

莫尼奥只觉体内有什么东西就要炸开了。「那么我没有跟您商量

就……」

「你真有悟性，莫尼奥！小人物企图爬到别人头上，就会摧毁别人对他们的信念。」

莫尼奥觉得这些话一股脑砸了过来，既带有责难，也隐含着坦白。他感到某种令人生畏却又让人依恋的东西正在远去。他想说点什么把它找回来，脑子却一片空白。也许问问神帝……

「陛下，只求您能说说您的想法，关于……」

「我的想法转瞬即逝！」

雷托俯视莫尼奥。总管那厄崔迪鹰勾鼻上方的一对眼睛真古怪—节拍器似的脸型搭配了一双自由诗般散漫的眼睛。马尔基快来了！马尔基快来了！马尔基快来了!?莫尼奥听到这个有节奏的声音了吗？

莫尼奥痛苦得想大喊大叫。他原本能感觉到的依傍—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双手捂住嘴。

「你的宇宙是一个二维沙漏。」雷托责怪道，「你为什么要阻挡沙子流动？」

莫尼奥放下双手，叹了口气。「陛下，您想听听婚礼的安排吗？」

「别烦我！赫薇在哪里？」

「鱼言士正在帮她准备……」

「你跟她商量过婚礼的安排了吗？」

「是的，陛下。」

「她没意见？」

「是的，陛下，但她怪我安排的环节只重数量不重品质。」

「这不是一针见血吗，莫尼奥？她有没有看出鱼言士的不安？」

「我想有，陛下。」

「我结婚这件事让她们很焦虑。」

「所以我把邓肯支开了，陛下。」

「当然是这样，希欧娜也跟他……」

「陛下，我知道您考验过她，她……」

「她和你一样深切地感知到了黄金之路，莫尼奥。」

「那我为什么还怕她，陛下？」

「因为你把原因看得比什么都重。」

「但我偏偏不知道自己害怕的原因！」

雷托微微一笑。这就好比在一座无限大的露天剧场里玩透明骰盅。莫尼奥的情感只在这个迷你舞台上有精彩表演。他从没发现自己离舞台边缘有多近！

「莫尼奥，你为什么总是从连续的整体中孤立出一个个现象？」雷托问，「当你看到一道光，你会特别留意光谱中的某一种颜色吗？」

「陛下，我不明白！」

雷托闭上眼睛，想起他曾无数次听过这句呼喊。呼喊者的面孔层层叠叠地混淆在一起。他睁开眼抹去全部画面。

「只要有一个人活下来看着这些颜色，它们就不会走向线性的死亡，即使你死了也不会，莫尼奥。」

「陛下，您说的这些颜色是怎么回事？」

「连续性、永恒、黄金之路。」

「您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陛下！」

「因为你不愿去看！」

莫尼奥头颅低垂。「陛下，我知道您进化得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崇拜您……」

「该死，莫尼奥！」

莫尼奥猛地抬头，惊恐地盯着雷托。

「当世俗权力超越宗教，文明就会崩塌！」雷托说，「你为什么看不出来？赫薇就看得明白。」

「她是伊克斯人，陛下。也许她……」

「她是鱼言士！天生就是，她生下来就是为了献身于我。不！」莫尼奥刚要开口，雷托就抬起一只小手制止，「鱼言士心里不太平，因为我曾称她们为我的新娘，而现在，她们看到一个没受过赛艾诺克训练的陌生人比自己知道得还要多。」

「怎么会，陛下，您的鱼……」

「你说什么？每个人总会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应该干什么。」

莫尼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什么也没说。

「小孩子都是明白事理的。」雷托说，「只是大人会把他们弄糊涂，搞得他们把已经明白的也隐藏起来，最后连自己都蒙在鼓里了。莫

尼奥！释放你自己！」

「陛下，我做不到！」莫尼奥撕心裂肺地呐喊，并痛苦地颤抖起来，「我没有您的能力、您的知识……」

「够了！」

莫尼奥沉默，但身体还在发抖。

雷托柔声说道：「没关系，莫尼奥。我对你要求太高，我看得出你尽力了。」

莫尼奥慢慢止住颤抖，大口大口喘息。

雷托说：「我的弗瑞曼式婚礼有一些变动。水环不用我妹妹珈尼玛的，改用我母亲的。」

「陛下，用契妮女士的吗？但她的水环在哪里？」

雷托在帝舆上扭动庞大身躯，指了指左侧两条隧道的交会处，昏暗的灯光照着厄拉科斯星最早一批厄崔迪家成员的壁龛。「在她的墓穴里，第一个壁龛。莫尼奥，你取出水环，带到婚礼上来。」

莫尼奥注视着地下墓殿阴暗的另一头。「陛下……这会不会有失敬意……」

「莫尼奥，你忘了谁住在我心里。」雷托改用契妮的嗓音说：「我可以随意处置我自己的水环！」

莫尼奥畏惧地应道：「是，陛下。我会把水环带到泰伯村……」

「泰伯村？」雷托已恢复平常的声音，「我改变心意了。婚礼将在托诺村举行！」

大多数文明创建在怯懦之上，教人怯懦是教化民众的捷径。你降低能培养勇敢的标准，你削弱意志，扼制欲望，画地为牢。你为一举一动都设定规范，你不承认存在无序状态，你甚至教导孩子放慢呼吸频率。最终，你得到顺民。

——《失窃的日记》



艾达荷一近看托诺村就吓呆了。这里就是弗瑞曼人的家？

黎明时分，一队鱼言士把艾达荷与希欧娜带出帝堡，塞进一架大型扑翼机，一旁还停放了两架较小的护卫机。机队低速飞行了将近三小时，降落在一座扁圆形塑石机库旁。此地距托诺村近一公里远，中间隔着几座古老的沙丘，间杂着矮灌木的瘠地草披覆在沙丘上，使其形态保持不变。他们走在下坡路上时，村庄背靠的岩壁变得愈来愈高，直至耸入云天，相形之下，山脚下的村庄则显得愈来愈小。

「示范区弗瑞曼人基本上没沾染过异星技术。」奈拉解释，其他队员正忙着把扑翼机停入低矮的机库。一名鱼言士已领命小跑前往托诺村去通报。

希欧娜整个航程几乎一言未发，但她一直在偷偷打量奈拉。

在晨光下翻越沙丘时，有那么一会儿，艾达荷试着想像自己回到了旧时代。植被底下的沙地清晰可见，沙丘之间的谷地分布着焦土、枯草和光秃秃的灌木。三只秃鹫双翅横展，翼尖岔开，在天穹盘旋—弗瑞曼人称之为「高空搜索」。艾达荷本想跟身旁的希欧娜说说秃鹫的习性，当这些食腐动物开始下降时，你才需要小心。

「我听说过秃鹫的事了。」她冷冷地说。

艾达荷注意到她上嘴唇汗涔涔的。簇拥着他俩的其他队员散发出掺有香料气息的汗味。

他不断发现过去与现在的差别，所以老是在想像中出戏。配发给他们的蒸馏服徒有其表，并不能有效地收集身体水分。真正的弗瑞曼人绝不会把生命托付给这种蒸馏服，即使是在眼前这个能闻到水源味的地方也不行。奈拉的鱼言士小队走路时也不像弗瑞曼人那样悄无声息，她们如同孩子一样叽叽喳喳。

希欧娜在他身旁费力跋涉，对谁都没好脸色。她的目光不时落在奈拉的虎背熊腰上。奈拉阔步走在最前，领先其他人几步。

这两个女人之间怎么了？艾达荷想。奈拉对希欧娜显得忠心耿耿，不管希欧娜说什么她都一字不漏地竖耳倾听，不管希欧娜有什么异想天开的吩咐她都照办……除了不会违背带他们去托诺村的命令，奈拉对希欧娜唯命是从，尊称她为「指挥官」。两个人之间另有隐情，正因如此奈拉才保持着敬畏之心。

终于，他们走上了通往村庄及村后岩壁的下坡路。从空中俯瞰，托诺村由一片反光的矩形组成，恰好落在岩壁的阴影之外。而从这里近距离望过去，村子变成了一堆破败的小屋，闪亮的矿物颗粒和金属碎片凸显出墙面上的涡卷花饰—然而愈想装点门面，愈显得寒酸。最大的一间房子上竖着根金属杆，一面破破烂烂的绿旗飘在杆顶。阵阵微风把垃圾和未加盖的化粪池的气味送进艾达荷的鼻孔。一条村中乾道正对着他们，在植被稀疏的沙地上延伸了一段距离，末端是参差不齐的路面断头。

身穿长袍的接待团在插绿旗的房子附近等候，奈拉先前派去通报的那名鱼言士也在里面。艾达荷数了数，接待团一共八人，全是男性，身上所穿似是正宗的深褐色弗瑞曼长袍。其中一人兜帽下醒目地系着一根绿色头带—无疑是耐巴。孩子们捧着花站在一侧，后面的小巷里能看见戴黑兜帽的女人正在朝这边观望。艾达荷发现整个场面令人丧气。

「赶紧打发掉他们完事。」希欧娜说。

奈拉点点头，率先下坡走向街道。希欧娜和艾达荷与她保持几步距离。其他人三三两两跟在后面，嘴巴已经安静下来了，她们四处张望，毫不掩饰好奇心。

奈拉走近接待团时，系绿头带的那位迎上前来，躬身致意。他的动作像老人，但艾达荷看出来他其实并不老，将近中年，两颊光润无皱

纹，粗短的鼻子上没有呼吸过滤管的摩擦疤痕。还有眼睛！这双眼睛的瞳孔清晰可见，并不像香料上瘾者那样全是一片蓝色，而且他的眼珠是棕色的，弗瑞曼人竟然是棕色眼睛！

「我叫加伦，」那男人向站在面前的奈拉自我介绍，「是此地的耐巴。谨向光临托诺村的诸位致以弗瑞曼式的欢迎。」

奈拉举手过肩朝站在身后的希欧娜和艾达荷做了个手势。「客人的住处备妥了吗？」

「弗瑞曼人好客是出了名的。」加伦说，「都备妥了。」

艾达荷觉得这里不但气味刺鼻，声音也刺耳。右边就是那座插绿旗的房子，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进去。厄崔迪的旗帜居然飘在这上头？里面是一间低矮的礼堂，尽头有一座贝形舞台，中央一座小讲台。他看到一排排座椅和酱紫色地毯。怎么看都是个针对观光客的娱乐表演场所。

一阵脚步拖动声把艾达荷的注意力拉回加伦身上。孩童绕过接待团挤上前来，用脏兮兮的手捧出一簇簇俗艳的红花。花已经枯萎了。

加伦准确认出了希欧娜军服上鱼言士指挥官特有的金滚边，就向她请示起来。

「您想观看弗瑞曼仪式表演吗？」他问，「比如音乐？舞蹈？」

奈拉从一个孩子手里收下一束花，嗅了嗅，打了个喷嚏。

另一个顽童把花伸向希欧娜，睁大双眼抬头瞧着她。她看也没看那孩子就接过了花。艾达荷干脆朝着正要靠近的孩子挥手驱赶。孩子们盯着艾达荷犹豫了一下，随即绕开他奔向其他人。

加伦对艾达荷说：「如果您赏他们几块钱，他们就不会来烦您了。」

艾达荷十分惊愕，这就是弗瑞曼孩子所受的教育？

加伦转向希欧娜，开始介绍村子的布局，奈拉在一旁听着。

艾达荷离开他们沿街道走去，发现自己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而当他回视时那些目光又都躲开了。房舍墙面上的装饰丝毫无法掩饰这地方的破败，让他大倒胃口。他透过一扇敞开的门往礼堂内部瞧去。托诺村处处散发着不和谐，枯萎的花瓣和加伦讨好的言语都透着一股苦苦挣扎的意味。换一个时间和星球，这就是一座驴子满街跑的村子──腰上系绳子的农民会挤过来递请愿书。他能从加伦的声音里听出哭诉与哀求。这

些不是弗瑞曼人！这些可怜虫生活在边缘地带，竭力想抓住一点点旧时代的残砖断瓦，然而往昔还是离他们愈来愈远。雷托把这里变成了什么？这些示范区弗瑞曼人完全迷失了方向，只剩下苟活，鹦鹉学舌般重复着一些老话，他们不理解其中的意义，甚至连发音都不正确！

艾达荷回到希欧娜身边，弯腰细看加伦那件褐色长袍的剪裁。为了省布料，袍子紧绷绷地箍在他身上，底下露出光滑的灰色蒸馏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真正的弗瑞曼人绝不会这么做。艾达荷看了看接待团其他成员，发现他们清一色穿着布料能省则省的袍子。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情绪特点。穿上这种袍子动作幅度不能过大，也不能太随意。这种服装把整个群体都束缚住了！

艾达荷感到一股厌恶涌上心头，他疾步上前，一把扯开加伦的袍子，想看看里面的蒸馏服。果然不出所料！蒸馏服也是冒牌货—既无袖子，又无靴泵！

加伦朝后一退，一只手按住刀柄，这把刀别在腰带上，袍子一扯开便露了出来。「喂！你干什么？」加伦怒道，「可别乱碰弗瑞曼人！」

「你？弗瑞曼人？」艾达荷反唇相讥，「我和弗瑞曼人朝夕相处过！我和弗瑞曼人一起打过哈克南家的人！我和弗瑞曼人并肩战死过！你？你就是个冒牌货！」

加伦紧按在刀把的指关节已经发白。他问希欧娜：「这个人是谁？」

奈拉大声答道：「这位是邓肯·艾达荷。」

「那个苏亡人？」加伦的目光重又转回艾达荷脸上，「我们从来没见过苏亡人。」

艾达荷觉得自己几乎控制不住要血洗这个村子了，就算为此丧命也无所谓，反正这条小命永远也死不了，一些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人还会让他复活的。我是旧型号，没错！但他们连弗瑞曼人都不是。

「要么拔刀，要么把手拿开。」艾达荷说。

加伦迅速移开按着刀把的手。「这不是真刀，」他说，「装饰用的。」他的口气变得热情起来，「真刀我们也有，连晶刃匕都有！都锁在展示柜里保护起来了。」

艾达荷忍不住仰头大笑，希欧娜也笑了，但奈拉显得很谨慎，其他

鱼言士闻声而来，警惕地将他们围在中间。

这笑声对加伦起了奇怪的效果。他低下头，双手紧扣，但艾达荷早已注意到这双手在发抖了。加伦再次抬起头来，从浓眉下望着艾达荷。艾达荷突然醒悟过来。加伦的自我意识仿佛被一只铁靴碾得只剩下畏惧与屈从了。此人眼睛里流露出见机行事的神情。不知何故，艾达荷想起了《奥兰治合一圣书》里的一段话。他自问：就是这些顺民会把我们慢慢耗尽再接管宇宙吗？

加伦清了清嗓子说：「邓肯·艾达荷苏亡人是否有兴趣亲眼看看我们的习俗和仪式，并提出宝贵意见呢？」

这哀求让艾达荷感到害臊。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会把所有我了解的弗瑞曼人的一切都教给你们。」他抬眼看见奈拉对他面露不悦。「我也好打发时间。」他说，「谁知道呢？也许能带回一些弗瑞曼人的真材实料。」

希欧娜说：「我们不需要玩古老的膜拜把戏！带我们去宿舍。」

奈拉尴尬地低下头，撇开目光，对希欧娜说：「指挥官，有件事我没敢跟您说。」

「就是你必须确保我们待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希欧娜说。

「喔，不是！」奈拉抬头看着希欧娜，「你们能去哪里？这岩壁爬不上去，墙的另一头也只有一条河。另一边是沙厉尔。唔，不是这个……是别的事。」奈拉摇摇头。

「快说！」希欧娜厉声喝道。

「我接到严正命令，指挥官，不敢不服从。」奈拉扫了一眼其他队员，重又望着希欧娜说，「您和……邓肯·艾达荷必须住在一起。」

「我父亲下的命令？」

「指挥官，据说是神帝亲自下的令，我们不敢不服从。」

希欧娜直视着艾达荷。「我们最后一次在帝堡见面时我对你的警告，你还记得吧，邓肯？」

「我的手只听凭我自己的意愿，」艾达荷吼道，「而我的意愿你应该清楚得很！」

她略一点头，从艾达荷转向加伦。「在这个破地方睡哪里不一样呢？带我们去。」

加伦的反应让艾达荷感到意外——他朝艾达荷转过脸，躲在弗瑞曼兜帽里偷偷眨了眨眼，表示心照不宣，这才领着他们沿肮脏的街道走去。

是什么最直接威胁到我的统治？告诉你，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一个站在神面前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先知先觉的狂喜会释放出性爱般的能量—除了创造，别的一概不在乎。种种创造行为大同小异。一切都取决于所见之幻象。

—《失窃的日记》



雷托躺在小帝堡塔楼高高的带顶阳台上，没有乘坐帝舆。他压抑焦躁不安的情绪，知道这是因为与赫薇·诺里完婚的日子不得不延后了。他朝西南方眺望，在渐暗的地平线另一边，邓肯、希欧娜和他们的下属已经在托诺村待了六天。

延迟婚期是我自己不好，雷托想，是我临时更改婚礼地点，可怜的莫尼奥又得重新筹备了。

当然，现在还有马尔基的事。

这些要紧事都无法跟莫尼奥解释。雷托听见他在高空厅堂的正厅里走来走去，正为自己离开婚礼筹备指挥所而担心。莫尼奥真是爱操心！

雷托望着低悬在地平线上的太阳，最近的一场风暴将落日变成了暗橙色。沙厉尔以南的云层下潜伏着一场雨。在长长的沉默中，雷托一直凝视着这场没头没尾的雨。云层生自铁灰色的天幕，雨丝清晰可见。他感觉身不由己地被记忆裹住了。这种情绪很难摆脱，心中几句古诗轻轻脱口而出。

「您在说话吗，陛下？」莫尼奥的声音从雷托的近旁传来。雷托只转了转眼珠，看见这位忠心的主管正专注地等待下文。

雷托把诗句译成凯拉赫语：「夜莺在李树上筑巢，可她如何与风对抗？」[9]

「这是一个问题吗，陛下？」

「老问题了，答案很简单，让夜莺守着她的花。」

「我不明白，陛下。」

「别老说明摆着的事，莫尼奥。你这样我很烦。」

「原谅我，陛下。」

「我还能怎么办？」雷托端详着莫尼奥沮丧的神情，「你和我，莫尼奥，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在演一场好戏。」

莫尼奥盯着雷托的面孔。「陛下？」

「酒神巴克斯的宗教节日仪式孕育了希腊戏剧，莫尼奥。宗教往往发展出戏剧。人们将要看到我们的精彩表演。」雷托再次转头遥望西南方地平线。

一阵风聚拢了云朵。雷托觉得应该能听见狂风扫过沙丘的声音，但高塔上的厅堂里只有泛着回音的寂静，伴着极微弱的嘶嘶风声。

「云。」他低声吟道，「我愿再饮一樽月光，古老的海冲撞我的脚，薄云紧贴我幽暗的天穹，蓝灰色斗篷披在肩上，近处传来萧萧马鸣。」

「陛下很烦恼。」莫尼奥说，声音里流露出的同情让雷托顿感揪心。

「过去的影子在发光，」雷托说，「它们从来不肯让我安宁。我聆听乡村小镇黄昏时的钟鸣寻求抚慰，但它只说，我才是此处的声音与灵魂。」

说话间，夜幕笼罩了塔楼。四周的自动灯亮起。雷托向外远眺，云上飘浮着一号月亮那弯细细的月牙，厄拉科斯星的橙色反光依稀勾勒出它的圆形轮廓。

「陛下，我们为什么来这里？」莫尼奥问，「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喜欢看你吃惊的样子。」雷托说，「一艘宇航公会的接驳舰马上就要降落在这里。我的鱼言士会带马尔基过来。」

莫尼奥猛吸一口气，憋了一会儿才吐出来。「赫薇的……叔叔？就是那个马尔基？」

「你很讶异你对这件事毫无预警。」雷托说。

莫尼奥全身打了个冷颤。「陛下，您只要想保密……」

「莫尼奥？」雷托的话音里带着和气的劝说口吻，「我知道马尔基给你的诱惑比谁都大……」

「陛下！我从没……」

「我知道的，莫尼奥。」雷托的口气依然温和，「吓唬你一下能使记忆更鲜活。不管我有什么要求你都随时准备冲锋陷阵。」

「我能为……为陛下做什……」

「也许我们不得不除掉马尔基。他是个麻烦。」

「我？你要我……」

「也许。」

莫尼奥咽了口唾沫：「那个圣母……」

「安蒂克死了。她很尽责，可惜死了。鱼言士袭击了马尔基藏身的那个……地方，那一仗打得极惨烈。」

「没有安蒂克更好。」莫尼奥说。

「我理解你对贝尼·杰瑟里特的不信任，但我宁愿安蒂克别以这种方式离开我们。她待我们是忠诚的，莫尼奥。」

「圣母是……」

「贝尼·忒莱素和宇航公会都想知道马尔基的秘密。」雷托说，「他们见我们对伊克斯人有行动，就抢在鱼言士之前出手了。安蒂克……哎，只能拖住他们一小段时间，不过已经够了。鱼言士包围了那个地方……」

「陛下，马尔基的『秘密』是什么？」

「假如一样东西凭空消失，」雷托说，「其中透露的信息不亚于一样东西突然出现。空荡荡的地方总是值得研究一番的。」

「陛下指的是什么意思，空荡荡……」

「马尔基没有死！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消失的时候究竟去了哪里？」

「从您眼里……消失？陛下……您是说伊克斯人……」

「他们改进了很久以前给过我的一种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改进，还将它一层套一层地掩盖起来，但我注意到了那些阴影。我感到意外，这让我高兴。」

莫尼奥思索着这句话。一种设备能瞒住……啊！神帝有几次提过一

种东西，能隐藏他记下的想法。莫尼奥说：

「马尔基带来的秘密是……」

「喔，没错！但这不是马尔基真正的秘密。他心里还藏着别的，没想到我会起疑。」

「别的……可是，陛下，如果他们连您也瞒得住……」

「现在很多人都能做到这点，莫尼奥。他们在鱼言士的军事压力下向各地逃散，伊克斯设备的秘密也就传得愈来愈远了。」

莫尼奥紧张地睁大眼睛。「陛下，假如有谁……」

「如果他们学聪明了，就不会留下蛛丝马迹。」雷托说，「告诉我，莫尼奥，关于邓肯，奈拉是怎么说的？现在要向你直接汇报，她有没有怨恨？」

「只要是陛下的命令……」莫尼奥清了清嗓子。他不明白神帝为什么刚提到蛛丝马迹，马上又说起邓肯和奈拉来了。

「是的，当然。」雷托说，「不管我下什么命令，奈拉都会服从。她是怎么说邓肯的？」

「他没有跟希欧娜育种的意思，如果这是陛下的……」

「他和我的傀儡耐巴加伦还有其他示范区弗瑞曼人相处得怎么样？」

「邓肯和他们聊老传统，聊跟哈克南氏族的战斗，聊第一批定居厄拉科斯星的厄崔迪氏族。」

「沙丘星！」

「是，沙丘星。」

「正因为沙丘星不复存在，弗瑞曼人也就消失了。」雷托说，「你把我的讯息传给奈拉了吗？」

「陛下，您为什么要冒险？」

「讯息传了没？」

「已派传令兵去托诺村了，不过我还能把她召回来。」

「不得召回！」

「但是，陛下……」

「她会对奈拉说什么？」

「说……说您命令奈拉继续无条件绝对服从小女，除非……陛下！

这太危险了！」

「危险？奈拉是鱼言士，她会服从我。」

「但希欧娜……陛下，我担心小女不能全心全意效忠于您。而奈拉……」

「奈拉不可动摇。」

「陛下，还是把您的婚礼安排在其他地方吧。」

「不！」

「陛下，我知道您已经预见到……」

「黄金之路在延续，莫尼奥。你和我一样清楚。」

莫尼奥叹了口气。「您拥有无限，陛下。我没有质疑……」他突然煞住话头，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使塔楼都摇撼了起来，声音愈来愈响。

两人一齐循声望去──南边不到一公里之处，一片发出蓝橙色亮光的羽状物伴着涡状震荡波正往沙漠降落。

「啊，我的客人到了。」雷托说，「我派你搭我的车子去迎接，莫尼奥。只带马尔基回来。跟宇航公会的人说他们已经将功抵过了，打发他们走。」

「将功……喔，陛下。但要是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

「他们遵照的是我的旨意，莫尼奥。你也必须如此。带马尔基来。」

莫尼奥依言走向停放在厅内远方阴影里的帝舆。他爬上车，注视着落在岩壁上的夜幕，高空厅堂的降落台往夜空伸展。帝舆鸿毛般飘出塔外，朝泊在沙地里的宇航公会接驳舰斜飞而去；矗立于沙漠中的接驳舰像一座变了形的微缩版小帝堡。

雷托从阳台上远望，为了获得更佳视角，他稍稍抬起身体前节。敏锐的目力让他辨出月光下莫尼奥立在帝舆上的白色身影。一名双腿修长的宇航公会仆从抬出一副担架，推上帝舆，又与莫尼奥交谈了片刻。他们离开后，雷托用意念关闭帝舆的气泡形舱罩，月光映在罩面上。他将帝舆唤回降落台，停入室内的灯光下，关闭入口。与此同时，公会接驳舰伴着隆隆的噪音起飞了。雷托打开舱罩，朝担架翻滚前进，身子底下发出碾压沙粒的声音。他抬高身体前节注视马尔基，马尔基似乎睡着了，身体被宽宽的灰色弹性绳捆牢在担架上。他的头发暗灰，脸色苍

白。

他变得多老啊，雷托想。

莫尼奥走下帝舆，回头看看担架上的人。「他受伤了，陛下。他们想派医……」

「他们想安插眼线。」

雷托端详着马尔基—黝黑起皱的皮肤，深陷的面颊，椭圆脸却嵌着一个尖鼻子。两道粗眉几乎全白。要不是一辈子都在分泌睾固酮……的确。

马尔基睁开眼睛，一双雌鹿般的棕眼竟透出邪恶，多么令人震惊的反差！马尔基抽了抽嘴角代表微笑。

「陛下。」马尔基发出沙哑的细语。他的目光往右一转，盯着总管。「还有莫尼奥。原谅我不方便起身。」

「会痛吗？」雷托问。

「有时候。」马尔基环视周遭，「美女们呢？」

「恐怕这方面我无法让你满意了，马尔基。」

「没关系。」马尔基哑着嗓子说，「说实话我也满足不了她们。你派来抓我的那些可不是美女，雷托。」

「她们对我赤胆忠心。」雷托说。

「她们是残忍的猎手！」

「安蒂克才是猎手。我的鱼言士只是清洁工。」

莫尼奥轮流看着他们两人。这场对话有一种令他不安的潜台词。马尔基声音粗哑，可语气听上去几近轻佻……当然他一向如此。一个危险分子！

雷托说：「就在你来之前，莫尼奥和我正聊着无限。」

「可怜的莫尼奥。」马尔基说。

雷托回以微笑。「还记得吗，马尔基？你曾要求我展示一下无限。」

「你说无限不可展示。」马尔基扫了一眼莫尼奥，「雷托爱玩悖论。凡是有人耍过的语言把戏，他无不熟悉。」

莫尼奥强压着怒气。他觉得自己被这场对话排除在外，成了两个更高级生命的取笑对象。马尔基和神帝仿佛一对老友，正回忆过去的欢乐

时光。

「莫尼奥怪我独占无限。」雷托说，「他不愿相信自己拥有的无限其实并不比我少。」

马尔基抬眼盯着雷托。「看见没有，莫尼奥？他多会耍语言的把戏？」

「说说你的侄女吧，赫薇·诺里。」雷托说。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雷托？你要和乖孩子赫薇结婚了？」

「是真的。」

马尔基咯咯笑起来，随即露出一脸痛苦状。「她们下手太狠了，雷托。」他轻声说，「告诉我，老虫子……」

莫尼奥倒抽一口冷气。

马尔基等这阵痛苦稍缓过去，才继续开口说道：「告诉我，老虫子，你这个庞大的身体里头有没有藏着一根大家伙？我的乖赫薇要吓死了！」

「很久以前我就跟你说过实话了。」雷托说。

「没人说实话。」马尔基嘶哑地说。

「你就经常对我说实话，」雷托说，「有时连你自己都没意识到。」

「那是因为你比我们都聪明。」

「你要跟我谈谈赫薇的事吗？」

「你想你已经知道了。」

「我想听你说。」雷托说，「忒莱素人有没有帮过你？」

「他们为我们提供专业知识，仅此而已。其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也觉得不是忒莱素人做的事。」

莫尼奥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陛下，赫薇和忒莱素人是怎么回事？您为什么……」

「问东问西的，莫尼奥老朋友。」马尔基说着把目光移向总管，「你不知道他……」

「我从来不是你朋友！」莫尼奥打断他。

「美女里的老伙伴，总可以吧？」马尔基说。

「陛下，」莫尼奥转向雷托，「您为什么说……」

「嘘—莫尼奥，」雷托说，「我们让你的老伙伴累坏了，我还有事要问他呢。」

「你有没有感到奇怪，雷托，」马尔基问，「为什么莫尼奥从没想过要抢走你这个摊子？」

「这个什么？」莫尼奥问。

「这也是雷托的老话。」马尔基说，「摊、子—摊子。完美的词。你为什么不给帝国改个名，雷托？大摊子帝国！」

雷托抬手示意莫尼奥别开口。「你要跟我说说吗，马尔基？关于赫薇？」

「只是从我身上取了几个小小的细胞。」马尔基说，「接下来就是小心翼翼的培养和教育—样样都和你的老朋友马尔基相反。这一切都是在无现空间里干的，你看不到！」

「但我注意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雷托说。

「无现空间？」莫尼奥问，接着渐渐明白了马尔基的意思，「你？你和赫薇……」

「这就是我在阴影里看到的东西。」雷托说。

莫尼奥直视着雷托的面孔。「陛下，我会取消婚礼。我会说……」

「不得如此！」

「可是陛下，如果她和马尔基是……」

「莫尼奥，」马尔基沙哑地说，「你的陛下有令在先，你必须服从！」

这嘲讽的口气！莫尼奥狠狠瞪着马尔基。

「样样都和马尔基相反。」雷托说，「你没听他说吗？」

「还能比这更好吗？」马尔基问。

「但毫无疑问，陛下，如果您现在知道……」

「莫尼奥，」雷托说，「你开始让我烦躁了。」

莫尼奥窘迫地闭上嘴。

雷托说：「好多了。你知道，莫尼奥，几万年前，那时我还是另外一个人，我犯了个错误。」

「你，犯错误？」马尔基奚落道。

雷托只是笑了笑。「我美妙的表达方式使我错上加错。」

「文字游戏。」马尔基继续挖苦。

「的确！我是这么说的：『当下是瞬间的分神，未来是一个梦，唯有记忆能解密生命的意义。』这句话不漂亮吗，马尔基？」

「完美，老虫子。」

莫尼奥捂住嘴。

「然而我的话是愚蠢的谎言。」雷托说，「当时我就知道，但我受到漂亮语言的蛊惑。不——记忆无法解密意义。若是没有经历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精神痛苦，哪里都不存在意义。」

「你那些心狠手辣的鱼言士给我带来的痛苦，我可看不出有什么意义。」马尔基说。

「你这个算不上痛苦。」雷托说。

「要是咱俩交换身体，你就……」

「这只是肉体上的疼痛，」雷托说，「马上就会结束的。」

「那我什么时候能体验到痛苦呢？」马尔基问。

「也许晚点。」

雷托弓起身体前节，从马尔基之处转向莫尼奥。「你真心实意地效命于黄金之路吗，莫尼奥？」

「啊，黄金之路。」马尔基语带嘲弄。

「您知道我的忠心，陛下。」莫尼奥说。

「那么你必须向我保证，」雷托说，「你在这里耳闻目睹的一切必须守口如瓶，不许泄漏一丁点。」

「我保证，陛下。」

「他保证，陛下。」马尔基冷笑着重复道。

雷托伸出一只小手，指了指马尔基，马尔基仰头注视隐藏在灰色兜帽状皮肤里那张轮廓模糊的脸。「出于我对马尔基由来已久的钦佩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没法亲手解决他，甚至不能命令你……但他必须消失。」

「哦，你真聪明！」马尔基说。

「陛下，如果您去大厅那头稍等片刻，」莫尼奥说，「您回来的时候也许马尔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要下手，」马尔基嘶哑地说，「冥神啊！他要下手了。」

雷托蠕动到大厅的阴影里，将注意力集中于一道微明的弧线上，只需发出一条意念指令，这道弧线就会变成向黑夜敞开的大门。从降落台一翻而下——这是一段多么长的垂直距离啊。他怀疑连自己的身体也禁不起这一摔，不过塔下的沙地里没有水。他感觉黄金之路开始忽明忽灭，仅仅因为自己想了想这种结局。

「雷托！」马尔基在他身后喊道。

雷托听到由风吹起而散落在高空厅堂里的沙粒被担架碾压得咯吱作响。

马尔基再次呐喊：「雷托，你是最了不起的！这个宇宙里没有一种邪恶能超过……」

一记湿漉漉的重击截断了马尔基的喊叫。一击封喉，雷托想。是的，莫尼奥精于此道。接着传来阳台透明罩滑动打开的声音，继而是担架摩擦栏杆的刺耳声，最后归于寂静。

莫尼奥得把尸体埋在沙里，雷托想。沙虫重现的时候还没到，无法吞尸灭迹。雷托转过身，朝大厅另一头看去。莫尼奥把身子探出栏杆，俯视着……俯视着……俯视着……

我无法为你祈祷，马尔基，也不能为你，莫尼奥，雷托想，由于我真正孤独，我也许是帝国中仅有的宗教意识……所以我无法祈祷。

9

出自艾兹拉·庞德所翻译的日本能剧《弦上》。——编注

> 假如不了解历史的流动、潮涌以及领袖们在这些力量作用下的行动方式，你就无法了解历史。领袖会竭力维持某些条件，使人们离不开他的领导，因此领袖需要局外人。我提醒你们慎重评价我的生平，我既是领袖又是局外人。别误以为我只是简单地把国家改造成了一个教会。这是我作为领袖的职责，而且我有许多历史样板可供借鉴。至于我局外人的一面，可以从我们时代的艺术作品看出端倪。这些作品以原始粗犷的风格为主导。最受欢迎的诗歌？史诗。流行的戏剧典范？英雄主义。舞蹈？基本失传。莫尼奥认为舞蹈是危险的，他的观点正确。舞蹈刺激想像，会让人们感觉到我夺走了什么。我夺走的是什么呢？是参与历史的权利。
>
> ——《失窃的日记》



艾达荷伸展四肢，闭眼躺在他的小床上，听见有东西落在另一张床上。他坐起来，下午过了一半的阳光从唯一一扇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白瓷砖地板上，又反射到淡黄色的墙面。他看见希欧娜进房，平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她随身携带的绿布包里有几本书，她正读着其中一本。

为什么要带书？他不解。

他将双脚垂向地面，扫视了一圈房间。这间高而宽敞的「陋室」还有哪点跟弗瑞曼人沾得上边？两床之间隔着一张本地塑胶制造的深棕色大桌子。屋内有两扇门：一扇直通花园，另一扇通向一间豪华浴室，天窗宽大，淡蓝色瓷砖闪闪发亮。浴室里设施齐备，嵌入地面的浴缸和淋浴间至少都有两平方公尺。这个享乐之处敞着门，艾达荷听到浴缸在排水。希欧娜放的洗澡水似乎总是多过正常需要。

斯第尔格，古沙丘时代艾达荷的耐巴，要是看到这间屋子一定会嗤之以鼻。「可耻！」他会说，「堕落！软弱！」斯第尔格会抛出一大堆

贬义词，来形容这座竟敢自比真正弗瑞曼穴地的村子。

希欧娜「唰」的一声翻页。她躺在床上，用两个枕头支撑脑袋，身上裹着薄薄的白袍，透着洗浴后的湿黏。

艾达荷摇摇头。这些书本里有什么让她这么感兴趣？自从来到托诺村，她就读了又读。书都不厚，但分许多册，黑封皮上只标有编号。艾达荷见到数字九。

他脚踩地面站起身，走到窗边。远处有个老人正在掘土栽花。花园三面围着房子。花朵很大—花瓣外侧鲜红，但盛开之后展露的花瓣内侧雪白。老人的一头灰发也像是一种花，飘扬在白花和宝石般的花蕾中间。在浓郁的花香中，艾达荷还闻到了烂叶子味和新翻的泥土味。

一个弗瑞曼人在露天里照顾花花草草！

希欧娜对于她读的怪书没主动提过一个字。她在拿我找乐子，艾达荷想。她要我先开口问。

他尽力不去想赫薇，只要一想就有被愤怒吞噬的危险。他想起弗瑞曼人专门有个词来称呼这种强烈的情绪，「卡纳瓦」，嫉妒的铁箍。赫薇在哪里？这一刻她在干什么？

朝花园的门没敲就开了，进来的是加伦的助手泰沙。他那张死气沉沉的脸布满深色皱纹，眼窝深陷，瞳孔四周呈淡黄色。他身穿一件棕色袍子，头发像一把等着腐烂的枯草。他的相貌过于丑陋了，活像一个黑不溜丢的元素精灵。泰沙关上门，站在原地看着他俩。

艾达荷身后传来希欧娜的声音：「嗯，有什么事？」

艾达荷注意到泰沙似乎兴奋得不寻常，身体微颤。

「神帝……」泰沙清了清嗓子继续说，「神帝要驾临托诺村！」

希欧娜在床上坐直，将白袍遮住膝盖。艾达荷回头瞥了她一眼，又转过来看着泰沙。

「大婚地点定在这里了，在托诺村！」泰沙说，「要按弗瑞曼的老规矩办！神帝和他的新娘要来托诺村做客了！」

被「卡纳瓦」攫住的艾达荷狠狠瞪着他，双拳紧握。泰沙草草点了几下头，转身离去，「砰」的一声甩上门。

「我来念点东西给你听，邓肯。」希欧娜说。

艾达荷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他转过身盯着她，拳头

仍紧握在身体两侧。希欧娜坐在床沿，大腿上摊著书。她把他的注视当作默许。

「有人认为，」她读道，「你必须牺牲一部分人格去做干点肮脏事，才能充分发挥天赋。他们说，当你为了实现理想而走出『神圣』，就迈出了第一步。莫尼奥说我的解决办法是自己不离开『神圣』，而派别人去干脏事。」

她抬头看看艾达荷。「神帝——这是他说的。」

艾达荷慢慢松开了拳头。他知道自己的注意力需要像这样分散一下，而且希欧娜打破沉默也勾起了他的兴致。

「这是什么书？」他问。

她简要说了说她和战友窃取了帝堡平面图和雷托日记副本的经过。

「当然你是知道这件事的。」她说，「我父亲坦白，是奸细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他看到她的眼里盈着泪水。「有九个人死于狼口？」

她点点头。

「你这个队长当得真烂！」他说。

她一怒之下正要反击，他又问：「谁帮你们破译的？」

「这是伊克斯人提供的译本。据他们说是宇航公会找到了金钥。」

「我们都知道神帝总以自己方便行事。」艾达荷说，「他要说的只有这些？」

「自己看。」她从床边的背包里翻出第一卷译本，扔在他床上。艾达荷走到自己床边时，她问：「你说我这个队长当得真烂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牺牲了九个战友。」

「傻瓜！」她摇摇头，「你显然没见过那些狼！」

他拿起书，觉得挺重，这才发现是用晶纸印的。「你们应该带好对付狼群的武器。」他说着打开了书。

「什么武器？我们能获得的武器全都不管用！」

「雷射枪呢？」他问，同时翻了一页。

「谁在厄拉科斯星一碰雷射枪，虫子就会知道！」

他又翻一页。「你的朋友最终还是弄到了雷射枪。」

「看看他们的下场吧！」

艾达荷读了一行，说：「可以下毒。」

她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艾达荷抬头看她。「你们最后还是把狼都毒死了，不是吗？」

她的回答轻得像耳语：「是的。」

「为什么一开始不这么做？」他问。

「我们……不……知道……可以……这样。」

「但你也没尝试看看。」艾达荷说。他把头扭回摊开的书册。「这个队长真烂！」

「他太奸诈！」希欧娜说。

艾达荷读完一段文字才把目光转向希欧娜。「这么形容他太轻描淡写了。这些你都读过了吗？」

「一字不漏！有的读过好几遍。」

艾达荷看著书页，大声念道：「我已经创造出了我想要的东西━蔓延于全帝国的精神高度紧张。极少有人能感觉到它的力量。我是靠什么来创造这种条件的呢？我自己没那么大本事，我唯一的力量源于对个人成败的掌控。简而言之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为什么人们还要以其他理由来追寻我？在徒劳的追寻中是什么将他们引向死路？他们想成为圣徒吗？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神的洞察力？」

「他极端愤世嫉俗。」希欧娜明显带着哭腔。

「他是怎么考验你的？」艾达荷问。

「他给我看了一……他给我看了他的黄金之路。」

「这倒简单……」

「那的确存在，邓肯。」她抬头看他，眼里闪着泪光，「但是，即便这曾经是神帝存在的理由，我们也无法容忍他现在变成这副模样！」

艾达荷深吸一口气，说：「厄崔迪家的人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虫子必须消失！」希欧娜说。

「不知他什么时候到？」艾达荷问。

「加伦那个贼头贼脑的朋友没说。」

「我们要问出来。」艾达荷说。

「我们没有武器。」希欧娜说。

「奈拉有雷射枪。」他说，「我们有刀子……绳子。我看见加伦的一个仓库里有绳子。」

「对付虫子？」她问，「就算我们能拿到奈拉的雷射枪，你也知道伤不了他。」

「但他的车子能防雷射枪吗？」艾达荷问。

「我不信任奈拉。」希欧娜说。

「她听你话吗？」

「对，但……」

「我们一步一步来。」艾达荷说，「先问奈拉肯不肯用雷射枪打虫子的车子。」

「要是她不肯呢？」

「杀了她。」

希欧娜站起来，把书扔到一边。

「虫子怎么来托诺村？」艾达荷问，「他身体庞大又重，坐不了普通扑翼机。」

「加伦会告诉我们的。」她说，「不过我想他会采取往常的出行方式。」她抬头瞧天花板，如果没有这层天花板挡着，就能看到沙厉尔的围墙。「应该是全体出巡。他会走皇家大道，然后靠悬浮器降落到这里。」她转向艾达荷，「加伦这人怎么样？」

「很怪。」艾达荷说，「他拼命想成为真正的弗瑞曼人。他知道自己没一点像我那时候的弗瑞曼人。」

「你那时候的弗瑞曼人是什么样的，邓肯？」

「他们有句老话。」艾达荷说，「不愿与之共亡的人，亦不可为伍。」

「你跟加伦说了吗？」她问。

「说了。」

「他怎么反应？」

「他说，在遇过的人里，我是唯一一个他愿意共存亡的人。」

「加伦也许比我们都聪明。」她说。

你认为权力或许是人类最不稳固的成就了吧？既然容易得而复失，那么那些明显的例外又该怎么说呢？基业长青的氏族确实存在，强大的宗教官僚组织也能长期紧握手中的权柄。想想信仰与权力的关系吧。当两者相互依存时会不会又彼此排斥？贝尼·杰瑟里特已在信仰的围墙内太太平平过了几千年，然而她们的权力哪里去了？

——《失窃的日记》



莫尼奥莽撞地说：「陛下，我真希望您给我更多时间。」

帝堡外，他站在正午阳光下短短的阴影里，面前是躺在帝舆里的雷托，气泡形舱罩已收起。在此之前，雷托一直陪着赫薇·诺里在附近观光，在舱罩内雷托脸旁的位置已经装好了她的座椅。对于四周愈来愈忙碌的人群，赫薇看起来只是有点好奇。

她多镇定啊，莫尼奥想。回忆起马尔基揭开的关于她的真相，莫尼奥险些发起抖来，但他克制住了。神帝是对的。赫薇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极其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人。她真的会愿意和我育种吗？莫尼奥暗自发问。

杂事分散了莫尼奥对她的关注。雷托带着赫薇乘悬浮帝舆在帝堡四周游览的时候，一大队大臣和鱼言士也在这里集结完毕。大臣全都穿着节日盛装，大部分披红挂金。鱼言士一律身着最高级的深蓝色军服，仅以不同颜色的滚边和鹰徽区分军衔。一座载有行李拖车的悬浮橇停在队尾，有待鱼言士牵引。空气中满是尘土，也充斥着兴奋的声音和气味。先前，多数大臣听闻婚礼地点都感到失望。有人立即购买了自用的帐篷和凉棚，与其他辎重一起先行发运，现已堆放在托诺村附近不影响视野的沙漠里。随行的鱼言士并没有用喜庆的情绪看待此事，在接到不许佩

带雷射枪的通知时，她们一个个都大声抱怨起来。

「只要再一点时间就行，陛下。」莫尼奥还在说，「我还不知道我们怎么……」

「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时间是无法弥补的。」雷托说，「你可以过分谨慎，但我不同意再延期。」

「我们赶到那里就得花上三天。」莫尼奥抱怨。

雷托算了算时间──疾行加小跑……一百八十公里。是的，确实要三天。

「我相信你都安排好补给站了吧？」雷托说，「预防抽筋的热水备足了吗？」

「补给站条件够好，」莫尼奥说，「但我不希望在现阶段离开帝堡！您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通信设备，还有忠心的部下。宇航公会也适当地惩戒过了。别紧张，莫尼奥。」

「我们可以在帝堡里举办婚礼！」

雷托的回答是把气泡形舱罩一关了事，将自己和赫薇与外界隔开。

「有危险吗，雷托？」她问。

「危险总是有的。」

莫尼奥叹了口气，转身小跑起来。前方，皇家大道有一段朝东的漫长上坡路，然后沿沙厉尔边界向南拐。雷托在莫尼奥身后启动了帝舆，随即听到这支五彩斑斓的队伍跟上来的脚步声。

「都动起来了吗？」雷托问。

赫薇向后扫了一眼。「是的。」她望着他的脸问：「莫尼奥怎么那么难搞呢？」

「莫尼奥发现逝去的一瞬永远追不回来了。」

「自从你从小帝堡回来，他就心烦意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是厄崔迪家的人，亲爱的，你生来就是为了取悦厄崔迪家的人的。」

「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否则我会知道的。」

「唔……好吧，我想莫尼奥还发现了死亡的真相。」

「你和莫尼奥在小帝堡里是什么情况？」她问。

「那是整个帝国最孤独的地方。」

「我觉得你在回避我的问题。」她说。

「不，亲爱的。我和你一样关心莫尼奥，但我现在说什么也帮不了他。莫尼奥陷入了困境。他发现活在当下太艰难，活在未来无意义，活在过去又不可能。」

「我猜让他陷入困境的正是你，雷托。」

「但他必须解放自己。」

「你为什么不解放他？」

「因为他认为我的记忆是他获得自由的钥匙。他认为我是以过去为基础构建未来的。」

「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吗，雷托？」

「不，亲爱的赫薇。」

「不然是如何呢？」

「大部分人相信美好的未来就是重返过去的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实际上从来不存在的时代。」

「所以你凭记忆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

雷托转过嵌在兜帽状皮肤里的面孔凝视着她，探查着……回忆着。以内心的庞大人群为素材，他可以根据基因图谱合成出赫薇的样貌，但这根本不能与活生生的真人相提并论。当然如此。过去仿佛一排排喘息的鱼向外瞪着眼睛，而赫薇是鲜活的生命。她的嘴型拥有希腊式线条，是天生用来吟唱神谕之歌的，但她没有吐过一个预言的字。她对生活心满意足，性情开朗，宛如一朵永远飘香的鲜花。

「为什么这样看我？」她问。

「我沉浸在你的爱里。」

「爱，是的。」她笑道，「我想既然我们无法共享肉体的欢愉，就一定要分享灵魂之爱。你愿意跟我分享吗，雷托？」

他吃了一惊。「你问我的灵魂？」

「别人肯定也问起过。」

他不客气地说：「我的灵魂只消化它的经历，别无其他。」

「我向你要求得太多了吗？」她问。

「我想你怎么要求我都不过分。」

「我希望用我们的爱来反驳你。我叔叔马尔基谈起过你的灵魂。」

他发现自己无法回答。赫薇把他的沉默当作鼓励。「他说你是探究灵魂的终极艺术家，你首先洞察的是自己的灵魂。」

「但你叔叔马尔基否认自己有灵魂！」

这句回答语气严厉，但她并没有结束这个话题。「我还是认为他说得没错。你是研究灵魂的天才，无与伦比。」

「只需要对枯燥的事物长期保持耐性就行，」他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他们已经上了通往沙厉尔围墙最高点的长坡。他放下帝舆的轮子，关闭了悬浮器。

赫薇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几乎淹没在车轮的吱嘎声和四周人们奔跑的脚步声中。「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叫你亲爱的吗？」

他的嗓子已经不完全是人类的了，但他记得以前也曾发出过这种紧绷的声音：「可以。」

「我天生是伊克斯人，亲爱的。」她说，「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拥有伊克斯人的机械主义宇宙观呢？你知道我是怎么看这个宇宙的吗，我亲爱的雷托？」

他只是瞧着她。

「我总能感受到超自然现象。」她说。

雷托的话声刺耳，连自己听来都觉得怒气冲冲：「人人都在创造自己的超自然。」

「别对我生气，亲爱的。」

可怕的刺耳嗓音再次响起：「我绝不会对你生气。」

「但你和马尔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她说，「他绝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不过他经常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饶过他。」

「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东西。」

「你们两个发生过什么？亲爱的。」

「我不想谈马尔基。」

「求你了，亲爱的。我觉得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我对马尔基说，有些东西也许不该被人类发明出来。」

「就这样？」

「不止。」他不情愿地继续说道，「我的话惹恼了他。他说：『你认为假如世界上没有鸟，人类就不能发明飞机！你这个蠢货！人类可以发明任何东西！』」

「他叫你蠢货？」赫薇惊愕地问。

「他说对了。虽然他否认，但他说出了真话。他让我醒悟到一个远离发明的理由。」

「这么说你害怕伊克斯人？」

「当然害怕！他们会发明出大灾难来。」

「那你怎么办？」

「加速往前跑。历史是发明与灾难之间永不停歇的一场赛跑。教育能起点作用，但永远不够。你也必须跑。」

「你在跟我分享灵魂，亲爱的。你知道吗？」

雷托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转而盯向莫尼奥的后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显而易见，他在刻意掩饰着什么。队伍已走过第一道缓坡，正在转向，开始攀上岩墙西段。莫尼奥迈着他特有的踏实步伐，很留心地面上的落脚点，但他身上出现了某些新特质。雷托觉得他疏远了，不再满足于伴行在陛下兜帽状的脸旁边，也不再以主人担负的天命为己任。东方是沙厉尔，西方是河流和农场，但莫尼奥目不斜视。他另有目标。

「你还没回答我呢。」赫薇说。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是的。我开始了解你了。」她说，「我可以看出你的一些恐惧。我想我已经知道你活在哪里了。」

他心中一惊，扭头瞧她，发现她正紧盯着自己。真令人惊讶，他无法从她脸上移开视线。一阵深深的恐惧传遍全身，他感到双手开始抽搐。

「你活在对存在的恐惧与对存在的爱的交界处，同时拥有这两种感情。」她说。

他甚至无法眨眼。

「你是神秘主义者，」她说，「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只因为你处在宇宙中心向外观望，看着其他人看不到的方向。你害怕与别人分享这点，但你又最渴望分享出来。」

「你看到了什么？」他轻声说。

「我的内心既不能看也不能听。」她说，「但我看见了我的雷托皇帝，我爱他的灵魂，我知道你真正理解的那唯一一件事。」

他避开她的目光，怕她继续往下说。他发抖的双手带着整个身体前节颤动起来。

「爱，这就是你理解的东西。」她说，「爱，这就是全部。」

他的双手止住了颤抖，两颊流下清泪。泪水沾上他兜帽状的皮肤，冒出缕缕青烟。他感觉灼痛，并为之庆幸。

「你对生命有信念。」赫薇说，「我知道爱的勇气只能扎根在这种信念里。」

她伸出左手，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令他诧异的是，兜帽皮肤没有像往常那样对这种抚摸产生排斥反应。

「你知道吗？」他问，「自从我变成这个样子，你是第一个碰我脸颊的人。」

「我知道你现在是谁，过去又是谁。」她说。

「我过去是……啊，赫薇。过去的我只剩下这张脸，其余部分全都遗失在记忆的阴影里……藏了起来……消失了。」

「在我眼里并没有消失，亲爱的。」

他望着她，不再害怕与她对视。「伊克斯人有可能知道他们在你心里创造了什么吗？」

「我保证，雷托，我的灵魂爱侣，他们不知道。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毫无保留地听到我心声的人。」

「那么我也就无怨无悔了。」他说，「亲爱的，我会与你分享我的灵魂。」

你和你的同辈的心中存在一股力量，它如同具有可塑性的记忆，总想方设法要把你们拉回到古老形态，亦即部落社会。这股力量无处不在——采邑、教区、公司、军队里的排、体育俱乐部、舞蹈团、反抗组织、计划委员会、同祷会……每个单位都有主仆之分，都有宿主和寄生虫。最终，为了重返「那些美好时代」，人们会用上数不清的离间手段（也包括这些文字！）。我完全不指望能教会你们走其他道路。你们的固有思维与新思想格格不入。

——《失窃的日记》



艾达荷发现自己可以不需思考就掌握攀岩技巧。这具由忒莱素人培育的身体还记得他们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艾达荷最初的青春年华也许早已遗失在了时间长河里，但这身肌肉是忒莱素人新造的，他可以一面攀爬一面将童年埋葬于遗忘之中。儿时的他曾逃入母星的崇山峻岭，学会了生存。眼前的山岩是由人工堆叠成的，但这无关紧要，它们同样经历了大自然的长年雕琢。

上午的阳光晒得艾达荷后背发烫。他能听到希欧娜在费力攀登，她的目标是到一块已被艾达荷远远甩在脚下的狭窄岩架上协助他，难度相对较低。她在那位置帮不上艾达荷什么忙，但这个主意最终促成希欧娜同意执行攀岩行动。

共同执行。

她反对他单枪匹马上阵。

奈拉带着三名鱼言士助手，加伦带着三名得力的示范区弗瑞曼人，在沙厉尔围墙底部的沙地里等候。

艾达荷不去想岩壁的高度，他只想着下一步把手或脚放在哪里。他想到了盘在肩上的细绳。绳子与岩壁等高。他在沙地里直接用三角测量

法算出了绳长，而没有去数脚步。绳子算出来多长就是多长，肯定和岩壁一样高。其他测算方法他的脑袋都难以接受。

艾达荷不断摸索着看不见的手点，沿垂直的崖壁一路向上……严格来说，不能算完全垂直。三千多年来，风沙、有限的降雨及热胀冷缩效应都对山崖造成侵蚀作用。艾达荷曾在岩壁下的沙地里坐了一整天，研究时间如何塑造山体。他在心里勾勒出几种惯用的手法——这里来一道斜影，那里画一条细线，这里剥出一块凸石，那里再微微翘出一块山岩。

他的手指向上蠕动着找到一条狭缝。他试了试能否吃重。可以。他稍事休息，把脸贴在温热的岩石上，上下都不看。他就在这里。凡事讲究节奏，不能让肩膀过早疲劳，手臂和腿脚的负重要保持均衡。手指肯定会磨破，但只要不伤到骨胳和肌腱就无所谓。

他又往上爬。一小块石头在手中崩落，尘土和碎屑撒在右脸上，但他一点都没有感觉。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脚上——手在摸索，而双脚只踩着崖壁上最不起眼的凸出以保持平衡。他是一粒尘埃，一颗抵抗地心引力的微粒……这里抓手，那里踏足，时而凭着纯粹的意志力挂在山岩上。

九枚将就堪用的登山钉把他的口袋撑得鼓胀，但他不想用。一根短绳一头系着腰带，一头晃着一把同样是临时找来的锤子，他的手指还记得怎么打结。

奈拉不太合作，不肯交出雷射枪。不过希欧娜命令她跟着他们行动时，她倒是服从了。古怪的女人……古怪的服从原则。

「你不是发过誓要服从我吗？」希欧娜质问。

奈拉这才不再抗拒。

过后，希欧娜说：「她总是服从我的命令。」

「也许不必要她的命了。」艾达荷说。

「我可不愿去做这事。我猜你对她的力量和速度还没什么概念吧。」

为他们的攀岩行动创造了条件的人是加伦——那位一心想成为「真正老派耐巴」的示范区弗瑞曼人。艾达荷发问：「神帝怎么进托诺村？」加伦的答案恰成为行动的契机。

「跟我曾祖父时他来探访的方式一样。」

「那时他是怎么进来的？」希欧娜追问。

宣布雷托皇帝将在托诺村举办婚礼的那天下午，他们坐在馆舍外灰尘遍地的阴影里躲太阳。希欧娜、艾达荷与加伦坐在台阶上，加伦的几名助手蹲在他们面前，围成半圆。两名在附近闲晃的鱼言士听着他们谈话。奈拉也快来了。

加伦指着村后高耸的岩壁，墙顶在阳光下隐约闪着金光。「皇家大道从那里经过，神帝有一种装置能从高处缓缓降落。」

「他的车子配备这种装置。」艾达荷说。

「悬浮器，」希欧娜补充道，「我见过。」

「我曾祖父说他们沿皇家大道而来，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神帝借助这种装置滑翔到村广场上，其他人都用绳子垂吊下来。」

艾达荷若有所思地说：「绳子。」

「他们来干什么？」希欧娜问。

「表明神帝没有忘记他的弗瑞曼人民，我曾祖父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大荣誉，但比不上这次婚礼。」

艾达荷在加伦说话时站起身来。沿村中乾道直线往前，有个地方能近距离看清高墙—从直插沙地的墙根一览无遗地望到阳光闪耀的墙顶。艾达荷走到馆舍一角，进入村中乾道。他站定位置，转头望向岩壁。只看一眼就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说从这里不可能爬得上去。即便当时，他也没想过要量一量墙高。也许五百公尺，也许五千公尺。转折发生在他观察的过程中—墙体上有细横缝和崩塌点，在飘着沙的墙根上方约二十公尺处甚至有一块窄岩架……向上约三分之二距离又有一块。

他发现脑中有块古老而可信赖的无意识竟开始测量起来，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尺规—墙高相当于一长串邓肯的身高。意识中两只手这里抓一把，那里撑一下，仿佛正在攀登。

那是他第一次仔细察看岩壁，这时希欧娜的声音从他右肩方向传来：「你在干什么？」她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我能爬上岩壁。」艾达荷说，「我带一根细绳，到了墙顶再拽一根粗绳上去，你们爬起来就方便了。」

加伦也过来了，刚好听到这句话。「你为什么要爬上去，邓肯·艾达

荷？」

希欧娜微笑着替他回答：「向神帝致上必要的欢迎。」

当时她对这事还满有把握的，后来才渐渐产生疑虑，毕竟岩壁的高度摆在那里，而自己又对这种难度的攀岩一无所知。

正在兴头上的艾达荷问道：「上头的皇家大道有多宽？」

「我从来没见过，」加伦说，「不过听说很宽。大部队在上头行军不用变队形，他们是这么说的。上头还有桥，能看到河，而且……而且……喔，很壮观。」

「你为什么不上去看看？」艾达荷问。

加伦只是耸耸肩，又指了指岩壁。

奈拉也来了，众人针对攀岩争论不休。艾达荷一边爬一边回忆经过，奈拉和希欧娜的关系可真奇怪啊！她俩像一对共谋者……但又不是。奈拉唯希欧娜马首是瞻，但她是鱼言士，是奉雷托之命对新苏亡人执行初检的那个「朋友」，她也承认自己是在皇家警队长大的。她真是力大无穷！正因如此，她对希欧娜唯命是从才显得可怕，似乎她接受了秘密声音的指挥，然后才会听命于希欧娜。

艾达荷向上摸索着下一个手点。他的手指顺着岩石朝右上方蠕动，终于摸到了一条伸得进却看不见的裂缝。他能记住天然形成的攀爬路线，但只有他的身体知道如何沿这条路前行。他的左脚找到了一个踩踏点……向上……向上……慢慢地，先试试牢不牢。现在换左手……没有裂缝，只有一块岩架。他在地面看过这一块高挂半空的岩架，现在眼睛上去了，下巴也上去了。他用手肘撑住岩架爬上去，翻身仰躺歇一会儿，不仰望也不俯瞰，只是极目眺望。远方是沙漠地平线，风中含有沙尘而遮挡了视线。在沙丘时代他经常见到这种景象。

片刻后，他把脸转向岩壁，跪起身来，两手向上摸索，继续攀登。他在地面时默记的岩壁样貌还留在脑子里，只要一闭眼，就会自动浮现全貌，他自小躲避哈克南猎奴者，这项本领就是从那时起练成的。指尖又找到一条能塞进去的细缝，他用双手开辟着向上的路。

在墙下仰望的奈拉愈来愈倾慕这位攀爬者。随着高度增加，艾达荷渐渐变成了岩壁上一个孤单的小点。他一定了解独自作出重大决定是什么感受。

我愿意怀上他的孩子，她想。我们俩的孩子长大后一定智勇双全。神帝希望他和希欧娜育种，是抱着什么目的？

奈拉天没亮就醒来，漫步到村子边缘一座矮沙丘顶上，思索着艾达荷提出的计划。破晓的天际现出石灰白，远处扬起一条常见的弯弯曲曲的沙尘带。随着钢青色天幕徐徐拉开，无边无垠的沙厉尔也充分显露出它的敌意。她明白了，这些事情无疑都在神的预料之中。什么能瞒得过神呢？什么都瞒不过，连邓肯·艾达荷在高处奋力攀登天梯这件事也瞒不了他。

久久盯着艾达荷，奈拉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岩壁似乎横倒过来，而艾达荷变成了在坑坑洼洼的平地上爬行的小孩。他多小啊……愈来愈小。

一名助手递水给奈拉，她喝下之后，岩壁才恢复直立状态。

希欧娜蜷缩在第一块岩架上探身仰望。「如果你摔下来，我会接手尝试。」希欧娜之前向艾达荷如此承诺。奈拉觉得这个承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艾达荷没能说服希欧娜放弃这个不可为的承诺。

这是命中注定的，奈拉想。是神的意志。

两者是同样一件事。

艾达荷抓握的一小块石头掉了下来，这情形已经发生过几次了。奈拉盯着往下掉的石块。它花了很久时间才落到地上，中途在墙面上弹了又弹，说明岩壁并不像肉眼看来的那样与地面完全垂直。

他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奈拉想。而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神的意志。

但她还是觉得心在怦怦跳。艾达荷的冒险行动真性感，她想。这不是被动接受的色情，而是紧紧攫住她的罕见魔法。她不得不一直提醒自己，艾达荷不属于她。

他属于希欧娜。如果他能活下来的话。

假如他失败了，希欧娜就会上阵。希欧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奈拉在想，要是艾达荷爬上墙顶，自己会不会高潮。现在他离终点已经那么近了。

扒掉那块石头之后，艾达荷深吸了几口气。太惊险了，他紧贴着墙

面上的三个支撑点，等待自己镇定下来。他空出来的手仿佛自动自发，再次向上摸索起来，蠕动着经过石块松脱之处，探进一道狭缝中。慢慢地，他把重心移到这只手上。慢慢地……慢慢地。他的左膝触碰到一个能踩踏的脚点，他抬脚上去试了试。记忆告诉他快要到顶了，但他把记忆撇到一边，一心只想着眼前的攀爬和雷托明天将要驾临。

雷托和赫薇。

这个念头他也不能想。但挥之不去。墙顶……赫薇……雷托……明天……

每一个念头都在加重他的绝望，迫使他回想起儿时的攀爬经历。他愈是有意识地去回忆，手脚动作就愈不俐落。他强令自己停下，深吸几口气，稳住心神，试图恢复过去那种自然而然的动作。

然而那些动作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吗？

他思路阻滞。他觉得有干扰，还隐隐看到一个结局……原本可能降临而现在绝对不会发生的宿命。

雷托明天就会来到上头。

艾达荷感觉贴住岩石的这面脸颊淌着汗。

雷托。

我会打败你的，雷托。我会打败你，为我自己，不为赫薇，只为我自己。

一种净化感油然而生。前一晚他在为这次攀墙行动作心理准备时，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希欧娜发觉他睡不着，就和他攀谈，详细忆述自己怎么在禁林里狂奔，又怎么在河边发誓。

「我已经起誓担任鱼言士指挥官。」她说，「我会恪守誓言，但我希望自己不按他的意愿来兑现。」

「他的意愿是什么？」艾达荷问。

「他有很多企图，我不可能都知道。谁看得透他？我只知道我永远不会饶恕他。」

想到这里，艾达荷的意识又回到了当下，脸颊紧贴山岩，微风吹干了汗水，他觉得冷，不过他已经稳住了心神。

永不饶恕。

艾达荷感觉到其他所有自我的亡魂的确存在，那些苏亡人全都殒命

于为雷托效命的任内。他可以相信希欧娜所怀疑的事吗？可以。雷托的身体和双手都能杀人。希欧娜转述的传言有一定可信度，而且希欧娜也是厄崔迪家的人。雷托变了……不再是厄崔迪家的人，甚至不能算人。与其说他现在是一个生物，不如说是一种无法理解的非理性存在，他所有的经验都封存在他体内。希欧娜反抗他，真正的厄崔迪家的人都背弃他。

就像我。

非理性的存在，别无其他。一如这岩壁。

艾达荷右手上探，摸到一块尖尖的岩架。再往上摸不到东西，他试着回忆此处是否有一道宽缝。他不敢相信已经到顶了……还不敢。当他将全身重量吊在岩架上时，锋利的边缘切进了手指。他伸出左手，摸到一个手点，慢慢提起身子。他的眼睛抬升到与两手齐平处，看见一片平地，向前铺展开去……一直延伸到蓝天。他双手抓握的地面有一道道裂纹，显然经过了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他在平地上向前蠕动指尖，摸到一条缝就换一只手，胸部上去了……接着是腰部……胯部。他就地一滚，连扭带爬地尽量远离墙边，这才站起身来，看看四周究竟是什么情况。

的确是墙顶。登山钉和锤子都没用上。

一阵微弱的声音传到他耳边。欢呼声？

他走回墙边俯瞰，朝底下的人挥手。是的，他们在欢呼。他转身迈步来到路中央，让欣喜之情渐渐止住肌肉的颤抖，抚慰双肩的酸疼。他慢慢转了一圈，环视周遭，这才凭记忆估算了攀爬高度。

九百公尺……至少这么高。

这条皇家大道勾起了他的兴趣。跟通往奥恩城的那条不同，这条路异常宽阔……起码有五百公尺宽。路面呈光洁的灰色，连绵不绝，两侧路沿各距墙边约一百公尺。两旁路界均以一人高的石柱为标志一字排开，仿佛为即将驾临的雷托站岗放哨。

艾达荷走到沙厉尔对面的崖边向下望去。在深深的山脚下，碧绿的激流拍击凸岩，白沫翻飞。他转头向右，也就是雷托前来的方向，大道和岩壁朝右拐了个大弧度，弯道起点距艾达荷所在位置约三百公尺。艾达荷回到大道上，沿路边顺着弯道行走。他在一个 S 弯前停住脚步，前

方路面收窄并微微下倾，他观察着眼前呈现的新景象。

缓坡再往前约三公里，道路又一次收窄，经由一座大桥越过河谷。此桥恍若高架在仙境之中，从远处望去其桁架如玩具般不真实。艾达荷想起通往奥恩城的路上也有一座相似的桥梁，脚底踏在桥面上的感觉依然印在脑海里。他相信自己的记忆，并像其他军队将领那样不由自主地思索起桥梁的两面性来——既可以通行，又能充当陷阱。

他离开大道往左走，低头望向耸立在大桥另一头的岩壁。大道在对岸稍稍拐了个弯后，笔直向北延伸下去。有两道岩壁呈平行状将河流夹在中间。河谷是人工开凿的，河水自北向南流，产生的水汽则导入一股由南往北吹的风。

艾达荷不再看河。它当下在那里，明天也会在那里。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大桥上，用受过军事训练的目光审视。他点了点头，转身由来路返回，边走边举起盘在肩上的细绳。

看见绳子扭动着从天而降，奈拉终于达到了高潮。

我在消灭什么？我在消灭资产阶级的一个执念，他们总是妄想以和平手段守住旧时代。这股约束力将人类限制在不堪一击的单一群体里，而罔顾人类幻想中的差距可达数十光年。既然我能发现这些分散的群体，别人自然也能。对於单一体而言，只要一场大灾来临，就无人得以幸免。因此，我向你们展示毫无激情的庸碌生活、没有抱负和目标的惯性运动是多么可怕。我向你们揭示整个文明是有可能陷入这种境地的。我让你们世世代代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悄然走向死亡，连「为什么」都不问一声。我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虚假的幸福和名为「雷托神帝」的大灾难预演。现在，你们理解何谓真正的幸福了吗？

——《失窃的日记》



雷托一整晚只打了个小盹，黎明时莫尼奥从驿馆出来，雷托已经醒了。这是一个三面围合的院子，帝舆停在靠近中央的位置。舱罩已设置为单面透光，看不见里面的人，而且关得严严实实，以防水汽渗入。雷托能听到一丝微弱的噪音，那是风扇正将除湿后的空气送入舱罩。

莫尼奥走向帝舆，脚底摩擦地上的鹅卵石。在他上方，晨曦为驿馆屋顶镶上了一圈橙色的边。

莫尼奥停在帝舆前方，雷托打开舱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肥料的味道，微风中聚积的水汽让他很难受。

「我们中午左右会到托诺村。」莫尼奥说，「真希望您允许我调拨扑翼机执行空中护卫。」

「我不想要扑翼机。」雷托说，「我们可以用悬浮器和绳子下到托诺村。」

雷托诧异于这短短对话所呈现的虚幻感。莫尼奥从来不喜欢这类出

行，年轻时的反叛经历使他对一切无法看见或归类的东西都心存怀疑。他憋了一肚子意见没说出口。

「您知道我不是要用扑翼机载人，」莫尼奥说，「而是保护……」

「我知道，莫尼奥。」

莫尼奥目光越过雷托朝院子开口望去，前面就是河谷。升自谷底的薄雾遇上晨光，仿佛结成了霜。他在想这峡谷有多深……一具身体旋转坠落。昨晚，莫尼奥发现自己不敢走到悬崖边往下看。纵身一跃的想法实在是太……太诱人了。

这个念头并未躲过雷托那令人生畏的洞察力，他说：「每一种诱惑都伴随着一个教训，莫尼奥。」

莫尼奥无言以对，转而直视雷托的眼睛。

「看看我这一生的教训，莫尼奥。」

「陛下？」莫尼奥的声音近乎耳语。

「他们先是诱惑我作恶，接着诱惑我行善。每一种诱惑都精心瞄准我的脆弱处。告诉我，莫尼奥，如果我选择善，就能变善吗？」

「当然，陛下。」

「你可能永远丢不掉主观判断的习惯。」雷托说。

莫尼奥的目光再次离开他，又凝视起崖边来。雷托滚动一下身躯，沿着莫尼奥的视线方向望去。悬崖边缘种着一排矮松，湿漉漉的松针上挂着露珠，每一滴都能给雷托带来痛苦。他很想关上舱罩，然而这些晶莹的水珠一方面让他的肉体感到排斥，一面又直接吸引着他的记忆。两股相反的力量让他浑身躁动不安。

「我就是不喜欢走路。」莫尼奥说。

「这是弗瑞曼传统。」雷托说。

莫尼奥叹了口气。「其他人过几分钟就准备好。我出来时赫薇在用早餐。」

雷托没有回话。他陷入了关于夜晚的记忆之中，包括前一晚以及塞满他过去记忆的成千上万个夜晚—那些云朵、星辰和雨丝，那茫茫黑暗和分散在宇宙各个角落的熠熠光点，他挥霍过那么多夜晚，就像挥霍自己的心跳。

莫尼奥突然问道：「您的侍卫呢？」

「我让她们去吃饭了。」

「我不希望看到她们把您一个人留下！」

莫尼奥澄澈的声音在雷托的记忆中响起，暗示着言外之意。莫尼奥害怕面对失去神帝的宇宙，他宁愿死也不愿见到这样的宇宙。

「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莫尼奥问。

这个问题不是问神帝，而是在问先知。

「今天风中的一颗种子可能成为明天的柳树。」雷托说。

「您知道我们的未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莫尼奥近乎歇斯底里……排斥一切不能直接感受的事物。

雷托转头瞪着莫尼奥，一股明显压抑着的情绪让总管畏缩了。

「你的生命由你自己负责，莫尼奥！」

莫尼奥颤抖着深吸一口气。「陛下，我无意冒犯。我只是想……」

「抬头看，莫尼奥！」

莫尼奥不由得望向无云的天空，晨光比先前更明亮了。「看什么，陛下？」

「头上没有一块保你安全的天花板，莫尼奥，只有一片充满变量的开阔天空。迎接它吧，你的每一种感官都是应对变化的工具。这样说你有没有明白点？」

「陛下，我来只是想请示您什么时候出发。」

「莫尼奥，请你对我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陛下！」

「如果你活在自我欺骗里，谎言对你而言就像是真话。」

「陛下，即便我说了假话……也是无心的。」

「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但我知道你没说出口的恐惧是什么。」

莫尼奥颤抖起来。神帝的心情糟糕到极点，每一个字都带着十足的威胁。

「你害怕一个意识觉醒的帝国，」雷托说，「你有理由害怕。马上叫赫薇过来！」

莫尼奥一个急转身，逃跑似地进了驿馆。他仿佛捅了一个虫子窝，不一会儿鱼言士就陆续出来了，围着帝舆散开。大臣有的透过驿馆窗户向外张望，有的出门躲在深深的屋檐下，不敢靠近雷托。在骚动中，赫

薇现身在宽大的正门里。她沉稳地缓缓迈着脚步，从阴影里向雷托走来，下巴高抬，目光寻找着他的脸庞。

一见赫薇，雷托的心情就开始平复了。她穿着一件他以前没见过的金色礼服，颈部和长袖袖口处都镶有银色和翠绿色的花边。深红色齿状下摆几乎及地，缀着沉沉的绿穗带。

赫薇含笑站定在他面前。

「早安，亲爱的。」她柔声说道，「你做了什么，把可怜的莫尼奥搞得这么烦躁？」

见其人闻其声，雷托已经镇静下来，并露出微笑。「我做了一直想做的事，我施加了一种影响。」

「当然是这样。他告诉鱼言士你在发脾气，非常可怕。我们该怕你吗，亲爱的？」

「只有拒绝自力更生的人该害怕。」

「啊，是的。」她踮起脚尖转了一圈，展示新礼服，「你喜欢吗？鱼言士送给我的，她们亲手做的装饰。」

「亲爱的，」他语带警告，「装饰！那是准备祭品时会做的事。」

她走上前倚着帝舆，从下方凑近他的脸，佯作正经地问道：「她们会拿我献祭吗？」

「有的人愿意这么做。」

「但你不会同意。」

「我们俩的命运紧紧相连。」他说。

「那我不用害怕啰。」她抬起手，碰到他银色皮肤的手，她发现他的手指开始颤抖，便猛地将手抽回。

「对不起，亲爱的。我忘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是灵魂而不是肉体。」她说。

刚才那一碰仍使他的沙鳟皮肤抖个不停。「潮湿的空气让我过度敏感了。」他说。慢慢地，颤抖才止息下来。

「我不会为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后悔。」她轻声说。

「坚强些，赫薇，你的灵魂属于我。」

驿馆的方向传来一个声音，引得她回头看了一眼。「莫尼奥回来了。」她说，「亲爱的，请别再吓唬他了。」

「莫尼奥也是你的朋友吗？」

「我们是饮食之友，我们都喜欢优格。」

莫尼奥走到赫薇身边停下时，雷托还在咯咯笑。莫尼奥壮起胆子露出微笑，同时不解地瞥了一眼赫薇。总管心怀感激，把一向对雷托专用的恭顺态度分出了一点给赫薇。「您好吗，赫薇小姐？」

「我很好。」

雷托说：「在民以食为天的时代，自然要多多结交饮食之友。开路吧，莫尼奥。托诺村在等我们。」

莫尼奥转身向鱼言士和百官大声下达命令。

雷托朝赫薇咧嘴一笑。「我这岂不是在以某种方式扮演焦急的新郎官吗？」

她手提裙摆，轻盈地跳上帝舆的床榻。他帮她翻下座椅，赫薇落了坐，视线与雷托齐平时，这才向他说了一句悄悄话：

「我的灵魂爱侣，我又发现你的一个秘密。」

「洗耳恭听。」他用玩笑口吻回应这个亲密的新话题。

「你很少需要语言。」她说，「你用自己的生命直接与感官对话。」

他的身体由头至尾打了个颤。他顿了一顿才开始说话，在众人的喧哗声中，她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听得清楚。

「在超人与非人之间，」他说，「只有极小一点空间允许我做一个人类。感谢你，亲爱的好赫薇，是你给了我这个空间。」

在我的整个宇宙中，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一成不变、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这个宇宙中会呈现的，只有不断变化的关系，有时会被短命的意识当作法则。我们称之为「自我」的肉体知觉仅仅是在炽烈的无限中萎亡的蜉蝣，能短暂感知到约束我们行为及随行为而变的暂时环境。假如你一定要为这种「绝对」加上标签，也要用一个确切的名称：无常。

——《失窃的日记》



奈拉最早看见巡行队伍。在正午的高温下，她满头大汗地站在充当皇家大道路界的石柱旁。远处突现的一道反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眯起眼睛朝那个方向遥望，在一阵激动中辨认出那是神帝帝舆舱罩反射过来的阳光。

「他们来啦！」她喊道。

她觉得饿了。人人都兴奋地只想着一件事，谁都没有带干粮，只有弗瑞曼人带了水，那是因为「弗瑞曼人只要离开穴地就必须带水」，他们只是在按教条办事。

奈拉的腰间配有带皮套的雷射枪，她用一根手指碰了碰枪柄。前方不超过二十公尺就是横跨峡谷的仙境桥，如梦如幻地将两片光秃秃的地界连接了起来。

太疯狂了，她想。

但神帝三令五申，他的奈拉必须无条件服从希欧娜。

希欧娜的指令很明确，毫无规避的借口，而奈拉现在又无法请示神帝。希欧娜下令：「他的帝舆一到大桥中间，就动手！」

「但为什么呢？」

从寒冷的黎明起，他们就远离众人站在岩壁顶上，奈拉心里不安，

深感孤立无助。

希欧娜严肃的表情、紧张而低沉的声音容不得拒绝。「你觉得能伤到神帝吗？」

「我……」奈拉只能耸耸肩。

「你必须服从我！」

「我必须。」奈拉附和道。

奈拉细看从远处渐渐走近的队伍，身穿五颜六色华服的是百官，一大片蓝色的是鱼言士姊妹……闪闪发光的是神帝的帝舆。

这又是一次考验，她下了个结论。神帝会知道的。他会知道「他的」奈拉有多么忠心耿耿。这是考验，神帝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作为一名鱼言士，她儿时第一课学的就是这句话。神帝说过奈拉必须服从希欧娜，只能是考验，还会是什么呢？

她瞧了瞧四个弗瑞曼人。邓肯·艾达荷把他们布置在这一侧桥头的中间，拦在队伍下桥的必经之路上。他们背对着她席地而坐，凝望大桥对面，像四个褐色的土堆。奈拉刚才听到了艾达荷对他们下的指令。

「别离开这里，你们必须从这里开始欢迎他。看他走近了就站起来，深鞠躬。」

欢迎，没错。

奈拉兀自点点头。

还有三名跟她一起攀上岩壁的鱼言士被安排在大桥的中间。她们只收到希欧娜当着奈拉的面下达的命令，要等到帝舆距身前仅几步远时才会转身起舞，引领帝舆及整个队伍朝托诺村上方的了望点前进。

如果我用雷射枪截断大桥，那三个人会死，奈拉想，跟在神帝后面的人也都会死。

奈拉伸长脖子朝深谷望了一眼。从这个角度看不见河流，但能听见从谷底传来的咆哮声，如巨石翻滚。

他们都会死！

除非「他」展示奇迹。

必定如此。希欧娜已经为展现「神迹」搭好了舞台。既然希欧娜通过了考验，既然她穿上了鱼言士指挥官的军服，她还会有别的想法吗？希欧娜已经对神帝起过誓了。她受过神帝的考验，是沙厉尔的一对一考

验。

奈拉转动眼珠，向右注视着这场欢迎仪式的两位策划者。希欧娜和艾达荷肩并肩站在奈拉右侧约二十公尺处的大道上。他们认真地交谈，偶尔对视一眼，点点头。

过了一会，艾达荷碰了碰希欧娜的手臂，这是宣示主权的奇怪动作。他点了一下头，迈步朝大桥走来，停在奈拉前方的桥端支墩处，向下看了一眼，又穿过大道在对面的相同位置往下瞧了瞧，站了几分钟后，回到希欧娜身边。

真是不同寻常，这个苏亡人，奈拉想。经过那番令人敬畏的攀爬，艾达荷在她心目中已经不能算凡人了，而是仅次于神的存在。而且他还能生育。

远处的一阵呼喊唤起了奈拉的注意，她扭头望向桥对面。那支队伍先前采用皇家巡行惯用的小跑步前进，现在已经改为慢走，距离大桥只有几分钟路程了。奈拉认出领头的是莫尼奥，他身穿亮眼的白制服，迈着沉稳而坚定的步伐，双眼直视着前方。莫尼奥身后是以车轮模式行驶的帝舆，舱罩关着，光线透不进内部，如镜面般闪闪发光。

这神秘的一切充盈奈拉的内心。

神迹即将显现！

奈拉向右瞥了眼希欧娜。希欧娜跟她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奈拉从皮套里拔出雷射枪，搁在石柱上瞄准了一番。先是桥梁的左侧缆绳，接着是右侧缆绳，然后是左侧的塑钢网格。奈拉感觉手里的雷射枪冰凉而陌生，她颤抖着吸了口气，想镇定下来。

我必须服从。这是一次考验。

她看见莫尼奥将目光从路面上抬起，脚下速度不变，转头向帝舆或其后众人喊着什么，奈拉没有听清。莫尼奥又把头转了回来。奈拉稳稳心神，将大部分身体藏在石柱后面。

一次考验。

莫尼奥注意到桥上和桥另一头都有人。他认出了鱼言士军服，当即想搞清是谁下令安排的欢迎仪式。他回头大声问了雷托一句话，但帝舆舱罩依然保持不透明，将神帝与赫薇隔绝在内。

莫尼奥上了桥，帝舆跟在身后，碾压着被大风扬在路面上的沙粒。

莫尼奥看见桥另一头远远地站着希欧娜和艾达荷，还有四名示范区弗瑞曼人坐在路中央。莫尼奥心生疑窦，但他无力改变事态。他壮起胆子朝谷底的大河瞥了一眼——在正午的阳光下只见白晃晃一片。帝舆隆隆地行驶在身后。河流、人流，他是滚滚大潮中的一滴水珠，一种无可避免的感觉让他头晕目眩。

我们不是路过之人，他想，我们是将一个个时间点连缀起来的基本元素。当我们经过之后，身后的一切将尽数堕入无现之声，就像伊克斯人的无现空间，再也不能恢复到我们来前的样子。

莫尼奥记忆中闪过某个鲁特琴乐手的一段歌词，目光也随之迷蒙起来。这首歌让他印象深刻，是因为唱出了他的愿望，愿一切永远结束，愿所有疑问烟消云散，愿世界复归安宁。这曲哀歌在脑海里飘荡，仿佛一炷轻烟袅袅升起。

「虫儿在蒲苇根下鸣叫。」

莫尼奥暗自哼唱：

「虫鸣预示着终结。
深秋和我的歌
都带着蒲苇根下
枯叶的颜色。」

哼到副歌部分莫尼奥不禁点头打起拍子来：

「日子结束了，
客人离去了。
日子结束了。
在我们穴地，
日子结束了。
暴风呜呜响。
日子结束了。

客人离去了。」

这首鲁特琴歌手所唱的曲子，莫尼奥断定想必历史悠久，是首弗瑞曼老歌，毫无疑问。这首歌唱的正是他自己。他希望客人真的离去，喧嚷结束，复归平静。平静的日子就在眼前……然而他卸不下肩头的重担。他想起了那批辎重，堆放在正好处于托诺村视野之外的沙漠里。他们不久就能见到这些东西了━帐篷、食品、桌子、金盘子、镶宝石的佩刀、仿阿拉伯古灯的灯球……样样东西都奢华无比，充分显示出来自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态所抱的期望。

到了托诺村他们可过不了往常的日子。

莫尼奥曾在一次巡视中进托诺村住过两夜。他还记得那里的炊火气味，是散发芳香的灌木在黑暗中燃烧的味道。他们不用太阳能炉，因为「那不是最古老的生活方式」。

最古老！

托诺村几乎没有美蓝极的气味，而是弥漫着绿洲灌木的甜辣味和麝香油味。是的……还有一股化粪池和腐烂垃圾的臭气。他想起神帝听他汇报完巡视结果后说过的一番话。

「这些『弗瑞曼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丧失了什么。他们自以为保留了传统的精华，这是所有示范区的失败之处。总有一些东西会渐渐褪色，在展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示范区的管理人，还有对着展品弯腰注目的观众━极少有人能感觉到那些缺失的东西。所缺之物正是维持旧时代生活的动力，早已随着那种生活的远逝一去不复返了。」

莫尼奥注视着桥上站在眼前的三名鱼言士。她们抬高手臂舞蹈起来，在他前面几步远处旋转跳跃。

真奇怪，他想，我见过在公开场合跳舞的人，但从没看过鱼言士这么做。她们只在自己的住处跟自己的舞伴跳跳舞。

他正思考，突然听见雷射枪令人恐惧的嗡鸣声，随即感到脚下的桥面倾斜起来。

这不是真的，他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

他听见帝舆横向滑动的刺耳摩擦声，接着是舱罩掀开的哐当声。身后一片尖叫呼喊，但他无法转身。桥面向莫尼奥右侧大幅度倾斜，将他

脸朝下甩在地上，往深谷滑去。他抓住一股断裂的缆绳想止住下滑，但缆绳跟着他一起往下掉，所有东西都在桥面所覆的一层沙子上翻滚摩擦。他用两只手抓住缆绳，随之转起圈来。这时他看见了帝舆，舱罩大开，正倾斜滑向桥边。赫薇一只手抓着折椅平衡身躯，目光聚焦在莫尼奥身后。

桥面继续倾斜，响起一阵可怕的金属吱嘎声。他看见队伍里有人掉了下去，在空中大张着嘴，手臂乱挥。莫尼奥抓握的那根缆绳被什么东西挂住了，一下子将两条手臂扯到了头顶上，他的身子摇摆着又转起圈来。他感到双手沾满了恐惧的汗水，正顺着缆绳往下滑。

他再一次看见了帝舆。帝舆卡在断梁的残根处。神帝正伸出两只退化的手想抓住赫薇·诺里，但没能构着她。她无声无息地从帝舆敞口的一端掉了出去，金色礼服猛地上翻，她的身躯笔直伸展如箭杆。

神帝闷声发出深沉的哀叹。

他为什么不打开悬浮器呢？莫尼奥心想。悬浮器能把他承托起来。

雷射枪还在嗡鸣，莫尼奥的双手已从缆绳末端滑脱，这时他看见一道道焰光直射帝舆悬浮器的圆罩，打坏一个个悬浮器，扬起阵阵金色烟雾。莫尼奥两手高举过头，向下坠去。

烟！金色的烟！

他的长袍上掀，身体翻转，脸朝下直栽谷底。他凝视深渊，看到汹涌的湍流形成一个大漩涡，急流卷裹着一切陷入涡心，仿佛他一生的缩影。雷托的话像一股金色烟雾在他脑子里回荡：「谨小慎微只能通向平庸。碌碌无为、毫无激情的平庸一生是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莫尼奥在自由下坠中陡然生出一种顿悟的狂喜。宇宙如透明玻璃般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万事万物尽归无现时间。

金色的烟！

「雷托！」他高喊，「赛艾诺克！我相信！」

长袍从莫尼奥肩头飞脱。他在峡谷的劲风中翻滚起来——最后瞥了一眼帝舆……帝舆正在碎裂的桥面上倾覆。神帝也从敞开处摔了出来。

有什么硬物砸进了莫尼奥的后背，这是他最后的知觉。

雷托感觉自己正滑出帝舆。他的意识凝固在赫薇坠入河中的画面——远处激起一道珍珠般洁白闪亮的喷泉，显示出她已栽入一切归于终结的

谜梦之中。赫薇镇定地说出了临终之语，这句话在他的记忆里不停回响：「我先走一步了，亲爱的。」

他滑出了帝舆，看到底下的河段犹如一柄短弯刀，细窄的锋刃在斑驳的阴影里微光闪烁，这是一件在永恒中磨利的凶器，正恭候他投入痛苦的怀抱。

我不能哭，连喊叫也不行，他想，我早已不能流泪了，眼泪是水。我马上就会有水，多得不得了。我只能在悲痛中呻吟。我很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孤独。

下坠中，庞大的分节身躯弓起来狠命扭动，直到他敏锐的目光发现站在断桥边缘的希欧娜，才放弃了挣扎。

你将会有新的领悟！他想。

身体继续翻转。他看到愈来愈逼近的河面，这片水是一个鱼影闪现的梦，他忆起古时候一场花岗岩池边的宴席，粉红色的肉让饥饿的他看花了眼。

我来了，赫薇，共赴诸神的盛宴吧！

一瞬间他浑身裹满气泡，同时陷入剧痛。水，这恶毒的水流，从四面八方向他发起了进攻。他挣扎着往上穿过奔腾的急流，感觉遭到了岩石的噬咬，身体不自觉一阵狂扭乱拍，水花四溅，恍惚中他看到湿漉漉的黑色崖壁正在朝后急退。他的皮肤炸成了一团团亮晶晶的碎片，在他四周化作一场银雨射入河中，转瞬即逝的亮片环绕着他，形成一个不断移动的耀目光环——如鳞片般闪亮的沙鳟离他而去，开始了自己的群聚生活。

剧痛仍在持续。雷托诧异于自己的意识还在，身体依然有感觉。

现在他只受本能的驱使。他随波逐流，抓住了身边的一块岩石，顿时感觉手上硬生生扯下一根指头，松手已经来不及了，不过这点痛跟全身此起彼落的疼痛相比算不上什么。

大河绕过一处凸崖向左奔腾而去，似乎觉得已经把他折磨够了，便甩了一把，让他滚上一道斜斜的沙堤。他躺了片刻，体内香料萃取物的蓝色素溶在水中愈漂愈远。剧痛驱使他不停扭动，沙虫躯体本能地试图远离水。身上披覆的沙鳟荡然无存了，他感到周身上下的触觉变得敏锐，丧失的知觉又恢复了，然而这只会增加他的痛苦。他看不到自己的

身体，但能感觉到一个虫状物连滚带爬地从水里冒了出来。他抬眼仰望，只见所有东西都蒙着一片片火焰，影影绰绰难以辨认。终于，他认出了这个地方，水流把他卷上岸的这处河湾，正是大河与沙厉尔分道扬镳之处。他的身后是托诺村，沿岩壁下去一段距离就是泰布穴地遗址——当年斯第尔格的领地，也是如今雷托藏匿全部香料的地方。

他那直冒蓝烟、受尽摧残的躯体蠕动着沿卵石河滩前行，一路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并在碎圆石上留下一道蓝色印迹，最后钻进了一个潮湿的洞窟，应该是原始穴地的一部分。现在这只是一个浅浅的洞穴，另一头被塌落的岩石堵死了。他闻到了湿土和纯净香料萃取物的气味。

他在痛楚中听到一些声响，便在狭小的洞穴里转过头，只见洞口处垂下一条绳子，一个人影顺绳滑下。他认出是奈拉。她落在石头地里，蹲伏着向躲在黑暗中的雷托望过来。接着，雷托眼前的焰光又一次分开，显现出另一个沿绳而下的身影：希欧娜。随着一阵石块的咯咯响动，两人朝雷托匍匐了一段距离，停下来盯着他看。绳子末端出现了第三个人影：艾达荷。他火冒三丈地冲向奈拉大喊：

「你为什么杀她！你不应该杀赫薇！」

奈拉仿佛不经意地轻轻挥了一下左臂，把艾达荷掀翻在地。她在石头地上又爬了几步，四肢着地凝视着雷托。

「陛下？您还活着？」

艾达荷突然出现在她身后，一把从她的皮套里夺过雷射枪。奈拉愕然转身，他举枪扣下扳机。灼烧切口自奈拉头顶向下，将她一分为二，向两边塌落。从燃烧的军服里掉出一柄闪亮的晶刃匕，摔碎在石头上。艾达荷没留意晶刃匕。他满脸怒容，不停地向奈拉的遗体射击，直到能量耗尽，耀眼的弧光才停歇下来，湿淋淋冒着烟的尸块和碎布四散在炽热的石块之间。

希欧娜一直等在旁边，直到这时才爬过来，从艾达荷手里抽出那把已经没用了的雷射枪。艾达荷朝她猛转过身，她摆好姿势准备压制他，但他的暴怒已经烟消云散。

「为什么？」他低声问。

「结束了。」她说。

两人转身望向洞穴黑影里的雷托。

雷托根本无法想像他俩看见了什么。沙鳟皮肤已经消失了，他只知道这点。现在暴露在外的应该是布满毛孔的裸肉。他无可奈何，只能从一个被悲伤凿出深深沟壑的宇宙回视这两个人影。透过火焰的幻象，他看到希欧娜呈现女魔的形象。这个魔鬼的名字自动闪现在他的脑子里，他不由高声喊了出来，经过洞穴的放大，响亮得连自己都没料到：

「汉米亚！」[10]

「什么？」希欧娜向他爬近一步。

艾达荷双手掩住脸。

「瞧瞧你对可怜的邓肯都干了什么。」雷托说。

「他还会找到真爱的。」她的口气听上去多么无情，活像他自己在激愤的青年时代说的话。

「你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奉献过什么吗？」他只能绞着双手，或者说曾经是手的拙劣复制品。「冥神啊！看看我献出的一切吧！」

她继续朝他爬近一些，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我是有血有肉的，希欧娜，看着我。我是真实存在的。你胆子够大的话还可以摸摸我。伸出手来，摸我！」

她慢慢伸手过去，触碰到本该是身体前节的部位，在沙厉尔她曾躺在上头睡过。她把手抽回来，手上沾了蓝色。

「你摸了我，感受到了我的肉体。」他说，「在宇宙中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

她刚要别过身去。

「不！不许转身！看看你干的好事，希欧娜。你能触摸我的身体，难道就不能触摸自己的心吗？」

她猛地转身走开。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他说，「你是神的化身。你游走在宇宙最伟大的神迹之间，却拒绝去摸、去看、去感觉、去相信。」

雷托的意识飘荡到一个黑漆漆的地方，在这里他似乎听到了那些藏在暗室里的思录机正在咔嗒咔嗒唱着金属昆虫之歌。这个伊克斯无现空间绝不会产生辐射，是一处充满焦虑的精神流放之地，因为它与宇宙的其他部分没有联系。

然而还是会有联系的。

他感觉到那些伊克斯思录机已经开始记录他的思想了，无须对它们下达特定的指令。

记下我做的一切！记住我！有朝一日世人会为我平反！

预象的火焰向两侧分开，刚才希欧娜的位置现在站着艾达荷。艾达荷身后模模糊糊有人在比手势……啊，没错，是希欧娜在向岩壁顶上的人传达指示。

「你还活着吗？」艾达荷问。

雷托的声音带着嘶嘶的喘息声：「让他们各自逃命，邓肯。他们想逃到哪个宇宙就快去那里躲起来。」

「该死的！你在说什么？我宁可让她来忍受你的胡言乱语！」

「让？我从来不会让什么事发生。」

「你为什么让赫薇死了？」艾达荷悲声说道，「我们不知道她跟你在一起。」

艾达荷垂下脑袋。

「你会得到补偿的。」雷托沙哑地说，「我的鱼言士会选择你而不是希欧娜。对她好一点，邓肯。她不仅仅是厄崔迪家的人，她还携带着确保你们生存下去的种子。」

雷托再度陷入记忆之中。它们现在都成了缥缈的神话，在他的意识里倏忽即逝。他感觉自己跌进了一段时间，而那时间本身改变了过去。有声音传来，他努力辨明其含意。有人在石头地上爬动？火焰分开，显现出站在艾达荷身边的希欧娜。他们像两个孩子似的手牵手站在那里，在闯入未知领域前相互打气。

「都这样了他怎么还没断气？」希欧娜轻声说。

雷托积攒了一会儿气力才开口。「赫薇帮了我。」他说，「几乎没人有过我们这样的经历。我们是优势相互加乘，而不是弱势彼此取暖。」

「看看你现在的下场吧！」希欧娜不屑地说。

「是啊，祈祷你也会有同样下场。」他嘶哑地说，「或许香料会给你时间。」

「你的香料呢？」她问。

「藏在泰布穴地深处。」他答，「邓肯能找到。你知道那地方的，邓肯。现在叫泰伯村。原先的地貌还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艾达荷低声问。

「这是我的礼物。」雷托说，「没人能找到希欧娜的后代。神谕看不见她。」

「什么？」他俩异口同声，同时身子前倾，因为雷托的声音愈来愈细弱。

「我赐给你们一种不会旁生枝节的新时间。」他说，「它总在偏转，但不会分岔。我交给你们黄金之路，这就是我的礼物。再也不会有以往那种平行时空了。」

火焰遮住了他的视线。痛楚渐渐消退了，但敏锐至极的嗅觉和听觉却仍未消失。艾达荷与希欧娜都在急促地呼吸着。雷托感觉浑身上下怪异地动弹起来—明明早已消失的骨胳和关节又在知觉上死灰复燃了。

「看！」希欧娜说。

「他在解体。」艾达荷说。

「不。」希欧娜说，「是外面那层在脱落。看！虫子！」

雷托感到身体各部分正投入温暖与柔软之中。剧痛自行消失了。

「他身上那些洞是怎么回事？」希欧娜问。

「里面原来应该是沙鳟。看见它们的形状了吗？」

「我现在证明我的某个祖先说错了。」雷托说（或是自以为在说，对于他的日记而言两者没有分别），「我生而为人，却没有作为人而死。」

「我看不下去了！」希欧娜说。

雷托听到石块一阵咯咯响，是她背转过身。

「你还在吗，邓肯？」

「在。」

这么说我还能发出声音。

「看着我。」雷托说，「我是人类子宫里的一小团血肉，顶多樱桃那么大。看着我，听见没有？」

「我在看。」艾达荷含糊应道。

「你们期盼一个巨人，却找来一个侏儒。」雷托说，「现在你们要

明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就得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你打算怎么运用新到手的权力？邓肯。」

长时间的沉默后，希欧娜开口：「别听他的！他疯了！」

「没错。」雷托说，「疯得有条理，就是天才。」

「希欧娜，你明白这意思吗？」艾达荷问。多么哀伤的苏亡人口气。

「她明白。」雷托说，「人性会把灵魂带往你无法预料的危机，人类总是如此。莫尼奥最后也醒悟了。」

「希望他赶紧死吧！」希欧娜说。

「我是分裂的神，你将使我完整。」雷托说，「邓肯？在所有邓肯里面，我认可你是最棒的。」

「认可？」邓肯的话音里又带上了些许火气。

「我的认可是有魔力的。」雷托说，「在一个神奇的宇宙中，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神谕的宿命一直在摆布的是你，而不是我。现在你见识了命运的神秘莫测，难道要我把它一笔勾销吗？我只希望增加它的神秘性。」

雷托心里的其他人开始重申各自的存在。这个聚居群体不再一致支持他的代言人身份，他也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跌落到了他们中间。他们不停说着「假如」开头的话。「假如你那时……假如我们那时……」他想大喝一声让他们都闭嘴。

「只有蠢货才恋栈过去！」

雷托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喊出了声，还是仅仅闪过这么个念头。里里外外一下子都安静了，他感觉原先的自我并未完全散尽。他试着开口说话，并觉察到这是真实的，因为艾达荷说：「听，他想说什么。」

「别害怕伊克斯人。」他说，同时听到自己愈来愈细微的声音，「他们能造机器，但再也造不出『阿拉弗尔』了。我知道。我就在那里。」

他陷入沉默，想聚集一些力量，但即使他奋力掌握，都难以阻止元气耗散。内心再度嘈杂起来，众声喧哗着告饶或呼喊。

「都别犯蠢了！」他喊，或是自以为在喊。

艾达荷与希欧娜只听见「嘶」的一声喘息。

片刻后，希欧娜说：「我觉得他死了。」

「但人人都以为他是不朽的。」艾达荷说。

「你知道『口述史』是怎么说的吗？」希欧娜问，「若要不朽，先舍弃形体。有形之物终将灭亡。只有超越形体才能摆脱形体，达到不朽。」

「这话像他说的。」艾达荷语带轻蔑。

「好像就是。」她答。

「他说到你的后代是什么意思……什么隐藏的，没人找得到？」艾达荷问。

「他创造了一种新型拟态，」她说，「属于生物拟态。他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在未来看不到我。」

「你成了什么？」艾达荷问。

「我是新一代厄崔迪家的人。」

「厄崔迪家的人！」这个词从艾达荷口中说出来像一句咒骂。

希欧娜俯视着那个还在继续解体的庞然大物，它曾经是雷托·厄崔迪二世……外加别的东西。这别的东西正徘徊在一缕缕细细的蓝烟里慢慢散去，四周弥漫着浓郁的美蓝极味。随着这具躯体不断缩小，石头地里聚起了一汪汪蓝色液体。只能依稀分辨出它曾经具有的人类特征——一堆瘪陷的粉红色泡沫，还有一些染有红色的骨头，应该是颊骨和眉骨……

希欧娜说：「我跟他不一样，但说到底又一样。」

艾达荷细声说道：「那些祖先，所有……」

「那帮人还在，但我静悄悄地在他们中间走动，没人看得见我。旧影像消失了，只留下精华部分继续照亮他的黄金之路。」

她转身握住艾达荷冰冷的手，小心翼翼领着他走出洞穴，进入外头的光亮之中。从墙顶垂下的绳子醒目地摆荡着，受惊的示范区弗瑞曼人还等在上面。

建设新宇宙的材料不算好，她想，但也只能将就了。艾达荷需要温柔的诱惑与关爱，或许还能培养出爱情。

她俯视大河，看到水流从人造峡谷冒出，向葱茏的田野奔腾而去；她看到南面起了一阵风，将一团团乌云催赶到这边来。

艾达荷把手从她手中抽出，看上去镇定些了。「气候控制系统愈来

愈不稳定了。」他说，「莫尼奥推测是宇航公会在搞鬼。」

「我父亲在这方面很少犯错。」她说，「这件事你调查一下。」

艾达荷突然想起银色沙鳟从雷托躯体向河中疾驰而去的画面。

「我听见虫子的话了。」希欧娜说，「鱼言士会跟随你，而不是我。」

艾达荷又一次感受到来自赛艾诺克仪式的诱惑。「晚点我们就知道是不是了。」他说，接着转身面对希欧娜。「他说伊克斯人造不出『阿拉弗尔』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读完那些日记。」她说，「回托诺村我翻给你看。」

「『阿拉弗尔』—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神圣审判的阴云』。出自一个老故事。你可以在那些日记里找到。」

10

汉米亚，衍生自日本能乐中的「般若之面」，为因怨恨或忌妒而堕入鬼道的女子。—编注

下文摘自哈迪·贝诺托关于达艾斯巴拉特考古发现的非公开总结：

兹附少数派报告如下：就达艾斯巴拉特出土之日记，多数派所提应予仔细审查和删编的决议，我们自当遵从，但亦须表达我方意见。我们理解圣教会对上述材料的关切，同时并未忽视其政治隐患。我们与教会同样希望拉科斯星及分裂神保护圣区不会沦为「吸引观光客的景点」。

但另一方面，我们既已掌握全本日记且已完成真品鉴定及解译工作，「厄崔迪规划」的框架也就浮出水面了。作为一名在贝尼·杰瑟里特教导下研究过祖先思维的女性，本人自然希望公开我们从中揭示出的某种规律—该规律远较「沙丘星—厄拉科斯星—沙丘星—拉科斯星」这一演变路径复杂。

史学与科学领域的需求应当予以满足。对于研究由邓肯时代私人回忆录及传记编纂而成的《守护圣经》，该日记具有珍贵的价值。我们无法忽略那些耳熟能详的誓言：「以艾达荷千子之名！」和「以希欧娜九女之名！」经久不衰的绮诺伊女修崇拜现象因日记披露的内容而昭示出新的意义。无疑，对于犹大与奈拉之间的关系，教会也有必要进行审慎的重新评估。

作为少数派，我们必须提醒诸位政治审查官，拉科斯保护区寥寥几条沙虫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伊克斯导航设备的替代品，教会掌握的少量美蓝极也不会对忒莱素大批制造的产品构成实质性商业威胁。不！我们的主张是，须将各种神话、「口述史」、《守护圣经》，甚至《分裂神之圣书》与达艾斯巴拉特出土之日记进行比对。涉及离散时代与饥荒时代的每一则史料都必须摘出来重新考察！我们何惧之有？我们身为邓肯·艾达荷与希欧娜的后裔，所创下的伟业，任何伊克斯机器都无法胜任。我们扩散到了多少个宇宙？没人猜得到。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教会担心偶尔出现的预言者吗？我们知道预言者既看不见我们，也无从预知我们的决定。人类不可能灭绝。难道我们少数派只有加入「离散者」行列，

才会有人听见我们的吁求吗？难道人类的原始核心群体只能这样懵懂无知下去吗？你们清楚，倘若遭到多数派的排挤，我们将永远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外！

我们不愿离开。是沙漠里的珍珠把我们留在此地的。教会将这些「珍珠」奉为「启迪之光」，此举为我们所折服。就此而论，凡理智者绝无可能忽略这批日记所带来的启示。考古学诚然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又不可或缺，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研究雷托二世用以藏匿其日记的原始设备有助于了解技术演进史，我们也必须能获准聆听古人的所思所想。放弃与这批日记所揭示的「意识之珠」创建交流，既严重违背史学严谨原则，也将在科学领域铸成大错。雷托二世是否堕入了一个无尽的梦，是否有可能唤醒他，使其带着完整的意识和丰富的历史细节重返我们的时代？圣教会怎能畏惧此等真相呢？

作为少数派代表，我们坚信历史学家必须倾听人类肇始之声。倘若唯有日记，则必倾听日记。这批日记过去掩埋了多久，未来就必须至少倾听多久。我们不会试图预测在字里行间尚待发掘之物，我们只想说，发掘工作必须进行到底。我们怎能无视人类最重要的遗产呢？诗人朗·布拉姆利斯曾有言：「我们是惊奇之源泉！」

fiction 13
沙丘：神帝
GOD EMPEROR OF DUNE

作　　者　法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译　　者　刘未央
校　　对　魏秋绸
责任编辑　杨琇茹
编辑协力　赖淑玲、闻若婷
内页排版　黄暐鹏
行销企画　陈诗韵
总 编 辑　赖淑玲

社　　长　郭重兴
发行人暨出版总监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 /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　　话　(02) 2218-1417
传　　真　(02) 8667-1065
划拨帐号　19504465　户名·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华洋法律事务所　苏文生律师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价　600元
ISBN　978-986-5562-14-4
ISBN　978-986-5562-27-4 (EPUB)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有著作权·侵犯必究
本书仅代表作者言论，不代表本公司 / 出版集团之立场与意见

God Emperor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8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